脊梁

2018 第3期

文学顾问（按姓氏笔画）：

王剑冰　李敬泽　毕淑敏　何建明

肖复兴　陈建功　赵　瑜　莫　言

曹文轩　舒　婷　蒋子龙

大型文学双月刊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2018年第3期5月16日修改.indd 1　　2018/5/16 上午10:21

脊梁
2018 第3期
总第22期

主管：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指导：中国电力作家协会

目录

电力故事　家园情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006　王俊生　/　一个梦想：照耀我们前行（诗歌）
008　范秀山　/　咏曲阳光伏电站（诗歌）
009　蒲素平　/　献辞中国（诗歌）
011　李　勋　/　春风，浩荡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诗歌）
013　刘苏红　/　大亚湾情怀（散文诗）
016　张　强　/　放歌（诗歌）
017　缪虹晴　/　走过峥嵘岁月（诗歌）
019　高春明　/　1000千伏廊坊站的属地记忆（报告文学）

时代楷模张黎明

028　剑钧等　/　电网员工张黎明的故事

中篇小说

036　袁宁廷　/　风再起时
058　方长松　/　漂泊的尼绒绳
074　李荣华　/　好事多磨

短篇小说

092　王啸峰　/　迷途

101 谢根林 / 芝麻大一点事
106 包玉树 / 夜行
117 刘亚萍 / 意外

散文

122 李 娟 / 秦巴山上的彩虹
125 刘慧娟 / 风是有规律的
127 顾晓蕊 / 中年的江湖
130 吉建芳 / 王蒙先生西安行散记
137 汪建武 / 秋果硕硕味更甜
138 陈兆平 / 南行记
143 黎晓阳 / 红颜
149 蒋 新 / 回望灵魂的寓所
157 陈 戈 / 藏地密语
163 刘 静 / 在逆流而上的时光中寻找
169 吴晶晶 / 建安路的生活
172 徐朝辉 / 房屋三题
175 周 宏 / 遇见一个读书的老人
177 炉 子 / 玄妙观胡同
179 李 萍 / 清江一曲绕山青
183 吴登洲 / 不见炊烟
184 王 烨 / 一块电表的见证

本刊编委会

名誉主任：杨 昆
主 任：刘广迎
委 员：
赵 焱 林 涛 章显明
王万春 冯海鹏 褚静育
徐祖永 王树民 张小明
刘汪楠 范秀山 潘 飞
王俊生 任林举 陈富强
马 焰

总编辑：
王树民
副总编辑：
刘克兴
执行主编：
萧立军 潘 飞
责任编辑：
王 彪 周玉娴 庄晓玮
许 鹏 唐小月
封面设计：
赵姗姗
封面绘画作者：
左宇龙
美术编辑：
张 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2-1859/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2095-8307
出版：《脊梁》杂志社
编辑：《脊梁》编辑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885
投稿邮箱：jiliangzazhi@163.com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京站西街 19 号
邮编：100005
电话：010-63412276
　　010-63412551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电话 :010-63412264
发行：于茜
电话：010-63412806

报告文学

187　张文睿　陶　蓉　/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诞生记

诗歌

198　王　彪　/　河西古卷轴（组诗）
200　徐祖永　/　河长
201　吴伟华　/　这里有不可描述的欢喜（组诗）
203　静　子　/　写给春的情话（组诗）
206　姚　瑶　/　巨龙在野（组诗）
209　刘月朗　/　给每一朵花点上一盏灯（组诗）
211　张永波　/　闪电颂（组诗）
213　夏宇红　/　我，是一片国网绿（组诗）
215　李晓霞　/　在塔尖上歇脚的燕子
216　高彦君　/　走在春天前面的巡线工
217　郝志勇　/　古体诗三首

新人新作

219　宋　燕　/　心中的江湖
221　毕俊峰　/　终将远去的乡愁
223　陈晓青　/　一个人的院落

电力故事·家国情怀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一个梦想：照耀我们前行（诗歌） 王俊生
咏曲阳光伏电站（诗歌） 范秀山
献辞中国（诗歌） 蒲素平
春风，浩荡在祖国辽阔的版图（诗歌） 李 勋
大亚湾情怀（散文诗） 刘苏红
放歌（诗歌） 张 强
走过峥嵘岁月（诗歌） 缪虹晴
1000 千伏廊坊站的属地记忆（报告文学） 高春明

一个梦想：照耀我们前行

王俊生

因为一个梦想
始终照耀我们 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四十年 所有的门所有的窗
所有的眼睛与心灵
所有渴望和平与发展的东方情怀
第一次 次第敞开
江河奔腾的中国风格
峰岭巍峨的中国胸襟
向世界 于天地间
启开一幅江山如此多娇的东方画卷

我们聆听四大洋的声音
我们把握七大洲的手掌
吸纳的是阳光 释放的是光芒
执手的是前行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接力棒
传递的是源源不断共同富裕的双车道

四十年的接力与奔跑
东方画卷愈发锦绣 锦绣着
世界的每一座城市每一条河流
四十年的交融与迸发
中国旋律愈发激昂 激昂着
地球村的每一方天空每一个生活细节

不同语言 不同肤色的心弦
都在奏唱 同一首歌曲《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都在重复着 同一个词汇 CHINA 中国

因为一个梦想
始终照耀我们 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四十年 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力量
聚合于一个闪光的轨迹
站起来的中国 我们要富起来强起来
这是所有奋斗的臂膀
共同举过头顶的时代之声
这是所有的肺腑 呼唤的爱国之声
这是 多少年历史长河中起伏的人民之声
这是共和国工匠 默默奉献的一种锻造
我们锻造 一个国泰民安 国强民富的中国
我们和祖国 正饱含着前所未有的绚丽与青春
向世界微笑 邀请世界欣赏
听 天上人间两弹一星与《东方红》乐曲
与神舟飞船环绕长天的细音
看 香港澳门游子回归
观 三峡工程天堑变通途
感受 奥运圣火点燃中国激情
天眼与蛟龙与太湖之光的运算速度

中国力量 又以一系列大题材大突破
一带一路挽手世界的华夏舞姿
尽情诠释中国新时代的伟大篇章
创新驱动一系列新征程 路在脚下 厚积薄发
天宫 蛟龙 高铁 特高压……
一个开放型的宽度 一个新时代的高远
正在成功打造 一个全科技全金属
全视角全球化的中国形象

因为一个梦想
始终照耀我们 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四十年 所有的中国电
植入沸腾的热土 生根发芽节节向上
阳光普照的清洁能源 由下而上
充盈新时代的速度与激情
所有的中国电 追随输变铁塔翻山越岭飞渡川流
以每一支优美弧线的亮泽
描绘中国大跨越大发展的壮丽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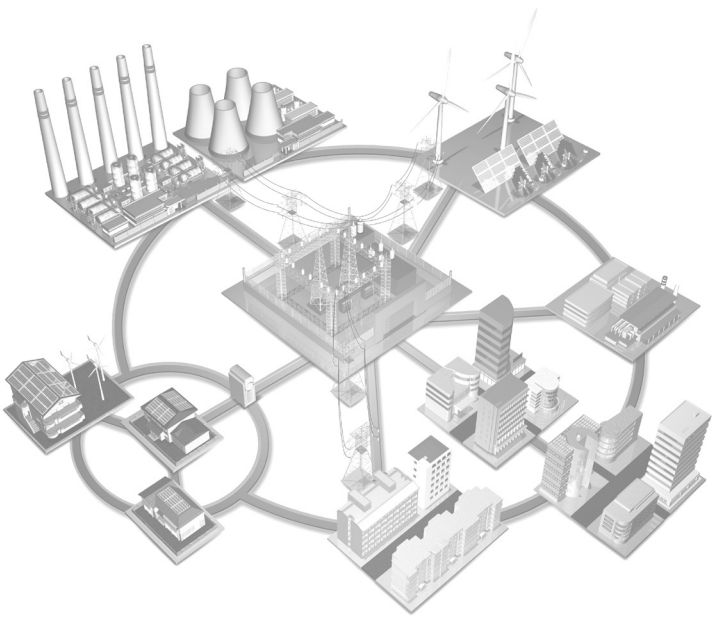
中国智能电网 编织万千线形的中国阳光
蓝天碧水呼唤煤电结构持续优化
热电联产 低碳清洁能源 分布式能源产业
谱写中国能源的最美华章
让中国的一切 跳得更高 跑得更远 恩泽民生
火电机组高参数大容量独领风骚
我们从浪花上撷取水电的光明
岩石般铸造海岸线的核电工程
万马奔驰的风电方阵 光伏发电太阳能板
立足戈壁草原 高楼广宇
向着风的方向 光明的角度 日夜生长
电力数字科技 人工智能
电力改革的一行行闪亮足印
是仰天长啸的最强音
抒发着抒情着 为放光芒照大千
以及中国电力照耀世界
全球能源互联 温暖人间的
凌云壮志与奋进豪情
红色的信念 金色的阳光 绿色的动力
电力铁军 裹着铁与火
诗与画的电力气质
浓墨重彩地挥舞着中国电力人 坚守梦想
追求光明 种植阳光 敬业奉献的博大情怀

中国电 正以崭新的姿势和全新的概念
贯穿于大国崛起的每一个
向上向前的动作 轰鸣前行

四十年 有多少歌在心中吟唱
有多少汗在脸庞上滚动
有多少祝福在世界书写
有多少喝彩在天地间回响
四个自信 两个百年 惊天召唤
中国已经全面进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
以五岳的高远
江河的气势 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
一个历史 一个憧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们正在全力前进
像阳光一样炽热
像阳光一样熠熠生辉
始终照耀我们 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王俊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歌、散文集《守候天籁》《云上的帆》《心底的潮》《致我们播撒火种的岁月》等。供职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咏曲阳光伏电站

范秀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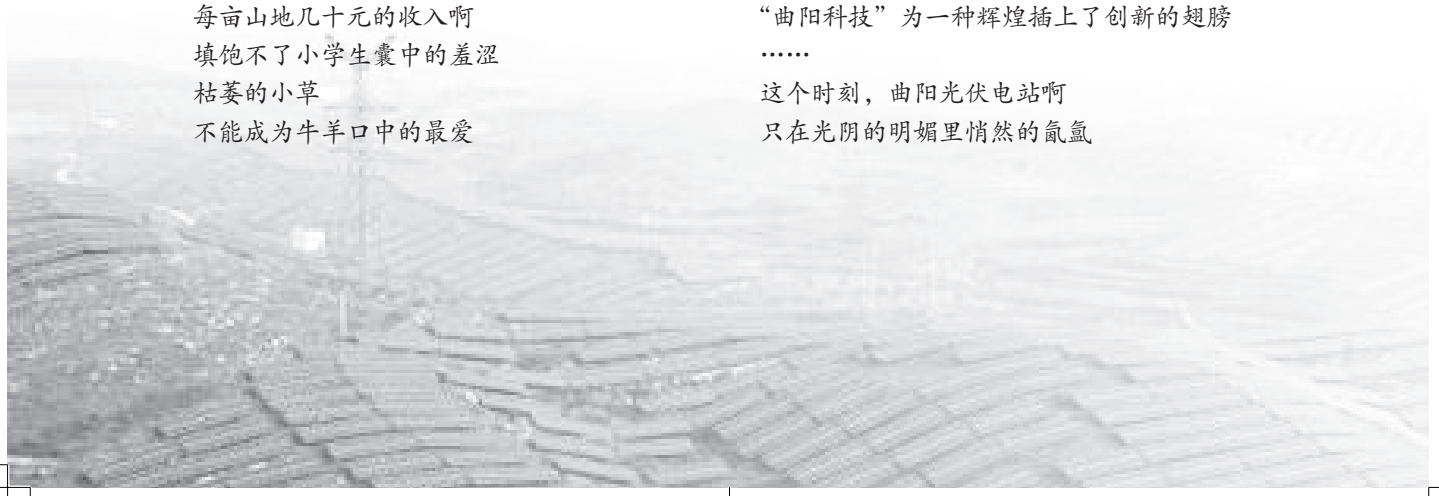
这里有一座山脉叫太行山脉
这里有一条河流叫滹沱河
这里有一个镇叫齐村镇
这里有一群人叫三峡人
这里铸就了一个伟大传奇——
叫大行山上种“太阳”
当共和国的新能源事业开疆破土
这片热土就隆升为世界之巅
200 兆瓦的山地光伏项目啊
在春风雨露中茁壮成长
成为了全世界人眼中的骄傲

二

曾经，荒芜是齐村村民们心中的长痛
厚厚的老茧，承担不了岁月的贫瘠
弯曲的山路，总是走不出人生的精彩
每亩山地几十元的收入啊
填饱不了小学生囊中的羞涩
枯萎的小草
不能成为牛羊口中的最爱
多少双期盼的眼神，希望岩石上长出黄金
多少次站在光秃秃的山梁
望着岁月的风霜发呆
多少次啊，想收割热烈纯洁的爱情
只可惜没有找到锋利的银镰
……

三

公元 2013 年 5 月
轰隆隆的机器声敲醒了沉睡的村庄
三峡新能源公司的建设者们
在群山峻岭中播种“太阳”
一桩桩铁杆在这里扎根
一块块光伏电池板在这里展露笑颜
一条条水泥路向四面八方延伸希望
一根又一根银线点亮了漆黑者的心灯
“曲阳模式”成为共和国新能源史上的经典
“曲阳速度”不经意成了三峡人的口碑
“曲阳精神”成就了火炬的烈烈燃烧
“曲阳科技”为一种辉煌插上了创新的翅膀
……
这个时刻，曲阳光伏电站啊
只在光阴的明媚里悄然的氤氲



四

当“太阳”种出来的时候
她的温度、光芒凝固成永恒的姿态
宽阔的水泥路上已找不到泥泞的阴影
助学的资金培养了孩子们朗朗的笑声
精准扶贫的妙手啊
抚平了每个村民泥墙上的斑驳
在光伏项目上打工作为一种新的时尚
已写入了新时代的辞典
“一万亩光伏”项目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
五千多万元的扶贫款
换作了村民们微信上的大拇指
……
共和国总理对曲阳项目的叮咛声
依就是三峡人前进的号角

五

如今，我站在“坛子岭”上
看蓝色的海洋静静的环绕群山
当几道彩虹笼罩着时空
秀美的山川蕴藏了无限的生机
村舍、农田，银线、电池板……
牛羊、碧草、青山、白云
还有悠闲的人群，灿烂的笑容……
在这个时空中组成安详和谐美丽的画卷
还有一些什么呢
是脚下涌动的岩浆
还是蓝天中高悬的太阳
……
此时此刻
我只能缄默无语

范秀山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文学创作协会会长。出版有诗集《风的感觉》《花语》等。供职于中国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献辞中国

——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蒲素平

序曲

中年人华夏明快步走回家，家里有他爱的人
小学生王小元跳着奔跑，前方有他小小的目标
一条大江滚滚东去，浪淘不尽
一个个小人物的生活，荡出朴实的笑颜
哦，地球的东方，中国正在前行
那挺拔的背影，辽阔的
无边无沿

1

射电望远镜 FAST 看到了远方的远

远方的背后，我们曾经贫穷苦难
蛟龙号破浪起航，那滔滔浪花的前世
曾经停滞、回旋不前
几何时，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盼望一场东风，冰凌的解冻
实践这个内含生机的词语，从一个国家的内
　心涌出
把真理解剖，让亿万人民去检验

2

1978 年，注定成为新时代的原点
历史踩着春雷展开新的画卷。那一夜
寒风疲倦地吹在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丘陵岗地上
发出断断续续的呜呜之声，一棵秃树下
四处漏风的房子里，一盏灰暗的油灯下
18 个农民摁下命运的手印
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是自己的救星
那 18 枚红手印的力量，一下子惊破了夜空
一张破损褶皱的薄纸片，成为飓风的起点
历史在这里站起身
迈开大步走向前
“三中全会”，这个中国改革的代名词
说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艰辛与荣光

你看，浩荡的春风里，
逢山，我们开路
遇水，我们架桥

3

中国开始前进。前进
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有人从大山走进考场
有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四个戴眼镜的老头站在 1986 年 3 月的晴空下
“我们的高科技不能再掉队啦”
这春风激荡的呐喊
在中国的上空引起久久的波澜

彩云舒卷的天空下，我看见
一个叫袁隆平的中国男人
弯下腰，把脸贴近一株水稻
手中的放大镜在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
这微小而持久的光芒，今天
依然在中国的大地之上闪耀

4

滴水穿石，浩浩荡荡
一滴水的梦想就是大海的梦想
高楼耸立，无法丈量
一个村庄的梦想就是一座城市的梦想
从荒芜中崛起，在腾飞中发光
深圳速度，世界奇迹
一个城市的梦想就是一个国家的梦想
经济特区，一个渔村的演变史
呈现中华民族的新颜

睁开眼睛，张开翅膀
国家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
铁锤的硬度就是我的硬度
镰刀的锋利就是我的光芒

大步行走在辽阔的大地上
京津冀腹地，又起雄安新区
千年大计，磅礴力量
一万只鸟从大淀上起飞，冲天的姿势
合上大飞机试飞的凌空翱翔

烈火烹油，锦上生花
炊烟之下有我的乡愁
蓝天白云，孕育金山银山
一棵草的生命，就是
我的生命
一片水的今世
就是我的来生

5

飞驰的高铁，带着千万个人
奔向诗意前程，灿烂明天
一百万伏的特高压银线腾空而起，穿过

茫茫时间，大地河流山川
光芒从一群人的心中升起
电网人的名字就是亿万人的名字
他们胸中藏有千言万语，桑海沧田

如果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
中部崛起，东部率先
如果说：南海可燃冰开采成功
光伏发电，脱贫攻坚
如果说；高速公路网总里程世界第一
生产总值增速世界夺冠
只要敢于去想，我们的国家
都有能力去实现

6

四十年是草木的一次次歌唱
四十年是五谷的一次次收获
四十年是精神的一次次绽放
四十年是诗经唐诗宋词的灿烂

四十年是一次次的播种
四十年是一次次的新生
四十年是一面旗帜的挥舞
四十年是一条道路的探寻

四十年是一次大气磅礴的书写
四十年是一次创新与发展的实践
四十年是一次国运的长征
四十年是一次中华民族的复兴

四十年是春行大地万物勃发的历程
四十年是一带一路海洋陆地相连
四十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十年是伟大中国崛起砥砺向前

蒲素平 笔名阿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 31 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诗刊》《文艺报》等。著有《大风吹动的钢铁》《一个人的工地》等多部，作品入选多种年度诗歌、散文诗选本。获首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供职于河北电力检修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春风，浩荡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

李　勋

我读懂时光涂抹的金色
是岁月赐予我们最美好的物件
日子在栉风沐雨中穿透明亮

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
总是快乐走过春夏走过秋天

像九十七年前那条红色小船
把一夜千村万树的红花开
传达到大地而歌的民生福祉
寻声唱响生命的壮美

长江黄河母亲瞭亮的声线

串起诗意中国高原音符
在激情饱满的今夜
越过马蹄声声漫道雄关
听长空夺声的雁鸣

沉甸甸低头的稻穗
也有了月亮般收割的絮语
和长满老年斑的桐叶
对接着诗酒年华
那些喜气而歌庆贺的泪水
流淌成河流金色的牧羊曲

今朝筑梦 筑梦今朝
远方鸣响而来的那一声声螺号
在不忘初心来时路上
再起五千年浴火重生的文明
高声朗朗新岁乾坤大中华
我知道的祖国然后托起新一轮希望
从四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就开始
把春风一一浩荡在辽阔的版图上
长大长高的谷粒岁月呀
鲜亮的叶子托起青春
也是笑着圈出党旗的图案
日子红艳艳 在火红的朝霞中
光华打磨一把把铁锤和镰刀
长江 为你刺出俊秀铁青
透彻坚韧不拔的新岁光芒

你早就在猎猎风中
酝酿一个成熟的党的金子般的味道
时间铆足了劲儿
推开南海边春风铃铛的那扇窗
云朵卷起劳动的袖子
夹带着粗声粗气淡淡汗香
教导爱戴您的儿女们接捧晨曦
于月亮驻足过的地方收藏经典

从此我和您心中奔跑的太阳
相惜穿越所有烟熏云雨
在每一个微笑典藏的前方
让马头琴声悠扬
直到血与火交相辉映

您们在曾经燃烧革命圣火者面前
点亮新时代再出发的那些黎明之光
于是 我把春晖托在手里 鼓起
改革开放新长征路上迸发的号角
于是 我习惯把烈火夏阳十月秋光
和着金灿灿田野起伏的稻浪
泡在一杯杯清香润嗓的茶色里

故乡高高的山岭够着天空
细细抚摸那些笑开颜铃铛的风儿
小河也轻拿起一管时光的竹笛
阵阵吹响呀我们向往的那条大江
让那风声盘鼓滚动春天的雷阵
高山流水的和谐音韵 伴奏
远古听风丝绸之路的驼铃声
也让斑驳的远山村落款款放歌
引入当今中国发展城市瑰丽的梦想

我们还看到大地飞歌接入银线长龙
豪情绽放热血青春与生命的蓝光
这一天拂晓火红旌旗高塔俯瞰城市
布就一道道时光智能的线谱经纬
祖国莺歌燕舞每一片春色
凝聚汗香于奋斗的脚下
将流韵青春融化在抱眠的星辰里
一笔一画穿梭在电网云端里
尊崇党一首首春风化雨的诗意
饱蘸一个龙的国度大写家国情怀
凝聚民生装灯接电的壮志承诺

瞧呀皇城脚下到天山深处
火热奔流的赤诚之子
长此以往沿着特高压追逐天边的日出
在党的纲领和诗书日记里
扬起新一天梦想征途如织的帆船
把银线握在手里风光架设在这里
披上日益强大祖国节日的盛装
作最是光明沿途展阅风景线

是这电网傲然铮铮铁骨
打开如歌旅途悉数光明的翅膀
和那些尽收眼底的铁塔

定格一生中最为明亮扑闪春光
热流铺洒时世光年创新风貌

壮丽的山河都在振臂高呼
一个扬帆远航国家
掌舵者和人民领路人 就连巍峨昆山
九曲黄河与天空展翅的大鹏
都说我们正处在春风吐绿草木萌发
万象更新风帆正举的好时代
是吧 时间也在帮我们伟大书写
一个新时代国家飞跃发展的壮美篇章
历史也在此刻焕发“万山磅礴必有主峰”
代表国家情怀心系人民意气风发的光芒
汇聚炎黄儿女同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今天领袖高瞻远瞩和民生淳朴热望
都写进了尽情描画一心跟党走
宏大叙事谋篇布局的人民代表大会
我懂得要幸福就要奋斗
就要追春逐梦 新的时代
属于每个人更在向每个人召唤
您说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
您说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脚步丈量那段云卷云舒的历史
辛酸过后快乐共享这幸福荣光
每个人都将成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
金子般碎响闪光的沙砾
新世纪豪迈向前的车轮滚滚驱动
一个民族伟大而庄严的复兴梦
像甘露一般洒播在
共铸辉煌万物复苏的春风里
壮哉中华威风凛凛的气势
将改革开放辉煌庆典 40 周年乐章
奔涌在那春醒枝头万象枝头
挥毫一部人类壮怀激烈恢宏的诗史吧

李勋 本名李勋学，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千余篇（首）。供职于湖北武汉新洲区三新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大亚湾情怀

刘苏红

（一）

在我原来，最初的，想象中，以为，大海很遥远。

却没想到，大海，就在，我们的，家门前。

我们惠州，“半城山色半城湖”，美丽西湖就在城中；

我们惠州，集山、河、湖、海、泉、瀑于一身；

我们惠州，那蓝色的海，就在——旁边。

我们这次来到了大亚湾。

大亚湾，是个，靠山临海的；滨海工业区；大亚湾，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造就了，大海的，

绚丽多姿；大亚湾，向我们展现了，初夏时节，大海的美丽。

可曾知道？大亚湾的海啊——

大亚湾，改革开放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如今，已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天蓝蓝，海蓝蓝；形成了，眺望大海，佳妙的美景奇观。

如果说：这还仅仅属于，观海的范畴；那么，乘船出发，那便是一次，与大海的，牵手活动。

大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如此，近距离地。

游船，离开码头，载着我们，扬程航行……

（二）

此情此景，不由使我，想起了，与大海的，种种往事：

我在山区里，出生和长大，而对大海，有着一种，倾心的向往。

大海是多么美丽啊，蔚蓝色的，千顷一碧；大海是多么壮观啊，那浪涛，一浪赶过一浪；不时发出，“嗬嗬”的，爽朗笑声；大海是，多么慷慨啊，把海里的珍宝，都无私地，馈赠，给了人类。

人类的家园，因为，有了大海；而变得，瑰丽多彩。

譬如：

小时候，在城市公园里，看到的，海洋馆，是微缩的。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鱼；大海的，一些鱼类；在透明的，水箱里游。“海底世界”，有珊瑚海藻，有礁石奇花；宛如是，一幅幅，鲜艳夺目的，生动活泼的图画。

中学时期，语文课本里，有高尔基的，著名散文《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不时，大声地，朗诵着；这些，诗一般美的，名篇名句。而抒发出来的，是一种豪情壮志。

文学作品里，所描绘的大海；曾使我们，是那样的，心驰神往。

电影《海霞》里：“大海边，沙滩上，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主题歌曲，优美动人。无疑是，一幅动人的，海边风情画。

长篇小说：《渔岛之子》，描写的是，主人公与迟龙章，之间的，敌我斗争；情节扣人心弦；曾使我，是那样的，沉迷，酣读再三。

海边世界，海边风云，海边的，渔民生活；还有年少时，看到的，海军服的，帽檐和飘带；是那样的，俊逸潇洒；一切，都使我沉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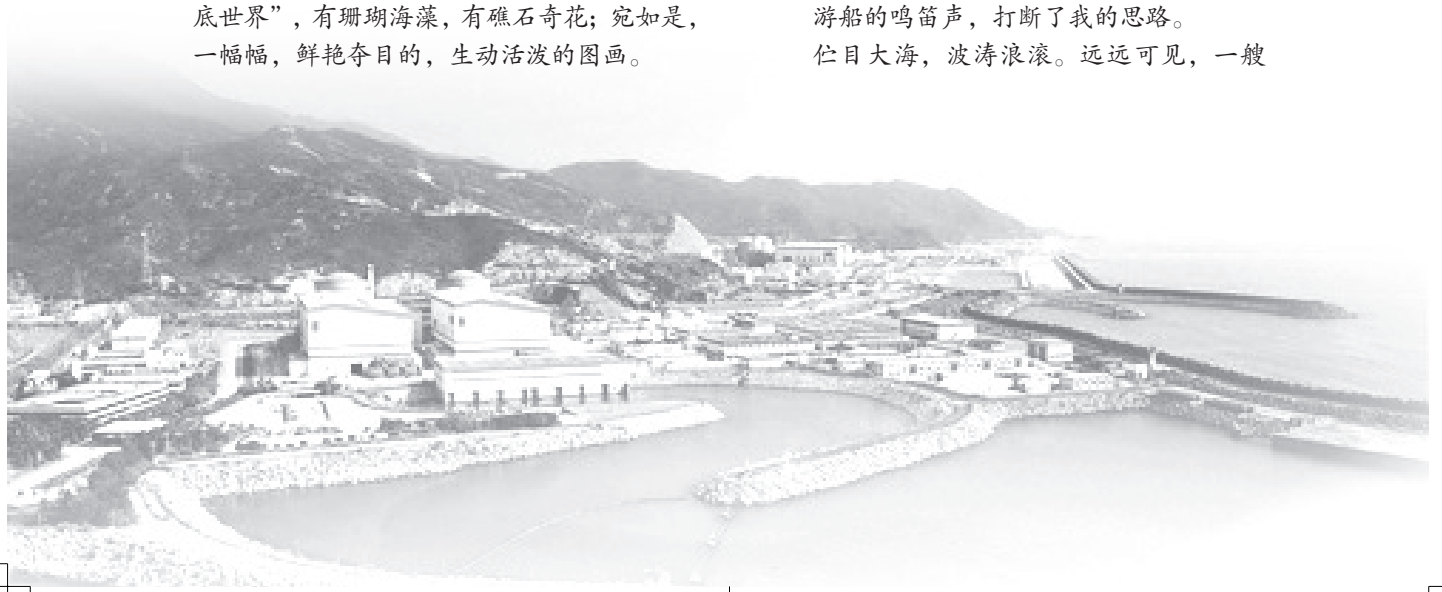
这一切，都与我的，生长环境，兴趣爱好，有关联的。

一直到我，工作的若干年之后；我才第一次真正地见到了梦绕情牵的蓝色的大海。那是我们与亲友一起，开车到大亚湾旅游。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扑向了大海。与众多游人一起，在浅海里尽情畅游。大海，毫无愧色地接受了我的热情。在大海的怀抱里，我尽情地嬉闹着、欢腾着，一直玩到疲累了，才恋恋不舍地，结束这一次与大海的“相见礼”。

（三）

游船的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伫目大海，波涛浪滚。远远可见，一艘



巨轮，迎面驶过……

我想起了，一次乘着邮轮，往公海的航行。

茫茫大海，使人感觉到了，海域的无涯。邮轮航行，更是如，扁舟一叶；在大洋里漂游。

那晚，天黑漆漆的；得知：到公海了。

我仿佛感觉：我像是要离开，祖国母亲，怀抱的孩子。从来都没有，那么强烈地，思念我的祖国！而祖国，却渐行渐远！

此时，这种感觉，更是会，不由自主地涌出：如果远离祖国，我们会觉得，多么的孤单！

这种念头，直到邮轮，从公海，又返程回到，祖国的领海；我们的心，才重新感到踏实。

此后我们，都非常珍惜，在祖国母亲，怀抱里；每时每刻的，幸福感觉；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海外赤子"，对我中华，大家庭的，爱恋之情。

（四）

游船，在行驶，我的思绪，也在飞翔——

随着我与大海来往的逐渐增多，我与大海，也不再是一片空白。

人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对另一个较陌生的地方，或会有"见异思迁"的念头。

曾经有过，那样的体验。在内地生活，时间长了，总想出去，多见识一番。

记得有一次，我乘着游艇，在大海边，美美地巡了一回；飞快的游艇，载着我们，在大海里，兜了一圈，又旋转回来。我们在，大海宽阔的，臂膀里；狂野了一下，又温顺地，返回到岸上。能在大海边，漫步，徜徉，是惬意的。

"阳光，海浪，沙滩，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我们唱着，那首《外婆的澎湖湾》，台湾校园民歌，心情一如夏日那般开朗欢快。

在大海边，我们吹着带有咸味腥气的海风；已不会，感到忸怩，反而觉得，那是一种很特别的享受。

我们在与大海亲密接触。"沙滩上走路，一步一个脚印"；这句歇后语，描绘的正是我，此刻的情景。大海，风和日丽时，是绮丽的；那是一首，迷人的诗，那是一幅，动人的画。

大海，既有温情的一面，又有泼辣的一面；你是如此的，率直和率真。

有一次，我们到大亚湾时；刚刚还是晴朗的天气；瞬间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们躲避不及，全身都给，瓢泼的大雨，浇了个遍。好狼狈哟。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洗礼"。好在，海边风大，不一会，那给雨浇湿了的衣服，就给海风，吹了个半干。

我常羡慕，在海边生活的人，觉得他们，挺浪漫的。却常轻视，疏忽，或不太清楚；大海的另一面，暴怒和狂躁。

此刻，不能与大海，正面冲突；人们只能，规避在港湾里。渔民摸准了老天爷和龙王爷的脾气。不能硬着来，只能顺着来。

在与大海打交道的岁月里，人们掌握了规律，就可驯服，桀骜的大海。

有句俗话，虽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但是资源，却是不能，过量索取。

人们在与大海的交往中，了解到大海的潮流动静；懂得了，凡事都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国家规定"休渔期"；颁布：《海洋法》；可说是，人们保护，大海资源的，一种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五）

游船，返回了。

游船的航行，使我们领略了，大海的多姿；港湾的景色的瑰丽。

我儿时的梦想，大海杨波；在这里，已得到了，尽情地展示。

更有一些，渔港渔民特色，使我们沉迷。在大海的，渔猎生活；世代与大海，打交道的渔民，如今，也接受大海的，新的馈赠；又开辟了，滨海旅游，新的方式。

多彩的生活，使人充满了向往。

大海给了我们启迪。古诗词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透出的是，一幅瑰丽的意境。大海的博大，更显示出，人生的

短暂，个人的渺小，不值一提。

大海给了我们智慧。大海茫茫，无边无际。你身在何处？关键在于：你在自己的定位，方向和目标。

大海给了我们胆略。大海无垠，人们却无畏。无论是在，大海的任何处，人们都在，探索挺进。从已知领域，向未知领域，一步一步地向前。把握客观，掌握自然规律，以便更好的，加以利用，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

大海，在欢呼；大海，在歌唱。

大亚湾现为：惠州的滨海工业区；正在不断地向前，高速地发展。

我们期望，那下一次，与大亚湾的相约……

刘苏红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家乡景象》。供职于中国南方电网广东惠州龙门供电局平陵供电所。

责任编辑：周玉娴

放　歌

——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咏叹

张　强

翻开中国的近代历史
有一部民族器乐合奏
敲打着国人激昂的心律
弹奏出黄河那轰鸣的涛声
后来民族志士踏着
《黄河大合唱》的波澜
一步步完成热血书写的历史
一步步走进新中国的诞生

从此，中国人唱着《东方红》
走上世界发展的舞台
激昂的歌声似东风浩荡
展示着中国人站起来的身影
1978 年，神州大地冬去春来
中国农村朴素的才智
在惊蛰后慢慢地苏醒
包产到户犁开了僵固的思维
联产承包培植了倔强的秉性
从此，中国农村改革大风起兮
直刮得城乡方格窗纷纷打开
开放透射出世界的缤纷与峥嵘

春天的故事讲述中国人的创造
即使是摸着石头过河
也探明了改革的水深水浅
也体验了开放的水浊水清
深圳实验田设有温床
把“特色理论”精心培植
用智慧的源泉浇灌
栽种出举世叹观的中国发明
于是，中国找回了过去的弃子
香港与澳门唱着滴血的咏叹

奔扑到祖国母爱的怀中
于是，沿海与内陆并肩行进
小康手牵着富裕
富裕手拉着贫穷
在脱贫攻坚的大路上
中国抱定不落下一户的贫困
让人们共享伟大祖国的繁荣

中国走过 40 年的复兴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风雨兼程
改革开放绘就一路风光
看海洋经济的湛蓝
看内陆崛起的恢宏
高铁提速带动中国经济的飞跃
一带一路环绕着共享经济的繁荣
沙场点兵演示着钢铁军旅的强大
国产航母下水，将巡视着
大洋的动荡，呵护着由橄榄枝
编织着脆弱的世界和平
让“蛟龙”翻起深海浪
看“神舟”漫步游太空
中国不仅有量子的精算
还有着一双双“慧眼”傲视苍穹
特高压，智能电网，全球能源互联
电力先行，光明康庄大道的征程
新能源建设展开新的画卷
青山绿水在，白云蓝天行
城乡用电照亮着社会斑斓
民生用电烹饪着生活繁盛
科技兴国，阐释着强大的理念
不忘初心，共圆伟大的中国梦

让我们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
喊出心声，喊出血泪
以咏叹的调式，深情豪迈地
歌唱站起来的中国——
筋骨强硬，民族有了不屈的尊容
歌唱富起来的中国——
改革开放，国家得到了和谐的发展
歌唱强起来的中国——
砥砺奋进，是圆梦新时代创造了历史
历史将铭刻中国改革四十年辉煌的历程！

张强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心灵强音》。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走过峥嵘岁月

——献给奋战在特高压建设第一线的无名英雄

缪虹晴

没有华丽的辞藻赞美你，
你是千万电力工人中，
一枚普通的螺钉。
没有优美的语言颂扬你，

你始终朴实无华，
只做本真的自己。

如果用伟大形容你，太过夸张，
你不过是在电力施工时，
顶风冒雨。
如果用精彩夸赞你，也不恰当，
你不过是在特高压建设中，
倾尽绵力。

可是，
我却要把掌声送给你，
因为你是一颗铆足了劲儿的螺钉。
我还要把鲜花送给你，
你就像园丁耕耘不息。
我更忍不住要为你喝彩，
大声地对你说：“我的无名英雄，
好样的。”

有人说，
电力工人就是要甘于寂寞。
可我却要说，
你的事业如火如荼，
在寂寞中奢华绽放。

有人说，
电力工人注定了平平淡淡。
可我却要说，
你用胸中燃烧的激情，
把平淡熬出浓情蜜意。

你是电力工人中的佼佼者，
一百万伏的特高压线路，
在你手中穿梭四季；
一百米高的铁塔，
是你勇攀高峰的云梯。

高山、河网、滩涂，
处处有你跋涉的身影。
狂风、烈日、严寒，
挡不住你坚定的足迹。

清晨，你迎着朝霞，
仰望云梯，节节拔起。
黄昏，你踏着夕阳，
踏实脚步，步步坚毅。

忘不了那个淫雨霏霏的除夕之夜，
妻儿盼望的眼眸，
却望不来留守值班的你。
大年初一一早，
妻儿拎着保温桶，
驱车三百里，
把迟到的年夜饭，
送到工地。

忘不了那个山花烂漫的阳春三月，
本该步入婚礼殿堂，
却为工程建设推迟婚期。
未婚妻毅然决然，
把婚礼办到了工地，
洁白的婚纱，
配上一身工装的你，
在全场沸腾不一样的喜气。

刺骨寒风中，
你们干得热火朝天；
炎炎烈日下，
你们更加挥汗如雨。
信念，
支撑你无所畏惧，
攀登，
让你的身影愈加美丽。

多少事，无从说起，
多少人，难以忘记。

巍巍铁塔，
播撒光明，
是你，就是你，
在印证男儿铁汉柔情。

铮铮铁骨，
传递温暖，

是你，就是你，
百折不挠，不辱使命。

青春，无怨无悔，
幻化作风雪中舞动的琴弦，
带着温暖涌向祖国大地。
家乡，美丽如画，
描画成夜空下闪烁的霓虹，
不夜山城，无限魅力。

站在百米高塔的塔顶，
你把视线放得很远很远。
绵延的青山，
逶迤的河流，
交织的电网，
辉映着
新时代更加美好的憧憬……

缪虹晴 本名缪红芹，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集《最后的玫瑰》。供职于江苏盱眙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1000 千伏廊坊站的属地记忆

高春明

——风，起于青萍之末；功，建于未名之初。

北京天安门正东 83 公里，廊坊 1000 千伏变电站像一颗棋子，稳坐我国北电南送、清洁能源消纳的棋盘中枢。这座离首都最近的特高压站，是锡盟—山东 1000 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下决心投入大气污染治理的坐标点。规划之初，它就有一个值得关注且特别亲切的乳名——北京东变电站。

首战又准又稳 获全部过境路条

——世上本没有站，运筹者指点江山，设计师笔墨一圈，这里就有了站。

2014 年春天，北京东变电站所在地还是一片农田。这年，在国家电网特高压网架的图卷上，列入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的锡盟—山东 1000 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正式起笔。该工程起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止于山东省济南市，是首次在冀北大地穿过的特高压项目。

工程要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取得河北省发改委批复是第一步。5 月 1 日，是河北省发改委收取申报文件的关门日。从获取《变电站稳定评估报告》开始，廊坊供电公司进入了紧张的战斗状态。难以想象的是，这战斗状态，一直持续了七百多个日夜。

2014 年 4 月 30 日下午，经多方取证，“稳

评”手续一应俱全，时任廊坊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王宏连夜赶赴石家庄，将文件呈报河北省发改委，五分钟后，省发改委本年度项目申报通道关闭。

7月12日，该工程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7月18日，一篇题为《百年大计 能源为本 特高压建设利国利民》的内参文本，出现在时任廊坊市市长冯韶慧的办公桌上：

“之所以说特高压是利国利民的百年大计，当从它在国家、河北省以及廊坊区域发展战略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分别剖析和定位……”廊坊供电公司“高调”起步，争取着地方政府建设特高压的共识。

之后的10个日夜，廊坊供电公司一行人奔波往复，辗转于市、县、区政府、规划局、建设局、土地局……前期工作突飞猛进。8月1日，廊坊市政府召开电网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对暂时不能解决的突出矛盾强力推进。

此时的廊坊市，恰逢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千载之机，也在大手笔绘制着一张张蓝图：动批要落户，亦庄新城要来，第二机场要建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廊坊成为黄金宝地。锡盟—山东特高压工程途径冀北廊坊市五县一区，69公里双回线路纵贯南北，北京东1000千伏变电站落在廊坊三河市境内，占地209.7亩。

“200多亩土地的指标万万取得不了，章不能盖。”三河市长摇头。“塔基覆盖在油田上面，怎么同意？”大城县长质疑。“沿潮白河两岸，已是规划中的京津旅游带……严重影响整体规划！”香河书记反击。会上，冯韶慧思索着：“是啊，廊坊的土地占一分少一分了……”他转向时任廊坊供电公司总经理杨秀岐：“秀岐啊，能不能……向上级请示一下，能不能……少从廊坊过几公里……”

杨秀岐回答礼貌，却坚决如铁：“冯市长，特高压建设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发展战略，关系河北清洁能源发展，恳请政府予以超常规的支持！”会场一片宁静。他放大了声音接着说：“各位市长、县长，建机场、修高速，都是为了跨越发展、为人民谋福，今天，就有一条电力高速摆在我们面前，恳请各级政府予以超常规的支持！”

冯市长不再犹豫，斩钉截铁：“同志们，我们要懂得国家利益至上，再兼顾地方利益。困难是有的，只要我们拿出最大的诚意，特高压在廊坊是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的！”

市长的话音还在会场环绕，廊坊供电公司兵分三路又开跋了！一路人马带领设计单位，到大城县勘查协商塔基路由；一路人马跟随时任廊坊副市长王曦的脚步，从三河市开始由北向南，挨个走访市、县、乡政府；一路人马跑各大局取得回复函件、办理相关手续、找一把手签字盖章……

2014年8月8日，特高压过境廊坊路条全部拿到了！8月10日，国家电网工程预算收口会准时召开！

亲人们进了村 帮咱们一起闹秋收

——这熙攘的清晨，这劳动的画面，这欢乐的收割，四面八方，忽然响起了一首老歌——“解放军帮咱们闹秋收，见了亲人格外亲……”

2014年8月28日，一丝凉爽的风捎来秋天的讯息。时任国网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姜雪明、党组书记赵鹏、副总经理张旭升来到廊坊，与时任廊坊市委书记王晓东、市长冯韶慧等领导会晤。双方对合力建设特高压电网达成强烈共识，特高压在廊建设环境趋好。

随后，冀北电力与河北省发改委抓紧接洽，廊坊供电公司与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密切接触，三河公司与市镇两级政府加紧协调，工程前期工作持续高效推进。

9月，位于廊坊市新华路105号的廊坊供电公司，一时成了一处公共办公地点。市国土资源局主管副局长率相关科室在供电公司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北京东变电站站址用地问题，就土地组卷上报、基本农田补划等工作深入研究探讨。时任冀北电力建设部主任康建民、副主任赵维洲在廊坊现场办公，部署协调及建设工作。

所有这些，都在为设计单位 9 月 20 日进场勘探创造条件。

北京东变电站所占 209.7 亩耕地，涉及三河市新集镇姚营村、二郎庙村和西营村 3 个自然村，共 197 个农户，以姚营村占地最为集中。三河市新集镇是个产粮大镇，拥有耕地 5.6 万亩，土壤肥沃，素有“麦窝”之称。而北京东圈定的站址恰恰是方方正正的 200 余亩农田，镇里曾多次提议，要求将站址南移 2 公里，沿河规划，回复是不能。相比后来占地协调的付出的代价，变更设计、调整站址是不是就不会是绝对不可能、绝不可以了呢?

自 9 月 16 日开始，崔吉清和时任三河市供电公司工会主席孟宪春与新集镇政府密切沟通，商议进地勘探事宜。四天后，至 9 月 19 日晚，商议未有结果。镇政府因为担心群众上访，没有给予大力度协调。

19 日晚 21 时，廊坊供电公司决断，由供电公司直面 197 户农户。协调工作最初需要的那根纽带，落到农电工张殿义身上。53 岁的张殿义是姚营本村人，担任村委会支委和村电工。以他对三个村民风的了解，张殿义担保：“应该没有问题！”

协调工作于 9 月 20 日早 6 点半启动。孟宪春带着时任三河市供电公司发展部主任田德信、副主任孙涛、王立强、会计郑立华组成工作组，正好周末，该公司生产系统的管理人员也全都参与其中。他们谈好一户，测量一户，签订一份青苗赔付协议，清付一笔青苗赔偿款。

此时，只有把地里的庄稼收割干净，才能进地勘探，一场秋收大战就在眼前。三河市供电公司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竭力为农户避免收成损失。他们联系了 26 台联合收割机，帮助农户收割玉米，并调用 40 吨大型青楮运输车，及时运走玉米秸到养牛场销售，抢收、清赔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看看人家供电局，帮我们收了玉米，还替我们卖掉玉米秸，比咱自己拉去卖还多挣二三百！”姚营村主任王志在地头嚷嚷着。村会计张洪福也不时帮助拉尺子量地、算账。傍晚时分，50 户村民签订了《青苗赔偿协议》。人们不知道，当时 29 万余元的青苗赔偿款，都是孟宪春找朋友借来垫付的。

21 日一大早，剩余的 147 家也全到了。村民们排着队签协议，签完协议美滋滋地去找联合收割机。几个年长些的大娘，哼起了《见了亲人格外亲》的老调调——“解放军进了村……帮着咱们闹秋收……见了亲人格外亲……”

就这样，2014 年 9 月 21 日上午 9 时，华北电力设计院三台大型勘探机车，“突突突”地驶入刚刚收割、还弥散着青稞味道的玉米地，挺进了这块首都金边上的“黄金地”。

土地还是那个土地 你是否还是那个你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土地还是那个土地，只是人们不再贫瘠。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也是联产承包到户近四十年，农民不仅爱这土地，还有一颗致富的心。为了心中的小九九，总有一些矛盾要爆发，要解决。

新集镇被沟河、鲍邱河、引沟入潮三个河系环抱，历史上就是重要的水运码头，经济繁荣，商贾云集。今天，该镇与蓟县、宝坻、香河三县相邻，位于北京、天津、唐山三角腹地，是京津冀的交界点，这里的人眼界开阔，思想开放。

尤其入冬以来，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们好像各怀心事，不愿见人。而那场秋收大戏，无意招来了些局外人，成了周边土地的“承包者”。仿佛一夜之间，变电站站址、线路通道内 12 基塔以及四通一平工程所经路由，农田都承包了出去。协调组找到张家，土地承包给了一个叫黑三儿的人，来到李家，土地也承包给了他。

所谓黑三儿，也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集中建设的产物。他们看到修路、建桥、建厂等“公家”工程要占农民的地，就出来钻政策的空子，百般引诱劝说不知情的农民，把土地的使用权转给自己，然后把承包书往

兜里一揣，去找建设方榨取高额索赔，否则就使出各种手段，不让农民同意占地，还唆使他们去阻挠施工。

为了让黑三儿现身，三河供电公司想尽了办法。终于找到了中间人——退休的原三河市公安局长，才让黑三儿答应和供电局长见一面。几次商谈之后，黑三儿幕后的老板愿意给国家工程让路，但称承包土地的费用太高，高达数百万。

涉及占地的三个村，村民的诉求也都纷至沓来。他们的条件除了钱，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有的要点工程，有的要点人情，有的要求协调公安局消除自己的前科，有人居然提出来，十年前判案不公，要求把仇家绳之以法……还有一个高姓村民说，王家的坟地妨碍高家发展，只要王家迁改坟地，高家十几户无条件签约，如不改，一户都不签。

这些要求，听起来那么荒唐，说起来却又是那么振振有词。“百姓的诉求，我们要听。”崔吉清和时任新集镇党委书记李海滨一起，深夜里还在梳理着一团团乱如麻的意见、要求，“只要是合理的，我们就尽力去解决，无理的，我们耐心劝回。”他们也不得不踏破市公安局的门槛，一次次取证和求得帮助。公安部门也给予了属地推进最大限度的配合。

但工作绝非这么顺利，从国庆到元旦，197户村民也不再“单兵作战”，而是按照家族、企业等各种渊源，结成一个个团儿，一些村民出于对土地的不舍，坚决不同意建站占地。

我们可以来算一笔账，新集镇虽是产粮大镇，拥有良田5.6万亩，可是这里的人口就有4.5万人，合到人头上，一人能有多少地？说舍不得，也完全是真话。

特高压属地协调进入了深水区，这就意味着早已定好关门日期的工程施工、建设投产都还在泡影里。当时刚从国网冀北电力公司总经理岗位履新为党组书记的郑林，便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要到三河看一看北京东进站路桥修建等事宜。

村民这边马上得知，12月24日有“大领导”来村外看地形。当天清早，就十多个村民来到村口，把插在“四通一平”修桥位置的旗子拔出来扔掉。工作人员捡起来再插，插好了又被拔出来，最后一次旗杆被村民撅断，一片一片的彩旗瞬间被狂风卷走。

崔吉清和孟宪春接到电话反映情况，情急之下，他们作了一个让自己后悔莫及的决定。

他俩合计：现在我们跟他们讲理，明摆着是秀才遇见兵，不妨找几个社会上的人震慑一下，把他们吓走，前提是不能动手。

村民发现来了一帮“社会人”，起先是服软，说了大哥这不关你的事，是供电公司要强占我们的地之类的话。“社会人”说，现在人家在道边插个旗子，也没占你的地啊。勒令他们把旗子恢复原样，然后回家，别闹事。

村民们顿时又羞又怒，将旗子变成武器，向毫无防备的通道协调人员打去，两名供电员工应声倒下。“社会人”按行规办事，你先动手，我必动手。结果，通道协调小组三人受伤，村民两人受伤，被呼啸而来的救护车拉往医院。

在新集供电所听取工作汇报后，郑林表示，一定问清百姓的缘由，做好群众的安抚工作，把属地协调推进下去。

当晚，圣诞平安夜，廊坊供电公司立下军令状：如果北京东变电站属地协调不力，施工单位不能如期进场，为此延误了工期和投产，相关负责人引咎辞职。辞职顺序是：三河公司经理崔吉清，廊坊公司副总经理马福利，廊坊公司总经理刘晓辉。

难忘的十八个日夜

——此时，北京东属地工作，太需要一场胜利了。那决战的一夜，那备战的十八个日夜，适时奏响了一曲愈战愈勇、永不言败的“战歌”。

老百姓舍不得的土地，国家也舍不得。维持占补平衡即是在发展建设中保有耕地数量的一大国策。廊坊供电公司经理刘晓辉到任的第一大难题，就是遇到了建站用地占补平衡问题的瓶颈。廊坊地区土地资源稀缺，

还都是优质耕地，无法在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影响开工手续的办理。

在三河了解情况后，刘晓辉立即调转车头，连夜赶往他曾任职的承德市，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两天内，在承德拿到足够数量的 D 类用地，能够把北京东站占地的“窟窿”补上。

接下来，吴德雨、田会宇等廊坊公司特高压办公室负责人如箭在弦，穿梭于石家庄、承德、廊坊、三河之间，各种手续办理一路绿灯。

就在这时，薛永纯上任三河市委书记。“新官”上任的第三天，刘晓辉、时任国网廊坊公司党委书记周维丽便登门拜访，共同谋划一边做属地工作、一边筹备进场施工的事宜。

2015 年 1 月 11 日，经廊坊、三河供电公司一段时期的协调，北京东变电站打试验桩的工作正式启动。设计及施工单位按照选好的试验点，圈定打桩位置，打桩机开进了站址。

然而从元旦以来，镇政府三次组织村民代表大会，都没有成功。李海滨说，每次通知 20 名村民代表开会，通过占地补偿协议，结果 100 多个村民闻风而来，致使代表大会无法正常召开。

当时，村民们反映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区片价格不确定，镇里给承诺的价格，又拿不出正规的文件可依，所以坚决不签订协议，也不允许进场打桩。已经开进现场的打桩机，被村民严格“看护”，动弹不得。

围困到第十二天，国网冀北电力公司领导带领有关部门人员，再赴石家庄，到河北省政府、省国土部门，为解决群众和地方政府提出的突出问题奔前跑后。

与此同时，1 月 20 日，时任廊坊市副市长王曦组织召开会议，专门解决特高压建设面临的系列突出问题。会议成立了王曦为组长的特高压建设联合督导组，随即，督导组到北京东站所在地三河市新集镇督导。

1 月 23 日，时任国网冀北公司副总经理盛大凯一行来到廊坊，专门会见了薛永纯等地方领导。这次会面，在“全力推进国家电网一号工程建设”“合理解决问题，加快推进工程进度”等方面共识强烈，意见高度一致。

会面当晚，冀北电力建设部、经研院、北京送变电、廊坊公司、三河公司和政府部门充分协商，决定曲线救国，移动试验桩位置，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将 9 根试验桩移到工作好做的两个村子——二郎庙和西营二村。

1 月 25 日中午 12 时 50 分，9 根试验桩成功打入。其余 6 根桩必须在姚营村打，而且同步要考虑下一步征地工作。当晚，崔吉清带领工作人员继续向三河市领导请示，促成尽快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出台《关于北京东 1000 千伏特高压输变电工程有关征地补偿的承诺》文件。

1 月 27 日，盖有三河市政府大红印章的“承诺书”出台。三河市供电公司将原件放大了 20 倍，张贴在涉及占地补偿的三个村。“承诺”的核心内容是“补偿价格多不退、少加补”，黑字红戳给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三河公司干部员工齐动员，把年久失修的姚营村村委会粉刷修缮一新。村委会上下欢迎工作组驻村宣传，为下一步进地打桩和征地创造了条件。

1 月 28 日一早，工作组再次挨家挨户做工作。他们和施工单位定好，决战就在这天，势必要将剩余的 2 组 6 根试验桩打到姚营村地里。

解释工作作到下午 6 点，部分村民受到煽动，仍然坚决不让施工。天渐渐黑下来，村民们又拉来劈柴点起篝火，准备与施工队伍对抗到底。晚上 10 点多，第二套方案启动，经三河市政府、公安部门批准，现场出动警力 40 余人，对施工现场予以保护。三河公司 10 个供电所的员工从四面八方赶来，组成百人工作团，对阻挠施工人员进行二对一的解释和安抚。供电员工像对亲人一样，劝说村民“天气寒冷，别着凉感冒”，陆续送村民们回家中休息。

1 月 29 日清晨 5 时 40 分，廊坊明源电力工程公司施工队伍在三河公司 100 名干部员工和当地 40 余名干警的精心护航下，将第 15 个试验桩成功钻入。现场驻守的三河供电公司孟宪春、田德信等人，此时才注意到自己

的鞋袜早已湿透，天空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细密的雪花。打桩工作历时 18 个日夜。

为了群众 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教育“显灵验”

——古老的中国，永远血浓于水，羊年春节，遥远的姚营村，下起了亲情雨。

2015 年 2 月 17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三河供电公司连夜开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动员会。会议把征地协调任务化整为零分派到人，三河供电公司班子成员和 29 名中层干部，根据自家的亲属和人脉关系，人人认领征地协议签署指标。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开展一年了，党员干部们就要在群众工作的实践中一显身手了。各部门积极响应，当场就有 6 位部门负责人主动请缨，要求去做 8 户村民的工作，其他人也积极联系，力争每个部门做好一户以上征地户的工作。

三河供电公司团委干事李佳红和办公室李佳盈，姥姥家在姚营村，在姚营村有两个舅舅。说起中国的亲情，讲究的本就是姑舅文化，娘亲舅大。李佳盈、李佳红承包的两户，就是两个亲舅舅家。

这个除夕和春节，佳盈和佳红早已无心过，只盼着初二回姥姥家，大包小包拉到姚营村，“大舅”“二舅”叫得别提多亲了。可等坐下来，跟两个舅舅一摊牌，舅舅们就急了，骂他俩是白眼狼，胳膊肘往外拐。

李家两个舅舅日子并不宽裕，大舅妈还常年有病吃药，靠的就是两亩地的收成。舅舅说，要是来说服我们把地交出来，亲戚也做不成了，不如断了吧。佳红佳盈没想到出师如此不顺，准备了许多慷慨陈词，也只好咽了回去，失败而归。

佳红的母亲是三河市政协退休干部，正月初六，她亲自挂帅回了娘家，为两个弟弟签订协议做动员。作为大姐，多年来，她在生活上一直照料着两个弟弟。姐姐说：国家在这里建站，是为了长久发展，为了空气好，不吸霾，不是我们说了算。村里人早晚都要签，谁都挡不住，早签是你有觉悟，支援国家建设，晚签就是钉子户，是历史的罪人啊。

占地协议签成了。佳盈、佳红看在眼里，表示一定帮助舅舅家的表弟表妹们完成学业，直到他们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办公室主任刘冬，人长得帅，用时下流行用语，是三河供电的颜值担当。刘冬的联系户姓张，家中只有一对六十岁出头的夫妇。刘冬第一天敲开他家的门，正赶上夫妇俩包饺子，他洗了洗手就跟着一起包，像是老朋友一样。

这个春节假期，刘冬放弃了串亲访友和一切娱乐，天天驱车拉着年货，往新集镇姚营村老张家跑。他要是不来，夫妇俩还觉得少点什么。刘冬爱吃饺子，老两口就天天包饺子。

包饺子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大气污染，讲特高压对治理大气污染的作用，讲祖国与人民命运是怎样的息息相关……滔滔不绝。后来刘冬因事务繁忙有阵子没到村里，其他人接管了这家工作。夫妇俩决定签字那天，提出了一个条件，他们说：我们签可以，刘冬以后每个月，要来家里吃一次饺子。

那年春节，就这样各个击破的农户有 40 多户，同志们至今都很感动，他们说，鱼水之情，断不了联系。

北京东配套 更加曲折的故事

——属地协调的舞台看似无声无息，有时却像战场一样惊心动魄，正巧排兵布阵，来了一名良将。

2015 年 3 月 17 日、4 月 15 日、5 月 31 日，北京东变电站分三次进场施工。为保证工程车辆、施工器械和人员顺利进入现场，国家电网各级单位出动了精干力量 300 余人。三河市先后派出公务员、医务人员 100 人次和 500 人次警力，为工程进场保驾护航。

军令如山。北京东变电站投入紧张施工后，2015 年秋天，崔吉清辞去了三河市供电

公司经理的职位。

回想起 5 月 31 日全面进场那天，正是崔吉清五十岁生日。趁着胜利的喜悦，同志们问他多久没回家了，他算了算，头年国庆没回，元旦没回，除夕没回，十五没回，五一没回，就连清明节，都没给老爹上坟呢……

半年多没回家，崔吉清愧对家人。属地工作没有保障施工队伍按时进场，崔吉清愧对组织。他说，自己更愧对干部员工，让大家多受了很多累，吃了很多苦，甚至还受了伤，流了血。但是大家并不怨他，他留给三河市供电公司最大的财富，是飞蛾扑火的勇气，和舍我其谁的担当。

刘立新继任廊坊供电公司党委委员、三河公司经理职务。北京东变电站太多遗留问题等着他解决，环境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时间更加紧迫的北京东配套工程属地协调，即将拉开帷幕。

北京东特高压配套 500 千伏线路工程，关系到北京东变电站以及锡盟至山东特高压全线的投运调试，线路通，特高压启动。这条线路长 133.3 公里，其中冀北电力负责建设 82.4 公里，正常工期需要 18 个月，要求在 7 个月内与北京段的 40 公里线路同步架成。

2015 年 12 日，刚刚上任的国网冀北电力总经理田博，亲自调度部署北京东配套工程建设，要求公司上下不留余力，务期必成，全线贯通。一方面，时任国网廊坊公司副总经理赵新组织工程管理和施工单位，尽可能优化施工方案；另一方面，巨大的压力再次指向了属地工作。

通道难于蜀道。眼前这条线路，横贯三河，境内 218 基铁塔，途经 6 个乡镇、46 个村街，占地涉及 2000 余村户，须经过 45 处厂矿、民房和上 5 千亩观赏林。其中有 70 基塔经过新集镇，新老矛盾乃至陈年旧账和更多的利益集团的纠葛，全部交织到了这一条线路上来。

大战在即。

“再难也要攻破，关门时间定了，没有退路。”刘立新说，建设任务完不成，难辞其咎，属地协调是第一步，这是责任。

先说结果，大家都知道了，2016 年 5 月 16 日，北京东特高压配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北京送变电施工项目部负责人曾经感慨：北京东配套工程的通道协调速度，创造了北送公司所建项目外协工作的新纪录，完全保障了施工方案的推进，即使施工高峰调集千人会战，也没有停工误工现象。

如果没有神助，刘立新究竟有没有一样法宝制胜，他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反复追问下，刘立新和盘托出了他的秘诀，即四项原则——紧紧依靠政府；依据法律办事；适当调整路由避让艰险；对无理条件不开口子。

“三项机制”保证了沿线协调工作的绝对优势。一是采取主动、避让艰险。协助设计单位按照既定路线走向，找好走的路由走，有意避开难过的厂房和难进的地，于不知不觉中降低了风险和难度。二是沿线做好事先政策宣传和事后及时赔偿。沿线挨村广播、挨户走访，宣传政策和征地占地补偿标准，施工一经进场、浇筑工作完成，立即配合占地户丈量土地，当天签订协议，第二天打款入账。三是分散集中、聚力攻坚。“班子包片、供电所包村、协调小组包塔”，遇到急难险重问题，相互支援，齐力攻坚，保证了通道协调总体顺畅，整体协调工作未超预算。

2016 年 3 月，大秦铁路南侧，用 2000 吨钢管搭起的长 55 米、宽 20 米、高 60 米的巨型脚手架，像怪兽一样，一夜之间立在了施工通道上。在新集镇，埝头村彩砖厂厂长出来暴力阻工。更有毫无安全意识的阻工群众，将正在施工的安全牵引绳砍断，十几名建设者瞬间命悬一线。利益驱使下，沿线开始上演一桩连一桩的极端事件。

面对这样的恶意阻工，刘立新执意不让步。他说，姑息他们，施工现场就要出大事故，企业品牌，不是靠没原则的妥协换来的，企业形象，大不过生命。

面对跨越坟地遭遇阻拦的僵持局面，孟宪春毫大义凛然：“共产党员从来不迷信、不信邪，施工先从我家坟地跨越，家族的工作我能做！”

面对最后 10 基塔、新集镇最后 32 家钉子户的坚决抵制，刘立新有理有据地向三河

市七个市领导挨个汇报沟通情况，争取到特警、民警、安保人员共600人的队伍保护施工的有力支撑。

7月，北京东变电站投运，正式更名为1000千伏廊坊变电站。

后记：解不开的缘分 离不开的电

——追根溯源，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饮水思源，我们都离不开土地的养活。对于土地和农民，我们本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敬畏之心，乃至愧疚之心。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有种意愿愈发强烈，那就是：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2017年冬日的早晨，1000千伏廊坊变电站静静矗立在彤红的朝霞中。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这座变电站的存在，尽管那里面高大巍峨的设备，对他们来讲，仍充满了神秘感。有时，他们远远地看着变电站发呆，或许，他们在想那些过往，要么，就是又想自己的土地了，再不，就是琢磨着，今冬的好空气，是不是这家伙立下的功劳。

他们想起那些和供电公司纠缠不清的日子，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像中了魔一样。三河供电公司的邹明、安琪曾写过一篇文章《张老太太又变卦了》，说的是二郎庙村张健的母亲，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反复了十次，让协调组陈国平等人每每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后来张老太说，都怨自己当时想得太多，一会儿怕补偿款比别家少了，一会儿怕儿子们分不均闹意见，一会儿怕没了土地活不下去……给你们添麻烦了。

其实，两年过去了，供电公司的员工们也早就理解了：老百姓犹豫不决，就是舍不得那点土地！当初，为什么就那么着急，恨不得他们马上就想通了、就乐不得地配合签字。想想这些农民，世代以种地为生，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也不是三日两日就能够放下。更何况，电力建设的补偿款，和修高速、建楼房的补偿相差甚远，和左邻右舍北京、天津的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别，他们哪就能想通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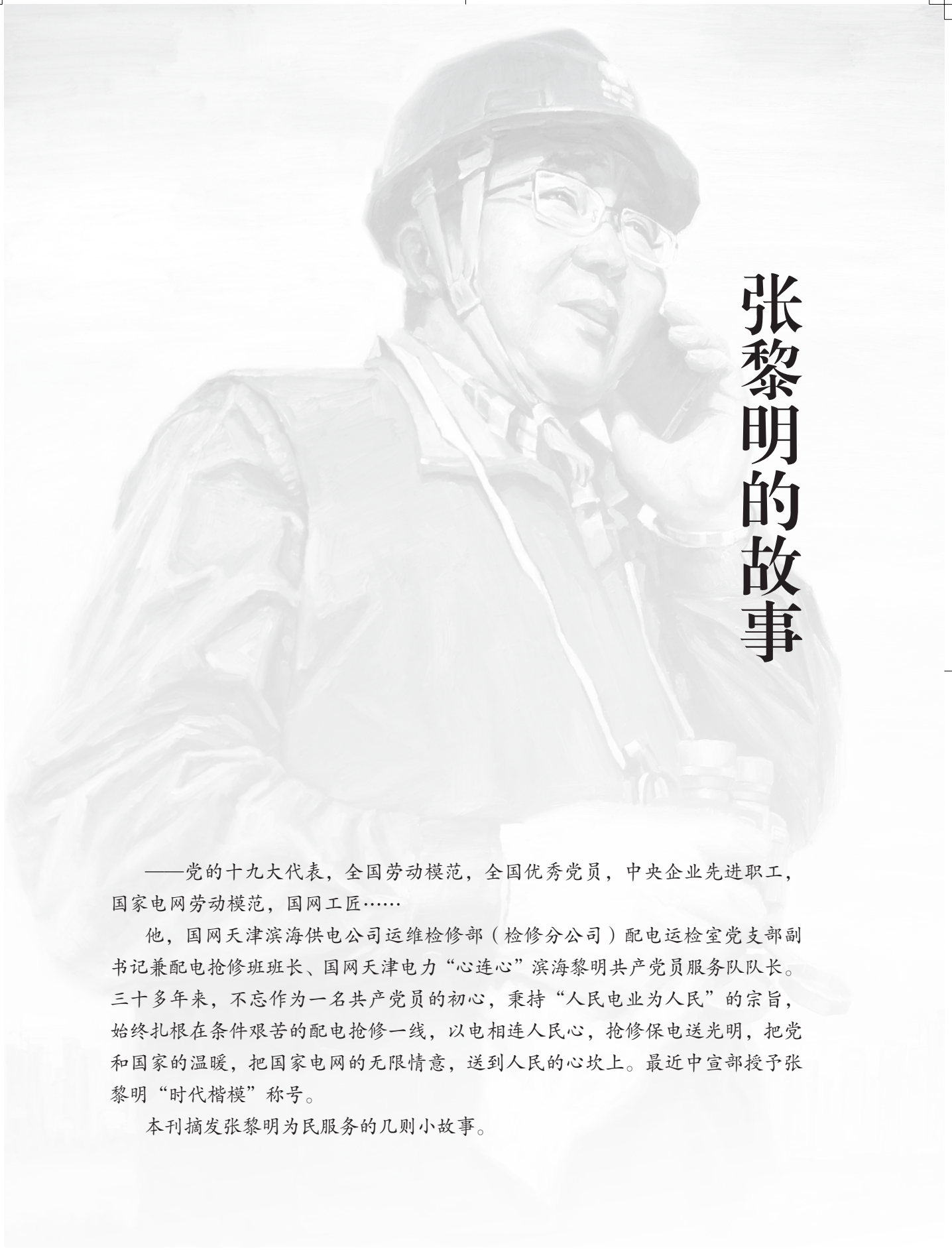
2016年春天，三河供电公司为村里修了路，尤其是被运输大型物资的车辆压坏的道路，都进行了拓宽和翻修。自从路修好了，村民们与供电公司的感情，仿佛一下子得到缝合。

对于善良的人，上帝都不会让幸福轻易绕过他家门口。2016年底，在廊坊地区三河市清洁取暖的调研报告中，姚营等村划入煤改电区域，他们与电力的缘分，看来再也无法终止。姚营村的百姓做梦都没有想到，2017年11月，他们迎来了第一个没有煤烟、温暖如春的冬天，这幸福仿佛来得太突然。村里每家每户的桌子上，最醒目的位置，放着用电取暖的正确方式，以及供电所台区经理的联系电话。

——至此，北京东变电站带着她特有的历史使命，传输着北来南往的汩汩电流，承载着冬去春来的温情记忆，肩负着一代代国家电网、冀北电力人服务人民的美好意愿，昂首矗立在燕赵之北、京都之东。

高春明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上辈子是猫》。供职于冀北电力公司廊坊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张黎明的故事

——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员，中央企业先进职工，国家电网劳动模范，国网工匠……

他，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检修分公司）配电运检室党支部副书记兼配电抢修班班长、国网天津电力“心连心”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三十多年来，不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始终扎根在条件艰苦的配电抢修一线，以电相连人民心，抢修保电送光明，把党和国家的温暖，把国家电网的无限情意，送到人民的心坎上。最近中宣部授予张黎明“时代楷模”称号。

本刊摘发张黎明为民服务的几则小故事。

电网员工张黎明的故事

让黎明之光照亮万家

剑钧

那天晚上，张黎明回到家，把组织上的决定告诉了爱人。海春听说服务队要以丈夫的名字命名，不禁有几分惊喜，几分担忧。惊喜的是，黎明这么多年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得到了很多荣誉和领导的肯定；担忧的是，都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黎明服务队的旗帜打了出来，一旦出了什么闪失，就太对不起领导和员工的信任了。

张黎明想了想说：“这些问题我也都反复想过了，我是共产党员，组织和领导这么信任我，我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做好。再说了，有你这个好后勤在后边撑着，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相信我，我是不会让人戳脊梁骨的。”

“黎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你先前是管理岗，是专责工程师，这次回到急修班，是不是降职了？”海春突然省悟过来，问了一句。

“好嘛，你还挺懂行的呢。没错，专工是管理岗，队长是工人岗。”张黎明笑了，“我这次调整工作是地位重要了，职务降低了，可能随之收入也会减低的。”

“那你就没什么想法？” 李海春试探着问。

“想法？”张黎明笑了笑，“海春呀，咱们过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样一个人，你还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工作上和组织上讲过价钱？我的很多徒弟都走出去当了公司部门领导，我若讲价钱的话，岂不早就讲了。放心，我这个人想得开，只要能让我干抢修这一行，管他什么职务不职务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

剑钧

“打出黎明服务队的旗号很容易，但创造出黎明服务队的品牌就很难了。”张黎明说，“初创那段时间，我一有时间就翻看兄弟地区创建‘李庆长共产党服务队’和‘二保紧修服务队’的先进资料，琢磨着从他们的身上汲取一些养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我们三家服务队的共同特点就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建起来的电力服务队。但从黎明服务队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不会原样复制那两支服务队的样板，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创新，突出我们自身的特点。”

张黎明还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当时的压力很大，生怕一旦出什么闪失，对不起组织的关怀和信任。为了学先进，赶先进，塘沽供电分公司的檀庆宪书记又带领张黎明和黎明服务队骨干来到千里之外，到哈尔滨供电公司的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取经。在那里，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李庆长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风采。

张黎明虚心向李庆长求教，并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带回来。张黎明说：“我从李庆长身上学到很多好点子，好做法，像向社会公布服务队的传呼机号码，建立服务信息平台，极大地缩短了抢修的时间。另外，我和同事也在琢磨，我们黎明服务队的优势在哪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在‘延伸服务、技术创新、精细管理’三方面寻求新突破，打造新亮点。”

“延伸服务、技术创新、精细管理”也就成为张黎明新官上任点的“三把火”。张黎

明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以“技术过硬、高效为民、作风优良、保障有力”为奋斗目标，以“服务理念追求真诚，服务内容追求规范，服务形象追求品牌，服务品质追求一流”为服务标准。

在延伸服务上，黎明电力服务队开创了走进社区的先河，与社区党群组织结成联盟，设立了客户代表，记录了社区老弱病残居民名单及其的电话，公布了服务队的联系方式。平时遇到问题，只要一个电话，黎明电力服务队的小伙子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他们响亮地喊出了“黎明出发，点亮万家”的特色服务口号。

在技术创新上，黎明电力服务队开拓了技术创新的新领域，他认为：“黎明服务队不应仅仅是一个抢修集体，更应该是一个科技攻关小组，一所人才培养学校。三流班组出绩效，二流班组出经验，一流班组出标准，未来的服务队要向行业输出配网抢修标准。” 他们在与孔祥瑞操作队签署共建协议一年多来，将目光瞄准国家第一流工作班组，将创新服务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他和队友们经过半个月的攻关，一种改进型拉杆在服务队投入使用。这种新型拉杆可通过增加普通拉杆的敲击功能，有效解决了刀闸在挂钩锈死情况下的分合难题。

在管理创新上，黎明电力服务队经过长期实践，对抢修工作流程进行了优化改进，推广实施以“受理、行动、评价、分析”为主要内容的“AAEA”抢修管理模式，将高压故障的平均处理时间由原来的 3 个小时，缩短到 1 个小时甚至更短时间。

从此，一支集常规检修和志愿服务于一体的“明星”队伍——“黎明电力服务队”，活跃在滨海新区，他们自称是“电力 120”，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服务百姓作为己任，大到电力抢修，小到更换一个灯泡，都在他们志愿服务的日程里，百姓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电保姆”。

做简简单单一个人

剑钧

2009 年夏季，一场暴雨袭击了塘沽地区，黎明电力服务队又一次连夜抢修。到了十点多钟，妻子李海春打来电话，问黎明晚上还留不留门。张黎明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差点闹出大事来。当晚，他还没来得及回家，又遇到了新险情，他早就把先前的话忘到了脑后，一直忙活到凌晨两点，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不过她这次电话的语气完全变了调，手机传来惊恐的声音：“黎明，咱们家进来人了！”张黎明吓了一跳，慌忙问情况怎么样？妻子说，有个闯进门来的贼，被她拿着棍棒赶跑了。他听到这才松了口气，但还是放心不下，就打电话让一个离他家稍近的同事代他到家看望一下。

第二天早上张黎明回到家，妻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埋怨张黎明不回来就说不回来，不该信口开河，差点没酿成大祸，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呢！原来，张黎明常加班回来很晚，为了不惊醒熟睡的儿子，妻子就习惯将家里防盗门虚掩着，这样，丈夫进来就没有太大响动了。可谁知就在那天晚上，贼还真就撬开木门摸进来了。李海春在睡梦中被一个动静惊醒，起初还以为黎明回来了，可定睛一看门口站了个陌生人。她也不知哪来的勇气，顾不上穿鞋，操起手边的棍棒，大喊一声就冲了过去，吓得那个小偷慌忙逃窜。李海春将门反锁后，这才想到害怕，心都要蹦出嗓子眼了，匆忙给丈夫打手机。有了这次历险经历，李海春再也不敢虚掩门了，每天晚上老早就把防盗门反锁得死死的。

事后，有个工友半开玩笑地说：“那个小偷也是没长眼，怎么想起偷你张黎明家了，若知道你那点家底，打死也不会进来的。”张黎明笑着说：“没错，你到过我家，也都看到了，满屋子也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我是喜欢收藏，但到旧货市场也不过淘百八十块钱的小玩意儿，压根就没超千元的东西。”

有个记者曾当面问过张黎明的收入。他似乎不愿说出口：一家三口，爱人下岗，儿子上大学，全家就靠他一人挣钱，生活不会很宽余。他笑着说：“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已

经很知足了。比一比那些全家都下岗的职工，我简直就是在天上了。”

“外界不知情的人风传我们的收入有多么的高，其实并非如此。”张黎明感慨地说，“我们早出晚归，风餐露宿，只为了用诚心点亮万家灯火，保证老百姓坐在亮堂堂的家中去享受生活。”

夜晚也有黎明的身影

剑钧

镜头之一：7 月 4 日 19 点 35 分，黎明电力服务队接到客户服务中心电话：中心庄中智里 112 号电表发生故障，新购的电无法输入。值班服务队员杨振彪、崔扬立即出发，很快到达现场。经检查，的确是表计发生了问题。按照常规，需用电客户办完换表手续才能对电表进行更换。“一夜没电，这么热的天，我们怎么熬啊？”听着老大娘焦急的声音，看着全家人无奈的目光，他们二话没说，决定特事特办。在闷热的夏夜，在蚊虫肆虐的环境中，他俩打着手电筒迅速地将电表进行了更换，并耐心地向客户讲解第二天补办手续的有关事项。看着室内重新亮起来的灯光，看着欢快旋转的电扇，看着抢修人员满脸的汗水，老大娘满含着泪水，将抢修人员目送出老远老远。

镜头之二：7 月 10 日 17 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唤住了正打算吃晚饭的值班人员彭红琴、王立松。原来新港千间舍发生了停电。“报修电话就是命令！”彭红琴、王立松立即放弃了吃饭。他们清楚，此时正是居民需要做饭、吃饭的时间，况且天气闷热，居民更需要解暑降温，晚到一分，居民就会焦急万分。两人立即开车赶到现场，一户户、一层层地进门检查，终于发现是六层楼的住户电表内线闸烧毁。这本属用户内部故障，不属于供电抢修范畴。但当他们看到这户主人重病缠身无法下床时，连想都没想，立即动手将线闸进行了全面检查和更换。看着抢修人员忙碌的身影和浸透汗水的工装，这户人家激动地拨通了 95598，诉说起他们家对电力抢修人员的感激之情。

镜头之三：7 月 15 日 19 点，新北路永隆车队由于电源缺相紧急报修。值班人员郑学义、蔡健春放下电话后，火速赶到现场。经过检查发现是二次保险烧毁，但更换二次保险的位置没有直接通道，需要翻过一个墙头，还需要穿过一片杂草丛才能到达。这时客户十分焦急，头上浸出了汗水。郑学义和蔡健春二话没说，忍受着滚滚热浪，翻过墙头，穿过一米多高的草丛，及时给用户更换了保险。客户握着他们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太谢谢了，你们真帮了我们大忙啊！”并一再盛情邀请他们吃完晚饭再走。他们婉言谢绝道：“为客户解决困难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再有问题随叫随到。”简短的几句话，赢得了客户和在场人员的长时间掌声。

丹东里的“电保姆”效应

剑钧

“谢谢，谢谢，多亏你们的帮忙。以后雾霾天，我们老人就可以在室内活动了。”2013 年 12 月 10 日，塘沽区丹东里社区的老年活动室完成了装表接电工作，社区主任一把握住了黎明电力服务队队长张黎明的手，激动得连连道谢。就在几天前，张黎明接到社区主任的求助电话，反映社区一些老人爱好下棋，平时都在户外活动。可随着天气转冷，而且雾霾严重，考虑到老人们的身体状态，居委会就打算将社区门口的一间小空屋开放，供居民们开展文体活动。老人一开始挺高兴，谁知没过几天，人就越来越少了。原来，这间屋子长期空闲，根本就没有电源，冬日，到了下午四点以后，室内光线就暗得什么都看不见了。社区主任急了，首先就想到了给张黎明打电话。

张黎明接到电话就跑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后，当下就安排人从业务申请、现场勘查，到最后的接线装表环节，全程引导办理了全部手续，一周的接电工作流程三天就办完了。社区主任一提起这事儿赞不绝口：“黎明服务队

想得真周到，真是我们丹东里贴心的‘电保姆’啊！”

说起“电保姆”，这还要从之前发生的一件事说起。当时的丹东里小区是塘沽的老旧小区，居民楼陈旧，用电设施薄弱，又没有物业公司的统一管理，部分居民楼的公用照明损坏了一直无人维修，很多居民天黑后要靠手电的微弱灯光进出楼门，老人和小孩更是不敢在天黑后出来活动，磕碰、跌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服务队员接到社区管委会电话，就主动上门服务，对社区多幢居民楼的公用照明线路进行检查、维修，当天便免费为居民楼内更换节能灯泡和触摸开关十余只。亮堂的楼道为居民的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们不仅要帮助居民照亮回家的路，还要用自己的真心、爱心温暖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甘做社区居民的‘电保姆’。”张黎明的这句话道出来黎明服务队的真情，也温暖了社区居民的心。

为了让城市更明亮，让百姓出行更方便，黎明电力服务队自成立以来，时刻践行着百姓“有求必应，有难必帮”的承诺。继丹东里社区之后，又在多个社区，为居民的楼道更换灯泡、开关等百余次。他们与康居园社区等十一个社区正式签订了《志愿服务协议》，服务区域近十万人，并与一百五十余户老弱孤残住户确立了长期帮扶关系，建立服务档案，走访慰问军烈属、残疾人、空巢老人等特殊群体，“结对”帮扶失学儿童、急送心脏病患者、受伤者就医等事迹在群众中传为佳话，每年累计出勤1100余次。张黎明义务奉献1万多小时。

他们在完成日常的供电抢修外，还义务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等排除家庭用电故障。目前，他们在每个社区都选择一些残疾人或年龄在七十五周岁以上、丧失自理能力的孤寡老人家庭作为志愿服务的帮扶对象，无偿为他们解决家庭内电力故障，对这些家庭的内部电器隐患定期上门检查，并建立了帮扶对象的家庭档案，指定专人对服务对象实行一对一的定期上门服务。还向他们发放了电力服务卡，自费购置新灯泡为居民免费更换，真正向客户践行“少跑一趟腿，少进一扇门，只找一个人，办成一件事”的服务承诺，使优质服务工作由过去居民客户“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变成了现实。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新区百姓值得信赖的“电保姆”。

在张黎明的带领下，不管工作有多忙，黎明服务队总是挤时间，上门去做志愿服务。为了方便联系，张黎明还将个人电话印在“敬老助残便民服务卡”上，现在他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了服务热线，居民家里无论大大小小，只要和“电”沾边的事都找他来帮忙。服务队累计收到客户送来的锦旗四十余面，感谢信、感谢电话更是无数。现在，黎明电力服务队在丹东里引发的“电保姆”效应已扩展到滨海新区的各个角落，他们已经把服务范围扩大到六十几个社区，让“电保姆”更加贴心、顺心、暖人心。

电力抢修120随时出发

剑钧

夏日的一天，一位老大娘慕名找到了黎明电力服务队，说能不能到她家里看看，她现在连屋子都不敢进了，摸哪儿哪儿有电。按常规说，电力抢修，一般都是户外线路，是不负责家庭内部维护的。但张黎明看到老人那种急切而无奈的神色，决定登门看一看。一路上，老大娘喋喋不休地说，她也是没有办法，听到黎明服务队的好口碑，才找到他这来的。原来，老人家是抽油烟机出了故障，打电话请来一个没有资质的维修工，那人进门看了看，就说抽油烟机坏了，不能修，只能换。老大娘花了一千多块钱，换了个抽油烟机，没想到还是不行。她这才明白，她是请李逵不慎，反请来了李鬼。那人拿了抽油烟机的钱溜了，却苦了老大娘，不但电器没修好，而且还摸到哪儿都带电，没办法，她只好来找黎明服务队，她相信“公家”的师傅不会蒙人。

张黎明来到了大娘家，才发现那里的电器线路很杂乱，凭借多年经验，故障很快就找

到了。原来多年前，她家从阳台引过一条电线，只有一火一零，安在了三相插座上。这些年由于平时只有两条线，相安无事，可那位维护工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将一根火线的线头与插座的保护零位短接了，只要一插插座，就造成了满屋子漏电。张黎明弯着腰，将接线盒重新梳理好，还给大娘家重新布了线路。看到张黎明的脸上浸出了汗珠，大娘拿起了扇子，为他扇着风。张黎明很快就将故障修好了，老大娘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说："你们公家的人，来修电，不收钱，还态度好。还是公家的人好，我们信得过啊！"

"我们就是电力120，不管大毛病小毛病，所有与电有关的，都必须做到为市民提供全方位服务！"这是张黎明经常在黎明电力服务队早会上讲的话。那年大年三十下午四点左右，服务队接到康居园社区的卧龙园小区居民电话，称小区部分居民家断电了，相关物业工作人员又休假，这大过年的，只好请服务队帮帮忙。这活虽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但值班队员二话没说，立即赶往现场查找故障。寒风习习中，他们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终于将故障排除了，居民家在欢笑中恢复了供电。等到这些抢修队员回到单位时，早已出锅的年夜饺子已经凉透了，他们刚吃了几个饺子，又接到报修电话，随即又奔赴下一个抢修点。

"我们小区又断电了，你们快来看看吧。"去年高考前的一个晚上，家住悦海园8号楼的何大爷给黎明电力服务队打来电话。张黎明闻讯后，立刻带队赶往现场。经过检测，小区两条电缆都坏了，电缆被埋在地下，一时无法处理。"用一根线带三相，也可以临时供电，但是存在安全隐患。如果更换电缆，需要很长时间。"仔细衡量后，张黎明决定连夜大干，彻底更换这两处电缆，承诺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恢复供电。抢修队员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直到在何大爷的反复劝说下才去小区门口吃了早点。到了中午12点，抢修工作在承诺时间内完成，小区供电恢复正常，居民纷纷跑过来向他们致谢。

逆行中方显大爱无疆

曹北建　孙晓岚　李婷

2015年8月12日23：30左右，滨海新区开发区瑞海公司仓库发生连续爆炸。在事故发生仅仅16分钟后，张黎明率服务队员就赶到距离爆炸核心区仅600米的海港城小区，第一时间为帝景公寓、东岸名仕两个受损小区恢复送电。同时主动投入到运送伤员中，两个小时往返现场和医院8次，运送武警战士、老人、伤员等20多人。张黎明和他的队员们自掏腰包为受伤群众租赁担架等设施，为他们抢下生命营救的"第一时间"。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上级要求国网天津电力的员工深入爆炸核心区，给防化和武警部队提供夜间施工照明。张黎明和他的队员们义无反顾地挺进了核心区。"大爱"激发责任，责任激发潜能，越是关键时刻，越需要疾风知劲草的品质。张黎明和服务队员冲在最危险的前沿阵地架设应急照明大灯，为北京军区防化部队照亮了抢修工作的第一盏灯。在全力支持爆炸核心区清障工作中，他带领服务队先后16次进入核心区，架设塔灯和高杆灯，为核心区清障攻坚战提供可靠照明。进入核心区，有多大危险，心里没底，一开始很多抢修队员内心还是很恐惧的。张黎明尽管心里也有点儿打鼓，但想到自己是是抢修队队长，他先是告诫自己要只想任务，然后在奔赴爆炸核心区的路上给大家讲笑话讲故事，有效缓解了同志们的紧张情绪。事后张黎明说，"那天，当从车上下来，踏入核心区的那一刻，我就横下一条心，不管怎样，都要把任务完成，把我的兄弟们安全地带出去。"

2015年9月2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宗国英专程到国网天津滨海公司慰问电力员工，对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电力职工迅速行动、冲锋在前、全力以赴开展抢修救援、救死扶伤的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张黎明和他的队员们临危不惧，抢

险救援，将国家电网员工的奉献与大爱刻入了滨海百姓的记忆。

意外的“麻烦”，上！

殷旺洲　苏国勇

2015 年 3 月的一天，黎明服务队的一位帮扶对象——家住丹东里社区 70 多岁的陈雨兰大娘打来求助电话，说心脏不好受，喘不上气，与子女又联系不上。从大娘那有气无力的声音里，张黎明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二话没说就与队员们开车驶往丹东里。来到陈大娘家中，看见突发心脏病的陈大娘正满脸大汗、呼吸急促，靠在椅子上，偏瘫的老伴齐大伯也无能为力。张黎明连忙拨打 120 叫救护车，可对方说到达丹东里至少需要 20 分钟时间。这样就很有可能由于治疗不及时，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但是如果服务队员们送大娘去医院，就要承担很多意想不到的风险。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看着大娘痛苦的表情，张黎明斩钉截铁地决定：“立即送大娘去医院！出了事，我担着！”他将大娘从三楼背下来，用了不到 5 分钟，就将老人送到了附近的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帮她垫付了医药费，一直等到大娘脱离危险病情稳定后才离开。事后，张黎明并没有多想。但当陈大娘的家人带着锦旗来到服务队，给他和队员们鞠躬致谢时，每个队员都感受到了心灵中深深的震撼。这种震撼，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的最高礼遇，更重要的是，它让队员们刻骨铭心地明白了，无论什么事情，只有对百姓“心存大爱”，才能关键时刻豁得出去，即使这事与工作性质的“电”无关，也得去做，这才对得起共产党员服务队的称号。

“小动作”解大难题

陈丽羽　张雨蔚　潘晶

“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张黎明善于钻研，更善于在工作中发现、总结问题，用“小动作”来解决问题。2015 年 7 月的一天，建设中的天津自贸区最大的商业综合体——宝龙大厦主体工程正处于攻坚阶段，突发线路跳闸停电事故，现场好几台设备因停电无法运转，混凝土原料亟需振捣，否则就会凝固，损害大型设备。情况万分紧急！

大厦建设部负责人唐斌紧急拨打了张黎明的电话。黎明服务队迅速赶到现场后，分头检查环网箱、开关箱和电缆终端等，都没发现问题，但就是合不上电闸。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黎明大胆地往箱体中喷入松动液，用扳手活动轴承开关，再次合上开关，“来电了！”现场响起一片欢呼。

大家都很好奇原因是什么，张黎明笑着说：“其实很简单，几年前与开关箱生产商探讨业务‘解剖’开关箱时，对方曾说箱体里的轴承杆与簧勾连接部经常会生锈，影响运转。今个咱就大胆尝试，结果还真解决了问题。”

张黎明再一次用勇于突破的精神、真诚的服务和高超的技艺为客户排忧解难，也为团队成员心中埋下了细心观察、突破创新的种子。目前，落户滨海新区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40 多家，百余个大项目在建设之中，随时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紧急情况。为了高效完成抢修任务，张黎明与同事一起将多年来遇到的近万个故障成因进行总结分析，能让每个人的抢修经验很快被整个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掌握，形成了涵盖 30 大类 300 多种故障抢修经验的“黎明抢修百宝书”，让队员熟练掌握并应用到实践工作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更进一步地系统整理形成了 50 多个典型案例的“黎明急修案例库工作法”，成为了抢修队员学习培训、经验交流的教材，提升了整体的工作效率。

小服务显大爱心

许惠智　马璐　李婷

张黎明在体味创新的美丽与快乐时，始终牢记创新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用户。要

在服务中创新，要让创新使服务更优质，一要靠爱心，二要靠用心观察，三要靠勤于思考和实践。于是他所率领的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开展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志愿服务项目，叫“节能互助、点亮邻里”老旧小区楼道照明计划。这个项目就是通过服务队“用心”观察，用心思考得到的启发。

以前，张黎明到老小区抢修或者看望孤残老人，发现楼道总是又黑又暗。居民尤其是老人，本来上下楼就不方便，再加上光线不好，行动将更为困难。他通过组织公司的青年志愿者在黎明创新工作室讨论解决办法，从网上找寻能够声光控制的 LED 节能灯泡，买回来在创新工作室做实验，发现这种灯泡不仅能够通过声音控制开启，而且非常节能，一年的使用电费才大约 1 元钱。服务队队员就利用自己捐款建立的“黎明善小微基金”的钱，从网上买来灯泡，找到居委会，和居委会的人员一起义务给老旧楼道装上这种灯泡，受到了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交口称赞。目前，服务队已经对 400 层的老楼楼道进行了换装，近千户居民受益。在这个过程中，张黎明团队发动了很多社区居民志愿者奉献爱心，为这项工作提供便利，形成了电力企业提供技术和灯具、居委会组织协调、居民志愿提供电源的“电力企业—居委会—百姓”三方联动送温暖机制，把“你用电，我用心”的志愿服务理念传递给了社会，让大家共同体验到了善小乐为的社会正能量。

除了经济价值，张黎明的发明还着眼生态效益。电线杆经常是鸟类筑巢的目标，很多鸟巢都有铁丝，威胁到供电安全。张黎明带领团队发明了防鸟凉帽——在电线杆顶端搭上绝缘材料制造帽子，鸟巢可以搭在绝缘帽上，让电气设备和鸟儿和谐共处。

创新看似一帆风顺，但实际过程却是曲曲折折。每项成果的研发，张黎明都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失败了，他就把它先放一放，再思考怎么解决。有了一点点灵感，就马上把它记下来，赶紧试制模型。每当取得一点点进步，心里就很高兴。他在不断的失败和成功中体会到了创新的美丽，体会到了追求百姓生活更加美好的快乐。

张黎明创新团队多了个机器人

殷旺洲　王政钧　王立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劲号角。张黎明创新工作室坚持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企业创新再添新色彩。

任书楠博士拿起触屏示教器，身边监视器上各摄像头的画面亮起，在位置控制模块界面下，输入坐标数据，远处印有“创享 1 号”的六轴机器人轻巧摆动——金属关节一板一眼地转至右侧，顶端的机械手抓从工具架严丝合缝地拿起剥线工具，继而转头、抬升，靠近高空处的模拟三相线缆，随着一声不易察觉的“咔嗒”声，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屏住了呼吸……

只见剥线工具搭住 10 千伏 150 型线缆、内侧刀锋切割，10 厘米长的绝缘皮随即剥落，几无磨损的银色绞线裸露而出。机器人更换工具，再次从工具架拿起载有用户引线及线夹的搭接工具，移至方才裸露的银色的绞线，精准地将线夹夹稳方才剥露出的铝芯处，搭火成功。

所谓搭火，通俗点说就是配电设备接电源线的术语。搭火环节完成，代表着搭接模块牵引的模拟用户线缆成功用上了大电网的电。

10 月 30 日，在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所进行操作的机器人“创享 1 号”，正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天津滨海供电公司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黎明带领创新团队研发的导线上的“钢铁侠”。

中篇小说

风再起时　袁宁廷
漂泊的尼绒绳　方长松
好事多磨　李荣华

风再起时

袁宁廷

我 回头再望某年
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

西藏，无数人都会说，一辈子总要去一次。无论是连绵不绝的莽莽雪山，碧蓝的天空，清澈的雪域圣湖，还是大昭寺里星星点点的酥油灯，总有那么一瞬间，会让你爱上她。因为爱上她就决定留下来，并且陪伴她一生的人，在袁野工作的西藏电力就有许多。但是，因为她那不温柔的一面，选择离开的人也有很多，她不温柔的一面可以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可以是陪在她的身边，就必须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还有一些人为了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她的身边。

袁野坚持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离开，可能是因为待久了，也就适应了。艾灵是袁野的妻子，在艾灵怀孕后，身体开始越来越不适应西藏的环境，坚持了大半年的艾灵每次产检都会因长期缺氧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最后一次产检时，医生开了张适宜乘机证明，建议艾灵尽快回内地，否则胎儿和大人会有危险。袁野只好把艾灵一直在拉萨经营的咖啡馆托朋友转让出去，向公司请了几天假，送艾灵回内地待产。请假时，袁野的主任赵建华本来是不准备批假的，原因是青藏电力联网工程马上要开工建设了，西藏信通公司可能会承担会议保障工作，眼看着就要忙起来了。不过袁野讲了艾灵的状况后，赵主任马上签了字，还把自己的车钥匙给了袁野并说道：“你订完机票叫方铭送你俩去机场，我还要开会，给他准半天假。”袁野不敢再作耽误，立刻订了两张机票，叫上跟自己同时参加工作且都在运检中心的方铭送自己跟艾灵，三人直奔机场。

到了机场后，袁野感觉艾灵嘴唇的青紫色加重了许多，一路小跑到柜台办理登机牌，又用适宜乘机证明借了轮椅，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推着艾灵到了登机口，提前登上了飞往长沙的飞机。登机前机组人员看艾灵挺着大肚子，再次要求两人出具怀孕 32 周以上孕妇乘机必备的适宜乘机证明，并且要求艾灵签了份免责协议才让两人登机。袁野搀扶着艾灵上了飞机，艾灵在座位上艰难地坐下后，一直靠在袁野身上。直到其他乘客都登机，飞机关上舱门的那一刻，机舱密闭开始加压准备起飞，艾灵一直略有些急促的呼吸才开始变缓，头靠在袁野的肩膀上。等飞机滑行起飞，几十秒的推背感过后，飞机离开地面，艾灵才长舒一口气，对袁野说：“终于不觉得胸闷了，突然好困，我想睡会儿。”

袁野一直让艾灵以最舒服的姿态靠着自己，飞机在西藏地区稀薄且极不稳定的气流中结束爬升，袁野握着艾灵的手已经微微汗湿。在飞机达到巡航高度后，袁野保持被艾灵靠着的那半边肩膀不动，按亮机舱顶部的服务指示灯，要来一条毯子小心翼翼地为艾灵盖上。这时候袁野注意到艾灵的嘴唇从之前的青紫色变得红润了许多，呼吸节奏平缓顺畅，没有之前在拉萨时那么上气不接下气了。袁野把头转向旁边不大的窗口，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雪山，吞咽了几口苦涩的唾液，用撑着艾灵的那半个肩膀微微用力调整了一个能让艾灵继续熟睡的姿势。

下午四点十五分，袁野和艾灵乘坐的航班安全降落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机在机

场平稳地滑行了一段时间，驶出跑道，慢慢地向候机楼的升降梯口靠近。直到这时候，袁野才感觉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些仿佛永远都走不出来的巍巍大山。艾灵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了窗外绿色的大地，她轻轻地问袁野：“我睡了很久吧？你胳膊一定都酸了。你也不知道叫醒我，不过这一觉睡得真香。”艾灵微微伸了个懒腰，可正当胳膊向上伸起的时候突然不动了，惨白瘦弱的小脸略有些兴奋地对袁野讲：“亲，快把手放到我肚子上，宝宝这一脚把我的肚子都踢了个包，以前从来没这么有劲呢。”袁野听后马上把手放在艾灵肚子上，直到飞机准备降落前也没有感受到小家伙充满力量的小脚，想起之前在拉萨每次产检都是胎心频率过高，只有在艾灵刚吸过氧的时候胎心频率才会正常，那时候袁野心中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因为西藏地区空气稀薄，即便刮风，也没办法为她带来含氧量充足的空气，除了送艾灵离开，袁野什么也做不到。

当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袁野明显感到机舱外空气的含氧量比西藏充足了许多。袁野搀扶着艾灵走出机舱，艾灵深深地吸了一口浓密湿润的空气，随着这一口气的呼出，在西藏时因为缺氧导致的种种不适感全都排出了体外。

袁野的父亲很早就在机场等着，接两人回到家还不到吃晚饭时间。袁野的母亲准备了一大桌好菜，艾灵吃了没多少就开始犯困，刚躺下就睡着了，而且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清晨，袁野感觉这是艾灵在拉萨怀孕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吃完早饭，袁野的父母就陪着两人一起去妇幼保健院给艾灵检查身体。一进医院，袁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长沙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水平都比西藏要高许多。等到检查结果出来，艾灵除了运输养分的红细胞数量偏高外其他各项指标都低于正常值，而且胎位不正，需要打几天安胎营养针，医生当时就要她留院做个 24 小时的胎心监测。袁野的父母看完检查报告，一直皱着眉头沉默不语。袁野不敢吭气，他能从父母的眉宇间感受到对自己的责怪，毕竟当初艾灵怀孕后不忍让袁野一个人呆在举目无亲的拉萨，坚持要陪着他，袁野也不顾父母的反对就同意了。此时，袁野手里攥着艾灵的检查报告，心里塞满了沉重的愧疚，如果当初他想得周全一些，那么艾灵今天也许就不会遭这份罪，躺在医院里打安胎针。袁野在给艾灵办缴费手续的路上一直狠狠地责怪自己。

刚办完手续，袁野就接到了赵主任的电话。电话那头，赵主任先是关心地询问：“媳妇儿怎么样了？回老家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还没等袁野回答，就急急忙忙地接着道，“刚刚接到国网信通公司的通知，青藏联网开工仪式需要咱们配合。你把媳妇儿安顿好就赶快回来。”

袁野听完赵主任这一连串的话，心中顿时百感交集。接下来他又以最快的速度把赵主任刚才说的话一股脑的在脑袋里重复、分解、消化了一遍，最后心里迅速地作出一个决定，然后略带着一点无奈的语气回复赵主任：“赵主任，刚刚办完住院手续，这边有我父母照看，我明天就订机票回去。”说完，一股泪水顿时冲出眼眶，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他真想狠狠地抽自己两个嘴巴子，心里道，“咱把人家姑娘肚子弄大了，却不管人家了。我还算什么男人？！找什么媳妇？！”

赵主任叹了口气说：“咱们在西藏工作也只能这样了，老婆孩子适应不了西藏的环境，也没办法啊。这开工仪式可是大场面，要上新闻联播的。还是明天回来上班吧。”

袁野挂断电话，抬手擦了擦眼泪。他很不想让艾灵看到他流过泪。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拿着办好的手续回到产科病房。

父母一直对他黑着脸，但对艾灵则是一直保持着慈祥与温柔。等艾灵躺在床上打上了安胎针，带上了胎心监测仪，两位老人才肯回家收拾东西，准备给艾灵炖些温补的鸡汤送过来。袁野特地嘱咐母亲煲汤的时候放几根虫草，那些虫草都是袁野在那曲巡检的时候，跟那曲供电公司唯一的一名光杆司令——通信班长次旺师傅一起去那曲查龙电

厂附近的向阳潮湿、土质松软肥沃的山坡上亲自挖的。整整一天，袁野跟着次旺班长趴在草地上仔细观察，一直沿着山坡向上寻找，也只挖到了 30 根。

袁野的父母离开病房后，袁野坐在艾灵的脚边，一直帮艾灵揉着浮肿的双脚，直到艾灵睡着。他明天就要回拉萨上班的事还没有跟艾灵讲。

等父母煲好汤送到医院，袁野叫醒艾灵，盛了一碗鸡汤，特意把保温饭盒里的两根虫草盛到了碗里，让艾灵靠在自己怀里，舀起一勺带汤的一根虫草喂给艾灵。艾灵只是喝光了勺子里的汤，把那根完整的虫草留在勺子里轻声对袁野说：“平时你都不舍得吃，今天咱俩一人一根，我跟宝宝不能在西藏陪着你了，你要多注意身体，你回去上班，没人给你做饭，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说完把袁野手中的勺子推向袁野嘴边，看着袁野放进了口中才露出笑容。艾灵看着袁野把整根虫草吃完接着说：“晚上你就别陪我了，你就请了两天假，晚上我一个人呆在医院，你回家好好睡一觉，回趟家吸氧也不容易，拉萨的机票又不打折。”

袁野咽下那根虫草温柔的对艾灵说：“没事，我晚上就租张折叠床睡在你旁边。”说到这里，袁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脸愧疚的对艾灵道，“我想多陪你和宝宝一晚上。刚才接到赵主任的电话说青藏联网开工仪式会上新闻联播，我答应他明天回拉萨，到时说不定你能在新闻联播里看到我。”

艾灵听了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她很快就把微变的脸色藏了起来。她知道袁野说的青藏联网工程，那是一项能改变西藏地区缺电历史的重要工程，青藏联网开工仪式的通信保障任务极其重要，袁野是信通公司的青年骨干，这个时候，单位需要他回去，作为袁野的妻子她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不能在袁野面前表现出来，那样袁野会更加愧疚和不安。艾灵努力朝袁野挤出一个微笑，然后假装一脸开心地说：“你回去吧，不用担心我，这里有爸妈呢。”

袁野用手轻轻地抚了下艾灵的头发，用满是愧疚的口气跟艾灵说：“我对不起你和宝宝，我不在你们身边的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想吃什么，就跟爸妈说。”

艾灵一边点头一边努力做出快乐的样子朝袁野微笑，袁野也装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回应着艾灵。但在内心深处，此刻袁野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般疼，他分明看见，有一汪泪水被艾灵硬生生地藏在了那双明亮的眸子里。

晚上袁野把折叠床挨在艾灵的病床旁边，挨着艾灵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晚上。等到 24 小时的胎心监测做完，胎儿心率刚刚达到正常值，袁野的父母才放下心接两人回了家。回家后，艾灵吃过饭就开始犯困，医生说艾灵红细胞有点高，刚从高原回来，孕妇醉氧很正常，袁野就早早地陪艾灵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袁野就亲了微闭双眼的艾灵的额头，悄悄拿起背包离开了家。其实，艾灵脑子是清醒的，她努力地克制自己，不想此时此刻情意缠绵地去拖袁野的后腿。袁野推开房门走出房间时，眼眶里一直涌满泪水，心中的无奈和不舍如利刃插在心上，心脏每跳动一次，痛感就随着血液涌向全身。袁野的父亲开车送他去机场，反光镜里看到袁野泪流满面，头也没回，只对袁野淡淡地说：“回家找份工作一样可以养活一家人，没必要一直待在西藏。”

袁野不知如何回答，少许，亦淡淡地只回答道：“爸，知道了。”

袁野坐在车里，看着清晨街头满是匆匆忙忙的行人，生活节奏比西藏快很多，忽然间，内心滋生出一种可怕的感觉来，似乎自己与街道上的行人有很大的不同，可能自己已经不适应内地生活了。曾经在内地生活过的袁野，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身边围绕着高楼大厦，以及密集的人群跟车流。在西藏，看不到高楼大厦，一眼望去只有高不可攀的山峰，也看不到密集的人群，一眼望去只有稀薄的空气跟广阔的天际。这一刻，袁野感到迷茫，难道自己真的在西藏待得太久了？

回到西藏的袁野，下了飞机，走出出口就看到了早已等在机场的方铭，方铭开的依

旧是赵主任的那辆显得有些破旧的国产帝豪小轿车，开了不到5年，就被西藏特有的跳跃路况折磨得除了喇叭不响，其他地方到处响。

袁野上了车，感受着稀薄的空气带给身体的不适感，振作起精神给艾灵打了个电话。艾灵正在医院打针。艾灵告诉他，自己已经感觉身体好多了，就连羊水都达到正常值了。听到这个消息，袁野一直提着的心也跟着放了下来。袁野又叮嘱了艾灵一些注意事项，然后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

路上，方铭跟袁野说："你回内地吸了两天氧爽吧？最近我可忙死了，咱们运检中心又辞了两个，都是去年入职的新大学生，听说都考上了家所在地的公务员。对了，你送嫂子回内地来回机票花了有一万没？"

袁野愣了一下，然后回答道："嗯，有一万，一个半月的工资就这么没了。回内地才两天，感觉有点胸闷头疼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每次休假回来总跟我讲的那句'一来一回感觉都不适应'的话了。你说辞职回去还能适应内地的生活不？"

方铭回答道："想那么多干嘛。地球离了谁都得转，唯独离了太阳转不了。别愣着了，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只有找不到工作的，没有招不到人的。吃饭去，公司旁边才开的渝味晓宇火锅，你还没去过吧，带你去尝尝啊。"

袁野只好先放下心中的纠结，告诉自己在当下的岁月里要珍惜每一位还在身边的人。

袁野跟着方铭来到那家新开的渝味晓宇火锅店，虽说现在是午饭时间，但一楼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两人只好跟着服务员上了二楼，在大厅的角落里找了个四人桌坐了下来。方铭告诉袁野："这家店火得很，晚饭时段根本没有位置，下班以后再来都要排号等坐。"

两人点了个特辣红锅，还点了不少牛羊肉，素菜只点了土豆片和茼蒿两个。虽说人不少，但是没几分钟锅和菜都上来了，两人边烫菜边聊天。袁野问方铭这两天在忙啥，方铭讲道："去年七月份来的十几个应届大学生你又不是不知道，6个分到了运检中心，剩下的都被其他部门要走了，这还辞了两个。人根本不够用，没转正的又不能去现场工作。这两天跑现场的基本只有我一人，马德隆那小子前天一个小感冒就打了休假申请，没想到赵主任还批了。"

袁野又问方铭："赵主任说青藏联网工程要开始了，就指望这么几个人把通信设备从西藏接到青海去？"

方铭叹口气说："先吃菜，锅都开了。"说完又喊服务员上了两瓶拉萨啤酒。

方铭闷头吃了一阵菜，等啤酒上来自己先喝了一大口才跟袁野说："咱们工资你又不是不知道，年年都在说要涨，这么多年也没动静，一年攒的钱都不够休假回趟家的花费，青藏联网工程还没开始，已辞了俩，最近不少人都买了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袁野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啤酒，叹了口气跟方铭说："工作环境本来就艰苦，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资也不比内地高多少，水果和蔬菜还比内地贵了好几倍，我老婆现在又在内地待产，唉！"

方铭端起杯子和袁野碰了下，催着袁野喝酒，不让他继续讲那些不开心的事，然后立马跟袁野讲："现在运检中心的班长空出来几个，符合三年一线经历的人又没几个，咱俩也都满足条件，可以试一试。不过当了班长一定会更累。"

两人聊了些开心的事，吃完火锅喝完啤酒就一起回了办公室。

下午上班时间刚到，赵主任就来运检中心大办公室叫两人去会议室开会。赵主任一进办公室闻出了两人身上的火锅味和酒味，板着脸训他俩说："你们两个太够意思了，中午去吃火锅也不知道叫领导，还想不想混了？"

方铭打趣道："上午找你借车去机场接袁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说过中午吃食堂，然后加班写资料的啊。"

赵主任有些生气地对两人讲："下午开会，我不准备材料，指望你俩跟领导汇报工作啊。一会开会离领导远点，大中午的一

身酒味，别找骂！”

袁野赶快对赵主任讲：“赵主任老赵，晚上方铭继续请客，我要攒钱养儿子。”

方铭立马瞪眼道：“我女朋友都还没着落，你中午已经蹭了我一顿，我要攒钱找媳妇儿哩！”

赵主任板脸道：“马上开会了，你俩还想让领导等着？对了，青藏联网工程要开始了，公司决定把那曲供电公司的次旺调过来给你俩当班长！”

两人听了一起嘀咕：“唉，当班长，又泡汤了。”进会议室前，袁野突然感觉好像真的已经适应了西藏的生活，回到内地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拘束感。

袁野、方铭两人跟着老赵进了会议室，特意坐在了离公司领导最远的最后一排，等人到齐了公司领导就宣布会议开始。西藏信通公司根据国网信通公司部署安排，需要协助配合做好在拉萨市林周县朗塘换流站举行的青藏联网工程开工仪式会议现场保障工作。西藏信通公司保障组的工作负责人是公司通信总工程师赵建华，也就是运检中心的赵主任，袁野和方铭自然要跟着赵主任去会场开展工作。会议保障主体是国网信通公司，西藏信通只是配合会议保障相关工作的开展。然后又宣布了人事调动的决定，就是把那曲供电公司的次旺调到信通公司担任运检中心的班长。

开完会，赵主任对两人说：“你俩去了现场手脚勤快些，争取多学点儿东西。这次主要是配合工作，你俩要跟国网信通的专家好好学。”

此后，袁野和方铭都跟赵主任坐上皮卡从拉萨颠两个小时赶到林周县朗塘换流站的施工现场开展工作。

早上七点拉萨的天还没亮透。保障工作第一天，袁野、方铭跟着赵主任坐着空间狭小的皮卡前往位于林周县以西三公里处，被泛着青黄色草地包围着的朗塘换流站，赶到时正好是西藏的工作时间 9 点 30 分。现场只有一个以钢结构为骨架，夹芯铝塑板为围护材料搭建的移动板房作为项目部，周围是刚刚平整过的土地。袁野和方铭爬出皮卡就跟着赵主任参加由国网信通工程处组织的会议保障现场工作会议，两人应该是参会人员中最年轻的了。会议从头开到尾的两个多小时里，总指挥只是在快结束的时候提了句西藏信通负责传输通道的保障工作。开完会两人找赵主任要来了保障方案仔细看了一遍也没发现有西藏信通多少事，但赵主任依然表情严肃地对两人说：“刚刚会上你俩也听到了，这次会议现场的音视频要传到人民大会堂。西藏电网的光传输通道还没跟国网连通，一直都是租用电信的通道，开会时要将拉萨这边会场的音视频信号传输到格尔木，再由格尔木走咱们电网自己的通道传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俩每天都必须来会场学习人家是怎么把这个会场搭起来的，过几天国网信通会从北京派过来一辆卫星通信车来作为会场的应急通信保障，你们俩用点心，多学些东西。”

现场工作会一结束，差不多到了吃午饭时间，现场总指挥安排大家去林周县的一家川菜馆吃午饭，饭馆很破，墙面刷着八九十年代流行的蓝绿色的墙裙。赵主任出生于 70 年代初，和袁野同籍，是湖南人，17 岁的时候入伍参军到西藏当兵，被分配到了那曲，退伍后就留在了西藏。老赵干起工作来非常玩命，吃完午饭就带着袁野跟方铭回到会场，等地面硬化刚完成，让帮着输变电公司的人搭建会议保障的临时板房，一直干到了凌晨一点才回拉萨。说是地面硬化，其实仅仅只是拉来了几车碎石铺在地面的土地上，在板房搭建同时需要将一条 12 芯的 ADSS 光缆和取电用的电缆分开铺在碎石下，从临时会议保障板房处铺到项目部。方铭和袁野拿着锄头和铲子刨开碎石，一直把光缆埋到了项目部。一百多米的距离，两个人轮着挖，吃完午饭一直忙到现在晚饭都没吃，才把光缆放好，等回到信通公司时已是凌晨。这时下起了小雨，袁野跟方铭感觉都快累瘫了。两人敷设光缆的时候老赵一直在项目里部熔纤。虽说赵主任已步入中年，可精力明显比两人充沛得多，开着皮卡，哼着歌，带两人去吃晚饭，在市区转了半天，找才到一家通宵营

业的蒸汽牛肉面馆，吃了碗面就送两人回去。袁野回到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虽然艾灵不在身边，还是给艾灵发了条短信：“我到家了，晚安。”

第二天早上十点袁野被手机铃声吵醒，是赵主任打来的。隐约中记起早上八点多手机闹铃响过，但自己太困了一觉睡到了现在。赵主任让袁野赶快穿好衣服下楼。十几分钟后袁野到了楼下，方铭还没下来，赵主任让袁野去买三笼包子路上吃。等袁野提着包子回来，方铭才顶着神似鸟窝的乱发下了楼。看到方铭的样子，赵主任笑道：“就知道你们两个小子早上起不来，让你俩多睡了会，今天工作要好好干啊！”

方铭挠挠头回答道：“哎呀，早上闹钟都没听见，昨晚回来太晚了。”

等方铭上了皮卡后袁野问赵主任：“这离开工仪式还半个月呢，咱们没必要那么急吧。”

赵主任回答：“青藏联网工程可是国家西部大开发 23 项重点工程之一，经国务院批准，有‘天路’之称，是目前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输变电工程。会议当天有不少重要领导来现场。会议保障设备今天就到，我们通道不搞定，人家设备到了也没办法开展调试，这不耽误整体工作进度嘛，今天工作没那么多，把板房里的光缆熔了就没其他事了。”趁着皮卡还没开出市区，袁野跟方铭吃完上车时在路边买的包子，就在后排打起了盹，赵主任一路上不停地接电话，等车出了市区，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才不得不收起手机。

赶到朗塘换流站已经十一点多了，施工队已经搭好了四间临时板房，每间有 30 多平米，门窗也安装好了。皮卡一直开到板房前，袁野跟方铭下车从皮卡货箱里提下光纤熔接机、工具箱跟尾纤接头盒，戴着安全帽就进了先一天埋了光缆的那间板房。赵主任撸起袖子准备亲自上阵，袁野马上拦着：“这 12 芯的光缆，我跟方铭来熔就行了，您在旁边指导就行。”

赵主任说：“那好吧，你俩来。我去项目部转转，看电信的通道接到项目部没有。你俩注意熔接质量，熔完了要做收发光测试，衰耗大了必须返工。”说完就朝着项目部走去。

袁野跟方铭配合着剥好光缆，摆好熔接机就开始熔光缆了，两人相互配合着，用了 20 分钟就熔完了 12 根纤芯，每一个熔接点的衰耗都控制在 0.02dB 以内。盘纤时候两人都小心翼翼的，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板房里的工作。

收拾完工具方铭才问袁野：“一条通道只占一收一发两根芯，熔 12 芯不是浪费吗？”

袁野回答道：“多熔几芯走业务的时候也好挑衰耗最小的两芯，到时候传输信号也不会丢包嘛，多熔的就当备用通道嘛。”

熔完光缆袁野留在板房里用光源按 1–12 芯顺序发光，方铭拿着光功率计去项目部收光。

等方铭到了项目部，袁野开始从第一芯发光，方铭用光源找出有光的尾纤做好记录，衰耗都在国网的标准值以内。等两人测试完光缆，清理干净熔接现场后，赵主任还没回来，时间也已经到了饭点，给赵主任打电话也没人接，两人只好向项目部的人打听赵主任去哪了。打听一圈后得知赵主任跟电信的工作人员去林周县的机房里跳纤去了。项目部的人看两人是西藏电力的人，同是来干活的兄弟，就叫两人在项目部食堂一起吃午饭。吃饭的时候，袁野跟方铭听项目部的人介绍，才知道换流站的建设单位是山东送变电公司，施工队都是山东人。袁野端着手里的面说：“怪不得面做得这么好。”

一起吃饭的人听了这话说道：“这面可是咱们从山东过来的厨师用高压锅煮的，厨师刚来的时候不知道这里开水只有八十几度，煮出来的面都夹生，你俩运气不赖，昨天我们去拉萨买了个大高压锅给兄弟们煮面，你俩就赶上了。”

吃完面，项目部的人给两人让烟，方铭不抽烟就摆了摆手。一早上没抽烟的袁野接过烟感激地问道：“工地不是不允许抽烟吗？”项目部的人抽着烟回答：“咱们办公室里可以抽，工地工人大多都抽烟，不过只能在项

目部休息室或者宿舍里抽，施工现场不能抽，监理看到一个烟头就要罚款 100 块钱。你俩就在这儿凑合休息会儿，我们回宿舍休息，高原地区干活可不比内地，不干活都觉得累。”

两人准备趴在桌子上想休息一会儿。袁野给艾灵打了电话。艾灵说她刚做完产检回到家，她跟宝宝的情况基本稳定，只是羊水在打完那几天的营养针后，又开始变少，医生让她每天多喝水来补充羊水。艾灵挂电话前跟袁野抱怨了一句：“每次产检都是你妈陪着我，其他孕妇都有老公陪着。懒得理你，我要睡午觉了。”

袁野一个劲儿的跟艾灵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老婆你最好了。”

下午的时候，卫星通信车到了，是一辆丰田酷路泽改装的卫星车，从北京开到西藏差不多横穿了整个中国，花了快一个星期的时间。车到了以后，司机和保障人员就准备去林周县里的宾馆休息了，毕竟是开车走完了全长 3922 公里的 109 国道。走之前卫星通信车的运维组长陈彪听说袁野和方铭是西藏信通的人，就把车钥匙交给了两人，一口地道的京腔讲道：“下午请你们西藏电力信通帮帮忙，测试下车辆设备是否有问题。一路上我这老骨头都快散架了，就怕设备也经不起长途跋涉。嗨，顺便找根水管帮我们洗洗车。测试的时候自发自收就行，车里有操作手册，按步骤一步一步来。不懂就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号码操作手册上有。你们实在不行的话，我们明早再测试，不过看你俩都是大学生，脑子应该好使吧。”

陈彪说的话让袁野、方铭听了听了心中一阵不爽，但碍于陈彪是北京来的，加之陈彪年龄看上去比他俩年龄摞起来都要大，方铭便说了句：“看您这年纪也快退休了，以后就叫您老陈，您看行不行？”

老陈不快地道：“退什么休？我还得干十来年呢！你俩以为跟你们西藏一样，五十就能退啊。”

老陈讲完就把车钥匙抛给袁野，走之前还说了句：“别乱开乱动车里的线路啊，洗车的时候关好车内门窗啊，车内设备可不能沾水啊，这车加设备跟兰博基尼的价格相当啊。”

老陈一声比一声高，那“啊”字就是指令。“还是北京来的牛。”袁野心肝一颤，说：“钥匙您先收着，您休息好再来调试。”这两句话被老陈上了项目部的那车的发电机声淹没了。想必老陈没有听到。袁野和方铭望着老陈坐车离去，看到车上的老陈回头望了眼，极不放心地把还在震惊这辆车价值的两位年轻人留在了卫星车旁的灰尘里。

方铭跟袁野两人面面相觑，决定还是先给赵主任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听听自己的直接领导怎么说。电话里，赵主任第一句就是：“对不起！忙得都把你们两人给忘了。纤熔好了吧？中午饭吃了没？我还没顾上吃饭呢。”

袁野回道：“熔好了。饭已经在项目部吃过了。卫星车到了，现在交给我和方铭了。有个姓陈的老头儿让我俩帮他洗下车，还让我俩测试下卫星车上的设备。”

赵主任说：“这样啊，你俩弄就行了，别搞坏了就行。我这边还在忙，先不说了。”

挂了赵主任的电话，方铭马上问：“啥情况！”

袁野大声地说：“弄！”

方铭吓得一愣说：“搞坏了，咱俩在西藏干一辈子的工资也赔不起啊。”

袁野无奈道：“赵主任也让咱俩弄，你说咋弄？”

方铭说：“这个车肯定是防水的，那边工地有水管，先拉过来冲一冲，我看这车屁股后面可挂着 V8 呢，光车就得值一百多万了。”

于是两人向附近的施工队借来水管拖到车跟前，接好水龙头把开关拧到最大，用大拇指捏着水管口往车上冲水，估计老陈他们从北京开到拉萨跑完 109 国道都没洗过车，不过工地的水管水压比较大，没多久就把车冲干净了，两人也没毛巾，等车上水渍晾干，才打开车门研究起来。后备箱里装满了各种设备，后排的座椅虽说还在，但座椅上也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两人在卫星通信车的

手套箱里找到一本四十多页的操作手册，大概翻了一下才明白了老陈为何敢放心让两人操作，虽然手册上印着是简易操作手册，但是每一步的操作写都写了出来，而且还配了需要操作的设备截图。这辆开进现场时由于车顶装了卫星天线收发装置，早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正在两人打开了车门开始按照手册一步步地操作时，附近已经围了一小圈人，就连项目部的经理都过来了。

袁野跟方铭一起按照手册开始操作，每一步两人都是各自确认一遍才开始操作。由于设备面板上都是英文，两人又确认了一遍设备状态跟操作手册上写得一致，才把最后开启的功放打开。不过打开功放以后收发信号灯的状态并不正常，只有 TX 发送灯是亮的，RX 接收灯并不亮。于是两人就给老陈打了电话，老陈说：“你俩行啊，以前没接触过就差不多能操作到最后一步了啊。脑子不笨啊。设备这一路颠簸过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没有接收信号可能是频率被其他卫星便携站占用了啊，明天联调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啊。”然后老陈又问了车内其他设备的情况，确认了其他设备都没什么问题，强调了关设备收天线的注意事项才挂了电话。

“啊，啊，啊屁呢！”袁野笑着道，“同是国网人，你还以为你北京老陈比西藏小袁、小方能多少强多少。”

袁野跟方铭两人准备收设备的时候，赵主任坐着皮卡回来了。在两人按照手册一步步地关设备时，赵主任亲自测了遍两人熔的 12 芯光缆，还用螺丝刀打开盘纤盒看了下，检查过后才算放心，对两人说：“你俩不赖啊，以后独立工作没什么问题了，咱们地面通道今天都差不多没什么问题了，明天起你俩跟着老陈多学习学习卫星通信了，他可是专家，将来咱们西藏公司也会配卫星通信系统的了。”说完就带着两人收工回拉萨了。

袁野心里很是好笑：你国网北京老陈一句话后爱带个“啊”，我国网西藏老赵爱带个“了”，真是彼此彼此。

回去的路上方铭跟袁野嘀咕：“这个卫星通信车也没啥子难度，咱俩初次接触看着手册也搞定了啊。”

袁野小声回答：“话可不能这么讲啊。人家手册编得好啊。再说按步骤操作出了问题咱俩也解决不了啊。明天开始还是好好学学啊。”

方铭举起大拇指：“啊啊啊。袁野，你简直就是国网北京老陈了！”

第二天一早袁野跟方铭去公司综合部要了皮卡等赵主任一起去现场。赵主任比较忙，就让方铭袁野两人自己去会议保障现场配合老陈开展工作了。说白了，两人现在就是老陈手下的兵。在去找老陈的路上，袁野一问，三人都没有吃早饭，于是在司机的建议下三人在去会场路边的一家藏餐馆里吃了早饭，司机点了两碗藏面，方铭、袁野都点的牛肉汤泡饼，味道不错，比拉萨市区里的肉要多。两人赶到会议保障现场，老陈也才到没一会儿，正在项目部的食堂里喝稀饭。看到两人来了立马叫两人一起吃早饭。虽说两人吃都吃饱了，可还是坐到老陈身边陪老陈一块儿吃。老陈听两人讲早上吃的牛肉汤味道还不错，特地问了详细地址，说下次回拉萨路过一定要去尝一尝。等两人陪着老陈吃完饭，三人就一起去了卫星车停放的位置——会议保障室背后，开始跟着老陈做联调。调试前老陈直夸两人洗车手艺好，洗得挺干净的。支设备的活儿还是袁野跟方铭来，两人第二次支设备，昨天的步骤基本上都记住了，也没怎么看手册，遇到哪里有问题老陈就过来纠正，不到 10 分钟两人就把所有设备都启动好了。两人操作时老陈就跟北京联系好了，在设备都运行正常后把频率改到了跟北京收发相反。改好频率后收发灯都是绿色的，老陈又检查了一遍操作面板，讲：“设备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你俩行啊，脑子挺好使的啊，挺牛逼的啊，我在北京教徒弟大半天还没你俩溜啊。”然后老陈打开了车顶的高清摄像头，就在车上跟北京建立起点对点的音视频通讯来。他跟北京的同事讲了几句话，确认声音和图像都正常，才跟袁野、方铭说：“咱们通道建立就看信号收发灯是否是亮的啊，如果频率都是对的啊，收不到信号或者发不

出信号就得用频谱仪来看信号具体的参数啊。回头再教你俩啊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收发装置跟图传、调音设备都是正常的啊。”

袁野不自在地说：“陈老师傅，您能不能不要啊啊的了。”

老陈说：“好啊！”拍了下袁野的头，接着说，“今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没了。”对袁野笑了笑，“这次我可没有说啊字。”

袁野对老陈举起大拇指又点了点头。

老陈继续道，“啊，剩下的就是等四川电力公司提供的会议调音台、高清摄像机跟音视频切换矩阵到了以后，啊，开始搭建会场的音视频采集播放系统了。啊，我估计今天应该能到位。啊，下午要跟国网信通的人开个会，啊，把会场布置的具体情况定下来。啊，反正现在咱们地面通道跟卫星通道都有了。啊，就等总指挥部决定用哪条通道了。啊。”

袁野望着老陈，欲言，被方铭一手捂住了袁野的嘴。

老陈交代完，就让两人收设备，不到十分钟两人就收好了。时间正好到午饭时间，老陈说：“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不再带啊字，省得你浑身不自在。听着，你们俩一直到会议保障结束前就跟着我，我、我可能还得去那曲的会场指导我手下那帮小子弄卫星便携站，希望他们没什么问题。那曲海拔那么高，我来的时候睡了一晚上，那家伙，难受坏了。中午就请你俩吃顿好的，你俩可得给我好好干，咱们这个会议可是要上新闻联播的。啊！”

袁野、方铭为老陈鼓掌叫好。两人听了要上新闻联播，马上惊讶道：“真能上新闻联播啊！这么牛！”

老陈讲：“开玩笑，这么大的工程，还有好几个世界之最，能不上新闻联播吗？啊，我可是听说会议当天要来好几个大领导。”

袁野马上对老陈讲：“老陈师傅啊，你抽空给会议总指说说啊，到时候咱们这个卫星通信车放主席台旁边啊，真上了新闻联播也能跟着露个脸啊。”

“你啊个屁！”老陈说，“你俩好好干，开会的时候你俩就待在车里做保障，到时候咱们国网自己的记者也要来会场，其中跟我关系好的记者有的是。我推荐他们报道报道你俩。啊！”

袁野跟方铭一听干劲十足，方铭马上说：“陈老师傅，午饭我俩请了，到时候您让我俩露露脸就行。”

午饭两人请老陈去县城里吃串串香。可能是海拔高沸点低，三人吃得又急，吃完出了门肚子就开始不舒服，下午一直频频进出厕所。还好下午没啥重要工作，要不肯定受影响。开会的时候，总指挥定下了会议保障的传输方案，地面通道主用，卫星通道备用，但是会议进行时卫星通道也得传地面通道相同的音视频画面，一旦地面通道出了问题可以立即切到卫星通道上，毕竟会议直播时跟人民大会堂有互动。开完会老陈耐不住县城的寂寞，况且会场的音视频设备确定今天晚上才能到，就算到了也是明天一早开始搭建设备，于是决定跟袁野、方铭一起去拉萨，反正老陈的住宿标准也够住在拉萨了，之前是怕来回跑不方便，现在有两人跟着自己，还带着一辆皮卡也算方便了，林周县县城里连个像样的网吧都没有。

在回拉萨的路上，老陈说那曲作为分会场可能会加进来，说不准过几天他就要去那曲的会场帮忙，袁野一听马上跟老陈讲：“那曲我冬天去过，条件赶林周县差远了，而且撒泡尿都头晕啊！”

老陈听完只是回答：“这点苦我还能忍受，只要不是让我去那曲架铁塔我这身板应该顶得住。我可是侦查连连长出身，西藏我年轻的时候就来过。”

袁野说：“怪不得您来了西藏一点高反都没有，原来是老西藏啊。”说完三人坐上皮卡离开了会场。

到了拉萨，老陈说先去吃点好的，中午吃的让人难受了一下午。司机把三人放在了天海路附近就开车回公司了。

天海路算是拉萨最繁华的地方，附近宾馆也多，老陈晚上就打算住这附近了。晚饭吃了家云南腊排，三人还点了几瓶啤酒，喝了点酒老陈问两人干嘛来西藏工作，袁野只说了句：“既来之，则安之。”

方铭听了却说：“安不了的嘛，我妈这阵子又住院了，都是我姐在照顾，要不是我姐告诉我，我都还不知道呢。我打算这次会议保障完了就休假，回去好好陪陪我妈，顺便相个亲，家里催得厉害。”

老陈听了讲道：“你们休假时间挺长的，听说有两个月。不过像你们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工作者，父母子女一般都在内地，上不能尽孝，孝敬父母，下不能教子，教育子女，何必呢！”

听了老陈的话，两人终于觉得有人说了句实在话。之前大家都有了些这种感觉，可是没人说出口。这顿饭本来袁野跟方铭要请客的，可是老陈觉得两人能来西藏工作已经很不容易，说就算是北京的他这个国网人小小慰问一下西藏的两位国网年轻人，硬是抢着买了单。袁野、方铭情不自禁地拥抱了老陈，仨人异口同声地：“知音啊——”这个啊字拉音较长。

第二天一早，司机开着皮卡先去接了袁野跟方铭，后才接老陈。在去会场的路上，老陈尝到了那家惦记了好几天的牛肉汤。吃完早饭赶到会场已经十点多了，会场边上已经停了两辆挂着川牌的大货车，一辆装的是一米见方的 LED 显示屏，另一辆车上装的是大大小小的黑箱子。老陈告诉两人，这都是会场所需的设备，国网信通从四川电力借来的，四川电力很痛快，还派了他们信通公司的人过来帮忙，也算是对青藏联网工程的支持了。这些设备真要在西藏找起来，估计西藏的电视台都找不全。

等卸完货刚好到午饭时间，大家就在项目部里吃面条，吃完也没休息就开始继续干活。一下午的时间 LED 屏就拼好了，不过后面的线都还没接。袁野和方铭看着后面密密麻麻的防水线，全部串接起来估计比拼起来还要费劲。

在拼 LED 大屏的同时，调音台也在最靠近主席台的板房里组了起来。方铭跟袁野一下午围着调音台转悠，一张两三平米的面板上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按钮，让人看着就觉得晕。调音台旁边就是视频矩阵跟效果器，两人问了半天才知道效果器的作用是在现场直播视频画面切换时的一个效果控制器。大家一直忙到了天快黑才停工。会议总指请所有的保障人员去县城的那家有着绿色墙裙的川菜馆里吃了个饭，算是犒劳一下大伙。第二天下午，钢管搭建的主席台跟所有设备就要开始布线连接了，这时大家才发现音频线跟视频线长度不够接到控制室里，会场总指想到了西藏电力信通，让袁野和方铭隔天来会场时一定要带上足够长的音视频线，然后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连接设备。

次日上午，袁野跟方铭把几卷音频线和视频线从皮卡车上搬到会场主控室，交给四川电力负责会场音视频搭建的工作人员，然后两人就跟大家一起放线，把线埋在地面碎石下的土壤里。四川电力信通的人一看就是专业的，都是先在主控室里焊好对应的接线头然后从主控室向音箱、摄像机和 LED 显示屏处放线，留出足够长度后才把放好的线剪断，再焊另一侧的接头。两人也跟着老陈学了下各种不同接头的焊接，大致上跟 2M 线的接法类似，只是 2M 线接头只有一芯，而音视频线只是芯多了几根。

会场总指给大家的任务是今天把所有设备间的线都布好，就是加班也要放完，明早 9 点必须开始调试设备。傍晚七点多的时候线只放了三分之二，大家去项目部吃完饭继续布线。布线跟做接头很简单，耗时比较短。耗时耗力的就是把线埋到碎石下的土壤里，碎石层差不多有十厘米厚，之前敷设光缆时方铭跟袁野已经领教过刨开碎石有多费劲了，眼看天快黑了，而且又下起了小雨，大家赶快把已经摆到预定位置的音箱、摄像机搬进了保障室里，虽说都是防水的设备，但是在高原淋了雨，谁也不敢保证设备不出问题。放到位的接头大家想了个防水的办法，就是把矿泉水瓶割个口子把接头放进去。大家淋着雨把碎石表面的线缆都埋到了土里，如果明早没埋好被现场施工车辆压断了，线就得重放。大家两人一组分段埋线，晚上十点多终于把所有线都埋。，出去埋线的年轻人上衣全都被打湿了，还好大家都戴着安全帽，

头发都是干的。会议总指怕大家着凉感冒，开始下雨就安排人买来可乐跟生姜用烧水壶给大家煮了姜汁可乐。回拉萨的路上，瘦高瘦高的老陈说有点饿了，于是请我们这一车人吃烧烤喝啤酒。

第二天一早，会场总指要求所有设备开始做联调工作，老陈仔细跟袁野、方铭再讲了一遍卫星通信车里每样设备操作的注意事项后，就去那曲的分会场帮忙了，按照最终的保障方案，会议当天袁野跟方铭两人只有一项工作，就是待在被藏在板房后的卫星通信车里一直盯着卫星通讯设备。车辆按照保障方案停在板房背后，从会场和主席台的各个角度都看不到，袁野跟方铭鼓起勇气问总指为什么不能放到主席台附近，得到的回答是："卫星通道是备用链路，还是放到领导看不到的地方比较好。"

听了这个回答两人也没法反驳这位来自国网信通的总指，到现在两人也没弄清楚这位总指是国网信通里的什么领导，反正会场所以人都得听他的。卫星通道每天早上建立起来后一直到晚上调试结束，基本没有出现过大问题，顶多是丢包和音视频偶尔的顿卡，并不影响整体的流畅度，而地面通道是租用的电信运营商的通道，每天调试的时候那曲分会场的画面都是时断时续的，还出现过只有图像没声音的情况，直到会议正式开始前的第二天，总指决定让卫星通道做主用传输通道，地面通道备用传输，这使袁野跟方铭两人压力倍增。

2010 年 7 月 29 日，历经 5 年全面论证、精心筹备的青海—西藏 750 千伏 / ± 400 千伏交直流联网工程正式开工。袁野作为拉萨开工仪式会场保障工作人员，在奠基现场，把方铭留在车里，自己跑进主控室，亲眼一睹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西藏自治区党委、西藏自治区政府以及国家电网公司的大领导们，一起手持系有红绸的新锹为奠基石培土，直至整块奠基石被完全埋进了青藏高原平凡坚韧的黄土中，在最开始的地方默默守护着这条从雪域高原通向北京的"电力天路"。

工程启动会议圆满结束后，国网信通的领导特意来到卫星通信车前肯定了袁野、方铭两人的工作，硬是把备用通道保障成主用通道。高原清澈稀薄的风微拂面庞，青藏联网工程启动会议保障组在会议结束后，所有工作人员都身着外观不同但却都印着国家电网公司标识的工作服，胸前挂着会议保障人员的工作证，在还未拆除的主席台上挺身而站，在"青海 – 西藏 750 千伏 / ± 400 千伏交直流联网工程正式开工仪式"红色条幅下拍下了一张宝贵的合影照。会议一结束工作证是要上交会务组的，但是袁野跟方铭还是要回了工作证，用来纪念这一段宝贵的经历。

袁野跟方铭拍完合影，走回卫星通信车开始收设备的时候，有一位身材高挑胸前挂着记者证、手里拿着单反相机的短发女记者来到卫星通信车跟前，喘着大气，满是埋怨地对两人喊道："喂，你们两个先别收，给我摆拍个调试设备的照片。我是国网报的记者，老陈非逼我来给你俩写篇报道。烦死了，因为答应了老陈我都没去那曲的会场。我们领导要我来西藏是让我去海拔最高的那曲会场的，我去那曲你们公司必须安排车和人陪我一起，要不我才不写你们的报道。"

袁野感觉这位脾气不小的大记者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正准备从车里钻出来看看老陈请来的是何方神圣，方铭已经满脸笑容地握住大记者的手寒暄道："好久不见！"

袁野钻出卫星通信车看到这位记者的脸，一句："我耶！"脱口而出，方铭握着大记者的手赶快松开，以为袁野看出来自己是想占大记者的便宜呢。大记者看见袁野，比方铭多愣了一瞬，然后就是一句："我耶，没想到是遇到俩熟人啊！"

袁野走到大记者跟前一个拥抱："陈丹阳，济南培训一别两年有余，别来无恙啊，我跟你讲，艾灵都快生了，你这么凶残肯定还没有男朋友吧？"

陈丹阳呵呵一笑："你小子不愿作我的男朋友么。"推开与自己差不多高的袁野，"嘿，速度够快啊！你怎么黑成这了？上大学那时候你可比我白啊！"

袁野叹气道：“唉，亏你还是工科生，你不知道西藏紫外线很强啊。”

陈丹阳一拍脑袋道：“我可是涂了PA+++的防晒霜呢。等会儿，我得喘会儿，早上刚下飞机，跟你讲几句话就头晕得厉害。”说完就钻进卫星通信车里，坐在驾驶席上掏出手机打起电话来：“老陈，你安排的活我接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徕卡相机啊！”说完就挂了电话。

方铭这才愣了一下，也来了一句：“等等，我理一下思路，你俩不止是济南的同学，还是大学同学啊！”

袁野马上跟方铭讲：“对啊，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陈丹阳，从大一的第一次物理实验开始我就跟她一个组，之后四年所有的实操都跟她在一起，被折磨了四年啊！”

陈丹阳走下车，瞪了袁野一眼说：“袁野，一见面就说我的黑历史，不仗义啊！”

方铭恍然道：“在济南你俩也不说，还以为大家都是在济南培训才认识的呢。”

陈丹阳这才说道：“先别聊天了，我还高反着呢，快去工作，我给你俩抓拍几张工作中的照片，对了，带上安全帽，工作服上国家电网的标志注意转向我啊！”端起相机一直断断续续地拍到两人把车收好。

等收完车袁野才问陈丹阳：“你跟老陈啥关系啊？他还得给你买部相机你才肯帮我俩写报道啊！”

陈丹阳不耐烦地道：“没啥关系，他欠我的，应该的！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多吉在拉萨吧？一会儿跟你俩一起回拉萨，让他请我吃藏餐！”

方铭问：“多吉，哪个多吉？”

袁野回答：“电科院那个，一开会老跟我们信通公司较真儿的那个，他跟我和丹阳是同系不同班的同学。”

方铭惊奇地看着袁野道：“你小子把关系隐藏得够深的。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你跟多吉和陈丹阳是同学。”

袁野无奈道：“你从来都没问过啊！”

方铭回答：“对哦，我好像是没问过你。当初在济南培训时，我就一直在好奇，陈丹阳咋那么帮咱们西藏电力公司的同学呢，我还以为她是喜欢你呢！”

袁野作势要打方铭道：“别乱说啊，我跟陈丹阳是哥们儿！”

会场所有设备的搭建和调试用了半个多月，而拆除打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等清理完会场后，所有会议保障人员在林周县里第一次吃饭的那家川菜馆里吃了顿庆功宴，陈丹阳也跟着袁野和方铭一起去了庆功宴。这一次桌上摆了啤酒和白酒，大家都喝了几杯，能喝的喝白酒，不能喝的喝啤酒，过了今晚大部分人都会回原单位继续做自己原来的工作，四川的回四川，北京的回北京。唯一遗憾的是袁野、方铭两人没能跟老陈当面喝一杯庆功酒，老陈在会议结束当天就离开那曲忙其他工作去了，卫星通信车交给了青藏联网工程指挥部做应急通信保障车。庆功宴结束后，袁野跟方铭两人带着陈丹阳回了拉萨。回拉萨的路上，袁野给多吉打了电话，告诉他陈丹阳来拉萨了，约了他明晚请陈丹阳一起吃藏餐。

在陈丹阳的要求下，袁野和方铭用公司的小皮卡把她送进了在拉萨价格数一数二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袁野在大学里就习惯了陈丹阳的挥金如土。方铭不了解陈丹阳，离开酒店回公司的路上问袁野：“你同学啥来头？这么牛，香格里拉大酒店一晚上的房价上千了啊。”

袁野告诉方铭：“我也不知道，大学的时候跟她关系还不错，我知道她来自北京，那时候她就很土豪，大学还在用诺基亚的时候，她就开始用苹果手机了，而且每年都是最新款。”

方铭惊讶道：“牛，她肯定是北京的官二代，当初他可是在咱们国网技术学院通信班里的同学，现在又成了记者。呃，陈丹阳她姓陈，她和老陈是不是父女啊？”

袁野摇头道：“别那么八卦行不行，大丹大学里跟我讲过，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方铭还想继续问袁野，可是皮卡已经到了信通公司的院子里。

袁野回家后用笔记本电脑跟艾灵视频聊天时告诉她陈丹阳来西藏的事情，艾灵马上跟袁野发脾气：“袁野呀袁野，你们俩大学的时候天天勾肩搭背的，做个破实验又天天在一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大学的事。当初带我爬个华山你还要带着她，现在她又去西藏见你，你想气死我啊？！我肚子疼得厉害，晚上不准关视频，我要看着你在哪里！”

不等袁野解释，艾灵就捂着肚子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起来，转身离开了书房。袁野只好大声对这笔记本电脑喊道：“老婆别生气了，你放心我不关视频，你早点休息。”

没过多久袁野就接到老妈的电话：“你干啥了？气得艾灵肚子疼。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懂点儿事！”

袁野很无奈。他心里明白，自己跟陈丹阳在大学里仅仅只是哥们，直到第二天上班前，袁野才关了视频，给艾灵发了一条消息，告诉她自己去上班了。

第二天一上班袁野就接到陈丹阳的电话：“喂，你们公司在哪条路啊，我过去找你领导要辆车，那曲我一定得去一趟的。”

袁野惊奇到：“你还真去啊，又不是旅游景区。”

陈丹阳敷衍道：“问那么多干嘛，我有事！”

袁野只能回答：“行行行，你的事儿最重要，我让小皮卡去接你吧。”

陈丹阳嫌弃道：“就你们公司那破车？算了吧，坐得人难受。酒店有车，你以为五星级酒店白住的呀！”

袁野只好回答：“行，你让酒店的车送你去那曲吧。”

陈丹阳提高嗓门：“你别没事找事啊，我来是有工作的！”

袁野不再多说，赶快告诉陈丹阳自己公司的地址。

不到十分钟陈丹阳就到了西藏电力信通公司。袁野一见到陈丹阳，发现她眼眶发青，嘴唇也有些发紫，正准备帮她拿好几斤重的相机，方铭不知从哪窜出来，抢先一步拿到陈丹阳的相机：“丹阳姐，昨晚没休息好吧？看你气色不太好啊。”

陈丹阳有气无力地道：“昨晚给你俩写完通讯稿就开始头疼，一晚上都没睡好，破酒店的弥散供氧一点儿都不靠谱。”

说话间，三人进了电梯。袁野也不知道带陈丹阳去找哪位领导，只好带她去了赵主任的办公室。

一进门，赵主任正忙着处理文件，一看袁野和方铭带着个大姑娘进了办公室马上停下了手头工作，面带微笑：“有什么事啊？”

不等袁野开口，陈丹阳就坐在了办公桌前唯一的那一把椅子上，很热情温柔地对赵主任讲：“您就是赵主任吧。我是国网报的记者陈丹阳，昨天刚给咱们卫星通信保障组写了篇报道，今天就能见报。是这样的，我们的领导派我来西藏是为了让我去一趟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写一篇有关那曲的报道，想为咱们青藏联网工程后续的报道做一下铺垫。”

赵主任一听，满脸笑容道：“这样啊，刚好我们明天就要开始对各地市的巡检了，我去跟我们书记说说，看能不能把他的专车派给你去一趟那曲，还麻烦你多报道报道我们边疆地区工作同志。”说完，赵主任就去找书记了。

袁野惊奇地对陈丹阳讲：“嘿！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啊，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二次见你这样说话。”

陈丹阳将头伸到袁野脸旁，轻声地：“第一次呢？”

袁野有点羞涩地道：“就是那……跟你去北京……男、男朋友……”

陈丹阳做了个手势：“打住。”摆摆手，“本学友让你二两姜，你别以为妹妹不识秤。”

袁野一本正经地：“真的，我感动了好多天。”

陈丹阳瞪了原野一眼。方铭看气氛有些紧张，赶快给陈丹阳到了杯水。

赵主任没过几分钟就回来了，微笑地对陈丹阳道：“我跟书记说了，我们书记非常支持，安排了专车配合你的工作，明天一早就出发。我带小袁坐皮卡去那曲巡检。我看

你嘴唇发紫，那曲那海拔比拉萨要高得多，我让小袁多准备几个氧气瓶，路上你就吸着。对了，我们书记让我问问你在拉萨住的地方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安排个住的地方，晚上再请你吃个饭。”

陈丹阳面带微笑地起身，握住赵主任的手说：“太感谢您了，我已经找好住的地方了。吃饭就算了。我头疼得厉害，就先回酒店休息了。”

赵主任对袁野和方铭道：“方铭你跟综合部说用一下书记的车，让袁野送一下陈记者回酒店。”对陈丹阳道，“陈记者先回酒店好好休息，到那曲要跑一整天，明早七点我们准时去酒店接你。”

赵主任送陈丹阳到了电梯口，直到袁野陪着陈丹阳进了电梯，电梯门完全合上，他才转身离去。

电梯里，袁野对陈丹阳竖起大拇指：“还是京城来的大记者厉害，谢谢你帮我和方铭写报道。我记着你的好。全在心里。”

陈丹阳道：“可别哪天说了梦话让你媳妇艾灵听见找我的茬儿。”

袁野俏皮地鞠了个躬：“谢谢陈丹阳学友。”

出了电梯，陈丹阳只觉身子摇晃，便把胳膊搭在袁野肩膀上：“咱俩都老同学了，说什么谢啊。不行了，真的头疼得厉害，我回酒店吸氧歇着了，在西藏工作还真不容易！昨天刚下飞机感觉身体还好，到了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袋都快炸了。”刚说完，方铭从楼梯跑下来主动要求送陈丹阳回酒店去。

袁野回到赵主任办公室，问赵主任干嘛要亲自去那曲巡检，赵主任回答道：“那曲公司的次旺同志不愿意来咱们公司，我去那曲再劝劝他。”

一会儿工夫，方铭送陈丹阳到了酒店就返回来了。赵主任安排袁野、方铭去做巡检前的准备工作。袁野和方铭找综合部要了皮卡车，信通公司配了一辆丰田越野车。两人又去拉萨的综合市场买回一卷油纸布，用途是盖在皮卡货箱上给设备防尘防雨。又安排去年新来的大学生小刘、小任准备巡检所需的设备，打印各站点的巡检表，下班前就得把设备装到皮卡车上并且盖好油纸布，明早六点五十准时出发。等油纸布买回来，小刘跟小任已经把设备都放到皮卡车上了，四人一起协作把买回来的一卷油纸布裁成比货箱大的几块，然后盖在货箱上，用废旧尾纤绑扎固定。

固定尾纤的时候，袁野对小刘、小任说：“你俩年轻，手劲够大，谁要是能徒手把这尾纤扯断，我给谁100块钱，你俩一起扯都行，扯断了给200块。”话刚说完，小刘、小任真拿起一根尾纤试试了试，两人把尾纤缠在手上作拔河状，手都勒出红印也没拉断。

方铭看到了哈哈大笑道：“你俩也上当了啊，可别把手勒坏了，当初我跟袁野也上过赵主任的当。别拉了，尾纤里的尼龙加强纤维跟防弹衣的尼龙材料相同，要是能徒手拽断就见鬼了。”

小刘、小任两人把尾纤从手上绕下来，看着手上的两道红印直甩手，然后叹气道：“袁哥真会玩儿，跟赵主任学的损招就往我俩身上用。”

袁野拉了拉固定油纸布的尾纤，确定绑得够牢靠了才对两人讲：“这不是教你俩知识吗，你俩记住了，也找机会教给今年来的大学生呗。实践经验是需要传承下去的，以前我跟方铭去巡检，车陷在雪地里，没有拖车绳只用了四根尾纤就把车拖了出来的。”

小刘、小任听了，看了看手上的红印还没有消退，都表示相信。

等赵主任看到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就叫运检中心通信班的全体成员去会议室开会，明天把大家分成四组，老赵带袁野去那曲地区巡检，方铭带小任、小刘巡检山南和日喀则两个地区，又把其他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又分成一组，去林芝地区巡检，检查西藏电网所辖各站的信息通信机房内设备是否正常。本次巡检是青藏联网工程前的特巡，要确保工程期间在运通信设备可靠运行。如果设备有告警要与网管配合进行告警消缺，同时还得对UPS系统进行充放电实验。充放电实验

耗费的时间较长，在此期间要对机房内的所有设备除尘清灰。等开完会，方铭还找到老赵问自己能不能和袁野换一换，老赵对方铭讲：“以前怎么没见你抢着去那曲啊？”

方铭只好无奈地嘿嘿一笑：“老袁不是都快有儿子了吗，我连女朋友在哪都还不知道呢。”

老赵听了边摇头边说：“你是想把人家留在西藏，还是想跟着人家跑到北京去啊。别乱想了，好好建设祖国边疆吧！”

还不到下班时间，多吉已经从电科院开车来到了信通公司门口，等着和袁野一起去找陈丹阳。袁野吃饭的时候问方铭要不要一起和陈丹阳吃晚饭，方铭道：“你们四年半的同学，我就不参合了。”

袁野拉着方铭的胳膊说：“少来这一套啊，好歹大家在济南都是追风少年啊！”

袁野硬拉着方铭上了多吉的大众途观。多吉见到方铭被袁野拉到车上，调侃方铭：“咋了，我请客吃藏餐，还不愿意啊，追风少年！”

方铭挠挠头回答：“没有没有，我是不想打扰你们老同学聚会。”

多吉对方铭哈哈一笑：“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啊，当初追风你可是领头人啊！”问袁野，“去哪接陈丹阳？她怎么跑西藏来了，不会是专门为了大学毕业时我对每个人承诺的那句‘以后来西藏玩，我请大家吃藏餐！’吧。”

袁野回答多吉：“她可比你还豪，肯定不会为了一顿饭专门来西藏，陈丹阳现在是国网报的记者来西藏采访的。去香格里拉接她。”

多吉惊讶道：“住的这么贵的酒店，是比我豪，还好意思要我请客。”

方铭坐在后排：“你可是拉萨的真正的地主啊，你请客是应该的！”

多吉嘟囔道：“又不是打‘斗地主’。再说我又没说不请啊。”一脚油门冲了出去，吓得袁野和方铭立马系上了安全带。虽是下班高峰期，但拉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不足内地的一个县，所以并不拥堵，加上多吉开车又猛，不到 10 分钟就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

车进了酒店的停车场，袁野很自觉，给陈丹阳打电话的同时就从副驾跑到了后排，和方铭坐在一起。等了十几分钟陈丹阳才打着哈欠从酒店大堂走出来，一上车见到多吉的第一句话就是“混得不错啊，都换四轮了。去哪儿吃藏餐啊？我午饭都没吃，等你一下午了。”说着又打了个哈欠。

多吉见状回答道：“我看你是睡了一下午还没睡醒吧？要不你再睡会儿。放心，肯定带你吃拉萨最有特色的藏餐去！”

陈丹阳听了多吉的话真就一歪头继续睡了起来。

多吉把车开到了团结新村里的一户独门独栋的藏式四合院门口，对三人讲：“到了，带你们去感受一下纯粹的藏餐。”

陈丹阳真睡着了，被袁野轻推了几下才醒来。多吉停好车，三人跟着多吉一起进了这家隐藏在团结新村里的藏家宴。之前袁野跟着多吉来过一次了，方铭和大丹则是第一次吃藏餐，准备好好感受一下纯正的藏餐。餐馆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户纯藏式的四合院，服务员都是藏族。多吉点菜都是用藏语，菜价很贵，看菜单多吉只点了五六个菜，价格就接近五百块了。多吉还点了一壶青稞鲜酿，说是给陈丹阳接风。

吃饭的时候陈丹阳问在座的三人：“拉萨的物价是不是很贵的啊？”

多吉回答：“街边吃碗牛肉面都得十几二十块。想想咱们上大学时，在宿舍楼后面的小吃街一碗香菇鸡肉面才几块钱。”

方铭无奈道：“我大学就是在北京上的，与拉萨物价低差不多。”

多吉点的几道菜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方铭和陈丹阳认为最好吃的就是生牛肉酱，如果不说，单从口感上完全尝不出来是生牦牛肉做的，用青稞饼子裹着吃起来非常鲜美。青稞鲜酿也非常好喝，口感有点像甜米酒。多吉告诉陈丹阳，这青稞酒的酒精度只有十度左右，比啤酒高不了多少。但是陈丹阳喝了两小杯就感觉头晕了。多吉说是海拔高的问题，在拉萨喝酒，酒量至少比在内地减半。

方铭问袁野和多吉：“多吉签西藏电力我能理解，听陈丹阳说你是跟着多吉一起签

到西藏电力来的。说说，什么情况？”

袁野找多吉要了根烟，点着深吸一口。

起风了。圣城拉萨的微风吹进藏式四合院，吹散了袁野轻呼出的烟气。袁野、多吉、陈丹阳，开始拼凑在大学中最后的那段时光……

那是大四下半学期，大部分同学基本都奔波在不同的校园招聘专场里，当然也有不用的。这个时代仿佛不光是一个只拼学历的时代，可以拼的还有爹！大学时光可以说是人生中最阳光最灿烂的那一段。无论过了多久去回忆，即使被时间所沉淀、荡涤，失色，仅仅是一两种而已，她依然是色彩分明的。袁野的大学时光，主题是白色的，因为可以用青春这椽之笔任意撰写，最后的色彩袁野希望是黄色的，灿烂、辉煌，有着太阳般的光辉，象征着照亮黑暗的智慧之光并且承载着希望。

怀揣希望的袁野和多吉一路沉默，多吉用手机看小说。宜昌到武汉的动车只要两个多小时。由于是周末，车厢里人很多，过道里都站了很多人。湖北的年轻人有很多都会去武汉打拼，明天就是周一，利用周末回趟家也算是人之常情。电力专场招聘会是在周一早上十点开始，袁野和多吉买的是中午两点零五分的车票，下午四点多就能到武汉，多吉已经提前订好了武大西门对面的的瑞安城市酒店，网上预订有优惠，只要九十几块钱的标间，在网上看照片和评论还是挺不错的。出了车站，袁野用打车软件订了辆出租车，最近是各大打车软件花钱血拼抢用户的是时候，对用户的补贴都很给力，打车的价格比公交车都要便宜，何乐而不用呢。

一路上比较堵，差不多五点，两人才抵达瑞安城市酒店。两人出示了身份证便拿到了房卡，前台美女特意多看了多吉几眼，毕竟多吉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内地来说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多吉也算是藏族里的帅哥，虽然袁野一直认为自己比多吉帅一点，但前台小姑娘可能是第一次见藏族帅哥，袁野只有被忽视的份，身份证都没登记啊！

两人离开前台去房间 . 一开门，呵呵，地下散落了一地小卡片。多吉和袁野都只是看了一眼，进门的时候都是一步跨过去的，谁都没有捡起来研究一下，毕竟大家都上了四年大学了。每年跟小伙伴一起去上学的时候中转差不多都是在武汉，也住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人多房少的情况也遇到过，就会找一家豪华酒店开一间套房，开门时里面也有各种小卡片，好奇的小伙伴打过上面的电话，结果啊……后面还是略去大概五千字吧。

袁野、多吉对一地的小卡片毫无兴趣，眼下的大事是“考试”，丝毫马虎不得。明天面试听说会有提问，书包里装的都是专业课的教材。学校针对应届毕业生开展的应聘培训课上，辅导老师给大家讲了应聘流程，也对面试提问的问题作了总结，去淘宝搜一搜啊，还能搜到专业的面试考题。万能的淘宝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大一时还在傻傻的买图书馆里卖的全价教材，大二时基本已经能在校园论坛里花十分之一的钱找师哥师姐买二手教材了，袁野运气比较好，买到的教材还是附带笔记的，连考试前老师勾的重点都有！袁野躺在床上问多吉：“小吉吉啊，都到晚饭时间了，是不是去找点吃的啊？”

多吉回答：“大夫哥啊，房费我都出过了，饭是不是你来请啊！”

袁野回答：“好，你这西藏来的土豪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不过大饼夹虫草这样的土豪餐我是请不起的。”

多吉和袁野是电气系的同学，袁野在 6 班，多吉在 7 班，两人专业课都是在一个教室上的，也可以算共同上了 4 年课的同学，关系自然不错。不过袁野外号叫大夫，多吉外号叫小吉吉，具体外号怎么来的，两人彼此并不知晓。两人出了宾馆，先去武大里面溜一圈，看看招聘会的体育馆在哪里，提前认一下去招聘会的路还是很有必要的。

进了武大校园，两人第一感就是美女没有三峡大学多。袁野便对多吉说：“小吉吉啊，你看这武大的美女真的没咱三大的多，是不是不科学啊？”

多吉道：“这才是相当的科学。你知道不，女孩子考得好不如嫁得好啊。再说了，美女高中时心思没全部放在学习上，要么早熟撩拨男生，要么被早熟的男生追捧，豆蔻年华，春风荡漾。哎哎哎，不谈这些了，咱还是赶快找到招聘的地方。”

两人找到了招聘的地方，确定了明天来应聘的路线，就原路返回。

走在回宾馆的路上，看着印在地面不断前后交叠的影子，听着马路上过往车辆的发动机声和鸣笛声，袁野突然不想毕业了，校门内和校门外仿佛成了两种世界，校园的大门似乎给一颗颗不想长大的心撑起了一把伞，无论校门外的风有多大、雨有多急，里面都是惬意的。无奈，风再起时，这把伞已经被合上。

多吉对袁野说：“看看这些路灯，亮着就会消耗电能，进了国家电网，只要天会黑，我们就不会失业，进去了就等于捧着铁饭碗啊，希望明天能把三方就业协议留给西藏电力。”

袁野道：“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就是西藏电力，国家电网那么多网省公司，干嘛非要只签一家啊！”

多吉也深吸一口烟才说：“拉萨，在我们藏族人心中永远都是最好的地方。信仰，跟你说了你也不会理解的，信仰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等你有机会去西藏亲自体会过，你才会理解。”

回到宾馆打开门，地下的小卡片似乎又多了几张。这次袁野和多吉是踩着过去的，因为跨过去需要一大步。袁野从书包里拿出《发电厂电气部分》打算再看看，为明天的面试增加点气势，多吉讲了句“大夫哥，别看了，西藏电力不会问很难的问题的，把心放肚子里。”

袁野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合上书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跟父母报个平安。袁野告诉家里：“我和同学一起住在武大附近，明天一早就去国家电网公司的湖北招聘专场投简历。”

刚挂了父母的电话，袁野就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喂，到了都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知不知道人家很关心你，是不是在武大看美女看得把我都忘了？”

袁野心情不是很好，还停留在不想毕业的思绪里，就对女朋友说：“刚吃完饭回宾馆，我和多吉看会儿书就睡，明天一早就是招聘会。亲，你要放心，武大的美女都没你美，你要相信我的眼光。多吉就在旁边呢，就不跟你多讲了，你也早点睡，休息不好长了皱纹就不美丽了，明天等我找个铁饭碗就养你一辈子。”

两人讲完便挂了电话。多吉也给家里打了电话，讲的是藏语，袁野一句都没听懂。

袁野的女朋友叫艾灵，两人同一级，只是学的专业不同，艾灵是财管系的学生。艾灵和袁野认识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大二那年袁野和同学去夷陵长江大桥江畔看烟花，回寝室时坐的是出租车，一上车就看到一部手机躺在后排座椅上，手机壳是粉色的，上面还贴着 Hello Kitty，凭感觉袁野认为手机的主人肯定是个美女。刚下出租车这部手机就响了，铃声居然和袁野的一样都是张国荣的《风再起时》，袁野内心略带着悸动地接听了电话，电话里传出一个甜美的女声：“你好，我的手机丢了，请问可不可以还给我？”

这甜美的声音传入袁野耳中，如空谷幽兰，酥软人心，甜如浸蜜，让袁野倍感舒适，袁野想都没想立即说：“好，你在哪？我马上给你送过去。”

女孩说：“今晚就算了，我们寝室马上就关门了，明天你有空的时候我找你去取。谢谢你。”

袁野压住内心想立刻见到这位女生的冲动只好答应。回到寝室袁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接到女生的电话，才知道女生叫艾灵，也是三峡大学的学生，相约在图书馆见面。袁野特意洗了个澡，穿了件白色的体恤，来到图书馆门口与艾灵见面。袁野第一眼看到艾灵便融化在她那双灿若星子的眼睛里，一头齐耳的短发，既清爽又富有朝气。那短发在阳光下深深吸引了袁野，让袁野不由猜测，这个女孩拥有怎样活泼天真

的性格。一个嵌着梨涡的微笑便让袁野前所未有地坠入了爱河……

“还再想艾灵？”多吉乐呵呵地问。

“知我者，多吉也。”袁野还了个笑。

多吉告诉袁野，他明天签西藏电力肯定没问题，他的舅舅已经帮他打好了招呼。

袁野沉默了，他在思考到底要去哪里。或许袁野多虑了，大学招聘会里的本科生早已若农贸市场里的白菜，由各家招聘单位任意挑选，除了那些求贤若渴的私有企业。袁野带上耳机，让思绪禁錮在音乐里，回想着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夜晚，校园，非要亲历才会有深刻的感触，但袁野却坚信梦里抵达的地方，同样可以真实刻骨。

房间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吓了袁野一跳。多吉按下免提，一个像小刀划过玻璃从电话里传出：“先生，需要服务吗？”

袁野从床上跳起来：“没完没了啊，除了小卡片还有电话。”

多吉赶快再次按下免提键挂了电话拔了线，平静地说：“淡定，赶快抽根烟洗洗睡吧。”

袁野真诚地递给多吉一支烟，拍拍多吉的肩膀，无奈道：“洗洗睡了，哈哈，明天就去当白菜。”

多吉道：“什么白菜？我们是人才！21世纪什么最重要，是人才！”

袁野道：“人才和天才只差一个‘二’，故，人才很精，而天才多了个‘二’。”

多吉道：“哈哈，歪理，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第二天一早，多吉穿了一身西装，袁野穿着艾灵买给他的白色体恤，怀着比奔赴高考考场时更复杂的心情，向武大的体育馆走去。路上两人买了热干面边吃边走，按既定路线走到了体育馆，凭学生证进了招聘会场。由于是国家电网的专场招聘会，会场里已是人头攒动，各家招聘单位的桌子前都排满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有些同学穿着比较随意，短裤拖鞋装扮的，不用问也能猜到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像袁野和多吉这样穿着得体的学生肯定是比较重视这场招聘会远道而来的同学。在会场边缘的招聘单位，跟中国地图的布局差不多，是新疆、西藏、青海三家地处边远、边疆的电力公司。出乎意料的竟是，招聘会场里，这三家单位排队人数最多，桌子上的简历最厚。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门槛相对较低，没有把非重点院校的同学拒之门外。其他省份之前也在三峡大学举办过校园招聘专场，电力招聘会都是找间上大课的教室，首先对本公司作一番简介，然后开始面试、接收简历。一般在接收简历前都会对现场的同学说一声，“咱们学校的本科生和专科生可以先回去了，研究生可以过来投一下简历。”

西藏电力排队的人比较多。袁野让多吉先排一下队，自己去其他公司的招聘桌前看看。无一例外，其他公司目的很明确，基本是针对武汉大学本科电气专业来的，袁野试着问了几家公司，一听不是985、211院校的本科简历都会说，“同学你去其他家单位试一试，简历放在我们这也可以。”听了这话，袁野只有怪自己高中时没有刻苦学习了。

湖南电力的桌子上摆了张发电厂电气接线图，面试老师要求应聘的同学指出图上有哪些错误。袁野一看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问过问题再决定收不收简历，是对每一位应聘者的尊重，于是就排在了队伍里。没等多久就到了袁野。电气接线图早已不是前面同学面试的那张，不过对袁野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很快就回答了出来，然后面试老师就要来了袁野的简历看了一下。看完后告诉袁野，可以把简历留下，但肯定是县级单位，袁野接着问了下待遇问题，一个月几千块钱，不管住，年休假5天。袁野还是留了份自己的简历。此时袁野又回到了多吉的身后，西藏电力没问多吉什么问题，只是告诉多吉可以把简历留下了。到袁野的时候，西藏电力公司招聘老师问了下简历里的成绩单是否真实，并且问了下袁野这个成绩在学校电气系里大概排在什么位置。袁野如实回答：“现在成绩都可以在网上查，我们系五六百人，我排名69。招聘老师二话没说留下了袁野简历，告诉袁野可以回去了，下午等电话通知，先不要离开武汉。

袁野和多吉离开体育馆前一直都在关注

西藏电力的应聘队伍，有很多是学电气类的专科生和二三类院校的本科生。多吉对袁野讲：“过几年，西藏公司招的人学历只会越来越高，今年压力好像还不算太大。”两人都投了简历，心情比较放松。

聊着天逛了逛其他家公司的招聘桌，全身放松地走到了体育馆大门，在路上随便买了点武汉的“九头鸟鸭脖”和两罐啤酒回到了宾馆，到前台又把房间续住了一晚，因为还要等应聘的结果，不清楚下午会不会直接签三方就业协议。两人回到宾馆就着“九头鸟鸭脖”，解决了两罐啤酒，吃饱了喝足了，多吉要午睡会儿。袁野没有午睡的习惯，就跟艾灵视频聊了会儿天，艾灵对袁野说了句“西藏是个被大山包围的地方，如果你决定要去山里，我就跟你去看看。要问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初恋！”便挂断了视频。可能是由于喝了啤酒的原因，袁野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遍遍重复着艾灵最后说的那句话，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随着手机铃声“忘不掉，装作，遇到，微笑，你的，心跳，还在，我的，耳边，萦绕……”的响起，袁野接了电话：“喂，你好。我是西藏电力的朱老师，这会儿你可以来一下我们住的宾馆，在武汉大学南门对面的丰颐大酒店 904 房间，来的时候带上就业协议，还有你同学丹增多吉，你们一起过来，四点以前要到。”

袁野的手机铃声是湖南老家的“C-BLOCK”HIP-HOP 团体的“The Second Love”。铃声是袁野第一次见到艾灵后换的，一直用到了现在。袁野叫醒了多吉，擦了把脸两人就背着书包离开了宾馆，穿过武大的校园往南门的丰颐大酒店走去。

一路无心看美女，两人匆匆走向目的地。

袁野一路上抽完了多吉的三根大中华才走到了丰颐大酒店。两人对着大堂里的镜子整理了下仪容仪表，才进电梯上了 9 楼。走到 904 房间门口，看到房门没关，袁野敲了三下门，听到“请进”后，才和多吉走了进去。

进去后，袁野看到桌子上放着厚厚一沓简历，早上面试的朱老师坐在桌前，用笔记本电脑浏览着什么。电脑旁放着打火机和一包云烟，多吉马上掏出大中华给朱老师递了过去，朱老师接过烟让多吉和袁野找地方随便坐。房间里还好有张沙发，袁野和多吉一起坐到了沙发上。朱老师点燃一支烟，并把自己的云烟递给多吉和袁野。两人接了烟，并没有点起，毕竟只有一个烟灰缸在朱老师桌子上，房间里还铺着地毯，烟灰没地方处理啊！此时还是多吉目光如炬，瞬间把沙发角落里的垃圾桶放到了两人中间，这样三个人一起吞云吐雾起来，三两口后，房间就满是烟雾。朱老师开口了：“简历我也看了不少，我们这次招聘原则还是学历优先，能签本科我们就不签专科。你们俩都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本科，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证也都拿到了，如果没什么其他意向，现在就可以把三方就业协议签了，留给我们带回公司盖完章，给你们寄回学校。”

多吉一听马上说：“没问题，谢谢朱老师。”随后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拿出就业协议书。袁野沉默了，一直到抽完烟，再次向朱老师确认了下每年是否真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然后将可以决定命运轻飘飘的那张纸交给了朱老师。袁野和多吉向朱老师道了声谢，然后离开了房间，离开的时候看到朱老师把就业协议书放进了一个印有国家电网标识的文件盒里，里面似乎已经装了不少份就业协议书了。

进了电梯，从 9 楼到 1 楼，袁野和多吉明显感受到书包好似轻了不少，即便是重量还不到 1 克的几张三方就业协议书，大学四年努力换来的好像只是一份相对专业的工作，并没有当初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激动的感觉，有的仅仅只是甩掉这 1 克包袱的释然。

是时候为大学时光画上最后的句号了。

袁野和多吉回宾馆的路上，总感觉少了点什么，也许是两人心中对大学时代的不舍。两人都想赶快回到自己的校园，自己寝室，能和室友打几把游戏，便匆匆收了洗漱用品，来到前台退房，时间还不到 6 点，现在退房能省半天的房费，坐动车回宜昌也就 2 个多小时，刚好能赶得上网吧通宵开场的 23 点。

两人退完房，门口刚好有的士，立马跳上车直奔武汉站，到了火车站马上在自动售票机上买了到宜昌东的车票。20 分钟后开的那趟车只有站票了，否则就得再等一个多小时，两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火车站候车厅里，毅然选择了站票。上了动车，找了个人少的角落，把书包靠在车厢上，两人靠着书包坐了下来。袁野带上耳机，第一歌依旧是听了无数次的《风再起时》，耳机为袁野隔离出仅属于自己的空间，闭上眼，伴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即将置身其外的大学时代。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说过，在空间里的运动速度越快，在时间里的运动速度就越慢。在动车里的时间也许比动车外的时间消逝得慢一些。大学期间每年坐火车的次数不少，每一次袁野都会觉得在火车上的时间总是很漫长，不论是卧铺还是站票都是一样的。下了火车，上了 1 路公交车，沾了终点站的光，终于可以坐着了。袁野和多吉晃到学校用了 40 多分钟，已经九点多了，直奔东苑小吃街，人还是那么多，在这里不到 10 块钱就可以用熟悉的味道填饱肚子。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在晚上九点多穿梭在提着水壶、夹着书本的人流里，用熟悉的味道横扫饥饿的烦恼。吃完东西，多吉回到 415 室，袁野回到 409 室，跟同寝室里兄弟打过招呼，包括去武汉前就躺在满地垃圾里的小强。袁野用凉水随便洗下脸，刚好赶上人马集结时刻，十多号人迅速响应号召，直奔网吧。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明早大家不用通宵后赶到教室迎接老师按着学号顺序点名的放纵。跟楼管阿姨打完招呼后，大队人马向学生公寓外的校车走去，十多号人刚好挤满一辆电动校车。快乐是什么？快乐是我们大四了，素质导师不会因为你晚上不在寝室而对你进行素质教育了。大四了，你快乐吗？其实你不快乐，因为没有谁在离开校园的那一刻是满脸快乐的笑容！

路上，大家向袁野和多吉询问去武汉参加电力校园招聘专场的情况，两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讲述了招聘会的经过。袁野和多吉算是签三方就业协议非常早的了，其他人都打算再看看，毕竟支援祖国边疆建设这件事还是慎重点比较好，而且后面还有两批电力校园招聘专场呢，只不过得去招聘公司所在地参加考试。除了传说中的学霸，相信从一年级读到大学毕业，已经被考试鞭策了十多年的同学们，在内心深处一定都会期待着人生中最后一场考试，所以大四学生在参加完读书生涯中最后一场考试后都会极尽全力地庆祝一番，具体方式自然是学霸小庆，学渣大庆！

和袁野、多吉等同学去网吧组队打游戏的还有袁野的同班同学陈丹阳。入校第一次聚餐时，陈丹阳就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关键是吐了袁野一身。第二天陈丹阳直接甩给袁野一身新衣服，表达对袁野的歉意。去网吧的路上陈丹阳听说袁野跟多吉一起签了西藏电力，问袁野为何签西藏电力时，袁野笑笑道：“都怪多吉，一直跟我讲西藏工资高，而且每年都有两个月的带薪休假。”其实袁野内心知道，只是不想说，残酷的现实就是，其他公司都不愿签他！正当袁野尴尬到不知道怎么跟陈丹阳说下一句的时候，艾灵来电话了：“喂，暖宝宝，下午的面试怎么样了？”

艾灵一直叫袁野“暖宝宝”，因为宜昌冬天很阴冷，袁野就是艾灵不用充电的暖宝宝。

“亲，协议书都交给他们了。是不是太草率了？”袁野在跟淘宝客服打过不少交道后习惯了用“亲”去称呼艾灵。

“有什么草率的？风行天下因无所念，雨置云底终失大气。再说，西藏发展相对内地比较滞后，竞争也没有内地那么激烈，你去拉萨上班，我去拉萨做生意。你不是说每年都有两个月的休假吗，世界那么大，我们去西藏赚多多的钱，然后去看世界啊。”

“好吧亲，我交完协议书就买站票回学校了。现在正跟室友去网吧的路上。对了，你来不来啊？”

艾灵叹气道：“通宵玩游戏会长皱纹的。明早暖宝宝回来要给我带东苑门口那家的热干面哦。”

“好的，再给你加个鸡蛋。”

“嗯，那你好好玩，晚上别吃宵夜了，你最近都胖了，小心脂肪肝。拜！”

艾灵挂了电话。袁野知道，艾灵肯定是在寝室里看韩剧，所以才这么果断地挂了电话！一挂电话，袁野就问陈丹阳：“听说你要回北京工作？”

陈丹阳说：“嗯，家里帮我找的。”

袁野苦笑道：“这不就得了，有人帮你找工作，可没人帮我找工作啊，还问我为什么签西藏，真搞笑！”说完加快速度，把陈丹阳甩在了后面。

众人杀进网吧，还是老规矩，第一局游戏以班级为战队，赢的买水，输的买夜宵。电子竞技的魅力是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过去的对抗中 6 班赢得比较多，因为第一局大家都选自己最熟悉的英雄，多亏陈丹阳的神操作能够带领大家打好每一波团战。第一局如往常一样，大家没有接电话，也没有中途上厕所，袁野和陈丹阳所在的 6 班战队赢了多吉他们班，袁野收了 6 班每位参战同学的钱，一人 5 块，多吉收了 7 班每位参战同学的钱，一人 10 块，问了大家吃什么喝什么，袁野直奔烧烤摊，多吉直奔超市。这局能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袁野和陈丹阳中途交换了电脑，让 7 班的同学还以为袁野是袁野，陈丹阳是陈丹阳，毕竟四年的时间中大家都熟悉了对方的打法，这样一换，可以打乱对手的节奏。

打游戏的时间总消逝的那么快，一个通宵跟每次考试前的通宵备考对比只是一眨眼。袁野在小吃街吃饱后，叫上陈丹阳一起去东苑门买份热干面，请陈丹阳回宿舍带给艾灵。

陈丹阳没有像往常一样敲诈袁野一份，而是面带疑惑地问袁野：“毕业季就是分手季，你都签西藏了，你觉得她会跟你一起去？”停顿了，似乎神秘地轻声道，“你愿不愿意去北京？我可以跟家里人说你是我男朋友。”

这使袁野始料未及。他万万想不到陈丹阳竟然如此大胆。袁野第一反应是陈丹阳在跟自己开玩笑，对她说：“别逗了，你还需要男朋友？”

陈丹阳一听转身就走，把背影留给愣站着的袁野。不管陈丹阳是真心还是假意，袁野打心里还是感激陈丹阳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同学们都陆陆续续签了合自己心意的就业协议，实在不称心的也都在 ps 的技术支持下造了份就业协议，否则开完毕业典礼毕业证还要被暂扣。同时，大家也都在一场场毕业聚会之余，与论文查重系统作着艰难的斗争。聪明的同学会用谷歌翻译把论文借鉴的部分翻译成英文，然后用百度翻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把不通顺的语句改通顺的办法对付查重系统，最终大家都顺利通过了论文查重系统。论文答辩环节，只要平时多跟选题老师交流，60 分一定是有的，只有那些答辩都不去参加的同学需要二次答辩。

在进行论文答辩的同时，依仗着学校的名字中带有三峡两个字，电气系的同学都能够在毕业前进入三峡大坝和葛洲坝参观实习。袁野认为身为电气系的学子，自然要借此机会进入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三峡水电站内部好好参观一番。对三峡电力专业的同学来说，能够进入三峡电站内部参观学习，是唯一值得炫耀的经历。袁野能做的就是怀揣着敬畏，努力地记下在世界第一大的水电工程主体中看到的一切。当然，参观全程是不允许带任何电子设备进入坝体的，包括手机、手表都要交给守在电站外的武警保管。

论文答辩结束后，同学们需要用学生证换取代表工科的黄色学士服开始大学时代的倒数第四个环节——拍毕业证照和学位证专用照片。这是一个强言欢笑的过程，气势看似高涨却隐藏着低落，但在闪光灯亮起的那一刻，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灿烂的笑容。毕竟是人生中一个必须的小结。

接下来就是毕业典礼。这是大学时代的倒数第三个环节，没有了开学典礼上需要每一位同学都必须参与的要求，只有优秀毕业生由校长亲自授予学位证和毕业证的过场，大部分同学都是由班长领回来代发的。毕业

典礼结束后就是大学里的最后一次聚餐了，袁野和班里的同学回到了当初大家第一次相聚的上下餐厅，当然也可以称它上餐下厅，因为这间餐厅的招牌是这样写的：

上餐

下厅。

怎么读就看你个人的理解了。毕业最后的聚餐选在这里，是同学们共同的决定。

这是富有诗意的一个轮回，在哪里开始就在那里结束。大学生活就像一场梦，只是现在梦该醒了。

饭桌上袁野喝了很多酒。回寝室的路上，袁野搂着曾在同一间寝室中争吵过、欢笑过的几位室友大声地喊道：“清风醉，迷离散，梦断愁情懂自勉；痴人梦，亦呓语，梦醒孤忆纷飞影。”然后起头唱起了周华健的《朋友》。曲终人散，喧嚣背后隐藏着孤寂，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体会，直到袁野跟大家一起回到寝室，才意识到梦真的醒吧了，而天却依然是黑的，等到酒醒时分，一起生活了四年的同学可能永远都不会再相聚了。

大学时代倒数第二个环节就是退寝了。收拾完自己的行李，跟自己的床铺和寝室道完别，找宿管阿姨交了那把在口里装了四年的钥匙。“恭喜，你毕业了！”

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离别。袁野去火车站时雨一直在下，雨水结着伴孤独地飘落，空气里的潮湿凝结成忧郁，坚定地击碎最美好的青春，在袁野即将进站的时候，陈丹阳跑到袁野身边，生气不接下气地道：“大一第一次聚餐，我是故意吐你身上的。”

袁野向陈丹阳深深鞠躬，头也没抬，无奈道：“梦所至，心所向；情难挡，风已过。珍重，陈丹阳同学。”不知怎的，陈丹阳眼睛湿了，留给她的是泪眼里一个背着双肩包的背影，足有十几秒，就消失在进站的人群里。大学对袁野来说，剩下的只有一张张充满回忆的失色照片。

“你愿不愿意去北京？我可以跟家里人说你是我男朋友。”陈丹阳轻声神秘的一句话，几年来多次萦绕脑际，即使后来与艾灵结婚的那天夜里艾灵睡着后，陈丹阳当时的神情和语气仍在脑海里久久不去……陈丹阳同学，不管怎样，身为男人，又是同学，我深深地感谢你曾经的关心。

藏餐馆里，袁野、多吉、陈丹阳三人干了最后一杯青稞酒，回头再望某年，在橘黄色的光线熏染下，往事就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

袁宁廷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国网西藏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唐小月

漂泊的尼绒绳

方长松

一

夏阳第一次站在凌梅家门口时，眼前的情景让他目瞪口呆：两间土砖瓦房，低矮狭小，又黑又破，像一个喘着粗气奄奄一息的老人，匍伏在田埂上，除了进门的门框边沿用白石灰水涮白外，其余全是灰暗色。房子坐落在一块不大不小的田畈后梢。门口堆放着横七竖八的枯枝、竹条和柴草，一口已废弃的旧井正对着进屋的门口。四周到处散乱地漂散着硬纸壳、蛇皮袋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灰色的尘土和腐朽的草屑随风飘舞。门口左前方是一堆堆大小不规则的坍塌破碎的瓦砾和砖头，还有一些从山上滚冲下来的石块。这些石块后面，便是层层叠叠由近及远、由低向高的山峦。去年滑下来的一处山洼，稀疏地生长了一些野草和荆棘。一切的一切，荒凉、惨淡，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生机，没有任何人气。

来之前，村里张日红书记已向夏阳作了介绍，凌梅家的房子，是去年夏天被山体滑坡冲毁的。只剩下两间披房没有倒塌，现在凌梅还住在里面。夏阳感到意外的是，凌梅生活的条件、居住的环境竟然会差到而此的程度。

环顾四周良久以后，夏阳怀着忐忑怜惜的心情，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凌梅这个破烂、阴暗、潮湿的家。凌梅正在家里收拾碗筷。平时碗筷是放在桌子上，家里已没有了碗柜。看客人来了，她感到有些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便麻利地将这些碗筷搬到灶台上去，好让客人在桌子旁边坐下喝茶。

进门就是灶台，灶台后面放着一张破旧且粘满厚厚油污的桌子。从桌子旁边侧身才能进到里面的一间卧室。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张靠后墙横摆着，一张顶着后墙的床竖放着。两床之间成九十度直角。房间堆放的衣什杂物有新有旧，好坏杂陈。但摆放井然有序，床上的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

夏阳和一道入户走访的张日红书记，还有工作队小马，慢慢在桌旁一个长条形的木凳上坐下来。那凳子窄窄的，凳面布满刀痕、麻麻癞癞、黑不溜秋的，弥漫着浓厚的灰土气息。

夏阳一开始知道凌梅的名字就有一个疑问，小时候有一个叫凌梅的姑娘救过她的命，并且还有过一段缠绵的情感交往。这个凌梅是不是就是当年自己的救命恩人？是不是就是三十年来一直不能忘怀的那个女孩呢？他仔细打量着正在给自己倒水的凌梅，想叠幻出一直在自己记忆中刻骨铭心的少女形象，可是眼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也无法与过去那个清纯女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眼前的这个女人虽已半老徐娘，但依然丰韵犹存。上身穿着一件白底细碎兰花的短袖衫，半新半旧，干净整洁，素雅熨贴。下身是一件灰黑泛白百褶短裙，身材虽不怎么苗条，但依然有线有条，凹凸浅显。脸庞光滑白净，眼珠黑黑的，泛着一种灵性的光，透出机敏和谨慎。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女子形象，更是一个对生活依然充满渴望且面容姣好性情沉稳的中年妇女。夏阳记忆中的那个凌梅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她是单纯的，那种单纯是没有杂质的美玉般的透明；是清

丽的，那种清丽是纯净的连翘似的金灿；是热情的，那种热情是倾情的明月般的亲吻；婀娜多姿，衣袂飘飘，清新脱俗，柔情似水，犹如令人心醉神迷的仙女。这才是他心中久久不能忘怀的凌梅，这才是他三十年来真真切切的记忆。而眼前只是一个陌生的丰韵犹存的半老徐娘。跟他心目中的凌梅是绝然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清丽、单纯；一个丰韵、世故。夏阳想，现在同名的人太多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凌梅绝对不是同一个人。他简单地哈了口气，搓了搓手，并极速地抬头眺望了一下远方，镇定自若地停止了心里乱七八糟的心猿意马，很快回到了现实。

凌梅家的情况，夏阳已通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资料了解了一些。知道她有一儿一女。儿子 24 岁，因伙同他人抢劫而获刑，在坐牢。女儿 14 岁，在读初中。丈夫于四年前去世了。贫困的原因是丈夫早逝，房屋被毁。帮扶措施为：易地扶贫搬迁。来到她家，夏阳看到眼前的这些悲惨的境况，非常震撼！觉得这个凌梅真是太贫困，太可怜了。

凌梅斜靠在门边，眼睛有些恍惚地望着外面，偶尔回头回答着夏阳他们的问题。当夏阳按照规定告诉她的一些扶贫政策和知识后，又问起了她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夏阳问：“你平时靠什么吃饭？有什么经济来源吗？”

凌梅小声地说：“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有半亩田，种点粮食，在房前屋后种点茶叶，养了一头猪，其他就没有什么收入了。”

聊着聊着，夏阳慢慢扯起了家常。他漫不经心地问她娘家在哪里，她说：“我最早的娘家在朴树屋，后来跟随我妈去了大河村。”

说到这里，夏阳迫不及待地问：“哪个朴树屋？”

“就是河湖乡竹河村的朴树屋。”

夏阳激动起来：“你就是竹河村朴树屋的凌梅？”

“是呀。”

“你知道朴树屋的夏阳吗？”

“知道呀。他跟我一个村子。他早年上大学去了，然后在外参加工作。自从我离开朴树屋，就一直没见过他，有三十年了。”

夏阳情不自禁地说：“你看看，我像不像？”

“你不会就是那个夏阳吧？”

夏阳再也忍不住了：“我就是。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就在这里。”

凌梅从门口挪到桌子旁，仔细地盯着夏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凌梅短暂的惊讶之后，立即退回到门边，随之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无可适从的样子。

夏阳毕竟是五十出头的人，经历过不少的事，对世事更替，人事变迁，早已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在经历了短暂的震荡之后，立即镇静下来，并若无其事地告诉张月红和小马他们：

“凌梅是我老家的人，小时候一块长大的，想不到在这里能碰到她。”

见此情景，张月红喜形于色地说：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夏阳愕然，不知道张月红为什么这么高兴。

二

夏阳有晨练的习惯，三十多年来，一直坚持着。早上五点钟醒后，洗漱完毕，五点半出门向东南沿着水泥公路边沿慢慢跑步，做着中老年人应做的有氧运动。

山里的早晨，空气充盈着负离子，氧气充足。昨夜一场绵绵的细雨，又将空气中漂浮的一些微尘埃、杂物质荡涤干净，空气更加清新澄明。5 月初，进入初夏季节，不冷不热，让人极其舒适爽快。公路旁边分布着农舍、树木、毛竹、庄稼，稍远处便是黛黑的青山，山上云雾缭绕，淡白的云雾在山峰晃动飘荡，连接着苍穹，浑为一色。

河流沿公路自西北向东南流淌。这条长溪河是这一带方圆几十公里的母亲河。溪水常年不断，途经多个乡镇，最后流往长江。河两岸不断有钢筋水泥桥飞跨，将两岸的村庄、山脉相连。小桥、流水、村庄、树木、竹海、茶园、黛山、雾岚在这个清新澄明的

早晨，静默成一幅灵动的山水诗意图。人是图中的精灵，大人们开门晨起，随之炊烟袅袅；孩子们三三两两，结伴上学，随之书声琅琅。鸡、鸭、鹅，叽叽喳喳；林中鸟鸣，此起彼伏，悠扬婉转。夏阳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在山中穿行。公路两边时常凸现出分叉小路，比公路窄一些，也是水泥硬面路，附在山脚或山腰，沿着水沟、农舍向看不到尽头的深山老林穿行突进。映入眼帘的楼房大多2—4层，且外观讲究、漂亮时尚，偶尔在楼房之间或楼房的背后望见一处或几间像凌梅家那样低矮的土砖黑瓦平房，破旧灰暗，与气派的洋楼形成鲜明的反差。

夏阳跑着、看着、想着，脑海里不断幻影出昨天见到凌梅的情景。想起年轻时的凌梅，觉得变化太大了，不禁感叹：世事沧桑，变化无常！

小时候，夏阳跟凌梅是一个村庄的。那时候的凌梅皮肤白嫩，身材苗条，天真活泼，清纯可爱。他们经常在一起放牛，拾粪，割柴，挖红薯、萝卜、花生，捕鱼，上学。凌梅那种天然纯真的少女形象，那种出水芙蓉般清新脱俗的姣容，总是令夏阳如痴如醉。

他们最后在一起的那个夏天的一天中午，夏阳像往常一样，带着凌梅去村庄对面的池塘割油草。“油草”是乡下人叫的名字。其实是一种水草，靠近池塘浅水的旁边生长，割起来晒干，可以做柴火煮饭烧水。那口池塘是在一个高高的渠道坝脚下面。那是当年挑土砌筑渠道坝留下的水坑。渠道坝横亘在朴树屋前面，挡住了人们的视线，朴树屋的人望不到池塘。夏阳和凌梅翻过渠道坝到达了池塘。池塘的水很清，微风吹过，波光潋滟，青青的油草在水里左右摇晃，淡淡的蓝光闪闪烁烁，像在欢迎两个年轻人的到来，向他们打着招呼、敬着礼。夏阳下到水里割油草，凌梅在塘坝上晒油草。夏阳割一把就往岸边上扔去。割着割着，突然夏阳控制不了自己，两只脚慢慢向深水的方向滑去。水已淹没到了他的胸口，而且还在继续下滑。夏阳不会游泳，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危险，马上向凌梅急切地大喊着：“凌梅，凌梅，我不行了，我的脚站不稳，我要滑下去了，快来救我。”

凌梅见此情景，立即冲到水边，伸出自己的右手去拉他，可是已经够不着了。水已经淹没到了夏阳的脖子，眼看马上就要淹没到下巴、嘴唇、鼻子、眼睛、头发了。情急之下，凌梅毫不犹豫地解开自己的裤带。她抓住一头，另一头抛给夏阳。夏阳抓着她抛过来的裤带，慢慢地被凌梅牵向岸边。当夏阳的脚跟站稳快要到岸边时，突然站在他面前的凌梅让他惊讶不已！凌梅的下身已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他面前，洁白的肌肤在水与太阳的映衬下闪亮耀眼。瞬间，夏阳羞愧地低头转过身去。被夏阳吓得还没有回过神来的凌梅，却茫然不知道夏阳的惶然表情、措手不及的动作所蕴含的意义，还以为夏阳是被刚才吓的，是被刚才惊险一幕吓得不知所措。当夏阳转过身去，凌梅才回头看着自己，发现自己的裤子已掉到大腿下面去了，那根救了夏阳性命的裤带，却在水中浮动、漂泊，在水中泛出幽幽的蓝色的光晕……

那时候，乡下女孩子是不穿裤头的，穿长裤且前面不开叉，没有纽扣，只用一根绳子捆起来。凌梅用的是一根蓝色的尼绒绳。尼绒绳两头留出几毫米，然后用薄薄的窄窄的不锈钢片包扎起来，让两头的尼绒丝不会松散掉落。尼绒绳柔软有弹性有韧劲，不管人怎么起立蹲下，都不会因腰间收缩或鼓胀而使裤带松弛或崩断，更不会在鼓胀的时候因绳子勒紧而让腰部受伤难忍。这是那个时候乡村女孩子用过的最好的裤带，而那时大多数女孩子却只能用破旧的衣裤撕成片条做裤带。

夏阳当时由于惊讶，不好意思，当着几乎裸露的凌梅，猝不及防不自觉地转过身，并不知道背后的凌梅是什么表情，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很沮丧？事后凌梅没有任何反应，也从来没有提及半个字。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只要想起凌梅，那惊艳的一幕总会浮现在夏阳的脑海，挥之不去，刻骨铭心。有时甚至还有点后悔自己当时怎么不上去抱抱她，应该上去紧紧抱住她。不让她惊悚惶恐，不让她无可适从，给她力量和慰藉。还有一

点就是思慕之心日益兴盛。唉，只可惜当时大脑懵懂，反应迟钝，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这种勇气和胆量。

自那以后，每次凌梅见到夏阳，反而更加随便一些，更加大胆一些。第二年正月初三，凌梅来到夏阳家，直接去了夏阳正在看书的房子，进房后，随手将房门关上。这时夏阳正在房间看书复习，这是他高中的最后一年，即将参加高考，所以学习抓得非常紧，分秒必争，连过年都没有怎么玩过。

见凌梅来了，夏阳放下书，问凌梅："有事吗？"

凌梅说："没有事，就不能来吗？"

夏阳知道错了，忙说："我刚才看书看糊涂了，对不起对不起。"

"光说对不起，就行吗？"

"哪，你要我做什么？"

凌梅往旁边床上一伏，说："帮我搔痒痒，我背上好痒。"

夏阳只好侧转身来，将冰冷的右手伸进她衣服里面，贴着她温暖凝脂般的后背。凌梅惊颤一下。

夏阳知道是冰了她："好冰吧，你不怕冰吗？"

"不怕。"抓了一会，夏阳突然将手伸向她的腋肢窝，她大叫起来：

"好痒痒，不要呀不要呀！"

听到叫声的夏妈，在房子外大声说："凌梅，你还不快回去吃饭？"

听到喊声的凌梅连忙奋力地爬了起来，推开夏阳向外跑去。

凌梅走后，夏阳的妈妈跟夏阳说："夏阳，你不要跟凌梅常在一起瞎闹。我知道你们两人很要好，我去找过她父母，试着说了你们两人要好的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可是，我刚开口，就被她爸爸骂了一顿：'你家七个光头，穷得一塌糊涂，想我女儿嫁到你家去，是不是想媳妇想疯了？'"

停顿了一下，夏妈继续说："孩子呀，你要知道，咱家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艰难，人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也是有道理的。只你有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去奔自己的前程，去奔自己的好日子呀！"

考上大学后，再也没有见到凌梅。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夏阳也打听过凌梅，得知她已嫁人了，他也就无奈地放弃了这份幻想和追求。命运的变幻就仿佛是朝来雨打晚来风吹，在风风雨雨不断地摧残折磨之下，已经绽放的鲜花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凋零。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所有的一切却一直刻骨铭心地留在了夏阳的脑海。

三

夏阳是代表省电力公司下来扶贫的。蓝山村是省电力公司的包村扶贫单位。省电力公司下派了一个扶贫工作队，夏阳担任扶贫工作队队长兼驻蓝山村第一书记。

夏阳尽管是农村长大的，但一直在外读书，然后在外参加工作，对农村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不是很清楚。他驻村有两个多星期了，走访调查，已了解一些情况，感到农村跟以前大不一样，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感到扶贫工作复杂，压力大，任务重。

白天在乡里开了一天的扶贫工作专题会。主要是就扶贫工作中"两该两不该"的问题进行排查部署。"两该两不该"是指建档立卡过程中，该进的没进来，该退的没退出；不该进的进了、不该退的退了。上级要求要认真进行"清洗"，确保扶贫工作的公正性和精准度。

晚饭后，夏阳给凌梅通了电话，说晚上过来坐坐。按照扶贫政策规定，工作队人员吃住在村。村部紧靠公路边，过公路，通过一个村民组，就到了凌梅所在的村子。她家在村子的最东边。山里的水泥路或石子路通向各家各户，路旁边一般有溪流相伴而行，这些道路和溪流，像人体的血脉，将蓝山村的各家各户紧紧相连，将蓝山村的村民紧紧相拥。

夏阳走在去凌梅家的路上，月光朦胧，四周黝黑的山峰合围着村庄。路灯闪闪烁烁，忽明忽暗，夏阳在这乡间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脑海中浮现的始终是过去和现在两个完

全不同的凌梅形象，他还不断地揣测着凌梅家现在的情况。

夏阳来到凌梅家，凌梅正吃完饭，擦洗干净，敞开大门，静静地坐在桌前，等着夏阳。

夏阳进门后径直走到桌旁坐下，凌梅忙起身泡茶。她拿来一只有把手的透明玻璃杯，放在桌上，从一听茶叶罐里取出一小撮茶叶，边放向玻璃杯里边说："这是我自己种的自己制作的茶叶，我们这里只要家里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自己种点茶叶。以前这种茶叶叫'兰花茶'。因为它是伴随着野兰花一道生长的，茶叶里浸透了兰花的芳香，泡开后幽香扑鼻，芳香四溢。"

夏阳坐着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凌梅的介绍，静静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表情他都不愿意放过。慢慢地一股清香弥漫上来，夏阳才开始去看杯中渐渐舒展开来的茶叶。

昏黄的月光静静倾泻下来，屋里的灯光也是昏黄的，发出咝咝的声音，屋里屋外沉浸在一片若明若暗亦虚亦幻的时光流淌之中。泥土的气息，青草的香甜，茶叶的芬芳，山中的鸟叫，田野的虫鸣伴和着夏阳和凌梅的喘息、心跳和血液流淌。夜，既是喧闹的，也是宁静的；既是野性的，也是温柔的；既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此时此刻，夏阳百感交集，思绪凌乱，感情复杂，惆怅和疑惑溢满胸间。

夏阳抿了一口茶，自然平静地说："这三十年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凌梅泡完茶后，没有坐在桌旁，拿着一把小竹椅，放在门口边，望着外面坐着。夏阳这么一问，她也没有动，也没有及时回答他。沉默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说："那一年春节，你去上学以后，我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春节后不到一个月，我爸爸突发脑出血，还没有送到医院，人就落气了。两个月后，我姥姥就把我妈介绍给了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我妈带着我和我弟弟三人一起就去了那男人家。后爸大我妈十二岁。虽然年纪大一点，但人倒不错。待我妈和我们都很好，就是后爸他妈妈非常古怪，经常骂我妈和我们。听说后爸以前的妻子就是被她骂走的。为了我和弟弟有人照顾，妈妈也觉得后爸他人老实，也就一直坚持下来过日子。第二年，我妈知道我也大了，心事多了，怕我受不了。托人给我说媒，嫁给了我那死去的丈夫。我丈夫当时是刚刚退役的军人，一表人材，性情温和，兄弟一人，还有一个妹妹，就是现在蓝山村的书记。"

"什么？就是村里的张月红？怪不得，昨天我说我俩是一个村子的时候，她说'那就好了'。原来你们是姑嫂关系。"

"她哥哥叫张月明。一开始结婚，他爸爸、妈妈及妹妹和我们在一起过日子，家里没有其他兄弟，也不存在分家。那时大家都穷，没有想到这山里更穷，田没田，地没地，有点竹子和树，还运不出去。月明头几年在县城酒厂做临时工，后来酒厂倒闭，他就外出打工。他外出打工时，我们已有一个儿子，三岁多了。有了儿子后，家里日子更困难，加上月明母亲经常生病，月明打工寄点钱回来，几乎都被他妈妈治病用掉了。生活比小时候在朴树屋苦多了。说来不怕你笑话，我为了让儿子能吃好点，经常一个人偷偷去县城卖血。那时候，山里去县城不通汽车，来回有七十多公里，全凭两条腿走，而且山路不好走，又弯又陡，石子又多，磕磕绊绊、划破皮出点血受点伤是常有的事。有一次差点连命都没有了。那天，卖完血后，从县城动身回来较晚，走到离家大约七八公里的时候，又饿又渴又困又乏，实在没有力气再走下去了，可是山里的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硬着头皮拖着白天抽过血的疲惫的身体继续往家里赶，当时也不知道是晚上几点，只记得也像现在这样的季节，天上的月光不是很亮，迷迷糊糊的。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就倒在了路边一棵竹子下面。第二天早上，也不知道是几点，耳朵里隐隐约约突然传来一声闷响，我被这响声震醒了。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眼前一只棕灰色的狼正从山上往下向我扑来，我意识一下子彻底苏醒过来，知道狼来了，自己要完蛋了。顿时吓得双手抱头紧紧闭着眼睛。刚闭上眼，却听到有东

西倒下就没有动静了。悉心再听一会，还是没有动静，心想狼是不是就在我头顶上，张开了大口等着我张开眼睛，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动静，我试着睁开眼睛，没有发现旁边有狼，当我放开双手仰头往上看去，发现一只狼就在我头顶前面倒下了。回想起刚才的闷响，心想应该有猎人马上就要来了。我爬起来望望，没有看到任何人，再望了一会，还是没有看到人。我自己已精力不济，再次倒下了。过了一会，又醒了。早晨的露水打湿了我的全身，头发都是湿漉漉的。我慢慢爬起来，看见那只狼还躺在地上。狼侧翻倒地，肚子上有一个血迹斑斑的洞孔。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彻底死了，我用力拿起一块石头砸到它的头上，它仍然一动不动，这时我才确信它真的死了。我便毫无顾忌地拖起那只狼，一步步往家里走，累了就歇歇，歇一会再爬起来拖，就这样坚持把那只狼拖回了家。那时候，缺吃缺喝，一只狼肉是全家人好几顿的美味，我怎么舍得扔下呢？再苦再累我也要把它拖回来。”

讲到这里，凌梅停了下来，两手撑着下巴，双眼望着天。月光的清辉在她绽满泪花的脸上摩挲着，像一位慈善的长者在静静地抚慰着人间的痛楚。夏阳深深地沉浸在她的倾诉中，早已不知不觉泣不成声……两颗心在夜色的温柔和静穆中流淌着，痛楚着，消融着，守候着，追忆着，沉思着……良久，一缕凉风掠过，凌梅轻微寒颤了一下，意识慢慢清醒，她继续讲述着她那更加悲惨的人生，情不自禁地倾说着这三十年的变化……

“首先是儿子出事。儿子上小学后，我把儿子丢给公公、婆婆他们，自己跟着月明出去打工。儿子从此离开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孙子宠爱有加，什么都依着他，什么都听他的。至于学习成绩如何，他们从来不管不问，天天笑眯眯接送孙子上学下课，一个六七岁毫无是非判断能力的小男孩得到了没有任何管束的自由，让他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习惯，成天跟一批像自己一样大小没有父母管教只有爷爷奶奶宠爱的留守小朋友混来混去，根本不把心思放在读书学习上。上初中以后，基本上天天泡在网吧里。到高二的时候，伙同一帮混子同学，抢女同学的钱，打女同学。有一天被一个女同学家长举报，被捕入狱，至今未归。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儿子，我对不起儿子。儿子坐牢后，婆婆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身亡。婆婆死后不到半年，月明打工的酒厂锅炉爆炸，当时正在值班的月明炸得没有一块整尸，手脚都炸飞了，脑子也炸没了……我当时知道情况后就昏死过去。这些都是后来月红他们告诉我的。

在和月明一起打工期间，我们在外又生了一个女儿。月明是四年前去逝的，当时女儿有十岁，现在在读初中。去年山体滑坡，老房子又被冲毁，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公公又被房子压死。现在只剩下儿子、女儿和我。真不知道是我的命苦，还是命里带晦气。弄得月明家这么惨。”

凌梅哽哽咽咽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这么多年的辛酸往事一直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凌梅平息了下来。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她长长舒了一口气，望望在云雾中穿行的月亮，然后对夏阳说：“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夏阳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凌梅这么一说，反而觉得她很坚强，很清醒。其实，夏阳还有许多的话想跟她说，想问她。见凌梅这么说，也就不便多问，怕凌梅难。再说，夜已经很深了。夏阳简单安慰了凌梅几句，便起身告辞回去了。

夏阳望望头顶，来时的明月还在山峰穿云而行，时而皎洁，时而浑浊。恰似夏阳的心情，时而明亮畅快，时而忧虑模糊。想起入户走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情况，想起凌梅的种种不幸和无法琢磨的思想变化，想起这大山深处的美丽与丑陋，顿时思绪纷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四

第二天，夏阳吃过早饭又来到了凌梅家。凌梅刚刚起来，一脸的倦容，眼睛有些浮肿。她还没有吃早饭，正准备煮点面条。见此情景，

夏阳说：“你先忙吧，我到隔壁吴奶奶家坐一会儿再过来。”

吴奶奶今年71岁，为人热情，爽快耿直，心里藏不住话，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从不知道拐弯抹角。她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经济条件不错。两个儿子都在老家盖了楼房，她是住在小儿子家。小儿子的楼房就在凌梅家披屋的后面。来凌梅家必须经过吴奶奶家门口。吴奶奶只有一个人在家，平时进进出出，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知道夏阳是来扶贫的。

见到夏阳，吴奶奶笑眯眯地说：“夏书记，又来了？”

“吴奶奶好，想再来看看凌梅。”

“啊，凌梅太可怜了，你们是要多来来，多关心关心她。” 夏阳通过这几天走访，知道凌梅跟吴奶奶相处很好。两人经常互相来往，互相关照，彼此信任，无话不谈。

夏阳有意地说：“吴奶奶，凌梅怎么这么苦呢？”

“不是吗？其实现在不应该这么苦。就是儿子不争气，还在坐牢，让她很难过。再一个，就是有钱想不到用，全被张月红他们管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把她的钱管起来呢？”

“你们不知道，张月红厉害得很，说什么她哥哥的钱，要留给她侄子用，不能让外人带走。夏书记，你不知道，她张月红眼里只有她娘家人，只有她张家人。别看她出嫁了，她一直在为她张家说话做事。”

说到这里，凌梅进来了。见凌梅进来，夏阳忙说：“吃了吗？”

“吃了。”

吴奶奶也不管凌梅进来，继续说她的话。

“张月红是凌梅孩子的姑。她哥哥张月明的后事，都是张月红一手操办的，凌梅的贫困户也是她叫人评的。”凌梅见吴奶奶这么说，也没有吱声，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夏阳想着。

凌梅在吴奶奶家给夏阳倒了杯水，自己找一把小竹椅坐了下来。

这时，吴奶奶指着凌梅对夏阳说：“夏书记，你问问凌梅，是不是这么回事？”

夏阳一看，凌梅根本就没有回避吴奶奶的意思，便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凌梅。

凌梅望了一下吴奶奶，然后回过头来说：“张月红是张月明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子。昨天晚上我也跟你说了。她就是蓝山村的现任书记。她的前任书记是她叔叔，也就是我公公的亲弟弟。张月红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们一起外出打工。干了三年，她当书记的叔叔就叫她回村做了村里的计生专干，干了几年后，叔叔年纪大了，退休了。

“她叔叔是村里二十多年的老支书，在村里有较高的威信。加之我们村张姓较多，宗亲势力大。村里46名党员，姓张的就占38名，每次选举，张氏绝对占优势。由于多年当村书记的关系，叔叔同乡领导的关系不错，临下来之前，推荐了月红为村书记后选人。乡党委考察后也就批准了。她哥死时的一切后事都是她安排的。月明出事后，酒厂赔了108万元。她操控她爸爸和两个叔叔将这钱存进了银行，进行了共同管控。我的贫困户也是她号召乡亲们评的。她对我也挺关心，去年房子被冲毁后，今年就安排了我易地扶贫搬迁。村部东边正在做的一排安置房，其中就有我一套。我没有费过任何心思，一切她都安排好了。”

“这些我们都知道，只有你们外来的干部不清楚。”吴奶奶突然冒出一句，并且紧紧地盯着夏阳。

是啊，吴奶奶都知道这些，说明村里人都知道。真正不知道的只有扶贫工作队人员。夏阳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已近中午，凌梅想留夏阳吃饭，夏阳说：“不了，回村部去吃。”

夏阳心事重重地往村部走着。一路上想了很多。他心里很难过，很伤感，除了感慨凌梅命运多舛外，他还感慨蓝山村这个山区贫困村太落后，太愚昧。

酒厂赔了108万元，月明的父亲、月明的两个叔叔、月明的妹妹竟然明目张胆地将这钱存起来、管控起来？这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呀？有了108万元，还被评上了贫困户，

简直是无稽之谈，岂不是咄咄怪事？而且我们工作队来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人告诉我们，居然没有人敢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人们都怕他们？怕得罪他们没有好果子吃？如果真是这样，夏阳觉得蓝山村的扶贫工作真的是太复杂了。加上自己跟凌梅这种关系，要想扶贫工作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和拥护，要想做到公正和精准扶贫，必须妥善解决好凌梅家的问题。

但眼下凌梅过的日子确实很艰难。按照脱贫的要求，只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00元，做到“两不愁三保障”就行了。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从表面看，凌梅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但实际上她是有钱的。要将她继承的那份钱拿出来用，拿出来做点什么，让她过上好日子，才能不为贫困烦恼。这里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个人能力问题，也有“可怜天下父母心”想为孩子留点什么的问题。是不是还有“等靠要”的思想？凌梅是不是有这些想法呢？凌梅太可怜了，夏阳不忍心作这样的揣摩，更不忍心指责她！总的感觉：扶贫工作还没有深入下去，对村里情况、老百姓的情况还很不了解。这个村有1690人，其中张姓占将近1000人。这种姓氏结构组成的村落或村民组，往往宗亲连片，亲戚交织，宗族关系错综复杂，一旦遇到宗亲或宗族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时，族权族势就彰显出它的力量和顽固。尽管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在不断进化，思想观念在不断改变，法治、文明意识在不断加强，但大部分人，尤其是老年人，潜意识里总有落后的宗族观念在作祟。这些封建落后的东西，时常阻碍着这里的文明进步和法治建设。尤其最近一段时间，会阻碍党的扶贫政策的正确实施和落实。想着想着，夏阳觉得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工作必须进一步深入，否则，无法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五

蓝山村四个干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三名成员，全部聚集在村会议室召开扶贫工作专题会议，讨论“两该两不该”问题。因为最近两天就要上报。

村干有书记张月红。也就是凌梅丈夫的妹妹，今年41岁，一米六的个子，敦敦实实的身材。平时不太讲话，对谁都是不冷不热的，一副狗不吃冷屎的样子。村里的情况很少主动向扶贫工作队介绍，自主意识强，事无大小，没有她点头，谁都不能作主。主任叫吴强，五十岁，是个男的，遇事有主见，能力、魄力都在张月红之上，但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张月红不点头，他不主动做，也不主动说。扶贫专干是新招来的年轻大学生，工作很卖力，就是经验不足。计生专干是一个女的，40多岁，是一个老村干，工作经验丰富，熟悉农村情况，下基层做事，或迎接上面检查，一套一套的，很有方法。

张月红主持会议。她讲了一下会议的内容后，就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村是2013年为贫困户建档立卡的，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完全符合上级的要求，没有发现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建了档立了卡，也没有发现还有贫困户没有建档立卡。对这次‘清洗’来说，我村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夏阳已参加了好几次村两委会议。每次会议都很短，基本上不超过一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十几分钟。会上基本上只有张月红一个人讲，讲完就散会，其他人只是来听听而已。一开始，夏阳不清楚情况，也基本上是听得多，讲得少。今天，当张月红按惯例宣布“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散会”时。话音未落，夏阳说：“慢，我有话讲。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凌梅家贫困户要重新核实一下。据我了解的情况，她家不符合贫困户的要求。建议向乡党委汇报一下，过两天再上报村‘清洗’的结果。”

夏阳讲到这里，扫了一眼大家。刚才开会漫不经心的大家，突然显得紧张起来。张月红更是睁大眼睛望着夏阳。

夏阳继续说：“有人反映凌梅在银行有108万元的存款，如果是真的，就不存在愁吃愁穿的问题。”

这时，张月红马上抢着说：“这钱不是

她的。房子也被冲毁了，几乎一无所有，怎么就不是贫困户呢？”张月红这么一说，夏阳心里更加有底了。

他马上接上去说：“不错，这 108 万元不完全是她的，但有一部分是她的。她丈夫死后，她同样有权继承丈夫留下来的遗产。再说她是孩子的妈妈，是孩子的监护人，有权安排孩子的生活和未来，任何人干涉，就是剥夺她的合法权益，是违法行为。尽管她丈夫死了，精神上是痛苦的，但不能说她经济上就是贫穷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人间温情来替代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不能违背原则确定她为贫困户。她有那么多的钱，怎么能算贫困户？我们这么做，怎么去向其他老百姓解释？她有钱，却不能用，却被她的家族控制起来，使她依然过着贫寒的日子，表面上看，是很贫困。让人同情，让人可怜。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她家的真实情况。是她家庭叔伯有问题，是她家族的错，她家族在违法。我们要帮助她增强法律意识，维护个人的权益，鼓励她树立生活的信心，早日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我们是代表党来扶贫的，我们有义务向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基本法律知识，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精准扶贫不仅是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存条件，让他们经济上翻身，精神上也要翻身，即‘口袋’与‘脑袋’同时富起来。我想，教育上的扶贫，思想认识上的扶贫，法律意识上的扶贫，现代文明建设上的扶贫，都应该是解决‘脑袋’富起来的问题！凌梅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影响我们的精准扶贫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希望大家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啪”的一声，张月红将笔记本在桌子一拍，站起来，板着脸说：“夏阳，你说够了没有？”

夏阳毫不示弱：“张书记，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那么激动，那么紧张？我说错了吗？我讲的不符合政策吗？”

张月红一时语塞，将后背靠椅反手一推，拿起笔记本，径直奔了出去。

夏阳望着张月红走出会议室，然后转过身来，不紧不慢跟大家说：“大家都散了吧，这件事我要向乡党委汇报，大家出去不要乱讲。”

大家纷纷低头走出会议室，彼此心照不宣，一声不吭。

六

张月红赌气跑出会议室，直奔凌梅家去了。进门后，劈头盖脑对着凌梅大声嚷嚷：“嫂嫂，你说说，你娘家那个夏阳是什么东西？今天居然在会上公开反对我，居然说你那个贫困户是假的，是不符合政策的。你那什么屁娘家人，他是什么东西！你赶快跟他说，叫他不要管你的事，叫他在蓝山村少管闲事。”

张月红噼里啪啦把夏阳数落一顿后，一屁股坐在凌梅家的床沿上，跷起右腿放在左腿上，双手抱着膝盖骨，喘着粗气。

凌梅给她倒了一杯茶，递给她后，也挨着她在床沿上坐了下来，慢慢地说：“月红，我想这个贫困户就算了，本来就不符合政策，村里也有人偷偷议论。只是不敢当着我们的面说。现在夏阳又是我娘家人，我也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也很难做。你又是我妹子，这很不好。邻居们怎么看我们，这既让你们为难，又让我难堪。我想我的日子会慢慢熬得过去的。”

张月红喝了一会儿茶，气也消掉了一半，见嫂子这么说，也不好再骂夏阳。只是总认为要对得起死去的哥哥，要为嫂子多做一点什么。她也知道这 108 万元，嫂子是占份的。但这不能动呀！要留给侄子侄女呀。如果动用那钱，万一被嫂子带走去嫁人了，那可怎么办？蓝山村类似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要防着点，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嫂子身上。要对得起死去的哥哥，要对哥哥的孩子负责。夏阳在会上居然说这是违法的。违什么法？他根本不懂农村的情况，农村有农村的规矩，是大家用血的教训得出来的结果，这是经验，是方法，是管用的方法。夏阳懂个屁？只知道坐办公室画画写写的，屁经验

都没有。他还居然当着大家的面指责我。想着想着，气又上来了。她知道，嫂子也是不同意他们这么做的，只是从来没有说出来而已。跟她讲得再多也没有。她便起身走了。

夏阳会后去乡里，把整个情况向乡党委作了汇报。凌梅的贫困户就这样被清洗掉了。

村民们得知凌梅的贫困户取消后，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应该取消，并且认为只有扶贫工作队才敢这样做；有的认为不应该取消，凌梅这么苦，应该同情她，政府应该给她帮助。听到这些议论后，夏阳觉得，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很不是滋味。

两天后， 夏阳接到乡党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求去乡政府会议室参加扶贫工作队队长座谈会，汇报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出需要乡党委、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

会上，夏阳重点汇报了蓝山村“清洗”工作中遇到的凌梅家的情况，以及对凌梅问题处理结果和村民们的反应。夏阳请求进一步深入解决和落实凌梅的问题，就维护凌梅的合法权益，通过对凌梅问题的解决，让老百姓受到启发和教育。

党委书记胡为民宣布散会后，叫夏阳留下来，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廖文峰和党委委员、司法助理员王思。胡书记留下他们并向他们交待说，请廖副书记牵头，王委员配合，召集扶贫工作队成员、蓝山村书记、主任，凌梅和她的两个叔叔，开一个座谈会，就凌梅被共同存入银行的 108 万元钱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尽快依法将凌梅合法继承的部分交给凌梅支配使用，维护凌梅的合法权益。

在乡里统一安排下，在蓝山村会议室如期举行了协调座谈会。首先，廖副书记说明了会议的内容和目的，要求大家协商解决凌梅 108 万元钱的问题，会上遭到了张月红的反对。接着曾当过蓝山村书记的大叔更是态度强硬，坚决反对动用那 108 万元。小叔简单说了一下“不同意。”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凌梅坐在一旁没有吱声。随后党委委员、司法助理员王思，就 108 万元继承问题，从法律角度作了解释。他指出：这钱只有月明当时未死的父亲、月明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才有权继承。月明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他名下的那部分，月红和凌梅有权继承。其他人无权干涉。

夏阳就凌梅的贫困户取消一事，从凌梅家的情况和扶贫政策的角度，向大家作了详细的解释，同时希望大家特别是村书记张月红能够理解，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顾全大局，让老百姓觉得公平公正，让扶贫工作能够正确实施，顺利进行。

随后，廖副书记综合大家的意见，指出了张月红他们的错误做法，要求立即将 108 万元解冻，按法律规定交由凌梅支配使用，其他人干涉都是违法的。他特别指出：你们张家新老两代都是村里书记，而且张月红还正在书记岗位上，这样下去，影响非常不好。如果你们非要诉诸法律，你们肯定是必败无疑，希望你们提高认识，增强法律意识，主动去纠正。

最后，不管大家怎么说，他们叔侄就是没有人松口，没有人答应。事情陷入僵局。

廖副书记散会后，将情况向乡党委班子作了汇报。大家一致意见：按两步走：第一步，给凌梅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她打官司，通过法院判决执行，达到目的。第二步，整顿村两委班子。对在村书记岗位上的张月红研究处理意见。加强村级党支部班子建设，发挥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村两委的领导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威信，坚定不移地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晚上，夏阳来到凌梅家，把乡里研究帮助她打官司的意见反馈给了她。她听后不仅没有积极的反应，反而更加愁眉苦脸。她倒了一杯水给夏阳，然后不紧不慢地说：“你呀，在城里待久了，不太了解乡下的情况。你想想，官司就是打赢了，又怎么样？他们一时不会为难你，但是时间长了，慢慢会给你出难题的。今天找你麻烦，明天找你岔子，你还有日子过吗？再说我真的把他们得罪了，失去了他们的维护，我们孤儿寡母的，在这深山老林里遭人欺负，怎么办？我们在这里不是更可怜吗？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打赢了

官司就没有事了？其实那样事情会更大更糟糕。”

“你为什么还真要待在这个穷山沟里？你为什么不可以再组织一个新的家庭？”

“不行，我不能离开这里。我要在这里等我儿子回来，我要在这里陪我女儿上学。还有月明也葬在这里，我不能离开他，我可以经常去他坟上烧烧香，说说话。”

“那，这个钱的问题怎么办呢？你现在生活这么困难，几乎连房子都没有，将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夏阳十分焦虑地问。

“你也不要急，我一时半会还不至于饿死。回头再去找他们商量一下。毕竟你们今天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把违法的情况说得这么清楚，对他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对他们肯定有一定的触动，他们肯定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我去找月红商量，尽管乡下出嫁的女儿不再继承或分得娘家的财产，但这次我给她，把她爸爸的那一部分分给她，也就是法律上规定的应给的月红名下的钱给她，看看她怎么想，看看她同不同意。”

“能行吗？”

“试试再说。农村许多事情，光讲理讲法是行不通的。钱往往能解决一些问题。”

夏阳听凌梅这么一说，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只好听她的，让她去试试。

七

这几天，张月红的情绪一直不好。只要村里没有什么大事就窝在家里。她的家离村部两公里。有什么事，打一个电话给她，她也就很快到达村部。她的家，同时也是她丈夫开的茶厂。这个茶厂背靠大山，面朝一个自然屋场，门口场地宽阔平整，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加工茶叶的楼房是6间两层。上面办公，下面加工茶叶。底层东边三间是连在一块没有隔墙的房子，是一个加工车间，里面有烘干机和制作机等机器设备。茶叶摘来后，立马可以烘干制作。 底层西边三间是他们的客厅、卧室和厨房。她丈夫自己除了种植十几亩茶树外，还有一个四百多亩的油茶基地。在这个大山深处能有这么一个规模的茶厂，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除了有一定的能力，还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蓝山村号称“竹海茶村”。竹子多，满山都是，成片成片的，像海一样浩瀚。茶叶更是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山上山下，田坝地头，水塘四周，房前屋后，一片片，一簇簇，一丛丛，一株株，到处都是茶树。这里山深林茂，雨量充沛，云雾缭绕，空气湿度大，漫射光强，对茶树生长发育非常有利。山区没有任何工业，没有污染。生产出来的茶品质好。汤色晶亮碧绿，香气飘渺幽远，醇厚清爽。凌梅早就跟夏阳介绍过，山里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点茶，有留在自家喝的，也有委托张月红丈夫加工出卖的。张月红的丈夫每年靠加工和出售茶叶赚了不少的钱。

凌梅家离茶厂不远，大约六七百米。凌梅平时有空就来茶厂打工，挣一些钱养家糊口。

凌梅一开始跟扶贫工作队讲经济来源时，没有讲真话，主要是为了保住贫困户这个名额，想多获得政府的一些资助。

晚饭后，凌梅来到月红家。月红的丈夫去县城卖茶叶了，孩子在校读书，公婆住在前面自然村的三间旧房子里。家里只有月红一个人。凌梅进门后叫了一声月红，然后自顾自地找凳子坐下来。月红在气头上，没有答应她，也不怎么另外冷言厉色对待她，冷冷地坐在沙发上不起身，也不吭气。凌梅不紧不慢开口说：“月红，我的事让你费心又生气了，真是不好意思。听说乡里对你有意见，扶贫工作队也不满意，邻居乡亲也有不少的议论，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真对不起你。”

“这事不能全怪你，我早有思想准备，早就不想干了。”月红对凌梅翻了一个白眼，冷冷冰冰地说，“现在扶贫工作队在这里，许多事不好干，而且工作比以前难干多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上级部门多，几十个部门，上百名干部，各项工作都需要我们去落实。我们只有四名村干，村里有五百户近两千口人。有时候为了抢时间、赶标准，必须加班加点，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比如，

今年是精准扶贫攻坚年，如何让农村的贫困户脱贫，成了我们的重中之重，也是各级领导重点抓、重点要求、重点评价的工作。我们在做好春种秋收、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农村日常工作的同时，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精准扶贫的入户调查、确定帮扶对象、制定脱贫措施、设计完成时限上，并且还要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完成上级规定的所有扶贫资料。我们本身文化水平就不高，完成这些工作任务感到难度很大，甚至纰漏百出。我们除了有与你们同标准的责任田、有少量的生活补贴，没有其他收入。而且补贴这么低，每月即使完成考核任务，也超不过 2500 元。在外打工随便做点什么，都有个三四千，而且还没有这么辛苦劳累、担惊受怕、委屈受气。以前还可以打打擦边球，找一个什么名义或虚立一个项目，到上面要点钱来，发发补助或吃喝招待开支什么的，方便多了，日子也比现在滋润。现在真是清水衙门，什么都没有，还天天挨批评。我看他们怎么处理我，最多大不了回家不干。至于你的事，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也知道你挺难挺不容易的。如果要动用那 108 万元，叔叔他们肯定不高兴。尽管法律上规定你有权动用，真去打官司闹得大家都不快活，以后大家的情面不好看，你应该想想，即使赢了官司，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还有我父亲的钱，你打算怎么办？”

张月红连珠泡似的一口气把自己的处境、未来的打算、108 万元的想法基本上说了一个透。

凌梅心里早就在琢磨她的这些想法，只是没有想到她说得这么快这么直。凌梅反而觉得话好说多了。

“月红，你也知道，我现在不是贫困户了，吃饭还不是大问题，关键是我那房子不安全，不做不行。儿子再过两年就要回来了，到时候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忍心呢？孩子小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照顾，现在我一定要为他们多做点什么。我想在他回来之前把房子盖起来，我自己也想做点事，用这个钱养养猪呀牛呀什么的。至于你父亲名下的钱，我想按照王思助理员说的做，他说你可以分得 10 来万元。我想这个钱照给你。像乡里领导说的那样，照法律规定做。你看行不？”

张月红心里早就在盘算着她爸爸名下的钱，她从来没有想到凌梅会这么深明大义，会这么干脆大方，会这么善解人意，会这么相信法律、依法给她。她反而假惺惺不好意思起来：“嫂子，你真让我不好意思，按照我们这里的老规矩，出嫁的女，泼出去的水。不能回头继承父母或分得娘家的财产。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想到我们。谢谢你了！可是两个叔叔那里怎么说呢？当初哥哥出事的时候，你哭昏了过去。许多事都是他们跑上跑下、没日没夜甚至不吃不喝去办的，那钱也是他们一起求爷爷告奶奶找酒厂的领导说情哭着要来的，他们自己当时可能还贴了一些钱开支。你打算怎么办？”

这一点是凌梅不曾想到的。凌梅想了想说：“那你说个数好吗？”

“这样吧，我去替你探探他们的口风，我想最多每人不超过 3 万元，你看行不？”

“月红，你帮我作主吧。”

八

夏阳一直在想，农村工作真是令人琢磨不透。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凌梅 108 万元的问题，原来想象得那么复杂，可凌梅一声不响轻而易举给解决了。

张月红也没有等乡党委研究如何处理她，就辞职不干了。乡里派了党委委员、司法助理员王思兼任蓝山村支部书记。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夏阳始料不及、唏嘘不已。

吴厚道家，夏阳来过几次，一直没有找到他。今天很巧，还没有到他家，在路过凌梅家门口时，陪同夏阳一起入户走访的村主任吴强，指着凌梅家门口站着的一个男人，对夏阳说：“那就是吴厚道”。

走近吴厚道，吴强对他说：“是去你家谈谈，还是在这里聊聊，扶贫包在哪里？”

吴厚道说：“就在这里聊，扶贫包也在

这里。”于是，吴厚道便将夏阳一行直接带进凌梅家。

夏阳是第一次见到吴厚道，对他的家庭情况和相貌不是很熟悉。只知道吴厚道是孤寡一人，没有成家。本来是来找吴厚道了解情况的，这不是吴厚道的家，夏阳便不假思索地对着吴厚道问：“你家不在这里，为什么扶贫包在这里？”

“扶贫包”是贫困户装建档立卡资料的，里面有贫困户家庭详细信息资料、扶贫政策宣传资料、施策措施记录和帮扶责任人入户走访调查记录，村里发放扶贫包的时候，是反复强调贫困户一定要妥善保管好扶贫包，不能随便乱丢乱放。当夏阳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很平静地说：“我的扶贫包一直放在这里。”说完也不作解释。夏阳几次来凌梅家，也看到了那个扶贫包，当时没有在意，凌梅一开始也是贫困户，一直以为是凌梅家的扶贫包。

夏阳环视四周，除了前来入户走访的人员，就是他和凌梅，旁边再没有其他的人。夏阳不知道吴厚道和凌梅到底是什么关系？凌梅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起过这个人，为什么他的扶贫包在凌梅家？他们的年龄相差较大，而且见夏阳一行人进来，神情举止自然镇静，没有什么异常变化。夏阳猜测他们应该是家族成员或者亲戚关系。因为在这大山深处，村子连着村子，房子挨着房子，亲戚靠着亲戚。东西放在别人家里或者闲来坐坐聊聊，是很正常的。这孤男寡女在一起毫无避讳，东西随便放在你家我家，彼此行为举止又是这么自然随和。这种相处的关系不是家族、亲戚，还能是什么呢？当其他人员在看吴厚道的扶贫包、在填写相关入户走访情况时。夏阳便转身和凌梅聊了起来。问及与吴厚道的关系时，她毫不掩饰、很坦然、很轻松地透露了跟吴厚道的关系。她跟吴厚道不是什么家族、亲戚关系，而是男女同居关系，且已同居一年多了。怪不得吴强那么自然地问吴厚道是在这里谈、还是回到他自己家里谈。说明吴强早已知道他们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从吴厚道与凌梅两人相处的亲密程度上看，可以肯定地说，左邻右舍也应该知道他们这种关系。她还告诉夏阳，隔壁的吴奶奶是吴厚道姑姑。吴奶奶对凌梅这么好，这么亲切也就不难理解了。吴奶奶更多的想法肯定是希望她外甥吴厚道能够重新组建一个家，在她心里可能早就把凌梅视为她外甥媳妇了。至于张月红叔侄他们，也肯定知道凌梅与吴厚道的关系，不让凌梅动用 108 万元，可能也出于他们这种关系的考虑，肯定担心凌梅把钱给吴厚道用掉。凌梅不愿意离开蓝山村，可能也是在考虑与吴厚道的关系。一连串的问题和猜测弄得夏阳伤透了脑筋，百思不得其解，又似乎若有所悟，有了某种头绪。之前，夏阳不清楚这些错综交织的关系，更不会想到凌梅有这些所作所为，现在即使有一些眉目，也不好去问人，更不能去问凌梅来证实自己的这些想法。他只能将这些关系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串连起来，凭自己的经验和生活中的一些逻辑关系去揣测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他已经弄明白了。那就是乡亲们早已知道他们的同居关系，也默认了他们这种关系的合理性，只是扶贫工作队几个外来扶贫的人不知道而已。当然，村子的人也不好明说，因为他俩的同居关系没有合法性，他们并没有领起结婚证。凌梅告诉他，有正式嫁给吴厚道的想法，但还没有考虑成熟，没有最终确定下来，一是吴厚道比她大十几岁，年龄悬殊太大，她在犹豫；二是对吴厚道的脾气不满意。吴厚道厚道是厚道，可脾气不好，暴烈，不顾别人感受，让人受不了。吴厚道今年 61 岁，看上去红光满面，神清气爽，个头高，气质好，一副依然自信、俊朗、淡定的样子。早年娶了一个漂亮媳妇，据说为了妻子拿出十几个鸡蛋送人这点小事，被吴厚道的母亲赶出了家门，另嫁他人。从此，远近都知道吴厚道的母亲脾性不好，难以相处，没有别的女人再敢嫁给他。

从凌梅的谈话中，夏阳感觉到他们两人感情不错，而实事上又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也应该是事实婚姻。凌梅也认为吴厚道尽管年岁较大，但不显得老，身体很硬朗，自身条件较好；尽管脾气不好，但人不坏，直肠子，发过脾气就算了，从不计较。吴厚

道父母已过世，平时双方都住在一个村庄里，知根知底，彼此家庭无任何负担和阻碍。组成一个合法的家庭，没有任何困难，也便于双方互相照顾和扶携。再说，在这个大山深处，双方在不愿意离开故土的情况下，要真再找一个非常满意的伴侣，应该说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通过一系列的入户走访调查，夏阳已经了解到，农村的婚姻观念悄悄发生了变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了。非法同居的情况屡见不鲜，分分合合，时好时坏，有点像人们所说的试婚。长期不打结婚证，好则合，不好则分。特别一到老年，涉及到子女赡养、财产继承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真的打了结婚证，一旦一方去世，则矛盾纠纷较多，家族、亲戚之间吵闹打架或到法院打官司的时有发生，大家平时听到、见到的不少。所以许多血淋淋的事例也教育了大家，让大家变得所谓“聪明”起来，尽量规避风险。两人好，可以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不能成家打结婚证。此风一长，便使一些老年人在一起苟苟合合，见怪不怪。家庭不稳固，随意性大，许多政策又难以界定，矛盾纠纷依然无法避免。最后势必造成道德缺失，法制意识淡薄，家规、家风不正，给下一代造成不良影响，给政府工作带来被动，社会风气不纯。知道这些情况后，夏阳觉得很不好，力劝凌梅嫁给吴厚道，去领取结婚证，让自己的婚姻合法化。同时他还意识到，凌梅已真的不是小时候的凌梅了，凌梅已变得让他感觉越来越陌生，让他感觉到她已是真正属于这大山深处的女人了。想着想着，心里酸酸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痛。

九

已是秋分时节了。前几天零零碎碎下了一些雨，今天雨停下来了，负离子更加活跃，空气格外清新，太阳也出来了。气温在摄氏20度左右，不冷不热，让人舒爽。

夏阳带着小马和扶贫专干，像往常一样入户走访。他们翻山爬坡，时峰时谷，时陡时缓，时曲时直，有桥过桥，有水淌水，跨过一村又一村，走过一户又一户。沿途树木葱笼，竹海浩荡，流水淙淙，鸟鸣鸡叫，狗吠兔跑，环境优美，风光旖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真正的绿水青山，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金山银山”，是真正的天然氧吧。在这样的环境里穿行，让人奔波的劳累和对贫困户的忧虑瞬间得到释放，顿感轻松、惬意、爽快！

夏阳这是第三次来到凌梅的养兔场。夏末秋初的时候，凌梅不但和吴厚道领取了结婚证，正式组建了合法家庭，还盖起了三间平房，同时在房子旁边兴建了一个养兔场。他们还把吴奶奶接到了新房子来住，让吴奶奶天天有人陪她说话，不再孤单单的。吴奶奶彻底结束了空巢老人的生活。他们既照顾了吴奶奶，又让吴奶奶帮助他们看看家看看场子。吴奶奶乐不可支，喜不自胜，见人就说甥儿甥媳好。

吴厚道懂得养兔技术，早年在外打工的时候，帮别人养过兔子，学会了养兔的方法。他们的养兔场坐落在一个两山相连一面敞开的三角形半山腰平地上。东北面和西北面紧靠两座大山，西南面对外敞开，敞开的平地边沿有一条石子路，这条路将叉开的两山相连，且沿着两山腰朝相反的方向不断向外延伸。夹在两山之间的石子路外沿，是落差达三米多深的绝壁悬崖，绝壁下是层层叠叠伸向远方狭长的田地。这种场地似一块没有封口的三角盆地。整个盆地三亩多，是当年分给吴厚道兄弟三人及父母的山场。除了吴厚道名下的外，吴厚道花钱将其他兄弟名下的山场租了下来。他们夫妇二人就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形建起了养兔场。养兔场建筑占地面积800平方米。长方形的厂房，铁皮做屋顶，四周和中间用铁柱做支架支撑固定。厂房内是一排排带有一定间距的层层叠叠的兔子笼，兔子笼全是用铁丝做的。他们养的是比利时长毛兔，这种兔子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摄氏18度至摄氏25度。冬天最低温度不能低于零度，夏天最高温度不能超过32度。这种坐北朝南凹进山腰的平地，就像人们盖

的房子一样，冬避寒冷的北风，夏躲暴晒的烈日，冬暖夏凉，温度适宜。这种凹进山腰的场地，很少有人路过，环境僻静，兔子不容易受到惊吓，利于兔子的生长。

他们还说，随着养兔规模的扩大，兔子的粪便和尿液也要进行科学的处理。他们计划将粪便和尿液集中起来进行发酵处理，让它腐烂变质成为有机肥料。这种有机肥料作用很大，既可以投放田地，肥沃农作物，还可以集中起来养蚯蚓。蚯蚓既有药用价值，又是动物营养丰富的养料，还可以将蚯蚓放入田地，疏松土壤，肥沃土地，利于农作物生长。如果把兔子的粪便和尿液处理好了，那就是变污为宝，既可以净化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又可以增加收入，一举多益。他们夫妇跟夏阳谈这些的时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夏阳感到凌梅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扫往日的忧伤和愁闷，心情变得轻松和愉快起来。完全变成了吴厚道得力的助手和满足快乐的妻子。夏阳打心眼里为凌梅的变化感到高兴！

十

一晃一年过去了。蓝山村也在默默发生着变化，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扶贫工作的政策逐步知晓，逐步清晰。大家对扶贫工作队人员越来越熟悉，且越来越喜欢。人们对夏阳更是敬重有加，见到他总是习惯地喊一声“夏书记”。夏阳不但越来越理解了党的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大大丰富了农村工作经验，提高了开展农村工作的能力，对农村、农民、农业有了全面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坚定了他对蓝山村脱贫攻坚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蓝山村脱贫的人越来越多，贫困户越来越少。蓝山村总人口 1690 人，430 户。其中在册贫困户 172 户，553 人；已脱贫 73 户，284 人，尚未脱贫 99 户，269 人，今后两年拟全部脱贫。第一年拟脱贫 46 户，141 人，第二年拟脱贫 53 户，128 人。通过入户走访、摸底排查，夏阳发现其中有 22 户，68 人，实施不了任何扶贫措施。整个蓝山村山场面积 2830 亩，用材林 729 亩，生态林 1971 亩，经果林 130 亩，耕地面积只有 483 亩。这里山多地少，经果林少，脱贫致富的途径匮乏。要解决贫困人口长期贫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发展产业，只要有了可靠的产业，贫困户脱贫后就不容易返贫。所以，夏阳在蓝山村极力实施产业扶贫。可这 22 户人家，不是家里缺少劳动力，就是孩子小，而且家里还有残瘴或长年有慢性疾病的人，这些人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就容易造成长期贫困。所以近来夏阳一直在考虑这 22 户怎么脱贫的问题。

夏阳自从知道凌梅在蓝山村后，一直把凌梅视为自己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发小，并且凌梅还救过他的命，不管凌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要是见到凌梅，一股亲切感总会由然而生。在蓝山村遇到困难或一时弄不明白的事，总要跟她唠叨唠叨，叙叙聊聊。今天他又来到了凌梅家的养兔场，看看那些小小的铁丝笼，摸摸那些洁白柔软的兔毛，心里的愁云慢慢飘散了许多。凌梅一开始见夏阳走进养兔场脸色不好，知道他心里准有什么烦心事，也不多讲话，只是陪着他慢慢在养兔场转来转去。吴厚道确实是一个厚道人，见夏阳每次来除了叫一声“夏书记”外，总是一声不吭地去做他的事。凌梅见夏阳转了好一会，叫他坐下来喝喝水。夏阳也就不再转了，坐下来等凌梅倒水给他喝。

凌梅端过水坐下后，慢慢地说：“夏阳，最近扶贫还顺利吗？”

“顺利还顺利，就是有 22 户脱贫措施有点不好办。”

凌梅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夏阳把 22 户的情况说了一遍。凌梅说：“这些人家的情况我都清楚，他们确实很困难。要不这样，他们每户不是有 5 万元的政府贴息贷款吗？你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放在我这个养兔场来，我可以把养兔场扩大。我的场地还空出一千多平方米，是准备以后有了资金再扩大发展的。我儿子、女儿的钱，我都没有动用，免得月红他们起疑心，再说我和厚道结婚，厚道也不愿意我动孩子的钱。如果那些贫困户愿意将政府的贴息贷款投放到我的养兔场，我们

算给他们股份，将来长期分利润给他们。”

凌梅还没有说完，夏阳毛塞顿开，喜出望外，连连说：“这好哇这好哇！”

“看你高兴的，还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

“不会的，不会的，肯定会同意的。”

这时他抬头突然望到了吴厚道。夏阳转过头来，对凌梅说：“厚道能同意吗？”

凌梅轻松笑了起来，然后爽快地说：“放心吧，他什么都听我的。”

吴厚道当然听她的。在这个大山深处，像凌梅这样美丽、聪明、能干的女人，可以说凤毛麟角。这里自身条件好一点的姿色不错的女子，大多外嫁，不是嫁到城里去了，就是嫁到富裕发达的乡村去了。外面哪怕是再差的女子也不愿意嫁到这穷山沟里来。整个村子找不到媳妇打光棍的就不少。据夏阳摸底了解到，仅贫困户成年男子中，就有 28 人，他们几乎一人就是一个贫困户。28 户占 172 户贫困户的 16%。像这些孤寡老人，基本上一生都没有成过家，即使有人成过家，也是短暂的。到了老年，晚境凄凉，膝下无儿女缠绕之欢，有的只是生活无人照料之苦，一生孤苦伶丁，冷冷清清。已经 61 岁的吴厚道，老来有这么一个条件好的且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照顾他，做他的妻子，叫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一点，过了大半辈子的吴厚道是非常清楚的，他娶得了凌梅，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他乐都乐不过来，怎么会违逆凌梅的意志，让凌梅不高兴呢？只要是凌梅同意的事，他从来就没有反对过。自从跟凌梅结婚后，再也没有见吴厚道发过脾气，一天从早到晚笑兮兮的，什么都依着凌梅，宠着凌梅。凌梅不但喜欢吴厚道的厚道，更喜欢被吴厚道宠着。除了小时候父母宠着她外，已经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人象吴厚道这样让她这么自在这么开心这么幸福。她觉得自己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大事有人罩着、小事有人惯着的女人。夏阳望着她，觉得她脸上的红晕在增多，光泽在闪动，像有返老还童之势。

夏阳回到村部，立即召集大家碰头讨论那 22 户脱贫措施问题。在讨论会上他把凌梅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大家觉得很好，一致认为应分头去征求那 22 户的意见，如果他们没有意见就去帮他们办手续贷款。

大家分头跑了两天，家家都同意自己贷款交给凌梅。他们对吴厚道和凌梅都很了解，很放心。

两年过去了，经上级严格的考核验收，蓝山村 172 户的 553 人已全部达到脱贫标准，蓝山村按照上级的要求提前一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夏阳告别乡亲，告别凌梅，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蓝山村。临走的时候，凌梅和吴厚道来村部送他，凌梅告诉夏阳，她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夏阳的双手握住凌梅的双手，高兴地道：“凌梅同志，你有信仰，又带领贫困户翻身奔富裕奔幸福，很好！得写个入党申请书，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凌梅抖了抖夏阳的双手：“好！”跟前的吴厚道笑着点头道：“别忘了经常来蓝山村看看，别忘这里还有你的亲人，还有你帮助脱贫致富的父老乡亲！”

凌梅很高兴地对夏阳说：“夏阳，我儿子明天就要回家了。”

“祝贺你！希望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蓝山村我肯定还要来的，你们是我的亲人，我会来看你们。我要来看大家生活得是不是越来越好，是不是有脱贫后出现返贫的情况。还要来看你们的养兔场是不是越来越大，哪一年能达到三千万元的收入。还有那 22 户的红利，是不是每年你们都发给了他们。”讲完，夏阳握握吴厚道的手，然后冲凌梅笑笑，转身上车了。

汽车开动后，凌梅一直望着夏阳的车子慢慢走远，直到车子望不到影子，她还在路边傻傻地站着，一动不动。吴厚道扯了一下她的衣角，她才慢慢回过神来，跟着吴厚道回到了他们的养兔场……

方长松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漫读岁月》，供职于安徽宿松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好事多磨

李荣华

一个举报电话，打破了秦西供电所平静的日常工作。举报人称，电工、兼职驾驶员王亮私自开着电力抢修工程车，车里不装电力抢修器材，却装满粮食，到秦西镇粮管所去，插队卖粮。引起排队卖粮的群众不满。结果被老百姓举报到盐南区供电公司，区供电公司纪检当即承诺：一周内，查办处理。

多年以前，盐南区供电公司就供电优质服务一事，向社会作出十项承诺，服务热线是95598。我敢说，这是各行各业的服务热线电话里，最火热、最忙碌的一个电话，真正是每天打得电话线发热的电话。电话内容广泛，涵盖用电的方方面面。家里停电了，打此电话；觉得小区变压器距离自家过近，听说影响人体健康，要求将它搬迁，也打此电话；饭店里遇上某一位熟悉的电工，觉得他可能存在吃吃喝喝方面的不正之风，同样，打此电话。总之，这是广为人知、有打必接的热线电话。

公车私用，在供电公司的十项规定里，是排在第三位的严禁事项。尤其是电力抢修工程车，专一服务于电力抢修的工作用车，是要保证它随时能为电力抢修工作服务，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工作多年的电工师傅们，谁都清楚这一点，可王亮也已工作十五年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傅，而且去年，他还被评为市供电公司的先进个人呢。这回，竟犯起了低级错误。

“王亮，你今天起暂停一切工作，全力配合上级纪检部门调查你关于公车私用一事。”星期一早晨，刚上班，还一宣所长将王亮叫到办公室里，严肃地对他说道。王亮感到满腹委屈，欲对还所长倾诉自己的理由。还所长打断他话，说你别说了，你想说的，都已知道，我理解与同情你。下面，希望你拿出好口才，也能说服纪检调查组的同志，令他们理解与同情你，事情就成功化解。否则，你就听凭上级的处分吧。说完，还所长转身去忙别的事了。星期一早上，供电所里，一片忙碌。这一周的工作，要在今早，布置落实给每一位电工。

王亮回到班组里，此时，同事们领了各自的本周生产任务，分头行动去了。唯他没有工作任务，枯坐在班组里，等待公司里纪检人员的传唤。这滋味不好受，他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二三行，便放下了。他无心看报纸，他心里强烈的愿望是：纪检调查组的同志，赶快到所里来吧。好让他三言二语，把话说完。待得到人家的肯定后，澄清事实，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欲整倒王亮的人，此时，正起劲地向公司纪检部门投诉他呢。现在，王亮被暂停了工作，人家认为是初战告捷，大受鼓舞，因此，进一步投诉王亮的热情与力度，空前高涨。

事情起因是：王亮是供电所里兼职驾驶员，三天前，他接到一个报修电话，说花扬村厉小康家电没了。他便驾车前往查修。约两小时后，缺陷处理结束，人家留他吃饭，他说，回供电所食堂里吃饭吧，今天是他轮值，他担心留在这里吃饭，那边万一有事，便不能及时赶赴处理。谁知，他今日真摊上大事了。事情发生在返回供电所的途中。

这是一条单行道，一位老人吃力地拖着一辆载重板车，车上堆放三层口袋，每只口袋里，都装有一百来斤粮食。眼下，是麦收季节。当地农民，将地里收获的小麦，直接运往粮站，

粮站正敞门收粮呢。据说，敞门收粮的日期为一星期时间，过了这期限，农民卖粮就增加一些麻烦了，需要送到更远的大粮库去，而且，价格反倒是每斤低了五分钱。因为，那是市场价，由市场决定价格。今年，麦季丰收，所谓谷贱伤农，就是这意思。而现在粮站反而高出五分钱，因为，它执行的是国家保护性收购价。就是常说的国家补贴，为的是保护农民种地卖粮的积极性。因此这两日，当地农民抢着收割，争着往粮站送粮。一时，十里八乡的路道上，都有运粮车往粮站方向送粮。

但运粮的活，一般是青壮年男人干的，在这麦收季节里，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们，都半要向工厂老板请几天假，返回乡来，帮助留守在家的亲人，一起将地里麦收了。可这辆运粮车，为何是一位佝背老人拉车呢？照这么个前进速度，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走完这条单行道呢？王亮跳下车来，上前去看个究竟。

王亮上前一看，还是熟人呢。他脱口而出，叫了一声：三叔，你怎么拉得动这般沉重的运粮车呢？

拉不动也得拉。你瞧，现在家家户户都在地里干这活呢。三叔是个明理人，他说的道理，一点也不差。农民都是按着农时做事，到什么时间干什么活，这可不是干得动干不动的问题。

三叔，我来帮你拉。

这都不好意思，你有工作，不耽误你。我反正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拉。

可是，我们耗不起呀，瞧，我们都被你压在后面呢。此时，向后眺望，只见，三叔运粮车后的车辆队伍，排起了一支长龙，他们都得按三叔的低速前进。就有人受不了了，上前来，与三叔交涉。当听说王亮要帮他拉车，便顺势建议说：

你不如将板车上粮食，往你工程车货厢里一放，索性帮他送到粮站去，这样，将好事做到底才是。

可我们有规定，电力抢险工程车，只能用于电力抢修，不得作其他用途呢。

特殊事情，特殊处理嘛。你帮他运一回粮，不仅是帮他忙，而且，也是帮我们大家的忙。路畅通了，我们才能赶时间通过。

王亮听了，感到左右为难。一边是乡亲们的要求，一边是电力公司的严格规定，他非常愿意将两者兼顾起来，可是，公司的规定能“灵活”一回么，王亮这样想着，一边从怀里掏出手机来，他打个电话给还所长，希望还所长能根据他反映的现场情况，通融一下。可还所长在电话里说，对公司的规定，他怎能带头违背。将在外，军命可以不受，你自己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决定，但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说完，还所长便挂了电话。王亮收起手机时，心里有些茫然，还所长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现在，还是要他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决定。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那性急的汉子已行动起来，他将板车上粮袋，直往电力抢修工程车的车厢里搬。而且，那汉子一带头，其他人也纷纷加入行动。一会儿，小板车空了，被推到路边沿处，小山似的粮食，被迁移到电力抢修工程车上。至此，王亮只得顺从民意，小心地将三叔请到副驾驶位置上。他的电力工程车一发动，顿时，单行路道，畅通起来，运粮车队浩浩荡荡地向粮站进发。

一路上，三叔千恩万谢王亮，王亮专心驾驶，也没多答理他。到了粮站一瞧，卖粮的农民可多呢，排起了长长的等候卖粮队伍。王亮心急，这要等到何时？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农电工的身份，自己是开着电力抢修工程车来的。这可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为此，他一直是忐忑不安的，一心想着快些了结这事。这时，他看见远处有一人，拿着手机，疑似对他与车拍照呢。他遂愈加心慌，万一这照片传到所里，可是，铁证如山啊。因此，他决定将车上粮食卸下来，让三叔在这里排队卖粮吧，尽管他年老体衰，多有不便。尽管这样做，增加了不合理的重复劳动，但也是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能在这里久等的。但就在此时，一个熟人的出现，又打乱了他刚刚制定的计划。

王师傅，你也来卖粮的。一个熟悉的声音对他说。王亮一瞧，他不是粮站的专职电工李浩嘛。王亮捣了他一拳，问他在这里做啥。

李浩告诉他，这几日，收粮的传动电机特别忙，它必须在此守候，确保它在这节骨眼上，不会停电停工。因此，站长安排他专门值守收粮电机的工作情况。他瞧了一眼卖粮队伍说，若是排队的话，你也与我一样，要值守大半天里。你将车开到那边仓库门口，我去开门放你进来，给你开一次方便之门。

那我替三叔，谢谢你。

客气啥，平时，你们随叫随到，供电所帮了我们粮站多少忙啊。

就这样，在李浩走后不久，王亮缓缓地将工程车从排队卖粮的人群里退出来，转到那边粮库门口。粮库门开了，电力工程车开进去，大门，复又关上。这一切，让同样卖粮的其他人，羡慕不已。就有人说起风凉话来，到处都有特权存在啊，瞧，卖粮的这地方也有特权。供电所的人，就可以开着电力抢修工程车，大模大样地来卖粮。而且，大开后门，不用排队呢。

或许人家是为电力抢修的事，进去的呢。有人这样说道。

你眼睛长哪了？不看见电灯亮着么，这说明，这里供电是正常的。那车上满载着粮食，当然是来卖粮的了。

那人说不过这一位，便不吭声了。这儿的关于王亮与电力工程车的种种议论，王亮当然是一句也没听到，但不久，他就痛苦地感受到了。一会儿，王亮开着电力工程车出来。当然，车厢里已空了，三叔下车来，又重复感谢王亮。王亮说声：三叔慢走，便驱车回供电所去了。

王亮的电力工程车，还在粮站与供电所之间的半道上行驶着呢，而举报王亮的电话，便已打到还所长的办公室。还所长在电话里，尽力安抚对方，并感谢人家对供电所工作的支持与监督，同时，向人家保证，一定会查清事实，严惩相关责任人。人家在电话里说，我相信还所长，我等待一星期作结语，便挂了电话。

王亮将车开到供电所大门口，见还所长在门口等着他，因此，就停下车来。还所长你好，有啥事吗？

你粮食卖完啦。

王亮听还所长这么一说，心里咯噔一声，往下一沉。他情知不妙，将车开进所里停稳当后，便匆匆来到还所长的办公室。

这三叔，其实不是我亲三叔。只是按辈分叙起来。他年长，我该叫他三叔。他是我供电责任区里的一位孤独老人，他俩儿子长年在外打工，极少回来，今年，即使这夏收大忙季节，也没有回来。过去，我经常帮他修一修电灯，理一理电线，与他熟悉了。平时一些重活，我也顺便帮他提拎过多回呢，他赶集挑担回来的路上，我替他拎包什么的，也曾骑着摩托车顺道带他过一段路的。今儿，我去赵村消除用电缺陷回来，路上见他拉车吃力，而且压着道路不通畅，使后面的车辆没法通过，我才出手相助的。

我不是问你，为何帮忙？而是问你，出了这事，你如何向供电公司领导交代？这事如何了结？王亮听了这话，便闷闷不乐地回到班组里。

第一批审问王亮的是区供电公司的纪检人员，人家对他说，市供电公司纪检领导已关注此事，他们要求我们客观公正地调查清楚此事，并向市公司纪检汇报处理结果。王亮与他们是同事，彼此熟悉。但在调查公车私用这件事上，则是公事公办。纪检组的卢干事根据举报电话反映的情况，首先核实，5月23日当天，J1089号电力抢修工程车是否运载小麦。王亮承认有这件事，但王亮强调是外出工作结束，返回供电站时，顺便做了一件好事，帮一位孤独老人运送小麦。但人民来信说他是干私活，而且，是帮自家亲戚做事。对此，王亮认真解释说，其实，我们不是亲戚，但按辈分叙起来，我应该叫他三叔。他的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家里接个电灯，修个电扇的活，都是我来干，因此，往来得多，三叔叫得勤快，就称呼上了。使一些不明实情的乡亲们，以为我们真的有叔侄关系呢。

卢干事办事，一向很严肃认真，他为做到实事求是，弄清楚真实情况，不辞辛劳，驱车专程到三叔家调查走访。三叔见到电力抢险工程车，就条件反射似地兴奋起来，他有许多愉快的记忆，都与电力抢险工程车有

关。他的大侄开着这车过来，帮了他许多忙。特别是最近一次卖小麦，他原以为，两儿子不回来参加农忙，他一个老人，要干得累死累活呢。谁知，因意外地得到大侄的帮助，使他今年夏收远比去年夏收，过得轻松。他要好好地感谢大侄呢，但是，车上走下来的俩人，他都不熟悉，却是来找他的。

你对供电所的王亮熟悉么？

熟悉，熟悉。他是我大侄，我这侄子可好啦。经常上门来帮我做这的那的。我挺喜欢他的，我的儿子在外省打工，常年不归。就这侄儿常到门上来走动。有时候，我十分想念他的时候，曾经故意使坏过，有意教电灯不亮。然后，打电话去请他过来。他一听说修灯理线的事，总会，放下电话便立刻过来。他怕时间久了，等他不耐烦时，我会动手动脚，乱摸乱来，因而触电呢。尤其是三天前，那次，卖小麦，多亏了，我的侄儿帮忙。

卢干事听到这里，笑了起来。觉得眼前可怜的三叔，完全被蒙在鼓里呢。原以为，他可能避而不谈这事，调查起来，会遇到重重困难的呢。谁知他竟主动地说起了这事。

你写啥。三叔忽然疑问到，他见他们记录着他说下的第一句话。而且，他说得快时，他们也就记录得飞快。因此，他起了疑心。卢干事便安慰他，你尽管说，这不是坏事，有助于你大侄呢。听他这么说，三叔就继续畅快地往下讲：

王亮这孩子真好，前几天，可帮了我大忙。他开着这工程车，到那都吃得开。粮站上那么多人，排起长龙队伍卖粮，他的电力工程车，径直开到里面的地磅前，轻松地卖了粮，免了我排队之苦。

三叔你会写字么？

要写字做啥？我不会。

那你按个手印就行。

按手印做啥？

证明这话都是你说的，而不是我们虚构的。

按手印就按手印，我是实事求是说话，怕啥。就这样，三叔说着自我壮胆的话，一面就手醮了红印泥，把手印按了。

卢干事他们从三叔那里返回，第二次与王亮面谈。现在，卢干事手里有了三叔的口供录音，与王亮再谈话时，就问他两件事，一是俩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三叔可是口口声声称王亮为我的侄儿呢。二是去粮站卖粮，是否耍了威风，以权谋私，强行插队卖粮的。

王亮急得发誓，说与三叔绝无亲戚关系，可以去村部调查，经得起抽血化验，科学验证有无血缘关系。二是粮站卖粮，绝没有强行插队之说，可以询问人家电工等。卢干事告诫他，我们纪律监察人员，做的就是这份工作，不怕吃苦的，一趟趟地跑不要紧，一定会弄清事实真相的，若刻意欺骗组织，隐瞒真相，则后果严重。纪检人吃的是红脸饭，不怕得罪人，真的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贤。如果错在自己职工身上，拖延隐瞒是不可能放过去的。另外还有一事，鉴于现在，供电所处于迎峰度夏关键时期，所里工作多，人手少，要求他投入到生产一线去，一如既往地工作。并且，还不能因此事而三心二意，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大事。但同时，他又得做到，随叫随到，配合纪检工作。王亮听了，无话可说。

春末夏初，供电所里对直通百姓家的低压输电线路进行检查维护与新架新拉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乡村田野里，一片繁忙。王亮比谁都清楚，此时，所里人手紧缺，关键性的安全工作，一刻也不能麻痹松懈。因此，王亮心里格外焦急。他负责安全供电的区域里有两台变压器，必须在此时，换上大容量变压器，方能确保所属台区用电，能平安度夏。现在，虽说是有条件地恢复了他的工作，但毕竟是同意他工作了，因此，王亮高兴地告别卢干事他们，去组织实施他管辖区域里换变压器的具体事情了。

卢干事打电话给村主任，说明将要调查事情的情况，希望与他当面交谈。村主任则告诉他，现在，农村大忙，烧麦杆污染环境的事，时有发生。他们要严防死守，重点打击。他确实分不开身子。但如果是关于电工王亮的事，他确实有话说，要代表大多数群众，反映一下村里的主流民意。卢干事夸村主任，向来关注与支持供电所工作，这次找您，正

是为了从侧面了解一下电工王亮的一些情况。村主任在此事得到证实后，爽快地说到，那我到你们供电所去，一小时后供电所门口见。

约一小时后，村主任果然来到供电所，他们一行三人，包括村支书与妇女主任，可以开一个流动的村委会了，从阵容上可见，村里是很重视关于王亮的事情。村主任说，王亮维护供电的工作表现很好，群众对他的供电维护工作很满意，张家电灯暗了，李家电扇不转了，只去一个电话，王亮准会驱车匆匆而来。待解决了群众问题后，才会离去。这方面，一些留守家庭的老人，感受尤其深刻。当然，因他工作认真负责，也得罪过个别人。例如，村里的一个刺头偷邻居家的电，手法很隐蔽，将偷电线路埋在水泥墙体里，手段十分高明。起初，查了几次都没查出来。可被窃电的老实人一直不服气，因为，邻居比他家多用一台冰箱，两台壁挂式空调。还有，他家时常通宵达旦地常打麻将，怎么可能，邻居家用电，反而比他家用得少呢。从电费上看，倒像是他家里多一台冰箱，两台空调，而且，经常通宵达旦地打麻将呢。因此，老实人不服气，多次跑到村部，跑到供电所里，坚决要求查明窃电真相。可刺头也几次私下里找王亮，请他高抬贵手，别追查下去啦，糊弄一下老实人就算啦，还送了王亮一条烟。可王亮既没有收他烟，也没有停止追查窃电的步伐。终于，敲开水泥墙壁，查出偷电线路。老实人是高兴啦，扬眉吐气了，一桩心事了了。可刺头却对王亮怀恨在心，从此，概不配合王亮的用电维护工作，一有机会就向王亮发难。

哎，还有这事。卢干事听村主任这番话后说道。不过，我要问的不是这事，而是另外一件事，王亮与孤独老人仇老爹是什么关系。

叔侄关系，谁都知道的。村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有血缘关系吗？是不是真正亲戚。卢干事紧问到。村主任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不解地问到：难道供用电双方，相处得像亲戚一样不好么？军民还有鱼水深情呢。孤独老人仇老爹，可是人前人后地炫耀，电工王亮是他侄儿，他有事时，一个电话，大侄一定会赶来帮他将电灯之类修好呢。

村主任你知道，我是区供电公司干纪律监察工作的。不是耍派头，我这回是以纪检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你进行严肃的谈话。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王亮与孤独老人仇老爹，到底是不是亲戚关系？

村主任听了卢干事这番话，觉得事关重大，便端起茶杯来，喝口茶。同时，他望了望村支书与妇女主任，以目光示意他们说话。村支书说：他们确实没有亲戚关系，我是村里当地人，此事还不清楚？孤单老人仇老爹是外来户，他向来乐意与村民攀亲戚，他还称我是他长辈呢。有人说，我与他不同姓，他说是姑爷关系的长辈，就是不同姓。而王亮之所以默认他说的亲戚关系，是因为，一来他确实年长，叙叔侄关系，并无他意；二来有亲戚关系，沟通更流畅，供用电关系更和谐嘛；三是老人乐意这么称呼，顽固得很，不愿意改口。因此三方面的原因，多年来，就一直这么彼此称呼。

哎，原来如此。我代表区供电公司，衷心感谢你们，真的打扰你们啦，对不起，谢谢你们，就在所里吃个便饭吧，卢干事对他们说到。

真不客气，我们在这儿，心里可不踏实呢，担心那边麦田里，狼烟又起。只有，人在田头地边，心里才安宁。村主任回答说。

那不耽误你们啦。卢干事将他们送到门口。凑巧，遇上王亮从更换变压器工作现场回来。卢干事问他，第一台变压器换上去了么。王亮告诉他，哪能有这么快的更换速度，换变压器本身没有技术难题，但涉及到青苗赔偿的问题，老百姓的利益是大事，要谨慎处理。幸亏只是王家的一块菜地，而老王家有个病人，用着呼吸机。前夜，他家突然停电，他去连夜抢修的，老王一家人，正对他心怀感激呢。所以，他家的菜地遭践踏，赔偿问题，轻松地解决了。现在，大伙回供电所来吃午饭，预计日落前，能够换上大变压器，并恢复送电。卢干事向他透露一点调查情况，为的是让他安心工作，保障施工安全。告诉他，与三叔亲戚关系的问题，已基本上查清楚，并不是真亲戚，而是平时，王亮供电维护工作做得

好，三叔主动攀亲，按辈分叙出来的，几年来，一直这么称呼，是部分村民误以为，他们是真的沾亲带故呢。下午，再去粮站调查一下，就准备结束这次调查工作了。王亮听了，深吸了一口气，久久地保持着仰脸向天的姿势，他觉得心中的一块千斤巨石落了地，胸中所有的委屈，于无形之中，化着眼眶里湿润之物。他所以长时间地仰面向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怕是一低头，眼眶里眼泪，就会掉下来，让别人瞧见，都不好意思。

中午饭堂吃饭时，同事见王亮吃了三碗饭，就与他开玩笑说，你身体发胖的苗头出现了，饭量大增了。王亮笑而不语，只顾埋头吃饭，并没有与同事多说，泄露他饭量大的真正原因。因为，区供电公司纪检调查组的结论，还没有正式公布，他只是提前获悉而已。他认为这结论，只能由组织上宣布。因此，周围同事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得知调查结论，所以，也就没有弄清楚王亮饭量大增的真正原因。吃完饭，王亮也没有休息，就又去了更换变压器的现场。因为，供电所距离更换变压器的现场，有十来里路程呢，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移旧装新恢复送电等系列工作。

卢干事他们到粮站去调查情况，粮站朱站长的回答很干脆，绝没有供电所开后门卖高价粮之说。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粮站发现当日卖粮的农民特别多，仅有一处收粮门口，已排起长龙似的队伍。因此，临时决定，再开一处大门收粮。而王亮就是在第二处门口卖粮的，他只是第一位出现在第二处收粮门口而已。另外，听说王亮是做好事帮孤独老人卖粮的，而不是卖自家粮的。他们粮站正准备采访报道这样的好人好事呢。卢干事听了很开心，他真诚地与朱站长握手，向人家致谢，并说明情况，有实名电话举报王亮的呢，请朱站长暂缓一步宣传王亮卖粮的事，等与举报人沟通解决问题后，再宣传不迟。

谁举报的？他娘的。朱站长一脸怒容地问道。

对不起，举报人姓名保密，这是我们的举报受理的规矩。卢干事对朱站长解释说。

他娘的，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好事倒让他举报成坏事了。朱站长性子急，一遇上不可理喻的事，他就要骂娘。在他对卖粮事件举报人的一连串骂娘声中，他与卢干事握手道别。

忙碌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两周时间过去了。新的周一上班时，王亮心里盘算着他管辖区域内另一台小容量变压器更换的事。这次，换变压器的难度要大一些，因为涉及到一户人家祖坟上，同时，需要锯掉其生长有几十年的一棵老槐树问题，这户人家讲究风水，说什么也不让动祖坟。王亮已往他家跑了三回，苦口婆心地讲其利害关系，告诉他，他家冰箱不肯制冷，电视机里雪花繁多，都与电压质量有关，若是换上大变压器，清除了它附近的输电线路障碍后，这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可是，至今对方还没答复同意。眼下，王亮又想好了一篇新的说辞，准备再次登门，他要在这星期内，做通对方的思想工作，将大变压器换上，输电线路的通道打开。这工作不能再拖延了，迎峰度夏即将开始，这工作必须限期完成。

王亮在班组里正准备下乡的工器具，还所长的电话来了，让他到二楼所长办公室去一趟。他以为是还所长对他正式宣布，他已经知道的区供电公司纪检组调查结论呢。谁知，竟是一个晴空霹雳，打得王亮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王亮，区供电公司纪检组的调查结论刚刚出炉，尚未正式公布呢。在与实名举报人进行沟通时，对方认为我们的调查结论是胳膊肘子往里拐，护着自家人呢。说这调查结论不真实，而且还断言我们再也调查不出什么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客观公正结论来。所以，对方明确告知我们，他已向我们上级单位市供电公司的纪检部门举报了。市供电公司纪检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已成立新的调查组。刚才，市供电公司纪检来电话了，让你暂停一切工作，待岗配合调查。还所长的一番话，顿时，如将王亮置身于寒冬腊月里，他只觉得，一阵透骨寒，直凉到心底里。

市供电公司调查组来到供电所后，先与还所长交换意见，商讨如何使这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具有颠扑不破的权威性。他们认为，

实名举报人是问题的关键，若不正面接触他，调查工作就被动，无论得出怎样的调查结论，都可能被他推翻与否认，他随时可以拿起电话，再次向上级举报。

据了解，实名举报人之所以举报王亮，其实也并非是实事求是的，而是他成心找茬。这事情的起因根源在于，举报人在路边开了一家快递店，收发快件等物品。王亮按规定，让他办理手续，申请营业用电，其电费价格自然要调高档次。可他不愿意，竭力拖延，王亮几次登门协商通告。最后，在王亮告知他若再不办理，就连照明用电一起停电。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举报人仓一彪才办理了营业用电手续。从此，他对王亮怀恨在心。尽管，村里大多数人都称赞王亮是位称职的好电工，可仓一彪却是乌龟吃称砣，铁了心地要跟大家对着干，做大家的反对派，顽固地坚称：王亮是不称职的电工。并四处收集对王亮不利的各种消息，同时，他还异乎寻常地“热心”学习供电公司的各项规定政策来，以便他上纲上线地打击王亮。当他得知电力工程车严禁公车私用这一条时，仓一彪简直是欣喜若狂，他觉得违反这一条太容易了，这就像是专为乡村电工定制的条款。因为，这一带乡村里有个习俗，无论你开的是电瓶车或小汽车等，路边有熟人向你招手，希望搭顺车，带他一程时，车主多半会带上一程，为他人提供便利。这顺路捎带一程的做法，若是发生在张三李四身上，仓一彪屁也不放一个。但这好事，因是王亮做的，仓一彪的态度，就截然相反，他成了歪嘴和尚，不念正经了。他根据自己熟悉的供电公司规定，满有把握地实名举报王亮。而且，他自信：这官司，打到北京的国家电网公司去，王亮也是一个字，输。他要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出掉这口气，因王亮不肯通融他用低价电，而郁闷心中已久的恶气。

你好，你就是仓一彪。市公司纪检调查组张组长来到仓一彪的路边商店，见了他，主动向他问候。

是的，我就是仓一彪，你们是市供电公司的，来调查王亮公车私用一事的吧。仓一彪开门见山地说到。

你怎么知道的？张组长惊异地问他。

当然知道，你们单位重视这事呢，前面刚走了区供电公司纪检的，现在就来了市公司调查组。希望你们这次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来，让事情到此为止，免得后面再来什么省公司调查组的。

张组长听了，心往下一沉。心想，这仓一彪好大的口气。看来，他真不是什么善茬，谁碍着他，谁就得倒霉，王亮这回，如同买彩票中大奖了。

你电话里，说得不够详细，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今儿，我到你门上来，就是请你当面详细地与我说一说。不介意的话，我们还要录个音。

没问题，尽管录。我既然实名举报他，就不在乎录音。他公车私用，为亲戚拉粮，是铁的事实。他扰乱卖粮秩序，插队抢先卖粮，大伙是有目共睹。前面，区供电公司纪检的调查结论，还暴露出官官相护的毛病。竟说他们不是亲戚，竟说王亮没有扰乱卖粮秩序，完全是一派胡言，睁着眼睛说瞎话。

仓一彪愈说愈激动起来，语速明显加快。张组长让他说慢一些，以便能够听明白。同时，递一支烟给他，并且亲自为他点上。张组长注意到他亦有礼貌地表示谢谢。这说明他虽容易激动，但仍属于有一定素质的人。

张组长问他：你对自家用电情况，有啥意见？也一并向我们反映一下，看是否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这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实质是对仓一彪的一个测验，他的回答，果然精彩。

我家用电，没问题，我对此没有意见。哎，不，我有天大的意见呢。可天大的意见，就等于没有意见，因为，我怎能去跟天作对呢。言归正传，就事论事，还是单说王亮公车私用的事吧。

仓一彪的一番话，表面上看，似前后矛盾，实质上，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矛盾心理。他很快地醒悟过来，遂自圆其说。张组长看出，仓一彪是一个狡猾多变的人。临别时，张组长告诉他，现在，去三叔家调查其亲戚关系，愿意同行么。仓一彪推说自己有事。张组长

教他放心，调查可有录音作证呢，不会玩假的。但是这一去，仓一彪的麻烦，还真的来了。

三叔年纪虽大了，可好事坏事，却分得清呢。前面，区供电公司的陌生人，问他的那番话，他闲时已琢磨了很久。其背后的缘由，也终于从乡邻们的道听途说里弄明白了，原来是仓一彪欲陷害他的侄儿。因而，他胸中激起了对仓一彪，很大的怨气，正欲对仓一彪发泄呢。现在，市供电公司的陌生人，又登门来访了。于是，山洪暴发，雷雨倾盆。他也不与张组长说话，只是咬着牙，拿起拐仗，直奔仓一彪的路边商店。

到了仓一彪的商店，三叔二话不说，举仗便砸他家橱窗，橱窗的玻璃，顿时，粉身碎骨，哗哗作响，直往下掉。仓一彪见状，挥拳欲打三叔，但被他老婆死命抱住。老婆口中嚷着：你打得了三叔，可打得过他俩儿子么。你瘦小个子，他一个儿子，你也打不过。你打了他，就等于欺负他们的老子，他儿子回来略表一下“孝心”的话，也能打得你半死，快打 110，快打 110。老婆的一番话，紧急提醒了他。

一会儿，镇上派出所的警车来了。警察到现场后，为摸清事实情况，先将他们分开，进行逐一询问，并认真做了笔录签字。三叔余怒未消地对警察同志说：这杀千刀的，口口声声说我与供电所王亮是亲戚关系，诬陷人家王亮是公车私用，帮亲戚拉粮，现在，要公家开除人家王亮，砸人家的饭碗。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就吃喝在他家，死也死在他家。除非他，改口说人话，讲人情。

民警同志则劝他：有理说理，要相信人家供电公司，会调查清楚事实真相的。你呆在人家店里不走，也是不对的。你年纪大，应该比他更懂道理。况且，还有我们公安为你主持公道呢。

可三叔不依不饶，继续放狠话：即使你们警察逼我离开，可你们警察一旦走后，我又会回来，预备将一把老骨头送给这缺德鬼仓一彪。我就是死，也死在他家了。请你们通知我在外面的两个儿子回来，到他家来，收尸，办丧事。

警察见劝解无效，便转身向仓一彪，建议他走法律途径，解决这问题。说完，便向警车走去。可仓一彪的老婆阻拦在警车门口，死活不让警察同志上车，再三央求人家，无论如何，一定要带走三叔。警察便不失幽默地问她一句：送老人回家，照常情讲，是可以的。但我们公安也有内部规定呢，与供电公司一样，是不准公车私用的呀。

没人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将好事说成坏事。恳请警察同志，做一做好事，做一做好事。仓一彪老婆唯恐警察同志丢下三叔在她家不管。所以，一叠声地恳求警察同志无论如何都要帮她带走三叔。周围围观的群众们听了，都意识到，仓一彪这回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遂哄堂大笑起来。在大家的笑声里，三叔才很体面地登上了警车，由警察同志专程护送他回家。

众人散去后，仓一彪的商店里安静下来。可仓一彪的心里，却没法安静，他没料到，会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他哪对付得了三叔。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仓一彪对三叔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谁愿意去招惹一位孤独老人呢，还有他未到场的两儿子，更是文武全行，声名显赫。他甚至想去找市供电公司的纪检调查组，请求人家立刻中止调查，事情到此为止吧。可连他自己都认为，这实在是无理，难道举报人还能阻拦公家调查事实真相。现在，他担心极了，三叔还会来找他麻烦。仓一彪正在自己商店里，胡思乱想呢，谁知，祸不单行，又有一个麻烦，接踵而至，主动上门来了。

王亮负责的第二台变压器更换工作，进行了一半，因王亮停职配合调查而中止了。那边，旧变压器拆了，新变压器没有及时装上去。青黄不接，周围用不上电的群众心里急啦，纷纷询问缘由，当他们弄清事情的原委后，自发地组织起来，集中到邻村来找仓一彪，问他到底安的什么心，为了个人泄私愤，竟然损害大家集体的利益。有人在仓一彪的商店面前宣布，今后，我们集体抵制他，既不来他家商店买东西，也不准到他这里来寄快件，让他领教群众的厉害。然后，他们浩浩荡荡，找镇政府说理去了。

供电所还所长此时也是焦头烂额。市供

电公司的纪检监察工作是他所有工作中的优先选项，这程序一经启动，谁也不敢轻易中止，都得配合服从它，为它让路。王亮换这台老大难变压器的工作，虽然是供电所本月的一项重要工作，事前，他们精心研究布置，预计能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既解决了当地百姓电能质量差的问题，又除去了输电线路下的隐患。可现在，却造成了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旧变压器拆了，可新变压器不能及时接入，当地百姓连低压电也用不上了。他们到镇政府去讨说法，政府立刻来电话询问，还派专人到供电协调处理此事，可见，政府很重视这停电的事。还所长说起祖坟上一棵树的事。政府人员当即承诺，这棵树由村里自行解决，今夜必定除树。另外，今天也必须换上新变压器，确保百姓今晚能看上新闻联播。情急之下，还所长擅自决定，重新启用王亮，令他戴罪立功，立刻去现场，组织更换变压器一事。

如期送电以后，当地百姓当晚看上了电视。百姓首先夸奖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政府办事是认真的，政府通过及时送电这件事，在百姓中立起了良好的口碑，增加了得分，政府群众都满意。可王亮看着万家灯火通明，心里却高兴不起来。他的左手大拇指在更换变压器过程中，被压伤了。工作中，他处处提醒别人要注意安全，到头来，自己却在安全上出了岔子，真窝囊。他回到供电所里，没有吭声，可火眼金睛的还所长还是发现了。但他也没有声张。目前，王亮正停职配合检查呢。若这事传出去，还所长能脱干系吗？

按照惯例，供电所里每圆满完成一项民生工程后，都要喝杯酒庆贺一下。以前，都是在镇上的酒店里，如今，八项规定下来后，就改在供电所饭堂加两道菜，工程竣工庆贺的规格降低，但内容没有变，议一议，谁的贡献大，哪方面做得不足。表扬一下先进人物，总结一番经验教训，以利今后开展类似工作。可今晚，是最寡欢无趣的一次庆功会。同事们草草地吃喝一点，早早散去，回家了。饭堂里，只剩下王亮和还所长。周围无他人，还所长对王亮说心里话，公车私用的事，还没有完。仓一彪这个人顽固得很，他现在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要王亮做好持久战的准备。接下来一段时间，原则上不安排他到现场工作了。但万一所里人手紧缺，又要安排他工作时，要求他千万要做到安全第一，这也是一次锤炼他心理素质的机会。还所长告诫王亮，这段时期，要沉着冷静，经得起考验。王亮点头答应。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其实，仓一彪没有从三叔上门砸玻璃事件中吸取教训，及时悬崖勒马，而是彻底被激怒，行为更偏激了。他也不等市供电公司纪检调查结果出来，便再次升级举报行为，将举报电话直打到省电力公司。而省电力公司为在全省强化工作纪律，加大执行严禁公车私用的力度，正在找立这方面典型，来警示教育全省电力公司员工呢。因此，电话里便向他承诺，等市供电公司调查结果出来，如果够分量的话，就作为全省的一个典型来处理。同时，欢迎他监督供电公司行风行纪的执行情况，建议他主动申报地方供电公司的行风行纪义务监督员。这来自省电力公司上层的最新消息，令仓一彪兴奋得彻夜难眠，若是真的被聘请为供电行风义务监督员，那么，他点评起供电事务来，就真的是名正言顺的本职工作了。他没想到歪打正着，当初举报只是为泄私愤，现在却眼看要修成正果了。

市供电公司纪检调查组的同志在实地调查中，十分注重物证资料的收集。例如，他们到粮站调查王亮是否欺行霸市插队卖高价粮时，不但做了当事人的笔录，盖了粮站单位的公章，另外，还拷贝了粮站门前的视频监控。大量证据表明，王亮是文明办事，处处遵章守纪的。调查组的同志还扩大调查范围，调查一些其他事项，作为旁证，全面了解掌握王亮的一贯工作态度与为人处世风格。

于是，调查组同志不辞劳苦，到王亮负责供电事宜的村里，了解群众对王亮的供电服务工作是否满意。村长是个爽快人，他说：如果我说王亮这几年来，供电服务工作做得特别好，或许有人说我不去深入调查研究，有凭主观武断之嫌。现在，我带你们去走访

两户农民家，他们家都离这儿不远，去听一听他们怎么评价王亮的，你们听了，便能知晓王亮在群众中的口碑如何。我带你们去的第一家，便是王亮的亲叔叔家，这可是真的有血缘关系的。调查组同志，不知眼前这位村长葫芦里装的啥药，毕竟，他们也是与这位村长初次打交道。难道，他是在玩幽默，正话反说，变着法子，说王亮的坏话不成。但调查组同志不惧事实真相，无论客观事实真相与自己主观意愿是否吻合，或者是，前后矛盾。他们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王亮。

这村里比较富裕，家庭作坊式小工厂不少，王亮亲叔叔家，就开了一个小工厂。远远地，就能听出从他家里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当村长上前去敲门时，门仅开了一条缝，只见开门人与村长长时间地对话，迟迟地不敞开门来迎客。开门人与村长对着话儿，却不时地上下打量调查组同志。大概，他是环保人员登门检查，给查了，他像经不起环保之类检查似的，迟迟不愿开门迎客。

终于，村长说服了他，使他开门让调查组同志进来。张组长直率地对他表明身份，我们是市供电公司的。此行的目的是，向你了解一下王亮的供电服务态度与工作表现。我们知道你是他亲叔叔，但我们的调查原则是：内查不避亲，外查不避“贤”，内外都要调查了解的。张组长惊讶地发现，这位亲叔叔一提起王亮，顿时，就来了情绪，他对王亮的不快，溢于言表，说他是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张组长不解地问他，此话怎讲。亲叔叔说，因为我是他亲叔叔，他就拿我树典型，向村民们展示，他是如何秉公办事的。害得我在乡亲们面前一点面子都没有。人家问我，王亮可照顾了你，优惠了你家用电么？我都一概回答是：照顾个屁，还不如没有这个侄子呢，处处教我做榜样。这里，村长插话对他说：不要满腹牢骚，少说你侄子的坏话，他现在的处境正艰难呢。人家市供电公司来人，就是调查关于他事情的。

知道，知道。亲叔叔不等村长把话说完，就打断说，知道是举报电话正苦恼着他呢。活该，就该让他吃些苦头，六亲不认，不知天高地厚的，迟早要吃苦头的。虽然，这举报的不属实，不厚道，违背情理，但折腾他一阵子，真解恨呢。你怎么认定举报内容是不属实的？张组长紧抓住他话头，追问他到。我们都知道，别人举报他，我们还得问一问缘由，仓一彪举报他，我们问都不用问，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错不了。

张组长听了，心里有了底。他们告别王亮亲叔叔后，在去第二家走访对象的路上。张组长问村长：他叔叔，为何对他意见这般大呢？村长回答说，少数农民，或有些贪小便宜的心理，而自己亲戚当电工，就满有把握地以为，能得到用电方面的一些优惠与好处呢。而这希望一旦化为失望，说出来的话，就格外难听。听说，他叔叔家小工厂里用的电，都是按营业用电收费，严格按照供电公司电价政策执行的。这我相信，村民们也深信不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亲叔叔的牢骚话，就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去的第二家，刚与供电所打交道不久，就是祖坟上为输电线路让道锯树的那一户。调查组的同志听了，心里忐忑不安。他们清楚，这类问题，是最容易发生矛盾冲突的。被处理的农户，一是有迷信思想，怕坏了自家风水；二是狮子大开口，总想得到超额补偿。此类问题，举报上访的，历来就比较多。从事纪检的同志们，曾多次接待过这类上访人员，因此，对将要走访的对象，他们心存疑虑。不过，村长熟悉这家的情况，他没有过虑。他说事情已经处理结束，现在去他家，只是回顾一下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中可见，王亮的为人究竟如何。

村长与人家见面时，那人便主动询问村长：事情已解决，还来做啥？村长告诉他，事情是解决啦，你瞧不出，这回我来你家串门的脚步，不是很轻松吗。这一趟来，你就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事情处理的经过，你有什么感想？他们是什么人？哎，我忘了介绍，对不起。他们是市供电公司纪检监察同志，来调查了解王亮供电服务态度与水平的。人家王亮工作得很好，纪检调查他做啥？真

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他冷冷地回答说。看来，眼前这位农民兄弟，对供电公司纪检同志调查供电所王亮一事，怀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本能地爱护着王亮。

你误解了，村长左手搭着他肩膀对他说。纪检调查一个人，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也是好事呢。他们能弄清事情原委，澄清事实真相。纪检调查工作，也能够恢复被冤枉的好人名誉呢。对，对，就得恢复人家王亮的好名声，让人家心情愉快地工作。说什么人家公车私用，尽扯淡，说瞎话。明天，仓一彪家出了什么事，看谁去帮他。若不是看在王亮的份上，我家祖坟上的那棵槐树，无论你出多少钱，我也不让锯掉。你为什么要看在王亮的份上呢？张组长适时地插话问道。王亮这电工，真的很称职。这么多年来，换了几位电工。其中，王亮是最称职的一位，村里大伙都这么评价说，无论哪家有了用电故障，他都随叫随到，不分白天与黑夜，风里来雨里去。他留下的服务电话，总是有人接听，总是畅通。我若不配合人家王亮工作，顽固坚持迷信思想的话，就对不起人家王亮，全村人都会对我有意见呢。当老百姓的，也要顺从主流民意呢。张组长听他这么说，顺势表扬他说道：你真是一位好素质的农民兄弟，我代表供电公司谢谢你。

这次调查，张组长觉得，是最愉快的一次调查，真是公道自在人心。绝大多数人是凭良心，实事求是地说话的。通过大量调查，已查明了事情真相，他心中已有了主见。知道如何处理这起举报问题了，可就在此时，他接到省电力公司纪委领导的电话，上级领导要求他查清事情真相，若果真是公车私用的话，那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张组长寻思，如何处理这件事，才能对上下各方面都交代得过去。

夏日的傍晚，暴雨如注。这天，还所长安排王亮去区供电公司仓库领一批材料回来。一路上，车窗雨刮器勤奋工作着，但也是刚看清了前方约三五米远，很快，又被车窗上雨帘似的雨水，模糊了视线。接着，又一轮雨刮器挥扫过来，暂时扫去了雨帘，车窗上露出前方一段路面。就这样，雨与雨刮器，难分胜负地一路较量着。王亮心想，今天这雨真大，因此，他小心驾驶着，车速很慢。这时，他忽看见前方有一学生模样的女孩，正冒雨骑车赶路。他想起来了，这是周日的下午，大概是学校里放假，学生回家取些生活用品的吧。不巧的是，这学生返校途中，遇上了大暴雨。王亮进一步降低车速，这是一段单行道的乡镇公路，两旁是深沟与农田，他尽量避免将泥水溅到孩子身上。

忽然，在窗前又一轮清晰时，却不见了那孩子的身影。她去哪儿了？王亮有些紧张起来，毕竟，在这样的条件下骑车，对她而言，确实是危险时分。王亮睁大眼睛，他又推了一下操纵杆，令雨刮器高效工作，好看见那孩子。可他左看右看，就是难觅那学生的身影，连她的电瓶车，都一起消失了。

难道，她是突然落到电力工程车后面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两车还没有交汇呢，我一直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她后面的。王亮的孩子也念高中了，他深知这阶段，孩子学习最艰苦，最不能发生意外。可他犹豫了一下，毕竟，他有事在身，这是所里的车，前面公车私用的事件尚未了结呢，现在又遇上了类似事情，怎么办？他停车想了想。

终于，他毅然打开车门，冲入暴雨中。人得凭良心做事，他遇上了这事，若视而不见，见难不帮的话，他会良心内疚不安一辈子的。

他人刚下车，立刻，浑身湿透，如浸在水里一般，他可顾不上这些。他在路上来回地寻找，却一直未寻着那学生。他便往坏处想到：孩子莫不是掉进了深沟里？

这路边的深沟，真够深的。当初，这里没有路，是大面积的农田。后来，就地取土，垒成道路，因此，就落下了一道深沟。沟里野草茂盛，即使连人带车从草坡上滚过，也会淹没了踪迹。但王亮坚持寻找着，终于，看见了那学生的身影，她横躺在沟底，电瓶车又压在她身上。可能是已经受伤了吧。她躺在沟底，也不努力起身了，任凭雨水浇灌着。

王亮箭步冲向沟底，迅速提起电瓶车来，拉那孩子起身。原来，这孩子在无助地哭泣着，

但脸上流淌不尽的雨水，将她泪水冲刷干净。别哭，我来帮你上去。王亮安慰这可怜的孩子，几经努力，终于，将她推上路去。然后，王亮又返回沟底，将电瓶车提上路去。

在电力工程车里，情形就好转了，那孩子渐渐平静下来。王亮问她，你为何独自一人冒雨赶路啊。我是市一中的学生，今天回家取衣物的，返校途中，遭上这场大暴雨。这一路上，也没有一处可躲雨的地方。我想，反正衣服都湿透了，我就一路继续向前走的。我爸爸也送我返校的呢，被子衣物都在他电瓶车上，他行得慢，现在，他不知在何处呢。爸爸肯定不知道我掉进沟里。说到这里，孩子又伤心地哭泣起来。王亮见她胳膊伤得不能动了，就掉转车头，送她去医院检查。

后来的路上，王亮继续慢行，留心寻找她父亲。果然，车开了约一刻钟后，只见一中年男人，正在路上四处寻找呢。王亮估计他是她父亲，就将车停在那男人身边，那男人一转过脸来，他们互相都是大吃一惊。

真是冤家路窄，这男人正是仓一彪，车上的是她女儿仓小燕。你怎么啦？仓一彪见着孩子，也不与王亮招呼，径直询问自己的女儿。女儿告诉他，自己在雨中行车，因雨大，看不清路面，一失手，跌进了深沟里。是这位好心的叔叔停车帮助我，才从沟里出来的，你谢谢人家啊。女儿不知他们是否熟识，更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举报事件，她只是凭着朴素的感恩心理说话。

可仓一彪没听女儿的话，只是冷冷地又瞧了王亮一眼，瞧得王亮浑身不自在。一路上，互相都没搭话，到了医院门口，仍是一声没吭。他女儿到底是中学生了，是懂事的孩子。临别时，她咬着牙，忍着胳膊疼痛，与王亮叔叔说再见。

王亮这桩好事做得，感觉不爽，特别是仓一彪那怀疑的目光，令他如芒负背，很不舒服，好像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王亮前面吃了仓一彪的亏，事情尚未了结，现在又与他遭遇了，真是冤家路窄。王亮有些相信克星的迷信说法了，他觉得自己命中，如果有个克星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克星，就必定是仓一彪无疑了。自己是凭着做人的良心，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周围人都交口称赞的，可到了仓一彪的嘴边，就成了坏事，成为无法摆脱的把柄。而且，还有人相信，居然，兴师动众地来调查盘问他。说实话，当时在暴雨里，若是那时便知道，她是仓一彪的女儿的话，他伸不伸出援手，自己现在都不能确定呢，起码，他会多犹豫一阵的。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何况是仓一彪，这同一根草绳呢。

约一个月后，市供电公司纪检调查组的调查结论出来了，即将正式发布。在发布之前，先与供电所通个气。从感情方面讲，王亮的做法是对的，见到困难群众，本能地伸出援助之手帮一把。但从供电公司规定方面讲，严禁公车私用，不得以任何理由相违背，从而确保安全生产，这当然也没有错。王亮公车私用的基本事实，已查清，人证物证都齐全。最主要的是，实名举报人仓一彪，他毫不让步，且屡屡紧逼。他对公车私用处理结果，若不满意的话，必然会继续向上举报。况且，省电力公司纪委也已关注此事。综上所述，认定王亮公车私用，情况属实。下面，将据此结论，进行严厉处罚。

王亮遭到重重一击，第二天上班，他将自己关在班组小仓库里，闭门思过。同事们从小仓库门前经过，知道他独自一人在里面正烦恼呢，虽然，都想劝解安慰他两句，但实在想不出什么有说服力的安慰话语来，所以，谁也没有敲门，打扰他。

忽然，还所长亲自到班组来找王亮。听说王亮在小仓库里闭门思过呢。还所长将木门锤得咚咚响，似乎，他并不理会王亮的苦恼，相反，今日还所长是喜气洋洋，很是得意的模样。

有啥事？王亮开门问他。

到二楼来一趟，有话对你说。还所长满面春风地向他说到。

有啥事吗？王亮坚持着，又问一遍。

当然有事，教你来，你就来。还所长头也没回，他向二楼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边走边回答王亮的话。王亮只得跟在还所长后面，随他上楼去。

只见，还所长办公室里还有一人，也正等待着王亮的到来。他见了王亮，一脸歉意地上前来，欲主动与王亮握手。但王亮没有出手。那人正是仓一彪。王亮完全糊涂了，弄不明白，眼前是怎么一回事。按理说，仓一彪希望看到的处理结果，已经出来了，仓一彪应该十分高兴才是。应该在四乡八邻面前，到处炫耀他的举报成果才是。可此时，他跑到供电所来做啥？王亮经常到还所长办公室来，或汇报工作，或商量事情，对还所长办公室林林总总的物品及摆放位置，都很熟悉。他敏感地发现：今天，比还所长办公桌略矮一点的近旁立柜上，新增一卷红布卷呢。

王亮师傅，今日，我上门来，是专程向你负荆请罪的。你是位好人，是大好人。我不是人，我是混蛋。我向你三鞠躬赔礼。说着，仓一彪便大幅度地对王亮鞠躬，在王亮面前，仓一彪深深地低下头去。事情发生了急剧变化，王亮完全不明白对方是何意思？但乡里乡亲的，无论何事，也犯不着行此大礼呀。王亮本能地伸手拦他一把，仓一彪见王亮伸手过来，顺势拉住他手说：

你是我家孩子的大恩人啊，那天雨中，若不是你及时救助她，后果真不堪设想。我女儿后来告诉我了，我现在完全清楚啦。她刚跌进深沟里时，也曾呼救的，但别人或者没有听见，或者听见了也未停车，谁自愿找麻烦呢。唯有你停下车来，冒着暴雨，搜寻救助她。可我当时还怀疑，是你车撞了她呢。我真不是个东西。说到仓一彪深深后悔的地方，他扬起手来，欲抽自己耳光。但被还所长及时拉住了他手。于是，仓一彪又转向还所长说话：

还所长啊，你无论如何，都得收下这面锦旗，仓一彪说到。原来，那红布是一面卷着的锦旗，仓一彪是专门送锦旗来的。锦旗上有十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好电工雨中救人，此深恩永远铭记。

不是我不想收，我实在是不能收下你的锦旗。若我收下你这面锦旗，不就等于我承认了，又一起公车私用的事情吗？王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当所里的兼职驾驶员了，这车钥匙，非收回不可。你知道的，他前面公车私用的事件，我们已被调查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现在，处理结果出来了，够王亮受的呢。

怎么？要处分王亮么？仓一彪不安地问道。

岂止是处分，他这份农电工的工作能否保住？也是未知数。还所长将问题的严重性对他和盘托出。

不行，王亮是好电工。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去找你们上级领导，如实说明王亮同志，其实，是个大好人呢。

若你能去供电公司跑一趟，可真的是帮了我们，远胜过送这面锦旗呢。

锦旗你且收下，我这就去乘车进城。

这锦旗，我暂且收下，但不能悬挂，我们等候你传来佳音，再挂不迟。

行。

仓一彪说到做到，他转身就出发，乘车去了区供电公司。王亮冒着倾盆大雨帮助他女儿雨中脱险一事，深深打动了仓一彪，使他完全抛弃了过去的成见，重新认识王亮。现在，他完全肯定，王亮是一位好电工。

仓一彪来到区供电公司卢干事的办公室，说明自己为王亮求情的来意，卢干事很惊讶。卢干事先给仓一彪倒杯茶，让他慢慢说。等他说完了，卢干事说道：首先，由衷感谢你表扬我们的一位供电所员工。其次，这公车私用事件，已经闹大了，现在，由不得他做主了，必须向市供电公司纪检领导说明情况，由他们确定处理意见。仓一彪听了卢干事的话，放下刚端起的茶杯，一口茶未喝，立刻，转乘公交车，前往市供电公司。

可今天，市供电公司纪检办公室里无人，他们都有任务，分头行动去了。或到省公司去开会，或到下面去调查研究。接待他的姑娘，让他打个电话，将要反应的事情，在电话里向张组长说清楚就行。可仓一彪告诉这位姑娘，他要反映的事情，电话里很难说清楚，必须面谈才行。姑娘便与他预约，明天一早，张组长准时来上班。他听了姑娘的话，才放心地离开市供电公司。

晚上，女儿罕见地打电话回来。孩子在

电话里，不说别的，就问他一件事，为人家电工王亮恢复名誉的事做得怎样了？仓一彪告诉女儿，锦旗上写着她想好的感谢话，并且，已将锦旗送到供电所。但供电所里，暂时没有悬挂这面锦旗，还所长的意思是等上级撤销了对王亮的处分，再宣传表扬王亮电工。为此，他今天跑了区供电公司与市供电公司两家单位。明天，还要继续跑，与人家面谈，才会有好结果。姑娘鼓励他，一定要完成这事，恢复人家的好名声。就像你要求我好好学习一样，你一定要把这事做好。仓一彪在电话里答应女儿，一定把这事做好，让她放心，你只管学习就行。女儿要他明晚打电话给她，告知她面谈的结果。仓一彪放下电话，觉得有了思想负担，是女儿加给他的。明天，若是市供电公司纪检同志的态度与区供电公司的一样，那就麻烦了。首先，他无法向女儿交代，仓一彪心生悔意了，他悔不当初，不该举报人家，害得自己现在是乌龟吃撒子，绕住了自身。谁知，他当晚的窘境，还不止于此。

三叔摸黑上门来了，他得知王亮要受处分，便心里焦躁，上门来，又向仓一彪讨说法来了。这年头，可不能轻易得罪老人，纵使他有错，甚至无理，你也得让着他三分。君不见，路上碰瓷的老人，一碰必有斩获。何况，三叔在这事上占着十分的理呢。可他不晓得事情的最新变化，这就是，仓一彪已经彻底地回心转意，正为王亮平反的事，四处奔波呢。

因此，仓一彪见三叔气势汹汹地过来，他却并不生气，没有拿出同等的恶劣态度来。反而，他大度地吩咐老婆，添一只酒杯，要与三叔喝杯酒。弄得三叔，一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仓一彪，为何突然反常。可三叔怕啥，别说喝杯酒，就是拼这条老命，他也不退却。

三叔，我现在对王亮的看法，与你一样，认定他是个真正的好人呢。以前，我可没认识到。我举报的做法，属于偏激行为，现在，我正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呢。仓一彪将自己今天跑了两家供电公司的事告诉他，三叔听了，心里舒服，就爽快地喝下第一杯酒。仓一彪又告诉他，明天一早，自己搭头班车进城，继续找市供电公司的纪检领导，与人家面谈，三叔听到这里，便主动敬了仓一彪一杯酒。而且，还插话叮嘱他，务必将这件好事做好，今晚就要认真地想一想，明天见了人家领导，准备说些啥？一定要赢得纪检同志的理解与同情才行。后来，仓一彪又将王亮雨中救他女儿的感人事迹，对三叔详细描述。三叔说，我的侄儿，就是这样的好人，你今天才知道啊。三叔与他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

告别时，俩人已和好如初。仓一彪送他到大路口，吩咐他慢走，到家后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放心。三叔则叮嘱他，将明天的事，一定要办好，晚上回来，到他家里去喝庆功酒。

第二天早晨，仓一彪早早地来到市供电公司大门口等候着，与第一批上班的人员，一起走进供电公司办公大楼。张组长亲自接待他，并告诉他，实名举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能随意撤销的。若要撤销举报的话，同样需要走调查核实的流程，核实撤销举报，是否为举报人的真实意愿，是否受到被举办人的胁迫或利诱等。仓一彪听得头都晕了，他没料到撤销举报，竟也需要按照一套严格的程序办理。今晚，他在电话里如何向女儿交代？另外，三叔那边为他准备的接风酒，晚上还去喝吗？撤销举报的事，未能如愿以偿，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领导同志，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我后悔万分。恳求你看在我初犯的份上，这次，就简化处理流程，立刻撤销对王亮的处理吧。仓一彪央求张组长说道。你别急，是否你错了。容我们再启调查程序，重新作出结论。你先回家去，正常地生活，有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我们会主动登门拜访你。张组长宽慰他说。要快，要快。临出门时，他拉着张组长的手，再三请求说。

晚上，女儿等不及他打电话过去，便主动打电话问他这事，他说市供电公司纪检部门要重新调查，估计要一月左右的时间。女儿严重警告他，她现在距离期中考试，也有约一月左右的时间。要他尽快恢复人家名誉，切勿让这事影响她参加期中考试的心情。这孩子，将她的学习成绩与这事联系在一起，这分明是要挟他啊，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女

儿知恩图报，这是正常心理，无可非议。三叔知道这情况后，也很不乐意，当晚的接风酒，都没有喝，说是先封存一个月，以后再说。

要不然我与你同去供电公司一趟，俩人向人家求情，三叔对仓一彪说到。人家又没要你去，你去做啥？再说，又不是你举报的，你去了有啥用？仓一彪实话实说到。然后又安慰他说：三叔你放心，下面，若是仍然不见效果，我就天天去供电公司请愿，以我十分的真心诚意，打动他们。三叔则淡淡地回了句，我等着。

次日，三叔家风扇，突然不转了。这事若发生在从前，他会不假思索地给王亮打个电话，请他过来一趟。可现在，他犹豫不决了，不知是打电话好呢，还是不打电话为宜。他明白侄儿，此时心里正苦恼呢，违反了公司规定，这如同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仓一彪这混蛋，虽然现在，他已经觉悟过来，迷途知返了，可他到底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看他一趟趟地往人家供电公司跑得热乎，可几次都说不动人家，事情办不下来。三叔替仓一彪着急犯难。

过去，轻轻一按，电风扇就转。对此，三叔已经习以为常。可现在它闹起情绪罢工起来，就是费九牛二虎之力，它也毫不动摇呢。非得大侄王亮来，在某个地方用起子紧一紧，它才精神抖擞，重新转动。夏日天热，离不得风扇。风扇停转片刻，他已热得汗流浃背。三叔思来想去，最后一咬牙，还是给王亮打了个电话。至于这次他是否像往常那样，及时赶来。三叔就不计较了，由他去吧。已将人家伤害了，还指望人家热心为你服务么？三叔十分理解与同情王亮。

可王亮却像往常一样，及时赶来了。进入屋里，他就径直来到西房间里台式电扇旁。三叔家屈指可数的几样电器，分别摆放在何位置，王亮心里是一清二楚。过去，他都修理或检查过。王亮熟练地拆下电扇外壳，像个魔术师似的，在那电线上拧几圈螺丝，再一通电，电风扇如见熟人一般，摇头晃脑地热情工作起来。

三叔将自己可能想到的感谢话语，一古脑儿，全数奉献给他侄儿，还特意泡了一杯好茶，端给王亮。他在外打工的孩子，知道父亲有讲究喝碧螺春茶的爱好，因为他们忙于挣钱，回来得少，心里就有些愧对老父，这想法化为行动，便是很实惠地买些碧螺春茶给他，村里人都知道三叔喝好茶，时常喝上碧螺春。但这好茶，一般人都喝不上他的，唯有王亮已喝了多回。

三叔，下周我就调防到西一片区域去啦。这里由李浩接手。王亮喝上茶后，与他闲聊起来，随便说起了自己近期工作调动的事。

三叔听这话，便焦急起来。你在这里工作得好好的，突然，调动做啥？

这是正常工作调动，那李浩人也不错，电工水平也不赖。说不定，一段时期人家干下来，你们会认为他比我行呢，王亮安慰三叔说到。

你不能走，你对我家电扇在哪？冰箱在哪？完全是了如指掌。以前，它们有过啥老毛病，唯有你一清二楚。不行，你决不能走，我去找你们还所长理论。

三叔，就算帮我个忙，别去找我们还所长。因我个人的事，已让将还所长操碎了心，勿再给他添乱了。今后，你还信得过我的话，用电方面遇到问题，只要你打一个电话，我仍一如既往，接到你电话就过来。三叔见他说得十分诚意，也就不再与他为此事争论下去，他转身去了卧室。

三叔出来时，手持一只精致的盒子。他要送盒茶叶给王亮，王亮与他推让起来。这是与你告别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吧。三叔说到。王亮也就收下了，他深知三叔的犟脾气，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你若不收，他会与你持久地推让下去。

市供电公司纪检同志做事特认真，说到做到，张组长又专门到秦西供电所来，重新调查出现的新情况，并向还所长提出忠告：不得采用非正当手段，利诱胁迫举报人改变态度，令其说违心话，做违心事。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恶劣情形，将加倍从重惩罚。还所长则以人格担保，大声地对他保证说：绝无弄虚作假。他还将仓一彪送的锦旗拿出来，给张组长他们瞧。这锦旗，上不上墙悬挂公示，我正左右为难呢。还所长又向张组长介绍所里近

期工作调动的情况，让全体电工相互对调，重新分配工作，防止积久弊生等。王亮过去负责的村庄，又出现群众联名挽留他，要他继续当这一片区供电负责人的新情况。有人已扬言，若供电所不保留王亮在原籍，他们就集体上访，到区供电公司去讨说法呢。张组长强调，构建和谐供用电关系，至关紧要，将上访事件化解于萌芽状态，是一名现代供电所长是否称职的重要考核指标。并建议他因势利导，何不顺水推舟，将全所电工与各片区群众，进行双向选择。从而，将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的供电服务宗旨，完美地体现出来。

那我敢打包票，王亮一定是最热门抢手的人物，各片区群众都会争着选他的，这又让我犯难啊。还所长听了张组长提的建议，便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他和盘托出。

看来，我们这次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调查初衷，是南辕北辙。王亮是一位好电工。不要紧，我们尊重事实，对凭自己的工作实绩、赢得群众一致公认与好评的电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他，当他一心为民服务的坚强后盾。我会这情况，如实向公司领导汇报，与上级部门，充分地沟通协商。我们纪检的办事原则，就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会委屈真心实意干工作的好职工。张组长的一番话，让还所长顿觉眼前柳暗花明，峰回路转。

仓一彪很重视女儿的学习成绩，她现在念高二，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前五名，这孩子学习很用功，自觉性高，不用他当家长的督促，自觉地，努力用功学习。可就是有点小脾气，一旦她犯起小脾气来，威力可不小，能教她爸连夜失眠呢。因此，仓一彪对她百依百顺，尽量不教她犯小脾气。特别是在这冲刺明年高考的关键时期。仓一彪记得很清楚，按照往常惯例，现在，女儿的期中考试成绩，应该公布出来了，女儿早就该向他报喜了。可这回没有，他几次电话询问，女儿都说期中考试未考呢。直到昨日，他偶然遇见一位与自己女儿同在一个年级的孩子家长，人家告诉他，期中考试成绩已公布了，她为自己孩子的成绩不佳，而烦恼与担忧呢。

人家的话，如晴天霹雳，打击了仓一彪。他的女儿，从来不对他撒谎的，但这次说谎话了。莫不是她考试成绩不理想，而对他刻意隐瞒的？可女儿成绩向来平稳，一直在班级上是名列前茅的，这一回究竟怎啦？当晚，仓一彪通宵失眠了。莫不是，她私下谈恋爱了，导致成绩下滑的？或者，在这关键的冲刺努力阶段，班级上，又跑出了黑马，学习成绩一下子超过了自己女儿？还是其他什么未知的原因呢？仓一彪决定第二天到学校去一趟。

你来做什么？女儿见了他，冷着脸问到，语气里，明显地对他不满。

我去市供电公司的，顺便来看一看你。仓一彪颠倒主次，将特意来看望她的想法，说得淡化一些。

我要你看什么？你快些将人家名誉恢复了。

期中考试了么？

你问了多少遍啦？我再回答你一遍。等你的事办好了，我才有成绩。

说到这事，女儿嗓门徒然提高。冷战眼看就要升级为热战了，仓一彪知道女儿脾气犯了，便知趣而退，默默地离开了学校。

到了市供电公司门口，电话询问，张组长又不在家，正在南京开会呢。张组长让他放心地回家等待结果，顺便告诉他，王亮将调整工作岗位，到另外片区去工作。仓一彪一听这话，急了，电话里再三追问张组长，是不是因为自己举报的缘故，迫使他离开原来工作岗位的。张组长告诉他，具体离开的原因，他也不清楚，只知道这事。仓一彪恳求张组长，千万别调走王亮，那样的话，村民们要怪罪他，将一位好电工逼走了。他女儿也不会放过他，说他诬赖与迫害好人呢。并且，仓一彪情急之下，对张组长实话实说到，这事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女儿的学习成绩了。他一向温顺的女儿，因这事正与他怄气呢，始终不肯告诉他期中考试的成绩等等。张组长让他赶紧去秦西供电所，若人员调整的最终方案，没有公布的话，就有希望可以调整。仓一彪听了张组长的劝导，放下电话，连忙乘车回去。

还所长，请你务必保留王亮在原地不动。若使非调动不可的话，也必须等到明年高考结

束后才是。王亮见了还所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到。

为啥？

为我孩子的学习成绩，他已与我女儿的成绩捆绑在一起了。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这一回。他将女儿与他赌气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还所长。还所长说：你又给我出难题了，我们本来搞的是供用电双方，互相选择。你现在教我保留住王亮在原地不动，其他村民有意见吗？供电所的同事们怎么想？他们会认为不公的。

所长大人，我求你啦，你无论如何都得答应我。否则，我哪儿也不去了，成天都待在这里陪你工作。

老仓啊，你说这话，又是走极端啦。

我实在是万般无奈啊。仓一彪打着哭腔说到。他又将自己送来的锦旗，自作主张地挂在墙上，然后，掏出手机来，对它拍照。还所长笑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可不能乱宣传啊。仓一彪继续着哭腔说：哪里是宣传啊，只是传张图片，给我女儿看一看。证明这锦旗，我真的送来了，让她安心学习啊。

老仓，我也有事求你呢。还所长话锋一转，对他说道。

啥事？尽管说。仓一彪两眼热烈放光地问到。

我想聘请你当我们供电所的行风监督员。

你说的是真是假？这时候，我可没心情开玩笑。我已将你们供电所的一池清水都搅浑了，你们用谁也不会用我的。

老仓，我说的是真话。你对供电行业的规矩，比一般人了解与熟悉，又热心于供电监督工作。我们想聘请你来当我们的供电行风监督员。我们真诚合作，将供电事情办好，做到群众满意。只是，请你注意一下工作方法，遇事先与我们商量，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以做好供电服务工作为宗旨。轻易地，不能上访举报。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实行就地解决。行么？

行。仓一彪斩钉截铁地说到。

仓一彪与还一宣所长双手紧握在一起。仓一彪还特意用手机，反对着自己照了相。这时，一旁的电工师傅赵大华发现：仓一彪的手机，始终处于录音状态。

老仓，你手机用得不熟练吧。瞧，你的手机一直在录音呢。

我的手机用得可熟练呢，我是在录音啊。

给谁听？

就是我宝贝女儿啊。这一回，她应该完全相信她老爸了吧。仓一彪得意地回答。

李荣华 江苏省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小说散文见《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脊梁》《小小说选刊》等报刊。出版有《繁枝茂叶》散文集。供职于国网江苏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短篇小说

迷途	王啸峰
芝麻大一点事	谢根林
夜行	包玉树
意外	刘亚萍

迷途

王啸峰

唐佳鸿坐到S市长途汽车站的长凳上，身体放松下来。虽然撑了陈老师给的伞，但手一直抖，裤子几乎全湿。

广播响了：“九点零五分，江川市、江川市的排队上车。”

一时间，凳子上的人几乎都站了起来。一股雨腥味突地浮在半空，唐佳鸿刚松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长凳另一头有个高大男子没有起身，正盯着这边看。唐佳鸿忙挎旅行包上右肩，左手把包拉向胸前。

检票时，他偷偷回头瞄了一眼，高大男人还坐着。把票递给检票员的时候，左手离开了旅行包。这是一张蓝色纸票。唐佳鸿左手挥动它，快速奔向大客车。几十米的距离，票被雨滴打得软烂。

他花了一点工夫辨认票上的座位号。靠窗坐下后，觉得双脚怎么放都不舒服。四下看看其他乘客，有人别着腿，有人伸腿向走道，还有人索性占了旁边的座位。唐佳鸿瘦小，膝盖一碰前面的椅背就生疼。他悄悄骂一句，把左脚张开，拐到旁边空座位上。

“哎！这是我位置。”

唐佳鸿抬头一看，正是刚才的高大男人。他忙把脚并拢，把旅行包往窗边再靠得紧点。

高大男人身上一股浓烈的大蒜味，熏得唐佳鸿连打几个喷嚏。车一开，高大男人把双脚往过道里一伸，身子斜得像一块洗衣板。没有多长时间，响亮鼾声响起。

唐佳鸿把脸转向窗外。车子上国道的时候，雨小了。满目都是金灿灿的油菜花，亮得晃眼。他记得，真正用画笔沾着颜料画下第一笔，是陈老师教的他，画的内容是——春天的田野。

金黄的色带在流动。唐佳鸿对色彩特别敏感。颠簸的车、肮脏的车厢、污秽的空气，使他产生强烈冲动，砸开封闭车窗，扑进田野，与那些富贵得发甜、发腻的色彩拥抱在一起。如果可以，他愿意为绚丽色彩守护终生。

高大男人一声异乎寻常的叹息把他拉回现实。

他侧过脸看高大男人时，一声呼啸，车进隧道。车厢全黑，慢慢地，隧道橘色灯光才隐隐透点进来。高大男人把脸转向过道，鼾声停止了。

唐佳鸿伸长脖子紧盯前方，迎面而来的

是弯曲的洞壁，洞口始终没有出现。他握着前座椅背的手心开始出汗。对封闭空间的恐惧，源自小时候的一桩意外。

打谷场是孩子们游戏开始的地方。当时的唐佳鸿还叫唐水生。水生跟着大孩子一起从打谷场往湖岸芦苇荡摸野鸭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四周的芦苇高大起来，有个大孩子兴奋地喊了声，大家加快了脚步。很快，水生被扔在后面，开始时，他还能根据芦苇的摆动分辨捕猎队前进的方向，后来起风了，他发现芦苇都在摆动。他迷路了。除了芦苇，他只能看见头上一小方蓝天，云在快速移动。水生凭印象回头走，走了好久好久，还是缓缓点头摇摆的芦苇。他又选择几个方向走，当时他只有七岁，就已经表现出坚强毅力。头顶上的天变黑了，他还在走。

虽然一直走不出芦苇荡是最根本原因，但促使恐惧产生的，却是越刮越大的风。芦苇弯腰倒伏，水生被挤压、封闭起来。他沿一个方向走到尽头的愿望破灭。透不进一丝光，风旋转着、呼啸着，像鬼怪在他头上施展魔法。

水生昏厥过去前，脑子里出现一个火把。火把所到之处，把那些干燥的芦苇烧得哇哇直叫，黑烟中，无数鬼魂朝铁青天空逃窜。等火势减弱，他们又怪叫着颤抖着，从高处扑向水生，包裹他，使他窒息。

全村动员起来，天亮才找到水生。他倒在厚厚的芦苇上，头扎进芦苇杆，双手捂着耳朵，浑身湿透，发着高烧。

从此以后，水生每到一地，就要做个记号，回来时，看到记号就放心了。认为这就是正确的归途。陈老师给水生改名后，唐佳鸿这个习惯没有改掉。

唐佳鸿暗自估摸着客车开过隧道的时间，心里叫了句：奇怪。

来的路上没有经过这么长的隧道。他把记号有时画在实物上，比如拐进陈老师家的那条小弄堂的角上，他就画了一朵向日葵，表示他每次进到那个房子，总是明朗欢快的。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他会默默在心里记下窗外的建筑、山丘、宝塔等特殊标识。但是，隧道，真的从没有在他心里留下记录。

终于出了隧道。唐佳鸿抛弃油菜花，转而观察侧上方应该闪过的蓝色、绿色或者白色路牌。几乎等了与走隧道同样长的时间，一块牌子都没有出现。他又转向另一边，目光从高大男人斜上方观察另一侧车窗外情况。

雨下大了，玻璃窗上挂满了水珠。唐佳鸿失望地两眼呆呆地回归正前方蓝色座椅背。那是一种很俗气的浅蓝，并不是他喜欢的纯正的宝蓝。小时候，他喜欢躺在草垛上，仰望蓝天白云，随着太阳的移动，最单纯的蓝和白都会变化，他对此着了迷。但是，他没有颜料，只能摆布天然色素，将树叶、花瓣、纸片、泥土等拼贴到他认为最合适的位置。村里的男孩子嘲笑他、殴打他。女孩子嫌他长得怪异，不肯接近他。他在草地上拼出一副自然画，高高兴兴地去池塘边洗手，倒影里的他左眼像青蛙一样突出。他把水搅混，捂住左眼，再次探头，涟漪中不稳定显现的人脸亲切而神秘。除了左眼外，他左脸都往下耷拉，导致吐字尾音不清晰。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常常捂住左脸，幻想着手移开，什么都好了。他拼凑复制出来的两张右脸，必定会让嫌弃他的人刮目相看。

客车正行驶在一条无名路上，全车人几乎都在昏睡，驾驶员以僵硬的姿态驾驶，车子的颠簸也少了。唐佳鸿终于习惯性地将左眼捂上，随即又闭上了右眼。黑暗中，他感觉车子正开往危险的地方。

“嗤”地一声。客车靠边停住了。这是一个没有名称的站。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人要下车。高大男人被惊醒，他起身走到敞开的车门前，叼起一支烟，却被一阵风雨逼回来。

“这是什么站？”

司机没有转脸，机械般的声音带着磁性。

“第一站。”

高大男人冲司机瞪眼：“我要上厕所！”

“停车三分钟，请抓紧时间。”

高大男人把烟捏在手心，冲下车，奔了起来，消失在雨里。

唐佳鸿也有了尿意，但是他不敢下车，也不敢走到车门口。乘客缄默不动。

司机关车门，拍挡前行。高大男人还没有影子。唐佳鸿忍不住伸头往窗外张望。一条黑影突然窜出，拦住车头。原来是高大男人用黑色夹克裹头。

他奔跳回车上，对着司机骂了几句。司机加大油门，高大男人往后跌跌撞撞回座位。

高大男人用力甩黑夹克，水珠落得唐佳鸿一脸。

“什么鬼地方？什么都没有！”

唐佳鸿壮起胆问一句：“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我哪知道。全是山。”

“那这车是开往江川的？”

高大男人看了唐佳鸿一眼，没有回答，摊手耸肩。客车在雨里呼啸向前。唐佳鸿再次把旅行袋往里塞塞紧，侧过头闭上双眼……

水生的右手，穿过破损的课桌板，悄悄伸进前面胖乎乎女同学的衣兜。他把鲜红头绳缓缓拉出来，攥到自己手心。手缩回来，把东西塞进自己裤兜。那一丝红色一直在他眼前晃，引得他从心里伸出手来。鲜艳、完美的东西，水生控制不住拥有的冲动。

下课时，他忍不住拿出红色头绳偷偷看一眼。内心充满喜悦和满足。正在他想把这条状的红色怎么用在他的自然画里的时候，女同学突然叫喊起来，披头散发地四处寻找头绳。

水生心慌起来，故作镇静退出教室，走到夯实泥土做成的简易操场，他要把心爱的东西藏起来。还没有走到操场尽头，教室里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同学散成伞形，追了过来。

这是一个混合班。大的已经开始发育，小的还刚刚入学。水生不大也不小。他惊恐地往前逃窜。刚开始，他跑得很快，背后“抓住小偷！打死小偷！”的口号一时竟听不见了。他喘息着，往地形复杂的杂树林奔去。

但是，“丑八怪在那里”的声音如雷般炸响。男女同学发了疯似地越逼越近。水生拼命奔逃，可速度怎么也起不来，脚上有一根皮筋勾住似的，比平时走路还慢。身后的喊叫声就在耳边了。浓密的杂树林近在咫尺，这里是水生最熟悉的地方，他能像猴子般爬树、飞跃树梢。

水生有点得意了，嘴角甚至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正当他投入树林的一瞬间，林子消失了。眼前是悬崖，山谷里云雾缭绕，看不见底。追的人紧紧围了个半圆，水生在圆心，悬崖上空充斥了辱骂的声音。水生的左眼视角更广，他早已判断出自己无法突围。心一横，对着围堵的同学怪叫三声，转身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客车连续三个急刹车，就像梦里水生从悬崖跳下分别碰了三次障碍物一样，猛烈的震动使人几乎腾空而起。

唐佳鸿满脸汗水木然从少年时代以来经常做的类似的梦里惊醒。高大男人正愤怒地质问司机。司机不紧不慢地回答：

“前面路障，设卡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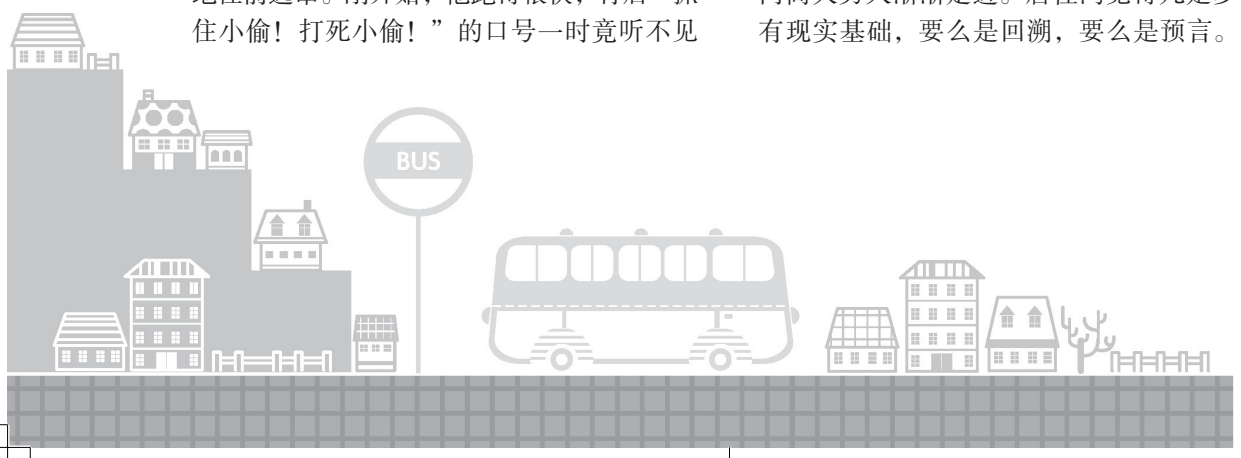
“又不是打仗，查什么查啊？搞得像真的一样。”

有人眼尖，提醒大家：

“喂喂，还真有警察呢。”

唐佳鸿心猛地一震。难道警察已经追来了？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旅行袋，这次，他想把它放得远一点，于是把旅行袋放在脚下，趁高大男人继续嚷嚷的当口，往前座里踢了踢。

两个警察上了车，雨水顺着他们的雨衣掉落在车厢地板上，唐佳鸿听见了水滴的声音。警察查看身份证、车票，检查可疑行李，向高大男人渐渐走进。唐佳鸿觉得凡是梦都有现实基础，要么是回溯，要么是预言。刚



才的梦，大概就是预警。

警察很仔细，高大男人说没有行李，他们把车票和身份证又仔细核对了一遍。藏在前座下面的旅行包被命令取出来。里面有字画，却似乎与他们接受的任务不相干。

“纸容易受潮，你还是放椅子上，或者行李架上吧。”

唐佳鸿眯起左眼，让漂亮的右眼露出笑意：

“好的谢谢！辛苦辛苦啦！”

重新拎起旅行包的一瞬间，他突然领悟到，原来命运一直是眷顾他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孤独穷孩子。

唐佳鸿觉得自己之所以还不是那么成功，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心理因素，极度自卑加上无穷孤独。

如果没有陈老师，他可能现在正穿着蓑衣，一脚深一脚浅地在田里播种。过着一眼望得见老死的生活。

“镇里要办美术特色班！从S市请来了名师。”

大家疯传这条消息时，马上初中毕业就要回田里干活的水生，心脏猛烈跳动了几下。他正在镇里破旧学校宿舍里打包更破烂的行李。

男女同学各拿一张粉色纸填写着什么。他听到他们轻浮的问答。

“我报美术班，就是为了画你。”

“死一边去！我是真心想学点本事，找工作也有个特长啊。”

“以后你就当我的模特，我好好画你。”

“不许胡说。听说城里老师潇洒英俊呢。”

“你已经开始动老师的脑筋啦！”

“快，快，我们去交报名表吧。”

没人睬水生。空荡荡的宿舍，只留下木然的水生。

陈老师走进校门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紧盯他身后。

农村人从没见过这样端庄、典雅的女性。一件奶白色刺绣衬衣，一条蓝底赭色细条纹的丝绸长围巾搭在双肩，黑色百褶长裙下一双黑色圆头船鞋。

陈师母一下汽车，就征服了镇上男女老少。

水生混在人群里，看校长把他们接进宿舍。宿舍原本是物理实验室，校长硬是将化学、物理两个实验室合并了。

水生注意力也重点放在陈师母身上，冥冥中觉得这个女人将改变他命运。

学费，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家里等着他回去耕地养殖，他却还想反过来要一大笔钱念“不实在”的学。

离开学校的最后一个晚上，水生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身到外面走走。初夏的夜空，繁星点点。熟悉的道路即使漆黑一片，水生也行走自如。蛙声、虫声、鸟声，此起彼伏，野地里新鲜空气刺激了他，鼻子酸酸的。

大瓦房有一间灯光闪亮，水生一路闲逛过去。到了近前，发现就是陈老师宿舍。他探头往里面张望，陈老师正在作画。

香烟对陈老师来说，更像是一种仪式，而不是生理需求。点上烟，标志作画开始。笔落在纸上的第一画，烟就被搁置到边上，香一般燃烧，陈老师再不去碰。烟灭了，陈师母帮着再点一根，陈老师还是吸一口就放边上，任其燃烧。画，水生观察到是山水画。陈老师一会儿取下金丝边眼镜，一会儿又皱眉、挠头、托腮，但是只要笔锋接触到纸，就行云流水。

陈师母静静坐在边上，打着一件鹅黄色细羊毛衫。除了点烟，她几乎不看画一眼。她的注意力在低声播放的双卡收录机里的昆曲上。水生听不懂词，只觉得曲调优美。

没水了。陈老师用笔杆敲敲青花白瓷杯子。陈师母拿起热水瓶。热水瓶也空了。

“我去泡水。”

话虽这么说，陈师母并不知道哪里有灶头，站在门口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四周一片漆黑。

水生别过左脸，朝陈师母打了招呼，接过水瓶，直奔食堂。

打满两瓶水。水生觉得陈老师和陈师母会一直需要水的，他有了新希望。

陈老师刚开始并没有理睬站在屋里与陈师母聊天的水生。在水生看来，陈老师作画

一上轨道，五官都集中到纸上了。

令他感动的是，他整张脸完全暴露在灯光下，陈师母没有一丝惊讶，更热情地拿了几颗话梅糖给他。酸甜味在他口中蔓延的时候，陈师母终于问到核心问题。

“你喜欢画画吗？”

“喜欢是喜欢，但是没有条件。”

“画过画吗？”

“没有，哦，不，画过。”

“这话怎么讲？”

“我没有在纸上画过，但是经常用其他材料拼贴形成画。”

陈师母放下手中的绒线，“你都画写什么呢？”

“公鸡、水牛、松树、布谷鸟、杜鹃花、镇政府、高山小溪、蓝天白云等等。”

陈师母按下停止按钮，屋子里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尖锐：“云松，你停停！你停停啊！”

陈老师对水生说的“自然画”，不以为然。

“你说那么多动植物、景观建筑，都是你用天然原材料拼成的？”

“是的。”

“你能在最短时间里给我展示一下吗？”

水生重重地点一下头，转身奔向杂树林。

陈老师在灯光下踱步，陈师母坐在靠背椅上，双手交叉搭在膝盖上。

水生把薄薄一大块不规则石片小心地放在地上，泼上清水，擦干。隐隐有花纹浮现，虽然没有大理石那样清晰，却更有云山雾罩般感觉。水生把刚剪的纸人、拔的小草、采的松针、折的树枝，三摆两搭，居然成了一副看得过去的山水画。

陈师母轻声赞许。

“水生，你真有画画天分！”

他们眼光一起集中到陈老师脸上。陈老师还在仔细看水生搭出来的画。突然，陈老师大声对着陈师母说：“你错了！”空气顿时凝固，气氛异常紧张。

“我看他怕是要走金石的路！”

客车速度慢下来。又“咯噔、咯噔”，跳了几跳，最终“噗嗤”一声，停住不动。

唐佳鸿并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遥远往事在脑际飘荡。往前一冲，头碰到了前座。

“车子发生故障，目前停在斜坡上，随时有溜车的危险，请乘客们出把力，下车推一推。”

雨没有停止的迹象，天更加灰暗。没人相应司机号召。司机也没有再说第二遍。车厢里的每个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所有声息都被控制住了。

突然，车子平白无故抖了抖，缓慢地向后倒。

一个人发现了，接着，好多人发现了。

全车都惊叫起来。几个男人冲向驾驶座，拼命扭动钥匙打火，但是没有一点反应。司机侧过脸冷冷看着他们。

高大男人开始脱衣服，直到露出上身块块古铜色肌肉。他谁都没叫，一个人跳下车，转到车尾，伸出双手。雨滴打在他微微颤抖的肌肉上，像一座古希腊的人体雕像。车子被撑住了，但是也没有往前进一寸。

唐佳鸿很想下去帮他，看看脚边的旅行包，犹豫起来。

“他快撑不住啦！”最后一排的小男孩惊叫起来。

高大男人不仅是肌肉抖动，全身都在晃。到了最危急时刻。这时，又跳下去几个男人，帮着高大男人撑住客车，但还是推动不了车子。

唐佳鸿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高声叫喊：“大家都下车！能推的帮着推，不能推的，也能减轻汽车分量。”

他拎包打伞下了车。绝大多数人跟唐佳鸿一样，下车在雨中等待，什么都不做。

陈老师在美术班上的第一堂课，唐佳鸿至今记忆清晰。陈老师并没有提到美术一个字，整堂课都在讲做人道理。坐在课堂里，刚刚从唐水生改名为唐佳鸿的学生格外认真。他知道，没有陈老师、陈师母的帮助，他前几天就卷铺盖回到金色田野边，等待收割季节的来临了。

如果这节课还有什么能够刻到唐佳鸿脑子里的，浓缩成一句话：“人贵有风骨气节”。

想到陈年往事，他不自然地收紧了伞。

推车的人多了，车子开始往坡上爬。人们像蚂蚁般贴在车子四周使劲。高大男人带头喊起了号子：“1、2、3，加把劲！”“1、2、3，用力推！”

唐佳鸿猛地把包往一个小女孩手里一塞，也加入了推车的“蚂蚁”群。推着车，喊着号子，他用足全身的力量，浑身流动着一股暖流。

突然，他张大的嘴巴里，流进了咸咸的温热液体。他仔细一辨，是自己眼泪。多长时间没有流泪了？他已经记不清了。但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次，是陈师母把用花手绢包好的一叠“大团结”递到他手心里的那一次。

“老陈向校长开了口，但是校长不肯全免你的学费。这不是义务教育，校方不赚钱交代不过去。”

水生的眼泪像喷洒开来的淋浴龙头。挂着往下掉的眼泪，他走到报名处。老师们笑着把几张湿透的钞票贴到玻璃窗上，问了他一个看似无法回答的问题：“你掉了多少斤眼泪啊？”

水生想都没想就回答出来：“一座山的重量。”

在他心里，那时的陈老师、陈师母对他就是恩重如山。

客车微微一颤，缓慢地往前运动。雨下得更大。破损的柏油路，碎石、泥浆横行。妇女和孩子们纷纷上前为推车的男人们打伞。

客车艰难地一寸一寸地移动。

一个女声带了头：“纯爷们！加油哇！”

顿时，男人没了声音，在众女声的鼓动下，卯足了劲，吭哧吭哧全力推车。客车虽然还没发动，但也以人行走的速度渐渐攀上了一个长长的缓坡顶部。

“全部上车！”司机大声招呼大家。

高大男人最后一个上车，他对司机点点头。司机放下了手刹。

客车往低处加速运动，司机不停地打火，终于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点火成功。车厢里爆发出欢呼声。

唐佳鸿笑着拍着手，想跟高大男人说几句，却见他已经闷头打俄罗斯方块游戏，只得作罢。他转头看看窗外，天色有点暗了，肚子也觉得有点饿。他探手到旅行包里，摸到一包万年青饼干。这是临走时，陈师母塞进包里的。

第一次踏进陈老师家，是第一学期结束后的春节。唐佳鸿割了点咸肉、腌鱼，带上一篮子鸭蛋，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来到S市。

陈老师夫妻正在吃晚饭。陈师母连忙让唐佳鸿洗手洗脸，坐下一起吃饭。这是一个极简城市家庭。陈老师夫妻膝下无子女，陈师母没有工作，靠陈老师收入赡养双方老人，经济并不宽裕。陈老师到乡村兼职任教，也为了补贴家用。他的课大多安排在周末，平时他把学生作业带回S市批阅。虽然一个星期只能见陈老师一两次面，但是同学们都觉得陈老师比天天在的教师认真细致得多。

唐佳鸿觉得陈老师对他最关注。陈老师经常把他作品作为课堂示例，课后对他的单独讲解、辅导也最多。渐渐地，嫉妒产生了。

一次，课堂上，陈老师严厉地批评了几个学生，激动起来，说了“你们到这里来是学本事，不是来谈恋爱”“你们要好好学习唐佳鸿的学画精神”等话。当天晚上，唐佳鸿在回宿舍的漆黑小道上，被埋伏在野地里的几个人打翻在地。他们一声不吭地打，唐佳鸿一声不喊地任他们打。

陈老师要找校长，唐佳鸿请求他不要这么做。“现在两个眼睛并排突出，对称了，好看多了。”

第一次住在陈老师家的书房里，唐佳鸿闻着墨香，躺在故纸堆里，他的灵魂似乎可以接触到这所老宅先人们的气息。但是他内心隐隐有点不舒服。深夜，零星爆竹声提醒他，必须梳理出不适所在。他一个又一个排除不适的原因。最终，在内心最深处找到了。

陈老师仅仅是一个他唐佳鸿的启蒙老师，仅此而已。只过了一个学期，唐佳鸿的心就开始发酵、膨胀。也是在深夜书房里，他悄悄打着手电翻看了陈老师的藏书，那些明清画谱让他爱不释手。他的手伸向书柜、书桌，希望找到更有学习价值的书画。绝大多数抽屉、柜子都没有上锁。唐佳鸿贪婪地展开一张张名家字画，在昏黄的手电光中，畅游神往。

第一次，他没有拿任何东西。

唐佳鸿嚼着万年青饼干，葱香让他的味蕾敏感起来，一包饼干很快吃完了。就在他喝陈师母给的矿泉水时，一个女声尖叫起来：“啊！我的皮夹子不见了，皮夹子被偷了啊！”

唐佳鸿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当他在用劲推车的时候，冷眼里看到一个人中途上了车，因为旅行包当时被那个女孩子紧紧抱着，所以他没有顾虑。

车里又热闹起来，有要求司机直接开到公安局的，有立刻展开调查的，有七嘴八舌指责别人的。司机谁都没理会，匀速开着车。

一个站到了，司机懒懒地靠边停车。车门一打开，只有一个秃顶中年人匆匆下了车。唐佳鸿看到秃顶，想起中途上车的人，似乎就是个秃顶男人。

“快抓住他！他就是小偷！”司机已经离座，往车下跳。

唐佳鸿像被点了火似的，冲下车，在雨里和司机一起拼命追赶秃顶男人。

高大男人递过一块纸巾，唐佳鸿潦草地擦了擦雨水和汗水。

“你们怎么确定他是小偷的？”高大男人指指被绑在角落里的秃顶男人。失主已经在他身上找到了钱包。还连带挖出几个钱包，被偷的乘客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钱包不在包里了。

“很简单，在大家忙推车的时候，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偷偷上了车，似乎是个秃顶。”

“这个理由不能成立，中途上车的也不止他一个，况且上车就去偷东西吗？”

“聪明的是司机。他报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站名，靠边随便停了一个地方。那么，急于下车的人，会是谁呢？”

“哦！小偷就现原形了。”高大男人对着秃顶挥了挥拳头。

唐佳鸿还毛巾给高大男人的时候，心突然被狠狠地刺了一下，疼痛感让他浑身出汗，呼吸急促。“小偷！”他在内心反复咀嚼着这个词语。

唐佳鸿第一次被陈老师批评，是第二学期开始后不久。班上有同学向陈老师告状，说唐佳鸿偷他们的东西。虽然不过是颜料、铅笔、橡皮之类的小物件，但是为什么不去跟学校汇报，而是向喜爱唐佳鸿的陈老师说，唐佳鸿认为这是他在美术上的成就远远超过同学们的必然结果。至于那些顺手牵羊的小事，对于一个即将取得书画成就的新秀算不上什么。

陈老师用来激励他的一些古代小故事，凿壁偷光、隔篱偷学、露禅偷拳等，都被他偏颇地认为，高超本领就靠与众不同的途径获取。

陈老师单独批评唐佳鸿，唐佳鸿服帖地聆听。

而陈老师之后又在课堂上把这事搬出来后，唐佳鸿产生了强烈反感情绪。他为了达到专业水准，借用文具、工具等小事情，都不值一提。陈老师却说：“小事看大，小恶毋做。”

最令唐佳鸿伤心的是，班上一个亲近的女同学突然不再来找他了。这位矮个女同学经常向他讨教绘画技巧，两个人还多次在空无一人的课堂讨论，笑得很开心。女同学虽然长相平平，身材也平庸，但是对唐佳鸿来说，这已是最大慰藉。

但是，陈老师公开批评他之后，他落入无人理睬的境地。他试图改变尴尬，主动为同学们服务，遭受到的却是冷漠和猜疑的眼神。

第二次到S市，唐佳鸿主要目的还是看望陈老师，但他还去拜访了S市有一位著名金石专家，当然，人家连门都没让他进。晚上他仍住陈老师家，陈师母把晒得香喷喷的被子给他盖，他觉得更应该学出样子来。临走时，他拿走了一本古旧书橱里的印谱，印谱的封面和封底都掉了，陈老师用牛皮纸重新装订，用遒劲有力的魏碑体题写书名。在回江川的长途车上，唐佳鸿把封面封底撕下来，悄悄留在杂乱的车上。

这本古老印谱给唐佳鸿的帮助超过了陈老师的教导，他渐渐觉得陈老师的真正价值在于那间堆得乱七八糟的书房。那里的每一本书、每一件作品都可能助推他艺术进程。

有了第一次，就有接下来的多次。从书到书画作品，凡是唐佳鸿觉得有用的，他就

“借”过来，他从没认为这是“偷”。

现在高大男子咬牙切齿的一声“小偷！”，一刀砍进唐佳鸿的心脏，并且旋转得很快，杀伤力越来越强大。有好一会儿，他感觉自己将要窒息。他流出了眼泪，止都止不住。

毕业前，同学们就知道陈老师带了他们三年后，就不再来江川市执教。他们最后给陈老师一些线索，都是关于优秀学生唐佳鸿的卑劣行径，有几条是唐佳鸿在陈老师家窃取的画册、书籍、字画的线索。他们言之凿凿，要求陈老师领头去查唐佳鸿宿舍。但是陈老师笑笑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毕业后，唐佳鸿旋即投奔江川市知名金石家门下，而每次去S市，他还是去陈老师家。陈老师夫妻一如既往接待他，住的还是那间书房。

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走进这条小弄，踏进这个家门了。

陈师母指着凌乱的屋子，告诉唐佳鸿，这条街马上要拓宽，正好拆这一边，往后再来，要到城南新楼房作客了。说到新房子，陈师母眼圈红了起来。

陈老师还在更乱的书房里作画。现在他已经完全不需要香烟了，头发也不像以前那么讲究了。

这是一个老画匠而已。在社会上滚了多年的唐佳鸿，觉得已经能站起来俯瞰陈老师的作品了。如果现在还有当年的同学让他点评，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陈老师画中迂腐、陈旧的元素。

他悄悄地改写简历。将自己学艺的发端，改成一个天才少年投奔名师开始。

陈老师夫妇都老了不少，除了对自己的画，陈老师其他方面关心很少。陈师母抱怨老头子选新楼房都不愿意去找以前的学生帮忙，结果一套在顶楼一套在底楼。陈老师知道结果后还挺开心，以后总会走不动，而住一楼最方便不过了，还有天井里的花花草草，也能够移过去。

这些话，唐佳鸿听了都不是滋味。整个夜里，他在亢奋与懊悔之间徘徊。书房里的字画、图册、古籍等，被一股脑地散在地上，他睡的单人钢丝床上随意丢着省城著名书法家、画家的作品。他曾动过一个念头，天亮，开口向陈老师要几幅字画，他相信定会如愿。不过，这只是一闪念，如同流星划过夜空。

接着唐佳鸿就开始恨自己，之前怎么没有大胆地去“寻宝”？如果早“借”到更好的拓片、碑帖等，他很可能不是现在的身价了。他不像有些有天赋的人，有了点小成就后，就东搞搞，西搞搞，不再聚焦本专业。他却更勤奋、更专注、更钻研。事业一直在攀升。有好几个美丽姑娘青睐他的才华，他决定用那只不大正常的左眼仔细看看，因为从这个视角看人，会起到放大镜的功效。

陈师母把万年青饼干、矿泉水塞进旅行包的时候，在薄薄的衣物掩盖之下，三卷书房里“借”的字画已经安静地躺着了。为了尽量多“借”，唐佳鸿每卷都在十张以上，他把三卷字画用三层报纸裹好，铺在包底。

窗边陆续闪过一串一串灯光，唐佳鸿松了一口气。虽然这辆客车不知走的什么道路，但是，毕竟江川就要到了。

车过“江川”收费站，缓缓靠边停车。上来两个警察，看到高大男人，过来拍他肩膀笑着聊了几句，然后把绑住的小偷带下车。

唐佳鸿下意识抓紧旅行包带子，这么几个小时，居然没有看出身边坐了个警察。

“您是警察？”

“你觉得呢？”

“您具备独特精神。”

“哦？怎么说？”

“风险和牺牲。”

高大男人笑出声来，往前方望望，回过头对着唐佳鸿说：

“我是个小偷。”

唐佳鸿瞪大双眼，望出来的高大男人变了形，黑苍苍脸上皱纹如刀刻。

“我曾经是江川市里有名的小偷。后来一个被偷的老人的眼光救了我，那不是愤怒、惊恐或者鄙视，而是怜悯。一刹那，我就像她的做错事的儿子，我认错，她不记仇。”

高大男人突然瞪大眼睛，对着唐佳鸿一字一顿地说：“做人最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只有这样，人才能活得自在坦然。”

站在雨里，唐佳鸿忘记打伞。客车开走了，高大男人和其他旅客早已离开汽车站广场。唐佳鸿还在琢磨高大男人的话。远远高楼上霓虹灯打出五彩广告，这是充满希望的口号。唐佳鸿使劲跺跺脚，抓紧旅行包进到滚滚红尘中。

三年后，一个春天的上午。S 市城南某小区。

唐佳鸿敲开了某幢楼一层楼的一户人家。

“啊！佳鸿啊！”

陈师母回头高声叫陈老师。

唐佳鸿把点心盒放在餐桌上，刚抬起眼，就遇到陈老师的目光，他不由得又低下了头。

“陈老师好！”

“佳鸿啊，来就好，怎么还带东西？”

“给您二老的点心，我的一点心意。”

陈师母泡来一杯新茶，浓浓的香气散发开来。还没喝两口，陈老师就起身拖着唐佳鸿进书房，参观他退休后的新作。

苍松翠柏、高山流水下，云雾缭绕间，仙风道骨的长袍客们席地而坐，举杯邀月。唐佳鸿内心感觉，虽然陈老师做了很大努力，有了很大成绩，但是路数还是太老，创新不足。中国山水画明清达到高峰，近代又大师云集。如果一味继承，不在根子上融入现代元素，就会落俗，显出陈腐气息。陈老师兴致勃勃地介绍着，唐佳鸿的心却早已转移到旅行包里。

陈师母烧菜的香味飘进客厅。唐佳鸿喝了几口茶，终于以自己的创作切入话题。

“刚才向您汇报的成绩，是您教导的结果。”

“哦，你错了，我只是你的书画启蒙教师，后来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就。”

“事实上，我……我还‘拿’了您的一些‘教材’，作为参考。”

陈老师微笑的脸蹦紧了。

唐佳鸿终于把憋了多年的话，在短短半小时内全部吐出来。

厨房的炒菜声音早就停止了。陈老师长时间不发一言。唐佳鸿的每个字他似乎都听进去了，却又像全没听见。唐佳鸿听得到的只有自己胡乱的心跳声。

终于，饭菜端了上来，陈师母面无表情。

“吃饭！”

陈老师低声喊了句，声音有点沙哑。

唐佳鸿不敢拿筷，一股脑把旅行包里的东西倒在桌上。他想要跪下，却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

“先吃饭！”

饭菜几乎是没有味道的，唐佳鸿所有感官都失灵了。眼睛被泪水堵住；鼻子被鼻涕堵住；耳朵被静默堵住。

陈师母撤下碗碟。陈老师才慢慢展开那些画卷、画册，一张张、一页页缓慢地看，不住地点头。

看完之后，老人喝了一口茶，目光重新盯住唐佳鸿发胖的脸，对准大小不一的眼睛。

“这些画、这些书，你都拿去吧。”

唐佳鸿惊得搞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嘴上一个劲地道歉、认错。

“你这个孩子，早在我教你们那个班时，我就发现你的问题。但是我实在是爱你的才，没有好好引导你，使你觉得围绕高尚的事业，可以用尽一切手段的。错在我。几年前，我和你师母就发现一些作品和画谱失踪。开始我也很郁闷。后来我想通了。我们没有子女，那些东西应该传给有用之人。这些东西肯定能够满足你需求，这样你就没有必要再动其他脑筋，而专心钻研了。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几年不见，但是但凡有你的消息，你师母总是留下剪报。我们为你的进步而感到高兴。”

唐佳鸿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小区。关于来 S 市的多种猜想都是错的。现实的结局，超出他思维范畴。

那张纸还握在手中，一阵风刮过来，差点吹飞。

他在风里展开纸，陈老师的墨迹还未干。

冷泉吾兄：

自江川一别，已历七载。欣闻兄体健神旺，甚是宽慰。兄已值耄耋之岁，还望多自珍重。喜闻兄日前收佳鸿为入室关门弟子，实乃值得祝贺的好事。愚弟乃佳鸿启蒙师，发现佳

鸿酷爱美术，尤其在金石方面天分极高。兄乃全国金石泰斗，万望全力辅导佳鸿。关于震庭兄赠我一册页，兄诘问佳鸿一事，实是误会。三年前，佳鸿前来探望愚弟，谈及学习震庭兄笔法之事，愚弟将震庭兄所赠册页转赠佳鸿。往事如烟，震庭兄已离我们而去。诚望冷泉兄着眼未来，不为难佳鸿为感。

冷泉兄文侍！

愚弟云松顿首。

S市汽车站。

板凳换成了皮质靠椅，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陈老师那些话还在脑子里回响，车票换了好几次，走，还是回去？他一直拿不定主意。

这时，他突然看见了高大男人正坐在斜对面的靠椅上静静地看着他。

他拎起包，站起身，向高大男人大声打个招呼，撕掉车票，大步走出汽车站。

王啸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钟山》《花城》《作家》《上海文学》《散文》《美文》等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小说百万字。出版散文集《苏州烟雨》《吴门梦忆》《异乡故乡》，小说集《隐秘花园》。作品入选年度最佳小说集、散文集，获紫金山文学奖、叶圣陶文学奖。供职于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庄晓玮

芝麻大一点事

谢根林

一

橙色的太阳正从村外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杨柳湾村像一条长长的带子，一家家紧挨着。“带子”后面是桑树地，前面是一条水泥路面的村街，村街边上是一条长河。河边种着垂杨柳、香樟、苦楝、榆树等，树影浸泡在清澈的河水中。国庆家是一幢二层高、两开间的新楼房，正好在“带子”中间。

清晨的杨柳湾本来是没有什么声音的，青壮年一早就出门了，到五里外的工业园区去打长工，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留下几个中年妇女也要到阿四的厂里打打零工，挣点零花钱。剩下的就是连走路都困难的老人和几条土狗。可国庆家爆发出来的吵闹声却打破了杨柳湾清晨的平静。

首先从国庆家传出来的是他们小夫妻的争吵声，接着就是碗碟被摔碎的叮当声，桌柜等大件倾倒的哐当声，他们女儿豆豆哇哇的哭啼声，看来事态发展到了白热化了。

邻里们觉得奇怪，一对青年夫妇怎么会吵成这样！现在的小夫妻一般都不吵架了，他们都忙着在外面挣钱，没有吵架的工夫。

邻里们本来就十分好奇，想急切知道国庆家吵架的答案，正巧国庆和小芹把吵架的阵地从家里转移到了门外，邻里们一下子明白了这对小夫妻吵架的原委，一个邻村青年的名字出现在了他们的耳际——沈家伟。大家都想，事情可不是那么简单哪！

你大喊大叫好了，我不怕！小芹站在家门口的晒谷场上，大声说道，我就是喜欢沈家伟了又怎么样？你有本事跟人家沈家伟比比，看谁更有能耐！小芹的声音一点都不示弱。

不要脸了，简直就是破罐子破摔了！大家都听见了吧？看似占据着有利地形的国庆底气并不是那么足，他立即把自己与邻里捆绑在了一起，像要获得后援团的增援似的。我早就听说了，你跟沈家伟常在一起准没有好事！什么老同学，什么朋友圈，还聊什么微信 QQ！竟敢骗我！说是去县城给孩子买衣服，实际上就是跟沈家伟约会去了！连家都不要了！

现在城里人哪个不聊微信？只有你这种落伍的人才不懂微信。连一部智能手机都不会用。

聊微信可以，什么“哥呀”“妹呀”的还正常吗？国庆又像是抓到了把柄。

你又落伍了不是！现在城里人聊天哪个不是“哥呀”“妹呀”的？

大家都听到了吧，恶心不恶心？国庆说，我国庆再落伍也顾着自己的家！国庆赶紧转移了话题。

顾家？你一年挣几个钱了？人家沈家伟在家里敲敲键盘就挣钱了，比城里的工人还挣得多！你呢，这几年说是在外打工，也没见到你挣钱回来，再这样下去，还不是坐吃山空？

坐吃山空？有了钱还不是让你买衣服花去了？你一年要买多少件新衣服？多少双新鞋子？要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分明想出风头，勾引男人呗！

真是天晓得，这还叫多？人家城里的女孩子一天一套新衣服，一个月里没有重复的行头，鞋子跟衣服都配套，那样都没说多！

……

二

家族的事，每逢婚姻嫁娶、分家立户，舅舅和姑夫历来都是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家族的法官，有谁怀疑舅舅和姑夫的公正性呢？遇到家庭纠纷需要解决，更是少不了舅舅和姑夫这两个角色。

小芹的舅舅是曹家坝村的，五短身材，板寸头，古铜色方脸，“八字步”沉沉稳稳的。一副大嗓门，没见到人就听见他声音了。老曹进村的时候，村街上有几位老人正在闲逛，见老曹来了，纷纷迎过来。

老曹见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熟人，停下脚步，掏出口袋里的“软利群”，一一递到老人眼前，脸上堆满了笑容。

国庆家的大黄狗闻到了客人熟悉的气味，奔了过来，两只前脚搭到了老曹的肩膀上。

老曹举起粗手拍打着大黄狗的硬脑袋。阿黄，没给你带肉骨头呢，自己玩去。

大黄狗好久没见到客人了，还想缠他，见老曹没想跟它亲热，就在老曹的身边摇头摆尾，疯疯癫癫地转着圈。

劳驾舅舅了。老人说。

身体都还好吧？老曹说。

托舅舅的福，还过得去，老了就是不中用了，又走了几个，活着的也不周全了，不是歪了嘴就是瘸了腿，走路都困难了。老人诉起了苦经。

老曹说，活着就是福气，看看也是好的。要多动动，常到自留地上转转，除除草，修修桑枝条啥的，能动的时候就要多动。你们看看，进城的那几个，整天待在儿女们孝敬的空调房里，看看享福，实际呢？身体都养成啥样了？身体比咱村里的老哥们差远了。你们的孩子都孝顺吧？

孝顺！只是现在牙不行了，孩子们去双林镇，每次都带零食、水果回来，就是咬不动了。现在过年请客也不在家里烧了，都到“一品鲜”酒店去了，省事。过去有牙的时候没吃的，现在没牙了吃不光。国庆家的事……唉！年轻人，不懂事，叫舅舅操心了。

老曹说，操，芝麻大的一点事！操啥心？要不是外甥女给我弄了点好酒，我才不会过来呢。

说的是，说的是，那今天多喝点，舅舅好酒量呢。老人说。

一起过来喝几盅？老曹说。

不了，不了，酒也戒了，不比年轻的时候，一斤都没事，喝醉了睡一觉就好了。她舅舅可要喝好啊！老人说。

豆豆听见了舅爷爷的声音忙从屋里奔跑出来，也像大黄狗一样，要舅爷爷抱。老曹一把将豆豆提了起来，举过了头顶，把豆豆逗得惊叫起来。待放下豆豆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块大巧克力来。

看！舅爷爷给你带啥了？快叫舅爷爷。

舅爷爷真好。豆豆伸手接过巧克力，一边把圆脸蛋凑给舅爷爷。老曹就拿硬胡子茬扎她，把豆豆扎得直叫疼。

老曹说，吃了巧克力，别的糖块就不要吃了！

豆豆说，舅爷爷真好，舅爷爷一来就给我吃巧克力。舅爷爷啥时候再来呀？我还要多多的巧克力。

老曹就跟豆豆开玩笑说，舅爷爷这回不走了，把你家的大米吃空了再走。

豆豆的脸一下子拉长了，说，豆豆家快没米了。

老曹说，没米了可以再去买呀，米店里有很多米呢。

豆豆撅起了嘴说，买米要花钱的，我妈说，家里没钱了，说爸爸挣得太少了。

老曹听了直大笑。怎么培养出个小抠门啊？不像咱曹家的风格嘛！

三

国庆的父母跟国庆他们分开住，就在隔壁。国庆妈听到老曹的声音也赶紧过来了。

国庆妈也是直性子，嗓门也不小。

她舅舅，好几个月没过来了，看把豆豆想的！来了好，来了好，快屋里坐。小芹上个月出去旅游，带来了贵州的白酒，就等着您呢。

老曹说，豆豆她奶奶，您真客气。家里还忙吧？

国庆妈说，忙。您也知道我这人的脾气，就是闲不下来。现在村里人都爱去园区打工，很少有人在家养蚕了。我今年又养了四张种的蚕，桑叶多的是。

四张种？老曹说，哎呀，真有您的，四张种是很辛苦的啊。

国庆妈说，打工么，钱是来得快，可养蚕的收入也不低的，就是累一点。过了“大眠”，这些蚕宝宝特别能吃，桑叶耗量大，老是跑自留地，半夜里还要喂一次桑叶。可养蚕也就辛苦那么一阵子，很快就会过去的。

老曹说，真不容易啊！有您这个勤快又热心的婆婆，我很放心小芹呢。

老曹有分寸，接下来就要说到私事，于是降低了分贝。

我外甥女脾气倔，不懂事，您要多包涵啊。我听说他们小俩口前几天吵架了，不放心呢，一定要过来看看，也顺便劝劝他们。听说还是为男男女女的事？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我倒要好好批评批评我这个外甥女。有错，以后改了就好。想我这个舅舅，年轻的时候也荒唐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还不是把家顾得牢牢的？您说是不是？

国庆妈听了老曹的话，脸上略过一阵红晕。

国庆妈说，放心，放心，有啥不放心的。她舅，咱小芹比国庆有头脑，手脚又勤快，过日子么，就得看远一点。她舅，我这就去备菜，叫老头子和国庆陪您喝两盅！国庆，国庆，快下来，舅舅来了，赶紧去趟双林镇吧，去买点卤味来，你舅舅最喜欢猪头肉了，赶紧去吧。

国庆耷拉着脑袋从楼上下来，见到舅舅没正眼看他，只是轻声地叫了声舅舅，就骑上摩托车，出门买卤味去了。

四

小芹骑着电瓶车，刚从外面回来，看到舅舅来了，忙停好车子，过来陪舅舅。

什么风把舅舅大人吹来了？小芹的嘴一开口就这么厉害。

老曹说，怎么了？不欢迎舅舅？看你翅膀硬的！不过来镇镇你还不闹翻天！

我的翅膀还能硬？怕还没有长羽毛就被人家拔了。

在我看来是你拔人家的羽毛还差不多。家里的家什都砸得差不多了吧？你们这些孩子！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什么可惜的，一堆破烂货！

就怕新的来得慢哩。挣钱哪有这么容易的？

舅舅好久没来了，要不是外甥女有好酒伺候着，不知啥时候能过来呢，一点都不关心外甥女。

老曹说，外甥不出舅家门，你那张嘴呀比舅舅都厉害了。

舅舅，跟您说个正经事，我想去县城开个店。您看，农村的开支也蛮大的，不要说家庭伙食的开支了，一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情礼要送，什么上梁酒、搬家酒、满月酒、周岁酒、读书酒、16岁酒、生日酒，婚庆酒、素酒都要出份子的。家里光有出的账，没有进的账，哪行啊！

有想法就好！老曹说。

舅舅，我都想好了，现在城里开的店实在太滥了，都是服装店哪，酒店哪。再去开服装店就挣不到钱了。现在去城里开店一定要开有个性的店。有个性的商店竞争对手少，人气一定旺。我也想过了，我小芹也没有高深的文化，可咱们双林的面可是全县有名的哪。咱双林的面都是手工擀的，有筋道。现在县城里的面叫啥面噢！我敢打赌，只要我小芹的面馆一开张，一定会人山人海。只要有生意，房租贵点没关系，我想把面馆开到闹市区去，这叫良性循环。

嗯，有道理，咱外甥女有经济头脑，舅舅支持你，要是缺点钱就跟舅舅拿，无息贷款。老曹说。

舅舅放心，现在村里还有扶持资金，每家每户都可以贴息贷款10万元。我可以先利用这点资金，不够的话，再想办法。小芹说。

五

老曹喝完酒，满脸通红，步履有些踉跄。国庆主动要求开摩托车送舅舅。老曹坚持说，不用，能走。小芹也说要送送舅舅，也被舅舅推开了。没事，就这点酒！

小芹说，舅舅，岁数不饶人，以后要少喝点了！

没事，没事，放心吧，路又不远，不会掉水渠里。老曹说。

舅舅，您可不是第一次掉水渠里了。小芹说，一边过来搀扶舅舅。

国庆妈把老曹送到家门口，还拉着老曹的手，说，她舅舅，过阵子再来呀，豆豆要

想你的。这孩子越来越调皮了，这么小就会玩游戏了，玩手机的本事比大人还厉害，没教她就啥都会。

老曹说，都一样，现在的孩子见得多，我孙子也调皮得很，没一样不会的。

说完，老曹就一摇一摆地回去了。

小芹上了楼。

老曹走后，国庆妈把国庆叫到她家里。母亲的脸上透着许多无奈。

家丑不可外扬。国庆妈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理都不懂？要是小芹没啥，你乱喊乱叫就更不对了。要是真有点事，也要内部处理。小芹一直在跟我说，她想去县城开店，给家里增加点收入，这个想法就蛮好，起码比你有想法。如果下半年小芹真的要去县城开面馆，我看你也一块去吧，开店是很辛苦的，要起早贪黑，还要看顾客的脸子，但只要你们小夫妻一条心，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克服的。

国庆说，妈我知道了。

好的，孩子，您能明白这个理就好。国庆妈说，小芹的舅舅是见过世面的，懂得大道理，说话做事都公道。

他还不是护着小芹？国庆还是有点不高兴。

国庆妈说，不会的，我们都是过来人了，知道怎样守护着这个家。孩子，今天的猪头肉还剩不少吧？明天你给你财叔拿点去，他也没吃的。几天都没见他出门了，估计又痛风了。这毛病，一复发就走不动路了。看这痛风病把他折腾的！叫他不要吃豆腐，不要喝酒，他就是听不进去！也难怪，不喝酒叫他做什么？

妈，国庆说，财叔跟咱家又不是近亲，最多算门远亲，干嘛待他那么好？

国庆妈说，对别人好一点有什么不好？你看看你财叔，一个人过日子也挺可怜的。想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挺不错的小伙子，干起农活来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唉，本来你财叔也可以成个家的，只是那时候他家没一间像样的房子。没有房子，哪个姑娘家肯嫁给他？你财叔就这样耽误了。

国庆说，妈，财叔的名声不好呢。

有啥呀！你财叔有这么好的身体，应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再说，现在你财叔的日子也翻身了，他的养子阿根挣了大钱了。

那财叔结个婚才是，村里单身的女人也有啊。

是啊，你财叔要是能结婚最好了，可阿根反对。去年是有人给你财叔和素珍牵过线，本来你财叔也觉得蛮好，可以结束大半辈子的单身生活了，可阿根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不赞成这桩婚事。怕在钱财上摆不平。谁知道人家是冲你财叔的为人呢还是冲他的钱财？你财叔想想也觉得有理，就怕在钱财上再吃亏，就听了阿根的话。

妈，可我还是不想去财叔家，村里的流言蜚语不少呢，都说我像财叔。

像不像有啥关系，有没有儿子才是最要紧的。有了儿子，妈的后半生就有依靠了。国庆妈说。

六

到了晚上，国庆的脸色还是很难看，没有跟小芹有和好的意思，倒是小芹主动跟国庆搭了讪。

国庆说想早点睡，小芹说还想看一会儿电视，于是开启了客厅里的电视机。

电视里的女主持人正在播报新闻：

各位观众，现在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对去年发生在我市瓯江区一起恶性凶杀案作出判决。曾担任瓯江区委书记的谢再兴与被害人邵慧灵都为公务人员，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去年因发生纠纷，被害人邵慧灵被谢再兴残暴杀害。法院判处谢再兴死刑。

谢根林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见《江南》《读者》《浙江作家》《中华文学选刊》《短篇小说》《西北军事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长篇小说《1975年的粮食》。供职于浙江湖州供电公司泰仑集团。

责任编辑：庄晓玮

夜行

包玉树

书房里摆放着一架老式书橱，上层是橱子，下层是抽屉。我从散发着幽幽樟脑味的抽屉里翻出落满灰尘的名片夹，屏住呼吸翻了二十多页，才找到一张名片。纸质名片已在小格子里沉睡了十年，经过岁月的打磨，已变得灰黄，形同一片风吹雨打后飘落的梧桐叶，唯有上面的一串电话号码仍清晰可见，似乎就等着有这么一天我对它唤醒。时过境迁，世事变化无常，我对能否打通这串尘封多年的电话号码尚存疑问。但我还是打算放手一试，毕竟这趟出行非同寻常。

不知怎的，我在手机上输入这组号码时，手指无端地有些抖动，心脏也跳得有些异样。我冒出了奇怪的念头：盼望打通，又盼望打不通。

“嘀——嘀——嘀——”

“嘀——嘀——嘀——”

几声响过，居然有人接听了！“吭！谁呀？”对方声音沙哑，但明显带着不快。

我感觉有些窒息。

“牛师傅吗？我是您十年前的一位乘客。您……您还跑 N 城到 F 县的长途吗？”我尽量把声音放得柔和，可重感冒让我的鼻音很重，这会不会让对方更加的不快？

“跑！吭吭！”

“太好了！我想明早回趟 F 县，您还是早八点从车站出发吗？”我盯着名片上十年前的发车时刻表，小心翼翼地询问。

“今儿傍黑就有一班，吭！你走不走？”

“晚上也有加班车？”我有些始料未及，“几点发车？”

“吭吭！八点！”

我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晚上六点，绰绰有余。“好的。是到长途汽车站吗？”

“不用！吭！你就在老地方等，城墙拐角处！吭吭吭！”

“谢谢牛师傅！咳咳咳！”

我挂断电话，轻舒一口气。城墙拐角处，唤醒了我十年前的记忆。确切点说，那是 N 城的一隅，明城墙的东南角，是城内和城外的分界点。那个时候坐老牛的大客，我还住在城内的单式套，如今，我在城外紧邻紫金山麓的“凤鸣水榭”庄园已拥有一套精装的双拼了。

用过晚餐，将书桌上精心打造的计划书放进皮包，起身出门时，妻子突然拉住了我，手冰凉：“不知咋的，我的右眼皮一个劲地跳，你是不是改个时间，明儿一早再出发？”我觉得妻子有些疑神疑鬼，“没事，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不会有啥事的。”妻子将新开的感冒镇咳药递给我，我一并服下，嘴巴里顿时苦不堪言。我拍了拍妻子瘦小的肩膀，故作豪迈地吟诵一句：“临行喝妻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妻子对我咧了咧嘴，笑容很勉强，透出一丝惊惶。

天气真是变化无常，晚餐前还有夕阳在餐桌上流连，此刻却是乌云遮天，沙沙地下起小雨来了。整个庄园蒙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水汽，假山、小石桥、绿色植被时隐时现。我打着雨伞，沿着山庄浓密的林荫道由东向西行走。雨点打在伞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除了雨声，四周静极了，我的行走、呼吸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且一直陪伴我到达了城墙拐角处。我有些感激老牛，这个上车地点只需行走一刻钟，就好像是专为我设立的。也有些感激这湿漉漉的高大城墙，短短十年

间，我工作生活的N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有这城墙拐角处，沾了明城墙的光，才有幸保持了原貌。

农历七月的傍晚，虽然有小雨的润洒，但湿热的气流仍相聚不散，且像个怨妇一般在我身边缠绕。云层压得很低，触手可及。身边的景物宛如蛰伏的巨兽静默不动，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阵鼻痒，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呱——呱——呱”三声凄厉的鸣叫，直透心底。空中有黑影掠过，瞬间在黑黢黢的明城墙上空消失。

似乎受了妻子的传染，我的右眼皮一阵弹跳。无端地，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恍惚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也许城市生活过惯了，我对黑暗的感受已经很陌生了，潜意识里是排斥的。城市的夜晚总是不同于乡村，各种光怪陆离的灯光将黑暗驱散。我已经许久没有见到过野外的黑暗了，其实自己骨子里就不喜欢黑暗。

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还没有消停的意思。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眼前的黑暗让我有了不踏实的感觉。我很希望周围也有像我一样等车的人，但这里太偏僻了，到目前为止，城墙拐角处仅我一人，像一尊被这个城市遗弃的人物雕塑。

我打着雨伞，来回踱步，思绪像凉飕飕的雨丝飘了起来。这次匆匆赶赴F县，其实是去做一件提不上台面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大魏搞房地产开发，去年底他挥师北上，在我的家乡F县县城走马圈下了一块地，经一段时间的运作，目前已具备开盘条件。在开盘前夕，他邀我去当地筹划《小脚印，大未来》的专题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场造势，广聚人气，让楼房畅销，并在我的筹划下推高当地房价。怎么说呢，我还是乐意跟大魏合作的。我们先前在N城已有了成功的合作先例。我的营销方案让大魏的楼盘比相邻的楼盘每平方多卖了2500元！事后，赚的盆满钵溢的大魏慷慨地送我一套双拼别墅，还向我的广发卡打了7位数酬金。作为一位大学教授，传道授业解惑之余做些生意，似不为过。活在这个时代，在别人感叹挣钱比吃屎还难的时候，我却觉得赚钱比喝水还易。

如今，N城的房产已不适合再开发下去了。去年一万五千元每平方米的房子，今年快速涨到三万元，连郊区的墓地价格都翻了好几番。N城的房市已进入了疯狂模式，政府就要出台限价政策了，而且，房屋租赁、产权共享等模式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大魏是聪明人，他很快想到了转移战场，将房产开发的战火烧到三四线城市，烧到家乡F县去。他的宏伟构想让正为招商引资伤透脑筋的县领导欣喜若狂，双方一拍即合，大魏轻而易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次大魏让我再次出山，我本来有些于心不忍——这可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啊！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房价在我手中“起飞”，让我的父老乡亲望房兴叹呢！我良心上过不去，但大魏一席话说动了我——咱不如多赚些，反过来通过其他形式回报父老乡亲喽。你现在不愿意推高房价，难道想让该死的炒房团来推高房价？大魏讲的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不停地在脸上擦拭从他嘴里喷出的精华，无言以对、无话可说。

兵贵神速。大魏希望我利用这个双休日赶至F县县城，把计划书的内容加以层层落实。大魏本来要派商务车接我的（他说恨不得派架直升机接我才好，可惜F县没建机场），但我突发奇想：我如今的出行都是与飞机、高铁、轮船、轿车为伴，已多年没有坐过长途客车了。十年前的那次，本来是要坐老牛的长途客车出行的，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成行。我很想重温一下多年前坐车的感受。大魏听了我的出行理由，嘎嘎差点笑抽：大教授啊大教授，阳春白雪玩腻喽，想体验下里巴人喽！俺理解喽，哈哈……大魏本科毕业，墨水喝了不少，算是生意人中的文化人了，可这家伙喜欢讲滑边子话，好像不那样就显示不出他的不同凡响。跟生意人打交道，就不能太较真喽，要容忍他们的粗俗与无趣。

已过了晚上的八点十分，黑色的影子在细雨的掩护下一波波向我袭来。我开始有些焦急。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一个人，确切点说，就我一个人等车，可往常——往年——

不是这样，在此等车的大都超过十人。也许，乘客更喜欢坐早上的一班吧。又过了一刻钟，客车仍没冒影。依照距离，若从长途汽车站八点发车，到这里也就十分钟的路途。难道晚上的班车取消了？我掏出手机，拨出了那个号码——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咦，怪事！两小时前，打这个号码还通的呢……倏地，前方出现了两根浑浊的光柱，转眼间，一辆大客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滑行过来，停在我面前，车门悄然打开了。

我收起雨伞，踏上车，车门关闭与车子启动几乎同时进行。就着车内微弱的光线，我看到已有十几位乘客分散坐着，他们随着大客颠簸的节奏一起摇摆，一起望着我。一位中年汉子站在走道当中同样打量着我。我走南闯北，识人无数，可中年汉子的相貌着实吓我一跳！他的相貌很难描述。单看左边脸，跟普通人无异，但整张脸看，却有些鬼气：右边脸整个耷拉着。这张脸好像分工明确，一半在工作，一半在休息，劳逸结合。我怀疑这是面瘫落下的症状。

我有些不自在，似乎窥破了人家的隐私。我朝驾驶室看了看，开车的是位壮小伙，面孔似乎有点熟悉，却又很陌生。“哪位是司机牛师傅？”我面对中年男子，潜意识里巴望他不要应答。

“俺！吭吭！”中年汉子不耐烦地应着。我听到他嗓子眼带着痰响，喘息声很重，好似大客的排气管从他的脖子那块拐了个弯。

“牛……师傅，您的手机怎么成空号了？”

“胡屌扯！”老牛脸孔黑紫，面带怨气，两颗半呲的门牙压住下唇，在车灯下有些狰狞。我恍惚觉得，若不是两颗门牙的契合与把守，那半边耷拉的脸就会掉下来了吧。

“……多少钱？”

“不慌，吭！先坐下。”老牛歪着身子走回副驾位置。

我就着车内微弱的光线，重新朝车厢里扫视：十几位乘客，已不再关注我。他们分散坐着，只有最后一排大通座整个空着。

我径直走到最后一排，坐在靠左窗的位置。

这是一个不显眼的角落。一般而言，这个角落是有“硬伤”的：后置发动机就藏在下面，人坐在上面，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它啥时候突然喷发。另外，最后一排柴油味重，噪声大，颠簸厉害。但我认为，最后一排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前面的车窗都是全封闭，唯有最后一排的窗户可以打开，这对逃生很有帮助。

“呱——呱——呱”车外又传来三声鸣叫，几乎刺破了车顶。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鸟在叫，为什么叫得如此凄惨。雨幕下，大客驶离了城墙拐角处，六个小时的旅程正式开启。窗外，模糊的景物变幻莫测，雨丝打在车窗玻璃上，刺啦刺啦的，像有人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我换了个坐姿，眯了一会儿眼，突然一个急刹，车子停下了。我看不清车子停在了何处。车门打开，呼啦一下子，如同惊起了一群夜鸟，一伙人肩扛手拎地往车上挤，在老牛的叫骂声中，转瞬之间就基本坐满了。

一位长头发的女子拎着一只白色的皮包匆匆坐在了我的前面一排。从一上车，她就一直低着头，长发将她的面目几乎完全遮住，看不出她的长相及年龄。“你昨晚刚跟俺的车回来，现在又要回去？”老牛不解地问。女子幽幽地答：“这块扩建了，拆迁了，没地方去了！”

长发女子的言行令我起疑。此刻客车重新启动，却迟迟不上高速，而且，老牛迟迟不收钱。我突然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难道还有一拨人在前方？若是这样的话，最后一排的一溜空座位恐怕不保！

果然，行驶了约一刻钟的光景，车子又停在了路边，车窗外黑黢黢的，斜飞的雨丝好似无数双变了形的眼睛在闪动，细一看，有一双竟然是我的。很快，随着车门打开，涌上来五六个人，都拎着塑料桶，扛着麻袋。他们见缝插针，这下前面的座位全坐满不算，最后一排也奔过来仨，填补了剩余的空白。“都坐好！吭吭！备好钱！”老牛发号施令，车一

启动，他抱着票盒子歪歪斜斜朝后面走来，可还没来到我面前，蓦地一个急刹，他一个踉跄，差点倒我怀里。

车又毫无征兆地停下了！

“狗日的，吭吭！毛蛋，咋回事？”老牛直起身体，扭头质问开车的壮小伙，带着十二分的气。

“叔，还有一个没上来！”毛蛋边说边打开了车门。

“已经多一个了，不应该再有了哇！日鬼！”老牛含义不明地嘟囔着。

一阵凉风灌了进来，我不由地打了个寒战。连绵的雨丝织就的车门口，一只巨大的浅灰色旅行包挤了上来，继而一个干瘦的年轻人顶着方才的浅灰色旅行包上了车，随后一只黑色的帆布包追踪而至。在车门关闭的一瞬间，我听到夜空中传来两声凄厉的鸟叫。

“刚才你跑哪去了？”老牛恶声恶气发泄着不满。年轻人也不作答，只是漠然地看向老牛。浅灰色旅行包被他挎在了右胳膊上，左手拎着那只黑色帆布包，站在车厢中部，标本一样，不动。

干瘦，我的用词并不夸张。我想，任何人只要瞥他一眼，同样会像我一样产生疑问：他身上的肌肉哪去了？脂肪哪去了？难道躲到他的包里去了？一刹那，我想到了榨油机。莫非是榨油机榨掉了他体内的脂肪？

“最后一排，你坐过去吭吭！”

“牛师傅，够挤的了，你看前面——”

“前面也满的！”老牛粗暴地打断我的话，顺带狰狞地剜了我一眼。

年轻人挎着浅灰色旅行包拎着黑色帆布包吃力地朝后面挪。方才落座的三位步调一致地都朝右边挤了挤，结果我的右手留出了一道空隙，他顺势坐在了我的旁边。

我带着厌烦，快速地打量了一下同座。他戴着一顶蓝色的绒线帽，穿着一件蓝色的春秋衫，下着蓝色牛仔裤，只有脚上的一双运动鞋是白色的。他的头部几乎看不出一根头发露出，帽子下面脸色灰白，一双眼睛木木的，缺少年轻人应有的神采。这身严实的打扮令我生疑，莫非他是从别的星球“穿越”过来的？

好像大腿上集满了生猛异常的虱子，仿佛有群蚂蚁在背上爬，宛如无数根带着倒刺的麦芒在我脖颈之间游走。本来我们四个大块头几乎覆盖了整个后排的面积，包括体积，如今增加了一个，尽管瘦小，却也感觉到了难以忍受的拥挤。我多年不坐长途客车，就是因为讨厌这种身贴身、脸对脸的拥挤。若是冬天，大家厚衣加身，相互有绝缘距离，尚且忍受。可现在，农历的七月天，都是短打扮（除了这个年轻人），穿得薄如蝉翼，却要连体婴儿似的挨个瓷实，对方脉搏的跳动你都能清晰地触碰到、听到……

老牛歪歪斜斜朝前走着，粗壮的胳膊一挥：“吭，上路！”

上路？这词儿让我感觉更加的不爽，就不能换作出发、启程、登程、开拔吗？看来，教育事业，还在路上，任重道远，我觉得自己的肩上沉甸甸的。

大客已满载，再没有非分之想，毛蛋一加油门，驶向了漆黑的前方。

老牛晃到最前面，开始从前往后收费。乘客们问都不问，直接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过去。一位坐在中间的妇女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和一张十元的递过去，老牛立马嚷了起来：“俩人两百！够便宜的了！你从车站上车，一人一百三！吭吭吭！”“不是一人五十五吗？”“十年之前的事了！”“那……那也不能涨这么多呐。”“吭吭，这还算多？你看看现在房价是咋个涨法的！N 城郊的墓地都翻了几倍了！”

有人帮腔：“这话不假，俺的一位朋友，前一阵子把他父母的骨灰都挪到乡下去了。公墓租金涨了，搁不起！”

“我的邻居，把患急症的老爹送医院抢救，结果，手术台上就咽了气。邻居蛮有神通的，当场就让大夫开了个转院手续，用私家车把老爹偷偷拉回了一千里外的乡下，偷偷葬在了老宅地里……”又有人接话。

“嗯，这个省钱，也不用麻烦火葬场了！”另一个吊高了嗓门，“其实这是不合法的！”

那厢谈得起劲，这厢的妇女突然抽噎起

来。一旁的黑瘦男人叹了口气："俺们就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才……""闲话少说，吭吭吭吭！快交费！""我没这多钱。"妇女怯怯的声音里带着酸楚。"吭！没钱就下车！"老牛脖子一梗，黑瘦男人很不情愿地掏出九十元递过来。

在他们争论的时候，我的同座在不停地哆嗦。穿这么严实，还冷吗？莫非他像我一样，也处在感冒发烧阶段？可我俩胳膊相连，他的胳膊像是经过了速冻处理，拔凉拔凉的，这，不像是发烧啊！

老牛张牙舞爪终于来到最后一排。右边的三位各举着一张百元钞，老牛像薅草似的唰唰唰把那三张钞票收了去。邻座似乎不知价钱，举着两张百元钞递上去。老牛从中抽出一张。到我这里，我从钱夹里抽出一张百元钞，偷偷折了一个角，递给了他。

之所以折一角，一是表示对老牛在我身边安插最后一名乘客的不满，二是做个记号，防备老牛耍赖，说我的钞票是假钞。作为大学教授，我考虑问题一贯缜密。

大客车宛如发了疯的公牛，飞速行驶着，速度越来越快，不长的时间，我感觉车子似乎都要飞起来了。窗外突然出现了一些景物，影影绰绰，看不分明。大客由南向北疾驶，而景物由北向南飞掠，像在跟大客赛跑，却阴差阳错，跑错了方向。已是农历的七月中旬，满世界的湿热风雨黑暗都被挡在了车外。不知是不是空调效果好的缘故，还是同座胳膊传递的原因，或者是发烧严重了，我感觉到了阵阵寒意。车厢里大半的人开始入梦，有此起彼伏的鼾声响起。我头脑昏昏，却毫无睡意。五位坐成一排，并列的坐，和不认识的人挨着坐，特别是和清一色的大老爷们肩并肩腚挤腚地坐，要全程保持这种标本式的姿势六个小时，简直是对身心的一种摧残。为什么夜晚出行的大都是些男人呢？假如同座是位姑娘，当不会这么挤吧……

请不要阻止一位大学教授的翩然遐想。肢体活动受限，思维却要极度自由。人在旅途，让神思飞越，也是打发时间、消却烦恼的一大法宝吧。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跑到车站外面上车，一人少交 30 元，便宜啊！我在城墙拐角处上车，当然不是为了讨便宜，只是图方便。我不会像那对中年夫妻一样斤斤计较车票的贵贱。大魏在 F 县拍下的地块位于县城的中轴线上，占地 110 亩，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属于黄金地段，有成为大热板块的潜质。这次邀我去，就是要商讨计划书——我给他量身定制的一套全新的营销方案，以期一炮打响。自然，我的营销方案将推高当地的房价，我也能再次获得一笔可观的"专家咨询费"，对我来说，这区区百十元车费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假如车上的乘客知道了我此行的目的，他们会怎么想呢？会骂我并赶我下车吗？

不知什么时候，前方的车载电视打开了，播放的是一场演唱会，却没有声音发出——怕影响乘客的休息？车载电视位于驾驶室的靠后位置，挂在车顶部，我坐在最后，也能看清上面的图像及字幕。一个头顶云鬓的妙龄少女穿着闪亮的紧身衣，在狂歌劲舞。台下的观众挥舞着荧光棒，表现得极其疯狂。观众们都很年轻，中学生、大学生模样，有男有女，有俊有丑。他们跟着少女在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台上台下，啦声一片，如痴如醉。这么单调的一个发音，竟用了十多分钟还不止，这莫非就是那个所谓的"拉魂腔"？

随着"啦"的继续，少女已在夸张地拭泪了，而台下的观众已人人表情扭曲，涕泪滂沱。不可思议！但，这就是演唱会的魅力之所在。我这次的楼房营销计划书中，就有一条：地产娱乐化。具体点说，就是请歌星到现场助阵，与购房意向人互动，将狂欢进行到底，让粉丝们誓把售楼处的门槛来踏穿！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疯狂仍在继续。这是些什么歌手啊！简直就是教唆犯！这是些什么观众啊！一群被洗了脑的疯子！我不由得摇了摇头，一侧脸，就着车厢内暗黄的灯光，看到瑟缩在身旁的

同座的腮帮上挂着亮晶晶的东西——他也在盯着前方的车载电视看呢！也在流泪！无声地流泪！泪水在下巴位置聚成了化雪天的屋檐水，一溜儿一溜儿地刷刷往下掉。

我吃了一惊！这个木头人似的同座，居然泪腺如此地发达！可……你呀你，既没有像现场观众那样的荧光棒。也没有身临其境，竟然能如此地投入，真的不可思议！

怎么说呢，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大学里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养尊处优惯了，身上的邪火没处撒，憋得慌，“蓝瘦香菇”。而演唱会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疯狂发泄的通道。这跟去现场看“中超”足球赛有些类似。其实国足臭不可闻，有啥好观赏的呢，球迷们其实大都不是去看球技，而是为了自我发泄，尽情去吼，尽情去骂，尽情去哭，尽情去笑，尽情地去拥抱，尽情地去干仗。我想歌迷也是一样，就是找个发泄的渠道罢了。是的，再不操练一下哭，泪腺都萎缩了，将来连流泪的本事都没有了。那才叫泪到用时方恨少呢。

但，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位男孩不光弹了，还重弹了呢！演唱会结束了，车载电视已出现了大片的“雪花”，男孩坐着不动，双眼发直，一直目视前方，肩膀和脑袋一耸一耸的，泪珠子从他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洒在黑色帆布包上。

那只打着几处补丁的浅灰色旅行包鼓着肚子，躺在男孩的脚前，他用两腿夹着。同样打着几处补丁的黑色帆布包搁在他的膝盖上，他用两手搂着，他把自己的四肢变成了一对龙虾的大钳子，但上肢更像大鸟张开的羽翼，呵护着自己的孩子。这种姿势看起来真的很累，也不符合美学的欣赏角度。我本来建议他把黑色帆布包放到车厢上部的行李架上，可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没有理睬我。这个表现大出我预料，令我不爽。身前的空间被这两个不速之客挤压，我就只好并着两腿委曲求全了。呜呼！被挤在这处旮旯里，这趟出行注定开心不了。

我将目光转向了车窗。我看到一张戴着眼镜的狰狞的大脸在盯着我看。我感觉有许多黑色的小东西在跟着大客飞行。一条大青虫样的东西蠕动着，朝相反的方向快速奔跑，似在逃避什么……

我转过脸。突然对男孩的黑色帆布包产生了好奇。包的正当央，一条泛着青光的尼龙拉链从头到尾，严丝合缝，尾部还用橡皮筋系着。帆布包跟中学生背的双肩包差不多大小，里面的东西将它支撑得棱角分明。男孩其实不是用手搂着，而是用胳膊肘子环抱着，俩手分别攥住一根拎带，一刻也不撒手，生怕一撒开就会展翅飞走了似的。

包里到底是什么紧要的东西让他严防死守呢？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但这些吃喝穿用似乎不足以让他对帆布包这么地痴情啊！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了脑海：他是半道上车的，没有经过安检，那么，他的包里会不会是……我不敢再想下去。我下意识地斜视着他。他长得那么瘦小甚至干瘪，像一根霜打的茅草，很难跟危险分子对应起来。但人心叵测，谁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呢？我很后悔没听大魏的建议，让他派车接我去 F 县。

我胡乱想着，右眼皮一阵蹦跳，脑袋瓜越来越沉。感冒让我鼻子不通，呼吸困难，只能靠嘴巴艰难吸气、吐气。在我的老家，有个说法，人用嘴巴吐气，就是“吹土”，是不吉利的。但此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车厢的颠簸下，在各种疯想的纠缠下，我开始打盹，睡意很快将我带走了……

车子震了一下，把我惊醒。我听到老牛在大声武气地叫喊：“下车下车，方便方便，吭吭！五分钟后上车。”

噢，到服务区了。这才感觉有了便意，还蛮强烈的。行程已过半，往常哪能憋屈这么长时间。后排座的劣势又暴露出来了：你只能待在座位上，等前面的乘客全下光了，你才能开始下车。而且，我还要等男孩先下，我几乎是“押后阵”了。

男孩把黑色帆布包拎了起来，却没有放在座位上，而是拎下了车。而那个硕大的浅灰色旅行包静静躺在原处。他厚此薄彼的表现，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雨仍在不疾不徐地下着。一道道黑影在雨中快速掠过。我打开伞，跟在男孩后面走向洗手间。他把帆布包抱在胸前，走路的姿势看起来有些僵，有些机械，落地很轻，在水渍渍的地上，没有声音发出。他这么瘦，估计体重都不会超过一百斤，走路无声也不奇怪。

我有些难受，把伞朝他头上靠了靠。也许是他戴着绒线帽的缘故吧，我的这番好意他并没有觉察，一如既往地朝前走着。我突然站住了，本能地张大了嘴巴，握着的雨伞差点掉地。

男孩抱着包，僵直地朝右走——走进了女厕！

我像被人当头敲了一棍子，傻呆呆地立在原地，忘记了如厕。不知过了多久，“男孩”走了出来，依然抱着黑色帆布包，目视前方，面无表情，从我身边静静走过，瞥都不瞥我一眼，好像不认识我似的（本来我们就不曾认识）。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那个不好的念头重新浮了上来：“他”穿着怪异，举止怪异，居然还上错了（无意？故意？）厕所！“他”一刻也不离开的黑包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会不会也隐藏着惊天的秘密呢？是成捆的钞票？还是违禁品？

一刹那，我的面前出现了炸药、雷管、硫酸、刀具……在这个飘着小雨的阴湿的夜晚，我感觉一阵阵发冷。

我机械地走着。有人倏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惊回头，一人细眯着小眼，甩了甩头上的雨水，紧贴着我耳边诡秘地问：“伙计，你有没有闻到他身上奇怪的味道？”“谁？”“戴帽子的那个。”“……没。”“操！那么浓，你居然没闻到？瞎鼻子啊？”他快速眨巴着小眼，怪异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鼻孔发痒，一声响亮的喷嚏打了过去，“眯眯眼”抹了下嘴巴，骂骂咧咧拔腿跑开了。

“呱——呱——呱”头顶上方响起三声凄厉的鸣叫，随即肩膀被重重拍了一下，我浑身一震，仓惶回头，是老牛。“磨叽啥？该上车喽，吭吭！”我扯住了老牛的衣襟，宛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等等，等等！”老牛不解地看我，面孔愈加狰狞。我不敢和他对视，就偏着脸将自己的发现与怀疑一股脑端了出来。老牛眉头一挑，坍塌的半边脸骤然间收了上来。这张好不容易正常了的脸让我很不习惯。他歪着肩膀，拧身就朝车上闯，我紧紧跟在他身后。

“小伙子，吭吭！你这个黑包包里放的啥家伙？”老牛掐腰站在“男孩”的面前。“男孩”已坐下，两腿夹着浅灰色旅行包，膝盖上放着黑色帆布包，被两手一如既往地护着。

“男孩”仰起瘦尖的脸瞟了老牛一眼，不吭声。

“你不讲是吧？那俺只好请你下车了！吭吭！谁知道你装的是不是违禁品？”

“……不，是盒子……”

“男孩”终于发出了声音，那声音有些细，有些哑，有些空灵，有些像女孩的声音。就着车灯，我惊奇地发现，“男孩”的喉结处平平的，嘴唇上方是细细的几乎分辨不清的绒毛。联系刚才去女厕的“怪异”举动，我骤然间断定，他——不，是她——原本就是个女孩！

可，作为女孩，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

“盒子？盒子里是啥？能瞅瞅吗？吭！”老牛眼里喷着火星，紧追不舍。

“五分钟早过了！还不开车啊？”前头有乘客在抱怨。一个小妮咬着指头跌跌撞撞跑过来，被一位老妇人一把扯了回去。

“能不……告诉……您吗？”女孩说得很慢，很轻，好像怕惊扰了什么。

“你不光要告诉俺，俺还要打开看，验明正身！”老牛歪斜着嘴巴，威严地吭了一声，“你是中途上车，没经过车站的安检，俺有权检查，吭吭！谁知道里面是不是藏着烈性炸药呢？”老牛说着，出其不意，一把从女孩腿上拎起了黑色帆布包！

“炸药”两个字，让一车人都不自觉地立了起来，抻着脖子朝一个方向看，眼睛都是睁大的，嘴巴全是张开的，有人已拉开了架势——准备逃。

说时迟那是快，女孩突然站起，一边哭，一边夺包。本来，她的力气跟老牛就不是一

个级别，再加上坐在她右手的男子——那个“眯眯眼”——趁机推了她一下，女孩便扑到了老牛怀里，却仍旧没有松手。

“甭抢了，再抢就轰隆一声——爆炸啦！”不知谁嚷了一嗓子，老牛赶忙松了手，指着女孩煞白的脸气急败坏：“你——，你你你——吭吭吭！给俺下车！快下车！毛蛋，过来把车钱退给她！”

很快，毛蛋从驾驶室大踏步过来，把一张百元钞票塞在了女孩的衣兜里。

“不、不是……炸药……真的不是……”女孩脸色由白变黑，死死搂抱住帆布包，就像失散了多年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她不敢再让“孩子”离开。没想到，女孩一歪头，在自己的左肩上咬了一口。这一口太狠了，连衣服带肉咬下来一块，白喳喳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的心里一阵抽搐。我没看到她的左肩流血，可我的心却在滴血。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干了些什么啊……

不曾想，毛蛋凑上去，一把扯去了女孩头上的绒线帽，一个青皮光头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原来没有长发？连头发也没有？！

“嗷——”的一声，女孩像只小狼，抱着帆布包朝毛蛋撞去。

太过分了！我几下就制服了毛蛋（我这体院兼职教授不是白当的），从他手里夺回绒线帽，重新戴在了女孩的头上。她的脑瓜冰凉，一点温度都没有。“对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吭，不让看是吧？要么你现在就下车，要么俺现在就报警。你看着办吧！”老牛抱着膀，恶狠狠地盯着女孩，仍然不肯罢休。

女孩只是哭，把帆布包越搂越紧。

“中吧，咱看谁狠！”老牛刚掏出手机，就被我一把夺过。“你——”“牛师傅，您多心了！她还是个孩子……”

“你们忒没人味！看把孩子吓的！”“都是朝一个地方去的，都是老乡，算了算了！”“都半夜个龟孙了，快点赶路吧！”“小伙子（有乘客仍旧认为她是小伙子）眉清目秀的，哪像坏人啊！”“谁知道包里面是不是炸药哪……”

车厢里吵闹起来。各种声音如一窝蛇一样翻腾着交织在一起，我的脑袋都快被掀掉了。

我万分后悔坐这趟班车了。如果听从大魏的，让他派车接我，我现在应该坐在舒适的小轿车里，闭目养神呢，不会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眼累、耳累、身累，心更累。

“就……让你看。”女孩发声了，“只能……下车看……你一人……看。”

女孩态度的转变让我始料未及。“吭，一个就一个，炸死就炸死，反正俺的命不值钱！”老牛嘟囔着，率先朝车门走去。女孩跟在他身后，抱着黑色帆布包，一步一步走下了车。

他们就着灯光，踏着夜影，冒着细雨，一直朝前走，很快便消失在服务区里的一处灌木丛中。

我提着心，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想了想，我还是冲下了车，面对那处高大的灌木丛，远远站着。我已做好了准备，只要女孩一呼唤，我就冲上前去……

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几分钟后，老牛那张丑陋的脸就从灌木丛中冒了出来，女孩跟在他的身后，依然机械地走着，依然捧着黑色帆布包。老牛的脸色有些凝重，似乎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而女孩抽着鼻子，仍在流泪。

“没事了，吭吭！上路上路！”老牛挥舞着胳膊，乘客们纷纷落座。“吭，你去副驾上坐吧！”老牛换了一副腔调，对女孩说。女孩不搭话，径直走到后排。老牛摇了摇头，“那，有事叫俺。”老牛目光狠狠地剜了我一下，歪斜的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他转到驾驶室，一把扯起抚着方向盘发呆的毛蛋，恶声恶气道：“吭，一边歇着去！”紧接着，“啪”的一声脆响，我看到毛蛋双手捂脸，惊恐地看向老牛。

老牛点火，大客车重新启动。出离服务区的一刹那，女孩带着哭腔低声对我说：“谢谢……叔叔……”

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跟我说话，那双一直充盈着泪花的灰白大眼里有了生动的光彩。

“不用谢，我……”我确实有愧啊！若不是我“告密”，哪会遭遇方才的种种波折呢！我感觉自己真的很无耻，当了无耻的告密者，而被告的对象还是位十六七岁的姑娘。

“这个……车钱……等到站……您帮我……还他……”女孩将一张百元钞票递给了我。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冰凉的手指戳到了我，我赶紧接过来，放在了上衣的口袋里。我很想问问她的情况，问问怎么晚了，急急忙忙赶回 F 县干什么？问问她的头发怎么回事？问问黑色帆布包的究竟装的什么……这些几乎等同于隐私的问题向我重重压来，又让我沉醉，但看到她悲戚的表情，我终究开不了口。

我们不再说话，跟着大客车的节奏摇晃着疲惫的身体。不知怎的，我不再有拥挤的感觉。风从大开的窗外吹了进来，我刚将左窗关闭一声“伙计”，“眯眯眼”半站着，朝我抱了抱拳：“忒难闻了，打开吧！”“外面风大。”“要不伙计，咱俩换换位？”我不搭理他。他方才暗中对女孩的推搡令我不齿。

“谁脱鞋了？谁呀？臭死了！”坐我前排的那位长发女子突然举着木梳，叫嚷起来，“大哥，车窗开大些吧，再不开，要吐了！”我慌忙打开了车窗，虽说我因为重感冒鼻子失灵，但我也不想看到有人在车上呕吐。

我微闭双目，表面上闭目养神，实际呢，我的思维一刻也没停止，当然关注的就是挤在我身旁的女孩。怎么说呢，这位前半程是男、后半程是女的同座真的有些神秘，她一个女孩家，孤身一人，踏着夜影，半道上车，带着大包小包，神色匆匆，她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对了，她的包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还有，她说过“盒子”，那么，包里应该装着盒子，盒子里是什么呢？珠宝首饰？几捆钱币？一只死去的小白鸽？一只伤亡的小兔子？还是……骤然而至的想法吓住了自己，我不愿再顺着思路继续想下去。

对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长发应是女子的最爱。她肯定不会为了“前卫”，才剃的光头吧？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她成了光头的呢？难道是……化疗？

我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怎么老是朝歪处想呢！我在课堂上经常提及的“正能量”哪里去了？

也许是害怕再节外生枝，大客一路狂奔，没再停留。经过方才的一番论战，乘客大都重新入梦，鼾声此起彼伏。我精疲力竭，又是午夜时分，正是瞌睡虫猖獗的时候，加上重感冒，头昏脑胀，不久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轰隆”一声巨响，一座煤矿爆炸了！冲天的气浪笼罩了一切……一个女孩从气浪中钻出，大哭着，在废墟中手抓脚刨……前方出现一个亮点，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女孩抓到手上，是一架断了腿的眼镜，镜片已残缺不全……女孩用碎花手帕包着，小心翼翼地捧回……女孩购买了最好的盒子，把眼镜放了进去……

“到站了，到站了！”一声吆喝惊醒了我。我揉了揉眼睛，从梦境中走出。我朝旁边看了看：整个后排座都空了，像我在城墙拐角处上车时那样，空着。女孩不见了！浅灰色旅行包不见了！黑色帆布包也不见了！窗外灯火通明，恍若白昼。远处有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鲜明地传来。已是凌晨两点多，马路上空荡荡的。车内除了老牛（模糊的烟雾里忽隐忽现），就剩我一个了——这是从没有过的，我睡得怎么这样死啊！

“吭，还不下车啊？”

老牛又吆喝了一声，也不回头。他坐在驾驶座上，专注地抽烟。一口接一口。烟雾将他整个儿罩住了。

“不是还没到终点站——汽车站吗？”

“你是外星人啊！拆了！吭吭！上个月就拆了！”

“拆了？好好的，为啥拆了？”

“吭吭！被 N 城来的一个姓魏的龟孙看中了，要盖楼……”

我微微一震，心里有些乱。这可是一所三十多年的老站哪，从我儿时在这里上中学起，就经常跟汽车站打交道……这事儿大魏

没有告诉我，他龟孙真的又出手了？

“呱——呱——呱”三声凄厉的鸣叫从不远处传来，分外真切。右首的座位空空荡荡，座椅在路灯映照下发出蓝幽幽的光。我把手轻轻放在上面，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适才那个女孩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对了牛师傅，我旁边的……女孩也是刚刚下的车？”

“半道上。”

“嗯，对了，那个黑色帆布包里究竟装的是啥呀？”其实我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嘴里还是忍不住问出来，以便验证。

“吭！她让俺保密。”

“我猜啊，里面是一只盒子，一只骨灰盒，对吧？”

“啊？”老牛一哆嗦，夹在指间的香烟掉了下来。他腾地站了起来，“你会算卦啊！”停了停，见我不搭腔，接着道：

“你猜的没错，是骨灰盒。吭吭！可你知道，骨灰盒里是啥吗？”

“还用说，当然是骨灰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女孩一路的悲伤，让我确信这骨灰应该是属于她的至亲至爱的，但究竟是她父亲的，还是她母亲的，或者……真的难以断定。

“错！”老牛一吐口，我打了一串寒战。他死死地瞅着我，一字一顿：“里面没有骨灰！”

“啊？难道……难道里面是副断了腿的眼镜？”梦境复现，我迟迟疑疑地问道。

“骨灰盒里，是一把头发！”

死一般的寂静。我的右眼皮一阵狂跳。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心。静默半晌，我突然间意识到：所谓的女孩其实就是一个女鬼，骨灰盒里的那一把头发应该是她生前特意留下的。

我死死地闭住了眼睛。无边的黑暗中，锁在我心底的记忆隧道突然打开。记忆就像一具火把，陡然间被点燃，明亮起来：自从出了家门，站在城墙拐角处等车的那一刻起，我就隐约感到哪里不对劲，心里头一直不敞亮。现在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我和一个女鬼肩并肩头挨头坐了六个多小时的车！

一阵车门响，那位长发遮面的女子突然出现在了车门口。

“你刚跟俺的车回来，又要回去？”

“这里扩建了，拆迁了，找不到家了！找不到家了！只有回去！只有回去！”

长发女子带着哭腔，一声紧似一声，拎着白色的包直往里闯，又坐在了原来的位置，掏出木梳，开始细细地梳头。我听到老牛在低声嘟囔：“她这人也够背的，住哪儿哪儿拆迁，拆来拆去，这不，拆出毛病喽！唉……”

我的手机骤然间响了起来，在并不平静的夜半如闻天籁之音。是大魏打来的，问我到哪了？我马上气咻咻质问：“你怎么到现在才打？”“大教授，您可屈赖我了！我打您手机不下十次，每次都是——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简直出鬼喽！”

我告诉他在 F 县汽车站位置，他说马上从食城寨赶过来接我，又嘀咕了一句：“日鬼！汽车站不是让我拆掉了吗？”

“是啊，你专干好事！”我回敬道。

挂断手机，一转脸，吃了一惊：老牛的客车像个幽灵一样在我面前消失了！约有一刻钟功夫，一辆凯迪拉克鲸鱼一般游到了我的面前。大魏从车里冒了出来，一把攥住我的手，狂抖：“大教授，终于见到您了，我还以为……”

我正想顶撞他，却惊呆了——

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车内闪了出来，正是那位曾经挤在我身旁的女孩！

就像见了鬼似地，我扭身想逃，却被大魏铁钳一般的肉掌死死握住，挣脱不得。“你怎么了？遭鬼了？”大魏鼓着黑胖的腮帮子，嚷嚷着。

“是您？叔叔！救救我！”女孩叫了一声，奔过来，一把抱住了我，呜呜地哭起来。

“啊？你、你们认识？”这下轮到大魏呆住了。

我牙齿碰撞，浑身哆嗦，半晌没有发声。我感觉被鬼魂附体了……直到女孩主动脱离了我的怀抱，我才觉得魂兮归来。

“你怎么……在他车里？”我盯着面前

的女孩，颤声问道。

“她呀，是我路边捡到的！”大魏嘎嘎笑着，分明带着几分心虚。他说开车过来接我的途中，见一个小孩（他以为是小孩呢）提着包在路边哭，就停下车询问，原来女孩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劝她先跟他回县城住下，天明再回来找家。“她嫌我动手动脚了。我不拉她，她会上车吗？”大魏又故作神秘地对我耳语，“其实，我是想让您开开……”

我用喷火的眼睛射向他，心里在暗自斥责：你呀你，劣性不改！她可是个孩子！是个……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孩！

“呱——呱——呱”，三声凄厉的鸣叫传来，我打了个寒战，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在大魏喋喋不休的叫嚷声中，我拎起女孩的浅灰色旅行包和黑色帆布包，拉着女孩的手，朝前方走去……

后记

三天后，女孩给我发来一段语音留言——

叔叔，那天晚上吓着您了！您肯定把我当成鬼了！其实我真的不是鬼，我是人。也可以说，我是半人半鬼，因为我离死不远了——我得了绝症。

我提包里的骨灰盒确实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我本来是想葬在N城的，可不管是我活着，或是死后，N城都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我只能回到家乡来。可是，属于我家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征用了，我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了。开发商说盖好楼房再让村里人回去住，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可刚刚又听说，这个开发商跑路了……

但不管怎样，只要有这个骨灰盒在，我就有了家，将来无论骨灰盒流浪到哪里，终归还在天地之间吧。天大地大，难道容不下我这个小小的“家”吗？

叔叔，您不像那个黑胖子，您和我坐了一路的车，紧挨着，您一点动作都没有……叔叔，您让我觉得，活着真好！

我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我多想再活365天，再经历一个春夏秋冬，再和叔叔同坐一次车啊！

叔叔，谢谢您！永别了！

我心情沉痛地把这段语音留言转发给了大魏。一周后，大魏给我发来几条微信（他之前打来无数个电话，我一概不接）——

“大教授，惹您生气了！首先向您道歉，兄弟我错了！”

“昨天，当县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全力配合动迁食城寨时，我彻底发怒了！

“您也知道，食城寨不仅是生养我的地方，更是一座古老又有底蕴的村寨啊！可他们也容不下它的存在！”

“活到这把年纪，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决定不建商住区了，我今天已向县里打了报告，要把这110亩地改建成一座现代化多功能的墓园，当然，这座墓园是免费使用的。”

“我想请您帮我寻找那个女孩，我想让她成为墓园的第一个合法主人。在这片土地上，我想让那些活着捞不到住在城里的人死后能住在城里，安享天国的光辉，重拾做人的尊严。”

“您能满足我这最后的心愿吗？”

包玉树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许鹏

意 外

刘亚萍

一想到明天丈夫就要出差回来，坐在办公桌前的方萍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

说真的，结婚这么多年，夫妻俩分开的日子还真不多。如今儿子上高二，每周都有紧张的训练模考，午饭一家人各自在单位、学校自理，晚饭一定是要全家人在一起吃，热热闹闹地交流、聊天，说说当天的异事趣闻。后来儿子学习紧张，基本不多说话，匆忙刨几口饭，就拎着书包走了，但是夫妻俩还一直保持晚饭交流的习惯。丈夫出差这一周时间，她还真有些想他呢！

想想这么多年的家庭生活，方萍对目前的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丈夫是供电企业一名中层干部，工作虽然繁忙，但他特别顾家，对自己和儿子疼爱有加，结婚二十多年了，逢年过节经常有小礼物相送，时不时让平淡的生活有点小惊喜，方萍知足了。二十多年的围城生活，平静、温馨，夫妻俩在对待工作、生活以及未来规划上，没有大的争执，偶尔的“小吵”无伤大雅，她也觉得“小吵怡情”，有时争吵和好后俩人反而更缠绵了。儿子在市重点中学读书，模拟考试每次都在年级前 50 名左右，不出意外的话，考上理想的“985”院校应该不成问题。自己的工作也顺风顺水，在办公室岗位上，接人待物早已驾轻就熟，偶尔的难题对于她来说也能轻松化解。

有事做，有人爱，有希望。这应该是方萍目前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叮铃铃，叮铃铃……”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扰了沉思中的方萍，她匆忙起身拿起电话：“嗯，我是。什么？没有搞错吧？”方萍脸色突变，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怎么会这样？电话里说丈夫在异地出了车祸，已送往医院抢救。不会的、不会的！一定是搞错了！方萍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一边急忙整理东西，赶赴医院。

等她来到江南市人民医院，丈夫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等在医院门口，神情凝重。她大脑一片空白，忽然间恐惧慌乱起来，腿也一下子软了，差点跌倒，旁边的人赶忙搀扶起她。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木然地跟着他们的脚步一直走，上电梯、出电梯。等她抬起头来，发现眼前不是病房，不是手术室，而是太平间。她的心沉到谷底，完了、完了！她被众人搀扶

着走进来，只看到丈夫露在外面的修饰过的面容，平静、安详，仿佛睡过去一般，这是她相濡以沫二十多年的男人吗？他说过要带她和孩子去西藏看布达拉宫，他说过要和她一起走过金婚，他怎么可以这样走了？他怎么可以不信守诺言？她心如刀绞，眼睛却异常干涩，没有一滴眼泪，忽然间一股气流涌上头顶，眼前一黑，她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她已躺在自家的床上，周围几个朋友关注地望着她："醒了，醒了！这下好了！"她们分工明确，有的劝慰她，安抚她，有的已经在厨房忙乎开了，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她觉得浑身无力，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头却一片黯然。天塌了！她不想睁开眼睛，不想面对眼前的一切，那么好的日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妈——妈，你看看我！"儿子略带哭腔的声音传进耳膜。她心头一颤，但愿这一切不要影响儿子的学业。儿子杨帆是全家的希望，立志和父亲一样，做个输送光明的电力人，他早就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华北电力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想毕业以后为飞速发展的电力事业尽一份力。

"你想开点，人死不能复生啊！"

"为了儿子，你也得好好活着！"

"老杨在天之灵也不愿你这样啊！"耳边关切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想到儿子面临的压力和境遇，方萍的泪水禁不住涌出，不能让他再担心了，否则，他怎么迎战来年的高考呢？我得站起来，撑起这个家！

杨子江的告别仪式上，方萍和儿子杨帆按照礼节向来送别的客人行跪拜礼。这几天，她一直恍恍惚惚，一切都像做梦一样，每个步骤都依照司仪说的来。当儿子代表家人摔了火盆后，那"哐当"的一声惊醒了她，提醒了她，该告别了！想到从此天人两隔，永不再见时，她心中的爱与痛一下子喷发出来，变成了一场嚎啕大哭："你就这么走了，你说过要带我和孩子去西藏的，你说过要陪我到老的，你这个骗子！你走了！我该怎么办呀？你睁开眼看看我们吧！你说话呀！

说啊……"旁边的几个人都没有拽住方萍，她发疯了一样扑在杨子江的遗体上，泪如雨下。她不停地诉说着，呐喊着，仿佛把这几天积压的痛苦和怨气一股脑地倒出来。单位里相好的姐妹在背后轻抚她的背，低声劝慰："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哭出来就好了！"

此时此刻，任何抚慰都显得苍白无力。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生离死别，上帝都习以为常，无能为力。对于一个家庭，却是天塌地陷般的感觉，亲人诀别，永不再见，撕心裂肺的痛楚向谁言说。

送走丈夫杨子江的一周时间，方萍安顿好儿子的饮食，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闭门谢客。电话不接，敲门不开，她一点点整理着丈夫的遗物，回忆着他们从恋爱、结婚、生子这么多年在一起的时光，有时候，想着、想着就笑了，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哭了。这是属于他们俩的时光，她不愿有人打扰。在整理照片时，她选了两张一家三口特别好的合影，准备拿去放大。一张是儿子五岁时，他们夏天在日

照的海滨浴场拍摄的。那天，她和儿子坐在金色的沙滩上戏水，丈夫在一边叫他们，两人一扭头，就被同行的朋友“咔嚓”一声定格了，三个人表情都特别好，笑得阳光灿烂。还有一张是儿子初中毕业那年，因为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取江中市重点高中，他们想要犒赏儿子，便依照儿子的心愿，暑假去了北京。那些天，两代人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啊：聊天、打趣、自嘲，儿子像个大人一样背着所有随行用品，她和丈夫很轻松，只带着自己的帽子和遮阳伞。在天安门看升国旗，流连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颐和园……当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三个人豪情顿生，特意请别人拍了一张全家福。蓝天白云下，长城蜿蜒，一家人均是运动装打扮、白色跑鞋，蓬勃的朝气充盈了整个画面，儿子站在中间，身背双肩包，右手比划着“V”字造型，脸色红润，自信满满，他们夫妻俩一左一右，同时伸出大拇指，不仅为儿子点赞，也为一家人美好的生活点赞！“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应该是最新的一张全家福了。

多让人羡慕的一家人啊！怎么说散就散了呢？方萍禁不住泪水涟涟，她痛恨车祸，痛恨那些被称为“马路杀手”的大货车，夺去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她知道，自己不能长久沉陷于痛苦之中，儿子需要她，公公婆婆还要她去照顾和抚慰，工作上的事也不能耽误。她得迅速收拾屋子，抛开陈年往事。然而在整理丈夫衣物的过程中，一条领带、一件上衣都会勾起无尽的回忆，结婚二十多年，共同的记忆太多了！即使过去争争吵吵的日子，这时候想起来也是那么甜蜜，充满生活气息。以后连吵嘴的人都没有了，该是多么寂寞和无趣呀！

冷静下来，方萍梳理好思绪，清楚了目前面临的现状。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首先保证公公婆婆的身体健康，二老年事已高，忽遭此劫难，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理上难以承受，有时间要多陪陪他们。再就是调理好儿子的饮食和心理，让他以最好的状态冲刺高考，进入理想的大学，走好人生关键一步。

一周时间，方萍把家里里外外打扫清理了一遍，冬季的衣物洗涤、熨烫、归位，被褥清洗、晾晒后，变得蓬松、柔软、温暖，散发

着浓郁阳光的味道。阳台外的花盆也拿回来修剪了一番，施肥、浇水，并选了一盆长势良好的吊兰放在阳台的圆桌上，茂盛的绿色多多少少驱散了家里沉闷的气息，让这个家有了一些生机。儿子确实懂事了，看到妈妈渐渐恢复了状态，心情也好转，晚上学习休息的间隙，出去看一下还在整理物件的妈妈，招呼一声："妈，你休息休息吧。"不管答应不答应，也算一个交流。方萍感受到儿子的心意，有时也会冲一杯热奶端给儿子，让他学习后有个好的睡眠。两人都避免深度交流，双方都明白目前不是最好的时机。

一周后，方萍上班了。一如往常，工作，买菜，做饭，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只是从此之后，方萍身上永远就是黑白灰，衣柜里所有亮色的衣服都被束之高阁。她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工作上，忙完了自己手上的事，也帮一下同事，尽量不让自己闲下来。下班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儿子做饭，为此，她特意列了食谱，饭菜一周都不重样。有时下午包了包子或者卤了肉，她就给公公婆婆送一些。好在距离不远，她每周坚持过去看望老人三次，到了周末，给他们买一些菜、米面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对自己，她没有放弃长久以来坚持的晨练。她知道，健康的身体是抵挡一切磨难的根本，自己不能倒下，这一家老的小的都离不了她！

在丈夫去世三个月后，方萍终于和儿子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她针对目前的生活现状、老人的赡养、儿子的学习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期望，儿子也表示除了学习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责任和义务，有时间多陪陪爷爷奶奶。在学习方面，他请母亲放心，一定会全力应对高考，迈入理想的高等学府，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父亲的期望。他还说大学毕业后就在母亲身边工作，一起侍奉爷爷奶奶，替父亲尽孝。儿子真是长大了！一番话让方萍踏实安定的同时，倍感温暖。这是丈夫走后，方萍第一次感到不再那么孤单无助。

放大后的两张照片并排挂在餐厅正中的位置，一进门便可看到。照片无言地讲述了关于一个家庭光阴的故事，少年，青年，记录着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成长经历和美好瞬间。画面充满动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洋溢着青春、欢乐和浓浓的爱意，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日子如流水，缓缓淌过。一年多的时间，方萍的内心恢复了平静。灾难来临时，劈头盖脸，连声招呼都不打。沉沦还是崛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走出去，前面是个天，依然会有阳光雨露，有蓝天白云……不知这是谁说的，只是方萍记住了，而且她必须这么做，因为儿子需要阳光，她想做儿子生命中那缕冬日暖阳。

高考在即，扬帆的状态特别好，在模拟考试中的年级排名上升了十多名。他每周的模拟考试成绩稳中有升，有一次，作文甚至拿了满分。方萍欣喜于儿子的文科也有了突飞猛进，她毫不吝啬对儿子的赞赏，特意奖励了他一双耐克牌的跑鞋，这样，帅气的儿子在球场上就更加潇洒了。公公婆婆最近身体也安然无恙，方萍的心轻松许多，只需买些老年人常用药备用。一切都在朝着理想的状态发展。

七月的一天，杨帆收到了华北电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八月，方萍和儿子一起乘火车来到了神秘的西藏拉萨，登上了海拔 3700 米的布达拉宫。在这个离天最近的宫殿，她忽然间热泪盈目，仿佛感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晚上，她穿着火红色的微薄的羽绒服，坐在石阶上，对着皎洁的月光，诉说她的心情与思念，诉说她的欣慰和喜悦……

刘亚萍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陕西安康水电厂。

责任编辑：许鹏

散文

秦巴山上的彩虹　李　娟
风是有规律的　刘慧娟
中年的江湖　顾晓蕊
王蒙先生西安行散记　吉建芳
秋果硕硕味更甜　汪建武
南行记　陈兆平
红颜　黎晓阳
回望灵魂的寓所　蒋　新
藏地密语　陈　戈
在逆流而上的时光中寻找　刘　静
建安路的生活　吴晶晶
房屋三题　徐朝辉
遇见一个读书的老人　周　宏
玄妙观胡同　炉　子
清江一曲绕山青　李　萍
不见炊烟　吴登洲
一块电表的见证　王　烨

秦巴山上的彩虹

李　娟

雨后新晴，碧空如洗，青山如黛，当你站在汉江之畔，就会看见一道彩虹横跨在汉江之上，她姹紫嫣红，五彩缤纷。

水电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在巍巍秦巴山深处，陕西省安康水电站的大坝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碧波荡漾的汉江之上。高峡出平湖，因为安康水电站的建立，清澈的汉江水被雄伟的大坝阻隔，形成了天然的湖泊——瀛湖。作为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旗下陕西省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二十多年来，以汉江滚滚洪流为动力，将强大电流输送给三秦大地，以最清洁的能源点亮了汉江两岸的万家灯火，点亮了中国最美的宜居城市——祥瑞“安康”。

第一次认识她，她穿着洁白的纱裙，在国庆节职工汇演的舞台上，舞姿翩翩，宛如纯洁的仙子。她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婀娜多姿，气质如兰。她是陕西电力公司安康水电厂的一名女工——刘密锐。

再一次遇见她，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略显宽大的工作服包裹着她瘦小的身躯，她戴着安全帽，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做着电气设备自动回路部分的试验。

她站在一排排机柜前，手里的一排排端子，就像一个个音符，那些端子在外人看来分不清头绪，可是，在她灵巧的手中，总能准确无误找到自己的家。机组经过他们勤劳的双手，在一次次诊断、一次次维修下安全运行起来。她说，每当机组检修后，发电机巨大的轰鸣声响起，好像为水电站的守护者唱响的一首赞歌。

她20岁从青海湖边的西宁电力专科学校毕业，回到故乡的安康小城，在安康水电厂电气分场自动班工作。

电气自动班承担着对水轮发电机组的励磁系统、调速器等一系列自动设备的电气维护工作。几年前那次检修，机组励磁系统、调速器电气部分做了升级改造，发电机大修后，开机时试验项目繁杂无比，全部检修人员奋战生产现场，她在机组旁连续工作50小时没有休息，不能回家，全班十几个人连轴转，做着各项调试试验。她认真地查资料、对图纸，顺手记下详细的工作笔记。

电气设备调试、传动试验要求很高，一点疏忽和差错会给机组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有时候工作实在累了，就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小憩一会。然而，试验铃声一响，她马上

就能醒来，精神抖擞，全神贯注投入到试验中。对在设备现场遇到的每一个缺陷，无论大小，她总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认真分析问题，寻找最好的解决办法。

每一次机组的大修和日常维护，她将会收集整理的缺陷，按照缺陷内容、现象、分析处理方法详细记录在工作笔记本上，认真总结，仔细归纳。在参与机组大修、小修和日常检修维护中，她的双脚遍布安康水电厂的每一个角落：水车室、风洞内、上机架、下机架——不管是潮湿阴冷，还是黑暗危险，只要是有所辖设备的地方，都会有她的足迹。几年后，她从一名助理检修工，成长为一名独挡一面的电力检修专业能手。

她对工作的热情与执着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工作多年，每当我熟练地操作仪器对设备进行各种试验、校验时，当我顺利处理完一个缺陷时，当我负责的设备在机组大修开机试验中一次投运成功时，我深深体会到，身为一名国网水电人的骄傲，她一脸自豪的样子诉说着。

每年，安康水电厂的机组大修在寒冬腊月间，因为冬季是水电站的枯水期，发电任务少。机组大修整整 60 天，加班熬夜就是常事。可是，我们的团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没有一个人休假，没有一个人偷懒撂挑子。为了机组安全运行，大家冒着冬夜刺骨的寒意，周密配合，细致认真完成了一次次传动试验。他们守候着 4 台 2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仿佛父母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她说，我参加许多年的机组大修，渐渐明白，这就是责任与奉献，不需要任何豪言壮语。

他们把无悔的青春奉献给轰鸣的发电机了，他们把一腔热血流进了涛涛汉水之中了，他们把汗水和热爱流进滚滚电流中了。

周末的黄昏，我约了她和英子一起在咖啡馆见面，我没有点咖啡，只点了一壶清茶。

一杯清茶，三两知己，淡茶浅酌，静日闲谈玉生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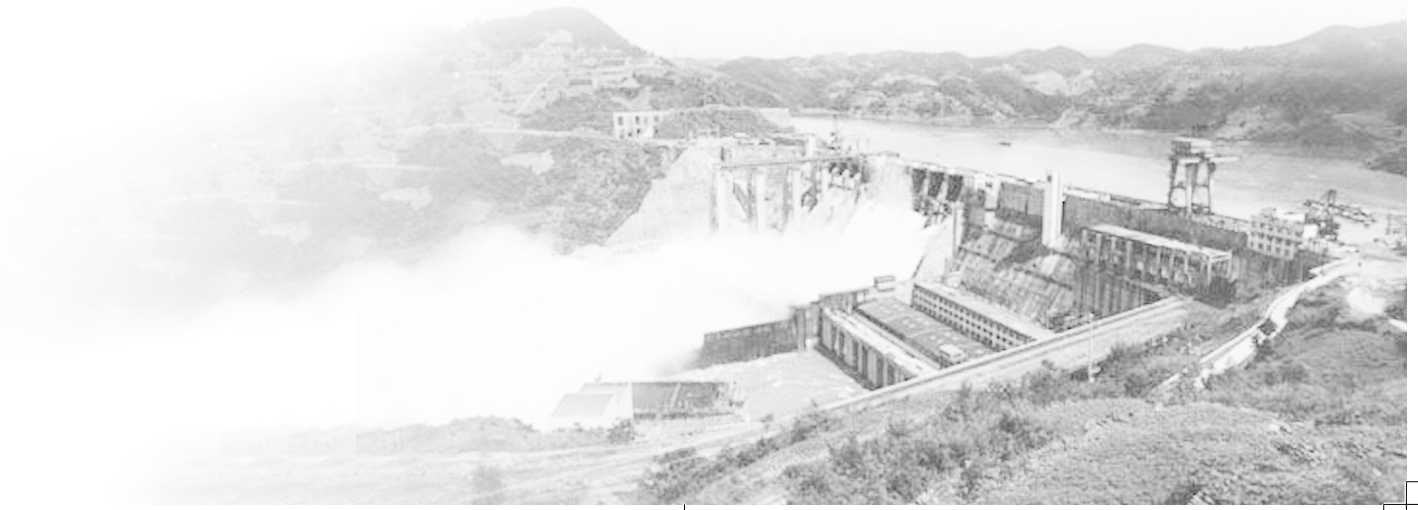
她穿一件素白的上衣，头发高高挽起，娴静温婉，清丽脱俗，脸上有浅浅的笑意，她举手投足之间有着说不出的优雅。令我想起齐白石老人的一幅画《与语如兰》。画里有两支兰花，插在瓶中，盛开的兰花，仿佛一对璧人，在轻言细语的交谈。佳人如兰花，与语如兰。

这些年一直工作在生产一线，怎样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为了工作，她总觉得愧对丈夫和儿子，对家庭里的“另一半”更是心存感激。

记得那年深秋，她被派往地处大别山区的湖北省天堂抽水蓄能水电站检修，一走就是两个月，她把年迈的老人，年幼的儿子，家庭的重担都交给丈夫。他一边要工作，一边照顾上小学的儿子。晚上陪儿子学习，和儿子一起锻炼，打篮球。感谢他这些年用宽厚的胸怀，支持、包容、体贴。也感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每一次晚上加班，都会接到他的电话，听见他稚嫩温柔的声音，觉得家庭的温暖永远是工作的动力。

那晚在大修现场加班，接到三岁的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子不停地问：“妈妈，你啥时候回来呀？我都想你了。”她知道，每天晚上，她的童话故事是儿子的催眠曲，儿子在妈妈的故事里，才能安然入梦。她说：儿



子，妈妈一样想你，等妈妈忙完了工作就回家给你讲故事。儿子在电话那头说：“妈妈，晚上，我想你的时候，就抱着你的枕头睡觉，因为枕头上有妈妈的味道。”孩子是上帝赐给每个女人的天使，那个小小的人儿想念妈妈的味道，听着儿子天籁般的童音，她的眼睛湿润了，心里一瞬间涨满温柔的湖水。

她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会计师。她从小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小时候一直在少年宫接受舞蹈训练，也是市区青少年舞蹈班的骨干。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于是，父母让她考虑不上高中，考取一所中专学校，能早一点就业，早一点挑起家庭的重担。乖巧懂事的她答应了父母的要求。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西宁电力专科学校。在校期间，她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青海省健美操比赛并获得二等奖；曾参加青海省电视台主办的大学生毕业晚会现场直播演出——

学校毕业后，她回到了故乡——山清水秀的小城安康。她说，因为，这里有我的童年和青春，是这条清澈的汉江养育了我，我对她怀着母亲一般的眷恋。

生活是个大舞台，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在哪里都可以绽放异彩。我有两双翅膀，一双翅膀是工作，另一双翅膀是舞蹈。她告诉我，她喜欢歌曲《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 带我飞，飞过绝望 /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 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 /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 带我飞 / 给我希望 //

是啊，我们每个人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都有自己看不见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追逐的，其实都是少年时期的梦想。你的梦想还在吗？

谈起她热爱的舞蹈梦，她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意。“舞蹈是生命情调中最直接、最宝贵、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实的表现。”这是闻一多先生对于舞蹈的理解。由此可见，舞蹈是美的艺术，是善于抒情的艺术。

舞蹈带给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获奖？是迷恋舞台上的耀眼的灯光？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舞蹈对于我，只是因为热爱，舞蹈带给我是心灵愉悦和享受。当伴随音乐翩翩起舞一刻，我的心灵就插上了翅膀。舞蹈陪伴着我成长，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也让我明白什么是持之以恒的精神。她说。

记得那年参加陕西省电力公司舞蹈大赛，训练时强度大，训练每天超过 10 小时。等晚上回到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舞蹈练习时，最容易损伤的是膝盖，那次排练膝盖都会磨破皮，为了一个动作更加完美，依然一遍一遍跪倒在地，以至于后来膝盖感染化脓，血水渗透厚厚的护膝——每一次演出，都浸透着汗水和泪水。

即使这样，她也要咬牙坚持，每当优美的音乐响起，就全身心投入音乐中，往我而陶醉。

这些年，她一次次圆了少年时候的梦想，登上灯光璀璨的舞台，2014 年她参加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颁奖晚会演出，2015 年陕西省电力公司“美丽家园”舞蹈大赛获得二等奖。

如今的她，早已没有了当初踏上工作岗位的失落。每天清晨，穿上整洁的工作服，和同事们一起说说笑笑走进厂房；万籁俱静的深夜，加班完成电气试验，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回家的路上。但是，看着汉江两岸璀璨的灯火，她为自己是一名光明使者而骄傲。

少年时，她是舞台上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鹭。如今，她一双脚落在了泥土中，在这里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结出累累硕果，成为安康水电厂一名优秀的电力女工。十几年里，在这里默默耕耘，洒下勤劳的汗水。她从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青春女孩，成长为一名电力专业的工程师。

荣获获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巾帼标兵”称号的她，被邀请走进“人民网”演播室，讲述一位国家电网女工的精彩人生。

看着屏幕上，她侃侃而谈，声情并茂，从容优雅。她说，当我走进“人民网”的媒

体平台，我知道，身上还肩负着彰显国网精神，安康水电精神的重任，我要努力充分展示国网女工的风采。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国家电网人工作的特殊性，了解安康水电站女工的工作和生活，了解我们的艰辛和风采。其实，我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代表着许多优秀国家电网女工，代表着我们安康水电厂200多名把青春奉献给水电事业的女工。面对“人民网”媒体平台讲述的那一刻，我为自己是一名国网电力女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被她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是啊！有这样一群女职工，她们把生命最美的青春韶华，奉献给汉江之上的水电事业，她们远离繁华，甘于寂寞，默默坚守，几十年与巴山汉江为伴。

有时，雨过天晴，天清气朗，惠风和畅，就看见巍巍秦巴山，清清汉江之上，升起一道缤纷的彩虹。那一道彩虹，便是她们生命的颜色，在青山碧水间，焕发出斑斓的光彩。

李娟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散文选刊》《脊梁》《黄河文学》《朔方》《意林》《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有作品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首届散文大赛奖等。著有散文集《品尝时光的味道》《光阴素描》等。供职于陕西安康水电厂。

责任编辑：庄晓玮

风是有规律的

——致将青春献给风电事业的人们

刘慧娟

预言如期走来，万物的眼睛一眨不眨。

——题记

1

“风是有规律的。”有人这么预言。

结果，预言面带微笑，款款从高处走来。

风，以横扫和夹裹的方式显示威力，将白云与歌声一同赶入栅栏。

时光写满问号，抽象地看着几个不知疲倦的旅人。

足印无序，而随身记下的数字却是有根有据，因此，月色有些振奋。

风被热烈的心跳抚摸千遍。思考闪着火花，在天空滑行或低飞，构思岿然不动。

晨昏已经在劳顿中失去界限，亲人的重心以及思念，渐渐向风靠近。

2

鸟儿归巢，山林却无法入静，似乎对跋涉的背影有了一些牵念。

透过蛙鸣和禅语，总是对远方侧耳聆听。

旅途的人，高举信念翻越一座又一座山脉，颗颗希望在苍茫中晶莹。

他们把大自然的密码和命题带走，把感叹和唏嘘留下，把展望融入风的内涵和外延。

越过暮色中的寂静，携手月色，并肩风雨，对峙寒冷或酷暑。

与季节争分夺秒，奔赴一场有关风的梦。

梦是浩大的，也是未来的。

先是一片落叶进入画面，接着是小草和土层，大地和植物。

继而是日晕月晕，闪电雷霆。

风把一幅幅美的构图，在蓝天下铺张，等待有约的人们，携带“铁马冰河入梦来”。

3

风，是宇宙的一串密码。为了解密，他们穿行于野草荆棘，用一生一世的真情。

用青春铺路，去最高的枝头，望远，去最深的宝库，探寻。

为那把钥匙，他们闪耀最强的光芒，出没在山高水长的源头。

在心灵最宽阔高贵的地带。

在智慧闪现的一刹那时光里。

那些感人的过程，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喜悦，是前世今生的无言解说的欢欣。

他们最感亲切的词语是风。最怀恋的词汇也是风。

4

风是宇宙无敌主角之一，经常用不同的表情观看人类。

打开最柔软的傲骨，等待有缘人前来握手，前来促膝谈心。

于是，他们来了。他们将不同名字的风，召集在一架风车上交谈。

谈风化剥蚀与发电的内涵及意义，谈风蚀古堡与风车群的区别和造福。

风不需看脸色行事，将思想系上神性，照样在天地间汪洋恣肆。

他们不看势利形势，果断与风为友。

将风召呼入梦。人心是最大的风场。

用风呼吸，拥风入眠。将各种不同的风，变成潜规则的职业武器。

5

尊重风，无异于打开一扇门扉。

打开一扇门，无异于吹开一片迷茫。认识规律，可以高风可以亮节。

捕风不捉影。前方的道路且长且干净。

四季将风吹了十个轮回。新能源人将风认识一次。

他们追着风，风也追着他们。

时间睡着了。水之湄的人，依然留恋前方。

把夜甩在身后，执意接近黎明。

星月遮不住向往的锐利，荆棘纷纷让路。因为，与风的前世之约，注定经历一段绿色低碳的过程。

6

岩石与虬枝围拢过来，惠风呢喃。种种迹象蜂拥而来，捧出一声“风是有规律的”

巨响。

曾经无数次的喃喃自语，被自然界温柔接受。

思维的触控屏一旦张开，云彩含笑，万物低首。

风是客观的，风有规律是客观的。

一一证明实践的真知性也是客观的。践行的勇气使花，成为果，成为真知。

成为新能源事业的多彩童话。

从无风的土垣走到有风的山巅，过程充满想象，脚下充满坎坷。

每一页青春流逝，都有一段佳话。

季节翻云覆雨，只有不改的痴心，让每一颗汗珠都落地有声。

刘慧娟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无弦琴》、散文诗集《白云的那一边》。供职于国家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中年的江湖

顾晓蕊

初次见到她的画，我当即被惊到了。那一幅幅山水画卷，黛山秀水，云烟缭绕，既清丽又润秀，兼有古风古韵。直叫人又喜又爱，心一点点陷进去，暗想着，倘可以隐身，入到画里，做个怡然自在的画中人，亦是好的。

若单看画，很难想到，这些清逸出尘的画作，竟出自她的一双纤手。连娟秀的题字，亦有骨有形，秀雅之至，让人眼前一亮。她是胡适口中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是才子徐志摩一生痴爱的女子。半世繁华，半世苍凉，她是才貌双绝的民国名媛陆小曼。

画本扉页有她年轻时的照片，着一袭华美旗袍，浅笑盈盈，眉眼飞飞，慵懒、妩媚，带着些风尘气，却分外动人。那时的她，处于最好的年纪，绚放如烟花，恣意而放肆地燃烧着，旋舞着，是那么光华灼灼。

“小曼，你不是已经答应了我，做我永久的同伴了吗？我再不能放松你，我的心肝，你是我的，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成就，你是我的生命，我的诗。”诗人徐志摩炽烈如火的表白，使得她中了爱的蛊，纠缠，燃烧，明知是飞蛾扑火，偏要一意孤行。

她是为爱而活的女子，世俗的流短飞长，又怎能阻挡得了。她决绝地从旧婚姻中逃出，怀着满心欢喜，奔向浪漫的诗人。婚后的陆小曼，沉迷大上海的夜夜笙歌，他对她娇宠纵容，却也免不了争执、闹气。纠纠缠缠、痴痴怨怨了几年，遭遇飞机意外坠毁，徐志摩溘然离去。

他如一朵飞落在朱砂梅上的雪花，永远地消逝了，她再次被舆论推到浪尖，成了众人口中的红颜“祸水”。那年，她 29 岁，无限痛悔，悲戚地说，“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自此素衣裹身，余生只做两件事，专心绘画和编志摩文集。

她取笔名冷香人，冷处偏佳，一生半累

烟云中，笔下的山水多清淡幽远，有一种阔寂的安静。我搜到她中年的一张照片，美丽依存，多了清气，静气，眸子灵动如水波，亮晃晃的。那目光里透着任性、孤高，我行我素，又似在说，我就是这样的陆小曼！

相比她年轻时逼仄的美，我更喜欢人至中年的小曼。活得真实、简单、纯粹，素手低眉，一心一意地想把画画好，她身上有一种素色的光芒。历经百难千劫，却只爱过一人，那人走了，她宁可将余生倾付于笔墨，在寂寥中，守着刻骨的相思，安顿灵魂上的苦闷与孤独。

我读高中时，班上有个同学名叫曼丽。她长得美，瓷白的脸，红唇小口，眉眼跟画里的一样，看上去俏生生的。她喜欢笑，宛然一笑，春风十里。她的父母是大学教授，算得上家世良好，小小年纪，居然会写诗，爱跳舞，善绘画，弹一手好古筝。

她那时是班长，青涩的少年追着她喊小曼，小曼，抢着帮她收发作业。连女生都喜欢她，以跟她走得近为荣，她聪慧、单纯，多才多艺，是一朵骄傲烂漫的花。

记得校门口有个小摊，卖汽水，有菠萝、杨梅、樱桃味的。课间，常有男生跑去买了来，羞谨地递到她手上。她一瓶瓶地拧开，分递给要好的女生，喝着酸酸甜甜的汽水，笑声如荷叶上的露珠，俏皮地来回淌动着。

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偶尔听同学谈起过她，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几年，然后又回国，其间她结婚，离婚，再婚。

再见到她，是在一次同学会上，彼时，我们都已到中年。那天她来得晚，一进来，全场皆惊。她烫着波浪卷发，身穿墨青旗袍，没了往日的高傲娇俏，周身洋溢着端庄秀雅之气。

同学打开音响，唱歌跳舞，喝酒笑闹，她坐在一旁，清浅地笑。我走过去，跟她搭话，问喝什么饮料？她晃晃手中的茶杯，笑着回道：我现在喜欢简单，只喝碧螺春，就爱这味道，苦中带一缕淡香。

聊起过去，才知她经历曲折。在国外留学时，她被一位华裔企业家追求，爱如烈焰，灼烧着她的心，两人很快结了婚。蜜糖般的日子很短暂，她渐渐发现，自己失去自由，成了精致的瓷瓶，只许他独自观赏。

反抗，争吵，她心灰意冷。男人冷冷地说：你安逸地待在家里，不好吗？她反讥道，金笼中的雀儿，没了自由，又有何趣？最终她离了婚，回到国内。她到一所大学里教书，闲时写作、绘画，几年后，结识了现在的爱人，又步入婚姻。

我问，他可好？待你好吗？她说，他是个工程师，黑又瘦，也离过婚，还有个女儿。我们都被生活伤过，两个千疮百孔的人，能彼此懂得体谅，这已是很好了。

只要她喜欢的事，他便极力赞成，让她放心去做，还开车送她去学绘画。不幸的是，几年前她患了病，是癌。他四处凑钱，陪她看病化疗，尽心照料她。她疼得夜不能眠，他便一夜夜地抱着她，宽慰她。好在上天垂怜，再去复查，身体恢复很好，她喜极而泣。

她40岁那年，出版诗集，举办画展，终于了却心愿。她不肯停下来，说第二本诗集正整理出版，接着还想办个古筝独奏会，遍游山川采风作画。她是蚌，把硌人的沙子藏进身体，磨成珍珠，串成项链，闪耀于颈间。

你是幸运的，至少，比陆小曼幸运。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她粲然一笑，一朵好看的芙蓉面，仍那么美，风华依然。这样的女子，有一颗玲珑剔透心，不为取悦他人，只安然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眸一笑间，透着时光沉淀出的优雅。

春日的一天，是个周末，什么也不想做，我倚在长椅上，听京剧。“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日月轮流催晓箭，青山绿水常在面前……”浑厚的老生腔调，听得人心生感叹，时光一晃过去，忽地老了。

少年岁月如桃红，我喜欢这样的红，淡淡嫣然，有动人的明媚。我17岁的女儿，清新，鲜亮，脸上带着一抹桃红。她坐在桌前写作业，有些心思飘忽，单手托腮，愣愣地望向窗外，看花开了一朵朵。我原想喊她一声，却一时怔住，那身影多像早年的我，也曾如此年轻过！

似一转瞬间，独属于我的那朵花，凋败了，结成了果，桃红变葱绿。“苍凉之所以有更

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张爱玲眼中，葱绿比不得桃红，有些清淡寂静，带着苍凉的底蕴。

时光最是无情，桃花流水终远去，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了中年。对镜自照，看到一根白发，轻轻拔掉，过几天长出更多，赶紧再拔。分明是自掩自欺，我心里顿生苍凉，回不去的，永远是时光。

在夜里我梦见过，一棵苍绿的老树，掉了一片叶子，又一片叶子。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在风中飘摇欲坠，一阵疾风吹来，我心中惊惧，高呼一声：妈妈啊！我从梦中醒来，披衣下床，推开隔壁房间的门，母亲安然沉睡。

我回屋重又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母亲 70 多岁了，心脏不好，做过两次手术，我不免有些担忧。何况跨入中年的大门，连着生命的两极，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意味着牵挂与承担。从母亲那里，我看到未来的自己，但想想也没什么，人终究会老去，一如瓦顶的青苔，老成一把苍绿。

还记得年少时看戏，喜欢花旦和青衣，扮上装，清丽俊美。那唱腔，如一弯浅浅的溪水，一路叮咚欢歌，清越芬芳着。很不喜欢老生、武生，嫌声调沉闷拖沓，听着乏味，盼着唱完快下去。

直到前些天，听《林冲夜奔》，“数尽更筹，听残银漏……”林冲的扮演者，是著名女武生裴艳玲，响当当的京剧名角儿。她一开口，端庄凛冽的唱腔，让我暗吃一惊，那嗓音真干净，气势雄浑，她的胸中飘荡着江湖。那是中年人的江湖，浩浩荡荡横无边际，充满肝胆豪情，剑气丛生。

走过小半生，我愈加感到，要懂得看淡和放下，怀着郑重朴素的心，穿行在每一个忧喜晨昏。那些太过热烈的东西，如烟花，是短暂易逝的。而中年就像醇厚的茶，带着些许微苦，细品，却有另一种况味。一茶一世界，每一壶茶里，都藏有一个浩浩江湖，清冽幽香且又余味悠长。

顾晓蕊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文章散见《青年文学》《散文选刊》《延河》《厦门文学》《山东文学》《脊梁》《读者》《读者文摘（美国）》等期刊。出版有散文集《你比月光更温暖》《点亮自己，你就是一束光》等。获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平顶山热电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王蒙先生西安行散记

吉建芳

秋冬时节的北方城市西安，真是应了“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句谚语，随着一场又一场秋雨的到来，气温也越来越低。虽还不到“十场秋雨穿上棉”的境地，但冷是肯定的，人们大都迫不得已地添加衣物御寒。

陕西省图书馆“陕图讲坛”公益讲座第

560 期、“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邀请著名作家王蒙来馆作主题讲座——《永远的阅读》，王蒙先生同时还将被聘为第三届陕西省阅读推广形象大使。得知这个消息后，长安城里热爱阅读的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喜不自胜，人们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作为王蒙的忘年交、给他的一些著作画过插图且现居西安的我同样欣喜不已，并在先生来陕短短的时间里有幸作陪，浮皮潦草地记录了一些东西，以示敬爱之意。

我和王蒙

王蒙抵达西安的当天，天空就时断时续地飘洒着蒙蒙细雨，天气更冷了，空气却比往常清爽了许多。夜里，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小雨点轻轻敲打在窗户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一贯睡眠很实的我那一夜竟辗转反侧，睡得并不好。次日，虽略觉疲惫但晨曦未显就已经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了。

赶到他们下榻的酒店时，王蒙已经用过早餐，看上去神清气爽，整个人的状态比一年前见到时还要精神，微笑着跟我打招呼，并拿起桌上我给他们夫妇画的漫像再次端详起来。我的心里颇多忐忑：王蒙先生会喜欢吗？如果不喜欢该怎么办？如果他说画得不像该怎么办？各种莫名其妙的小烦恼悄悄咬啮一颗脆弱敏感的小心灵。就在我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时，王蒙笑着说，“你画得挺像的！”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我分明听到自己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扑通”一声落地了。一个人挖空心思地给一位久已敬仰的人送了一份自认为很满意的小礼，对方恰好也很满意，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啊！

这幅漫像源于两年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王蒙文学艺术展时，我给他们夫妇拍摄的一些照片。不久前得知王蒙来陕作讲座的消息后，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又能见到这位睿智风趣、乐观豁达的智者了，可以又一次感受他人生智慧的启迪；忧的是我该准备个什么样特别的小礼物呢？！绞尽脑汁，思考再三，我觉得画一幅漫像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随后就开始投入创作，精心制作、装框。

几年前，我和王蒙因采访而相识，他当初邀请我给他的著作画插图时，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半晌都没有吭声。作为一名业余漫画作者，作品多年来虽也得到一些方面的认可，但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竟会得到王蒙先生的肯定。之后，我们陆续合作了十本书，“王道”书系：《老子的帮助》、《庄子的奔腾》、《庄子的快活》、《庄子的享受》、《我的人生哲学》、《中国天机》、《读书解人》、《红楼启示录》和单行本《说王道》、《与庄共舞》，应各家出版社的不同要求，插图的画风有所不同。在王蒙文学艺术展上，同时展出了其中的九幅插图原作和一幅描绘王蒙在新疆时背麻袋的画像，应邀出席了盛大的开幕式。那幅画像后来又在新开馆的王蒙文学艺术馆展出，还参加了在四川绵阳艺术学院举办的王蒙文学艺术研讨会……一次又一次和这位智者接触交流，一次又一次切身感受这位文坛大家对晚辈的提携和宽容，让我倍感荣幸而又万分感激。我们既是记者和被采访对象，也是插图作者和原著作者，还是文友。

当天上午，王蒙把翻拍的漫像通过微信发给夫人单三娅看，夫人亦十分满意。他请我看手机上夫人发来的“肯定”之语，并打趣地说：小吉画的这个漫像，王蒙很喜欢，群众（他对夫人的戏称）很满意！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我一定会激动得一蹦三尺高。

还有比这更让人开心的吗？

王蒙谈陕西文化

步出酒店，在飘飘洒洒的微雨中，一行人乘车前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王蒙以前多次来过陕西西安，用他自己的话说“来过许多许多次了”。去年夏天来作讲座时，同样也遇到下雨。这个常年雨水并不算多的北方城市，却每每总是用欢乐的细雨迎接王蒙的莅临，轻轻地为他洗去路途的疲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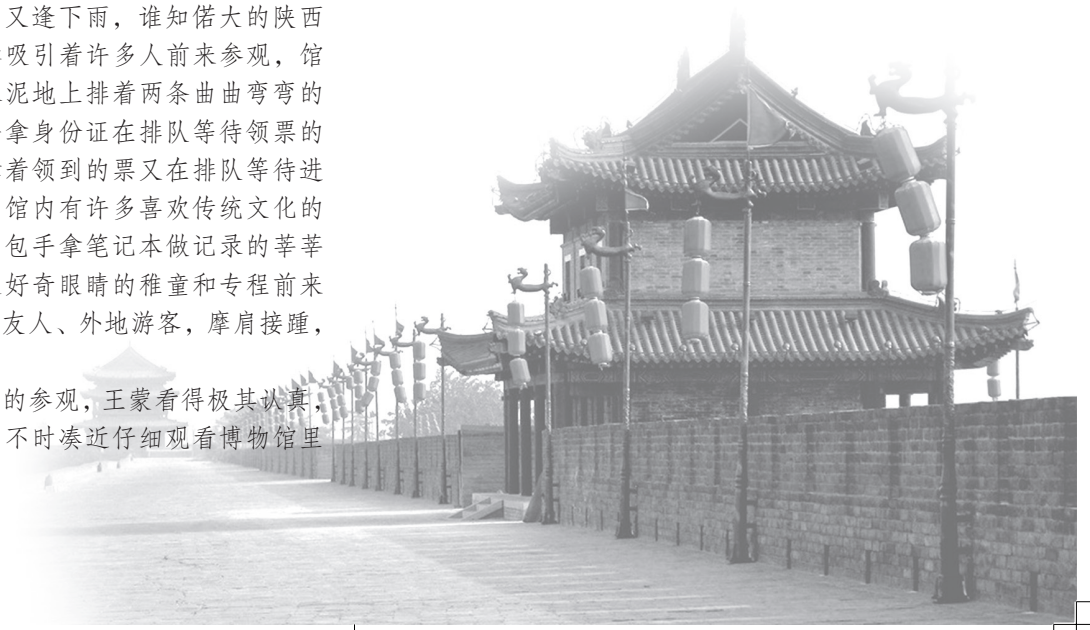
王蒙以前许多次来过陕西，每次日程都安排得很紧，但他仍忙里偷闲地参观过陕西的许多景点，去过西安许多地方。华清池、兵马俑等那几个主要旅游景点已经去过不知道多少次了，唯独陕西历史博物馆新馆是第一次来，以前去过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老馆，即现在的碑林博物馆。

身为文化部原部长，王蒙见到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顾劲松寒暄过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陕西的文物单位跟文化单位是单独的呢，还是？”得知两个单位以前是一家，后来由于陕西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文化大省，同时也是文物大省，历史文物古迹众多、文物方面的工作量很大，文物部门就被分出去独立，和文化厅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国内除了陕西还有几个省的文物单位和文化单位是独立的，但大部分都是文化厅的二级机构。他说，自己在文化部工作那时候，文物单位就是由文化部代表国务院管理的。

时值周末，又逢下雨，谁知偌大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仍然吸引着许多人前来参观，馆外雨花飞溅的水泥地上排着两条曲曲弯弯的长龙，一条是手拿身份证在排队等待领票的人们，一队是拿着领到的票又在排队等待进馆参观的人们。馆内有许多喜欢传统文化的本地人、背着书包手拿笔记本做记录的莘莘学子、瞪着一双好奇眼睛的稚童和专程前来参观的众多外国友人、外地游客，摩肩接踵，挤挤挨挨。

两个多小时的参观，王蒙看得极其认真，也听得很专注，不时凑近仔细观看博物馆里陈列的一些珍贵藏品，有时一边听解说一边浏览展品旁边的说明文字，有时又向讲解员提出一些疑问，得到满意答复时会颔首微笑表示释然。参观期间，有眼尖的读者认出了王蒙，大胆的会走近去问：您是王蒙吗？他微微一笑，点头称是，亲近而又随和，令在场的人们颇为感动。对于这种现象，王蒙打趣地说：他问我是不是王蒙，我也不能不承认啊！如果不承认了，那我这不是与读者为敌吗？“陕西人很实在！”因为即便认出人群中跟大家挤在一起观看展品的这位长者，就是文化部原部长、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王蒙，人们也多是欣喜地打个招呼，或者满心欢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同伴们，并不会立刻就围拢过来请求拍合影或者索要签名什么的。

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种小俑，之前他还见过咸阳博物馆里的一种明俑，也比较小，汉俑和明俑都比较小，只有秦俑大。王蒙笑道：谁能跟秦始皇比啊！他那时候算是真正统一了天下，豪情万丈的！馆内陈列的独孤信的多面印章也让王蒙有所触动：不管哪个民族，用的大都是汉字。这也没有办法，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刚开始大量使用的也都是汉字，那些跟我们不是一个语言系统的也使用过汉字，在他们没有自己国家文字的情况下，大都选择先把汉字借来用上再说，这也是汉字的魅力和魔力所在。经过多年朝代更迭和征战、贸易，以及中国古代历



史上几次大的移民迁徙，人们的居住地和生活状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加上大唐盛世时的“和亲”远嫁等，现在陕西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是纯正的汉人还真很难说，尤其在陕北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的地方，更是杂交的居多，人的体貌外形特征也很明显。中国主要讲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不讲种族。中国古代中原就是天下，很少会承认有其他的国家，最多只承认有一些番邦，那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很少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也很少有乐器、酒器等，更没有礼貌，不懂祭奠，官场也没有系统、没有规则，许多文明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后来大都是从中原学习的。

参观时讲解员讲到张骞出使西域回来的时候也带回来许多东西，葡萄、苜蓿、西瓜就是其中的物品。如果他那时候没有带，说不定现在还没有这些东西呢。包括一些乐器，笛子、唢呐也是那时候带回来的。张骞出使西域走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他跟另外一个人了，很是不容易。古代也真是的，他离开中原就那么一路打听着朝西走去，摸着石头过河，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但最终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很多东西。一路上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到多少攻击，他们应该都会武功吧，或许是一边战斗一边走着的。

王蒙的风趣幽默随处显现。从陕西历史博物馆出来，聊到一早刚进馆时有许多人在排队等讲解，王蒙问：国家博物馆有很多义务讲解员，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吗？得知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不少义务讲解员时，王蒙笑着说，国内有的地方还有“黑讲解员”，纯粹是连蒙带唬的骗钱呢！说的完全不对，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青岛和南京的一些地方就有这样的“黑讲解员”，那些地方都很大，随便来个人就自称是讲解员，但大都胡说八道，那种讲解员也是一种假冒伪劣。

回住地途中，透过雨雾蒙蒙的窗户玻璃，朦朦胧胧地看到烟雨中静静伫立的西安钟楼和鼓楼，王蒙说，当过国都的都有钟、鼓楼，南京也有。是啊！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铜铸的都城流水的皇上，这座十三朝古都千余年来亲历了无数打打杀杀和明争暗斗，各方利益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扬扬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又凄风冷雨，故人今安在？惟余钟楼和鼓楼静默安好，冷眼旁观沧桑世事和朝代更迭，兀自岿然不动。

王蒙曾听陕西作家贾平凹唱过陕北民歌，其中一首歌的歌词中把人的泪滴称作“泪蛋蛋”，唱什么“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真是太有意思了！而且贾平凹唱歌有个特定的姿势，必须站着，而且弓着腰，还要用手扶着椅子靠背，然后才能开腔唱歌。他唱歌的时候充满感情，满嘴都是哥哥啊妹妹啊的，还唱什么“我要拉你的手，还要亲你的口”哈哈哈！这小子尽想好事。讲到这里，他突然不无幽默地冒出一句：泪蛋蛋这个词简直太性感了！

王蒙谈陕西文学

王蒙虽然来陕西的次数很多，但专门写陕西的文字却不太多，其实主要是没有专门写明作品中人物和事件所处的具体地点，像小说《春之声》里面写的几乎都是陕西的人和事。散文专门写陕西的也不多，但是陕西的大雁塔他在很多文章里都写到过。2004 年曾写过一个关于延安的文字，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还附了一张站在延河边的照片。

触景生情之时，王蒙向大家回忆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来陕西时的一些情况。他最早来陕西是在 1980 年。1983 年和崔道怡等人来陕西那次是为了组稿，当时他就任《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组稿时还在西安遇到陕西籍著名作家阎纲和周明。

1980 年，王蒙的《春之声》发表在《人民文学》5 月号，小说一开头就是“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这是王蒙写他当年从西安去三原看望那时在空军二炮学院学习的二儿子王石，坐闷罐子车时的一些亲身经历和真实

感受。那种闷罐子车没有座位，人们上车后就都坐在地上，坐好以后车门“咣当”一下就关上了。车里没有灯光照明，里面全是黑乎乎的，只是在车的一侧有个小小的窗户，好像月亮似的照进来微弱的一点点光亮，也是唯一的一点点亮光，多少也可以透一点点气。

在王蒙的印象中，那时候的西安还很破旧，也很小，到处都是土的路面。后来，一些政策慢慢放开了，铁路沿线的火车站开始有卖包子的、卖馍的，包子也多少有点儿肉馅，热气腾腾、热乎乎的，上面盖着像棉被一样的东西保暖，卖的时候再轻轻掀开一角把包子或馍拿出来……人们一下子觉得生活可是方便得多了，感觉生活很幸福，物资供应也充足了，再也不用挨饿了。哈哈哈！现在完全都变样儿了，尤其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发展真是特别快！

对于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人们来说，生活中哪怕发生任何一些极其细微的变化都会觉得十分欣喜和满足，总是会以极其阳光的姿态笑对人生，这是那些总是被负面情绪充斥的人永远也无法企及和想象的人生佳境。

王蒙记得当年他来西安时，陕西的那些老作家们都还在，大家都特别热情，人也都特别好。他一一点出姓名：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许多都是《延河》杂志当年的老人手。如今被人们广为熟知的贾平凹，那时还是农村的知识青年，有时候写一些知青里面的小劳模什么的。路遥那时候名气还没有出来。

就在王蒙这次来西安之前，刚刚欣然应邀给路遥的家乡、榆林清涧新建的“路遥书苑”题写苑名，而位于延安大学的路遥文学馆馆名也是由王蒙题写的，这也充分表明他对陕西文学的鼎力支持。

对于“陕军东征”的说法，王蒙认为，那其实是媒体在起哄呢！但他也坦承“陕西人对文学的兴趣实在太大了，喜欢写作的人有很多很多，尤其那个年代简直就多得不得了！陕西文学在全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些作家早已走出陕西、走向全国。”

王蒙谈陕西饮食

上个世纪80年代王蒙来陕西时，一次从延安回西安，路上的车走得很慢很慢。他们一大早就动身赶路，走到三原附近时就已经到晌午了，大家都饿了准备就近吃饭，就在路边一家饭馆吃羊肉泡。人饿了自然吃啥都香，那碗泡馍他吃得酣畅淋漓，吃到最后时发现碗里有一段“葱花”，当时心里暗自嘀咕“这个葱花怎么就这么大呢？”结果后来用筷子夹出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一只母蟋蟀。只是那碗泡馍已经全部被吃完，甚至连碗里的汤都喝光了。原来那只蟋蟀是在房梁上的，结果被做泡馍时的热气一烘不慎从房梁上掉了下来，不小心又被厨子舀到碗里去……后来，王蒙多次来过陕西，每每只要一想起陕西，就总是会忍不住想起那次吃泡馍时吃出来“好大的一段葱花啊”！只是时隔多年，当初那段“葱花”留给王蒙的并不是懊恼的记忆，而是对那个年月人生旅途一些人和事的难忘和怀念。

如今回想起来，四十多年都已经过去了，王蒙笑着说，如果再过四十多年，我都快要一百三十岁了！等我活到130岁的时候，一定要专门来一次西安，好好吃一顿羊肉泡馍！反正活到130岁的时候，肯定是走遍全国都能免费吃了。如果在大汉朝，七十岁的老人朝廷就给发一个权杖，他们叫“敬老杖”，老人们手里拿着这个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

午饭很简单但气氛很热烈，王蒙异常兴奋。他说，京城家中附近有一个陕北人开的餐馆“兰花花”，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去那里吃饭，每次点主食时总会要一碗油泼扯面，但“兰花花”厨师做的油泼扯面是被改良过的。这次来西安，终于吃到了正宗的油泼扯面，色、香、味俱佳。他吃得很尽兴，也很有感触，顺便讲到前一阵去重庆时竟没能吃到一碗正宗的担担面，甚为遗憾。因为餐馆服务人员端上来的竟然是一碗放有两个鸡蛋的面，是为“蛋蛋面”而非担担面，令他当时颇有些“痛不欲生”。一贯幽默风趣的王

蒙在午饭的餐桌旁讲起这段经历时，依旧用轻松调侃的语气和语调，在场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甚至笑出了眼泪花。

王蒙谈艺术之魅

王蒙新著、小说集《奇葩奇葩处处哀》的封面设计跟以前其他作品的封面设计风格大不一样，以前的大都比较沉稳，而这本则有些花哨、前卫。那个小说和小说集的封面整个儿感觉跟他以前的作品都不太一样，感觉像是个万花筒。当然也跟书中同名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中的男主人公沈卓然暮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真的是很“奇葩”。王蒙笑着说：那种设计很有装饰感，也是为了销路。

在这本小说集之后，您最近还在创作什么作品？

最近还没有写作品。

有没有打算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

暂时还没有。

去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集》（45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王蒙也被称为“著作超身”的著名作家，而他的影响最大的两部书《青春万岁》和《这边风景》从创作到出版都历时几十年，仍旧深受读者欢迎。《青春万岁》写完后在25年以后正式出版，《这边风景》写完后在40年以后正式出版。一般人写完一部七八十万字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三十几岁了，40年以后作者本人还在不在也是个问题，即便健在的40年也早就熬“没”了，有的是没作品了，有的是作品没人看、也没人说了，有的作家和作品甚至在4年以后都没人再提了。

《这边风景》被评论家称为：有人类学的意义。因为书中描写的地理风貌现实中全都找不到了，只能到小说里去找。就连艾克拜尔·米吉提也说，书中描写的伊犁市风光如今风貌大多不存，人们如果想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伊犁市是什么样子的，就只能去小说中慢慢体味了。这也是当今社会和城市发展过快带来的普遍现实问题，它让人们渐渐失去了乡愁。读了小说以后，许多外地的人们说一定要到伊犁市去看一看，现在已经给伊犁市带来一些这方面的人群。人们去伊犁旅游其中的一个游览项目，就是王蒙当年在那里工作生活时的场景。

王蒙谈到，余华曾写过他对鲁迅的认识过程。“文革”期间什么书都没有了，大家只知道一个鲁迅，也只能看鲁迅的书，把他给烦的呀！多年后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让他这样烦过。但当他“文革”结束后再看鲁迅的作品时，人也变得更加理性了，他觉得鲁迅的作品写得特别好！像余华那样讲鲁迅，就讲得很透了，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以及对一代人的影响他都讲得很透，很少有人能这样讲。鲁迅的小说往往一开篇就把人给揪住了，总是能用很短的篇幅就把整个世界描绘得那么深刻又干净利落，他对文字的那种驾驭能力是一般人望尘莫及的。鲁迅的文学作品大都比较浓缩，这也说明毛主席推崇鲁迅的作品也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们都是在文字上功力非常高的人。能被毛主席推崇，谈何容易！毛主席能看得起几个作家呀？！他还推崇《红楼梦》，作为一个政治家，说明他的鉴赏能力确实是很高的，政治家的身份他本来应该推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可是他却偏偏推崇《红楼梦》，属于“破格”推崇《红楼梦》。王蒙也研究《红楼梦》，还在电视上做过几十集的专题讲座，出版过多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和解说本，属于《红楼梦》的超级拥趸。

余华有一次在挪威讲这个故事，挪威人深有同感，他们说，你这个故事跟我们对易卜生的态度一样！包括莎士比亚也是。英国出台了一个制度，凡是演莎士比亚的戏剧不许随便改，谁如果改了是要被判刑的。但这也有好处，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现在许多文艺作品被戏说被胡改，什么东西都敢改，就连《赵氏孤儿》和《雷雨》也敢改，竟然连《三国演义》里面的“赤壁之战”也敢改，这样下去可怎么了得？！香港曾经有改《红楼梦》的，一开始就是林黛玉从十米跳台上往下跳……

一票难求的讲座

说来也是奇怪得很，那天上午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雨天，中午不知什么时候小雨竟悄无声息地停了。雨后初晴，空气宜人，一抹淡淡的红云飘过玻璃窗外，一个干净明朗的城市出现在晴空下，就连路上浅浅的水坑也兀自干了。出行的人们三三两两，笑颜如花。

在陕西省图书馆讲座开始前休息时，王蒙问："图书馆里的读者服务有咖啡室这些东西吗？"得知图书馆有快餐，且每个楼层有提供免费开水的地方时，他又打趣地问："快餐里有肉夹馍吗？"在场的人全都被逗乐了。吃的东西是不能带进来的吧？！因为图书馆里如果有了吃的东西，就可能会引来老鼠、蟑螂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书籍的安全和完整，他不无忧虑地说。一些特殊图书的保存需要恒温恒湿，西安还好，南方一些城市太潮湿了，如果做不到恒温恒湿书籍就可能会受损。有儿童阅览室和专门的外文阅览室吗？有少数民族阅览室吗？王蒙关于图书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馆长都一一作答。

当天的讲座有许多人上午早早就去排队领票，300 多张票很快就被领完了，但领票的队伍仍然排得很长。虽然主办方一再告知：没票了！但大家依旧排着整齐的队伍不愿离去，期待的人群一直等到下午 3 点钟讲座开始后，才被放进去一少部分站在过道听。听说有四个女孩从上海打"飞的"专程赶到西安来听讲座，简直就是王蒙的超级粉丝。即便这样，她们也没能领到票，无奈之下，几个人拿着当天的机票一再恳求主办方能让她们进场听讲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深深地被她们的痴情所打动，想办法调剂，硬是给她们每人提供了一张听讲座的票，满足她们此行的夙愿。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感慨地说，别人来图书馆作讲座时报告厅里往往坐不满，多少总会有些空座位，而王蒙来的时候报告厅里早都坐满了，外面竟然还有好几百人排着那么长的队在等。

走进图书馆时，看着长龙一样的队伍和激动的人们，我只敢匆匆瞥一眼人群就赶紧低下头去，实在不忍心看到人们焦急的眼神和略有怨愤的表情，同时也倍感欣慰和欣喜。当天下午的讲座异常精彩，坐在前排的我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讲台上的王蒙，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精彩绝伦的讲座，生怕漏掉任何一点细节。他口若悬河谈古论今，他一会儿冒出一句纯正的英式英语，一会儿又冒出一句伊犁味儿十足的新疆话，一会儿背诵一段经典古诗词，一会儿又把话题引到当下流行的网络热词，一会儿善意地批评几句那些疏于阅读的现代人，一会儿又把图书馆建设作为一座城市文明的标志娓娓道来……简直太精彩了！现场听众不时由衷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群情振奋。

由于当天到场领票的听众远远超过了图书馆报告厅的接待能力，担心人们等待太久了情绪激动，同时也为了确保王蒙的安全，保证讲座能顺利进行，当天还动用了一些安保人员来维持现场秩序。即便这样，仍有许多没能进场的热情读者守候在场外久久不愿离去，希望能见王蒙一面，或是请他签名。

讲座结束后，王蒙全然不顾一个多小时连续作讲座的疲惫，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解了图书馆的古籍保存情况等。

作为一名从事文学创作已经 60 多年的跨世纪作家，王蒙不但像常青树一样伫立文坛，"是中国文坛一个巨大的存在"，笔耕不辍，佳作频出，而且在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纸媒逐渐衰退的今天仍能受到广大读者如此厚爱，实属罕见。

其实也见怪不怪，因为他不是别人，是王蒙——中国，能有几个王蒙？！

吉建芳 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出版漫画、插画等书籍 50 多部，出版散文集《非新闻》《没有谁刀枪不入》等 4 部。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等。供职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秋果硕硕味更甜

汪建武

刘阿婆将刚刚采摘的一篓茶油籽倒在了门口的晒场上，用木耙子将茶油籽摊平晾晒。忙了一大清早，阿婆静静地坐在门前的椅子上歇息缓口气。她家屋子是一幢二层的土墙屋，屋后种着一大片茶油树，入秋以来，沉甸甸的茶油籽将茶树的树枝压得弯弯的，茶油籽榨出的茶油可是高品质的油品。

门前种着各种果树，梨子刚刚被采摘完毕，柿子树上又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枣树上的枣子一个个白里透红，板栗树上一球球绿油油的板栗渐渐透出了成熟的黄色，有的已经裂开露出了棕色的果实。

刘阿婆年已七旬，老伴去世多年，子女在外打工，她生活在这地处高山之上的坪汰村民组，到山下的金家岭行政村要走上十几公里的山路。原来山上还住着十几户人家，由于生活不便，当地政府在金家岭村里修建了新区，村里大部分居民已经外迁，留在村里也就几户年龄较大的居民，故土难离，他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村子似乎是与世隔绝，来往于村里的常客也只有宏村供电所的电管员黄文全了。

黄文全是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部队转业后就到宏村供电所工作至今，往返于坪汰的这条山路之上就已经二十多年了，今天又到了坪汰的抄表收费日，清晨他就出发了。

他身上是国家电网人的行装，头戴蓝色安全帽，身穿灰色工作服，肩上背着绿色的工具包，摩托车上绑扎着登杆用的脚扣、保险带和清理树障的砍刀。

前往坪汰的路是沿山开凿，蜿蜒而上的，路的外侧是万丈深坑。茅草、荆棘从两侧向中间覆盖使得本不宽敞的山路变得更加狭窄，路面凹凸不平。黄文全驾驶着摩托车行驶在这条路上，双手紧紧地抓着车把不敢有一丝懈怠，眼睛紧盯着路面不敢有一丝走神。

到了村口，摩托车就无路再前行了。弃车步行，沿着沧桑的古道、穿越密密的树林，一路之上，已经倒塌的土墙房或只留下残垣断壁，锈迹斑斑的茶机半埋在泥土中静静地躺着。

首先抄到的两只表就是零度电，因为这两户居民平时不住这里，只是在茶季和笋季才回来短暂居住，将这里作为一个中转站。

文全一路抄表往刘婆家走来。远远瞅见文全过来，阿婆站起来迎了上去。

“文全来啦！”阿婆和文全打着招呼。“阿婆，这个月你家用电 3 度，电费是 1 块 7 毛钱。”“哦，好的。”阿婆接过文全手中的发票，将 1 块 7 毛钱递了过来。“对了，你今天烧开水了吗？送我一点就行。”此时已是下午 1 点多了，当文全从包里拿出面包和方便面时，阿婆才知道文全还没吃中饭。“有。”她一边埋怨文全怎么不早说，一边忙从屋内捧出热水瓶帮文全冲水泡方便面。

匆匆填饱肚子，文全和阿婆唠了起来：“阿婆，茶油籽的事我帮你打听了，你的茶油籽卖到小油坊不划算，小油坊加工工艺粗糙，缺乏宣传力度，没有做成品牌，产品卖不上价，因此收购价也低。市里的宏村山茶油公司以宏村作为品牌生产‘宏村牌’山茶油将山茶的品味提得很高呢，他们有专门业务员到市内的各处高山地区收购茶油子，价格每斤比小油坊要高几毛钱，你们山上几户只要将茶油集中在一起，约定个时间，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能专门来一趟收购，你们还不用跑远路拿出去卖呢。”

“谢谢，太感谢你了。我家梨子就是靠你的帮忙，这不，坐在家里就全卖出去了，这次又费心地帮忙我，好人啊。”

原来，村里每年果树结了许多果子，几个老人根本就吃不了，运出去又没劳力，也卖不上价，眼瞅着许多果子落在地上烂掉。文全看在心里确实心痛，灵机一动，想出了法子，高山上的坪汰村风景优美，与世界遗产地西递和宏村山脉相连，是很好的户外路线，于是文全拍了许多坪汰的照片在户外群内宣传，吸引了许多爱好户外活动驴友的关注。

刘婆高兴地指着门前空地说：“前段时间，有一位名叫‘群主’的‘领导’带了几十个人来，这里帐篷都搭满了，几棵树上的梨全是他们自己摘下来和我算钱呢。”文全笑着对阿婆说：“他名字不叫‘群主’，‘群主’是对微信群的管理员的称呼。”阿婆又指着墙上挂着的“户外驴友俱乐部”旗子说：“我那天帮他们烧了一大锅开水呢，你看，柿子、板栗、枣子都熟了，要是还有‘群主’带人来就好了。”“现在是户外活动的黄金季节，你放心，还会有人来的。”文全回答着阿婆。

文全起身告辞，关切地问：“阿婆，有需要带的吗？”“哦，没有，上次你给我带的盐和白塘我还没吃完呢，如有需要，我就打电话麻烦你。”阿婆回答着文全。

文全又开始往前抄表，不时地抬头环视一下低压线路，见有树枝毛竹靠近的，就用刀将其清除，因为来一趟不容量，所以尽量将事情做得干净心里也可以放心。

坪汰台区共有十几户人家，常住的也就几位年纪较大的老人，变压器为10个千伏安，安装的电表也仅有11只，当天能抄见电量的电表也就5只，总共电量82度，其他全为零电度。这是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可能会因为山上的最终无人而终止，也可能会因为新的兴起而成为一个开端，但是只要山上还有一个人的一天，这种坚守就会忠实地履行。

入秋的坪汰村风景怡人，秋果硕硕，绿色显得更加浓郁、深沉，散落在绿色丛中火红的枫叶将这里点缀更加绚丽多彩。一切是那么的真诚、热情、纯真、朴实，在这静谧、祥和的高山之村，成熟的果子更加香甜。

汪建武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安徽黟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南行记

陈兆平

曲流仿佛

我回到南充，回到了熟稔的景色里。唯一有些陌生的，是嘉陵江上多了几座桥，还有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这个城市曾有不少别称，都与大自然有关，比如“绸都”“果城”，轻盈，水灵，想必那只是南充最青春的模样。

时光在远走，嘉陵江边采桑女去南方打工了；丘陵的果子没找回先前的阳光，少了香甜的滋味。

唯有嘉陵江没有改变自身的秉性，夏天一江蒸腾的热气，将屋内的桌椅板凳都烤得滚烫；冬天一江浓浓的大雾，将整个城市笼罩起来，不轻易让人触碰。

回到南充，看见嘉陵江，就想去看看嘉陵江上的曲流。每当我想起曲流的姿容，就不禁想起遥远的白马雪山。白马雪山位于滇西北的德钦到奔子栏之间，隔着澜沧江与梅里雪山遥遥相望。她是梅里的女儿，传说她在和情人相会时，舍不得离开，于是在金沙江边奔子栏旁化身而成了雪山。而金沙江大拐弯处，传说就是梅里的女儿与情人相会的地方。嘉陵江上的曲流与金沙江大拐弯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么，这曲流又会有什么故事和传说呢？

嘉陵江有曲流，曲流在青居，而曲流的顶部有个曲水乡。如果曲水的人到青居镇赶场，一直沿袭这样的方式：坐船顺流而下，大约小半天工夫就到了青居镇；赶完场，再从青居镇顺流而下，又返回曲水乡。往返都是顺水，是因为青居镇位于曲流颈，而青居曲流近似一个 360 度的圆圈。相传，先前拉船的纤夫，早晨从下码头出发，傍晚投宿上码头，依然住回头天晚上投宿的客栈，这就是有名的“倒流三十里”。

嘉陵江流经川中丘陵区，仿佛一幅流动的画卷。流经青居镇时，嘉陵江在镇东面的上码头折向西，再往南，再北上，环绕二十平方公里的牛肚坝之后，又回到镇西面的下码头，形成了 359 度曲流。

其实，在地貌学中，曲流又称河曲、蛇曲，意指迂回的河床或河道。河流很难保持直线，而一当发生弯曲，就会越来越弯曲。因为流水对凹岸不断冲刷侵蚀，而凸岸泥沙沉积，于是凹岸越凹、凸岸愈凸，最终形成曲流。

当河曲极度发展时就切穿曲流颈，裁弯取直，遗留下曲流核形成孤立的丘陵，这种丘陵被称为离堆山，当年，颜真卿被贬蓬州（今仪陇县大寅镇）任长史时，经过苍溪见到城北白鹤山不与周围的山相连，于是称之为“离堆山”；后来，他游历新政（现为仪陇县新县城驻地），发现镇后锅头山也不与众山连接，遂刻石作《鲜于氏离堆记》。后经考证，嘉陵江上，从陕西宁强县到四川南充之间，共有 2 8 座离堆山，青居曲流的烟山，就是其中的一座。烟山曾为水关要塞，留下淳佑故城等历史遗址。伫立烟山，青居曲流的完美身姿一览无余。一个同行的朋友说，俯瞰嘉陵江曲流，舒缓而来，遇山而变，顺势曲折，百转而去，仿佛在大地随意划上的一道弧形。

去曲流的路上，还真还听见了与青居曲流有关的传说。据传，数千年前，在丘陵的青山绿水间，住着紫桃、白梨、香李三个漂亮的姑娘，能歌善舞，精通诗画和剑术。而烟山上的青龙寺里，盘踞着西海龙王的儿子九曲，每逢三月天，当地人必须献上一名童女，否则，九曲不呼天雨，大地因此干涸。有一年，九曲看上了紫桃、白梨、香李，而当地百姓不愿将这三个姑娘送入虎口，于是整个青居没了水源。随后，三个姑娘与九曲在烟山上昼夜厮杀……没了水，九曲回天无力，死后，挣扎的龙尾变成 Ω 字形的曲流。

“岸上一袋烟，河中走一天”，从上码头到下码头，直线距离就一袋烟功夫；可是，沿着河道走，却要走上整整一天。所以，四川大学教授艾南山看了曲流之后，甚喜，“嘉陵曲流甲天下，青居曲流甲嘉陵”。

回到南充，去逛了逛文化路，我曾在这条路上客居过五年。如今，路还在，依旧是老城区内最宽阔的路，但当年所住的小楼已没了踪影。

我把人生一段好时光留在了这里，是为了追梦。追梦的路不平坦，仿佛如曲流。

椰树颂曲

对于椰树，我更倾心这样一个传说：黎族部落遭遇外敌入侵之日，一时间杀声四起，黎王率部落人英勇作战，却被内奸冷箭射杀，他的头颅被割了下来，悬挂于木桩之上。这是给敌人进攻的信号！潮水般的敌人攻进黎

寨，木桩之上，悬挂着的黎王头怒发冲冠，见此，敌人乱箭齐射，木桩却不断升高，千万支乱箭无一射中，这奇异景象让敌人魂飞魄散，这才保全了黎族部落。后来，木桩变成椰树，黎王头变成椰子，射在木桩上的乱箭变成椰叶……传说，就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后来，黎族人家家户户都种椰树，为的是感恩黎王。青年男女结婚时，要共同种两棵椰树，是祷告，也是祈福。小孩满月时，父母也要种两棵椰树，祈愿孩子像椰树一样，迎风而立，茁壮成长。

在风高浪急的海南岛，在海水湛蓝的海南岛，两千多年前的时候，椰树，是海边的异树，汉代朝廷也为之称奇，《南越笔玩》可以作证："琼州多椰，昔在汉成帝时椰子席，见重于世。"而在随后的时光里，椰树，竟然成了海南岛鲜活的生命景象：蓝天白沙的海边，椰树亭亭玉立，犹如一根根南天柱，直指云霄；台风狂卷时，即使椰叶乱飞，也不肯折腰；她满腔慈爱，润泽人间，椰子水清凉可口。苏东坡被谪迁海南岛时，很快爱上了椰树，特别爱喝椰汁，"美酒生林不待仪"，一代文豪怎么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欢喜。更动人的是，当年琼崖纵队的将士们曾用这椰子水代替葡萄糖水注入伤员的静脉以维持生命。椰树，见证了风云变幻年代里的跌宕风雨和海南岛人民最终的命运。

如今被海水和椰影包围的海南岛，椰树早已成林。海滨、公园、道路两边，到处都有椰子树的绿荫。据说，海南岛的椰子树在南、北两地各有不同，北部的椰子树枝干较粗而矮，而南部的椰子树则细而高；东海岸的椰子树长得比西海岸要好一些，特别是从文昌到崖县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郁郁苍苍的椰林，无边无际，蔚为壮观。一遍又一遍飞越椰林的海鸟，高一声低一声为千年椰树喊魂，这魂啊，飘散在漫长的生命岁月里——在征服新出现的海岛时，椰子无疑是最早的拓荒者，无论她来自南美洲，还是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椰子漂洋过海，漂呀漂，终于漂进了海南岛，并一头扎进这岛上的沙土里，就在这安家落户吧，不再漂了，再也不漂了。

上天无疑是偏爱海南岛的，有湛蓝的天空，还有湛蓝的海水，更有了一把把绿绒大伞般的椰子树，渲染着浓郁的热带风情。然而，这幅风情画里也折射出早年的岛上风云——越王勾践的后人早先上岛，繁衍出黎族部落；多年后，擅弓箭的苗人奉命围剿海岛，一场战争下来，活着的苗兵也乐不思蜀，选择了临海而居；而那些在海上专门从事商贸的回族人，从波斯湾做生意回国途中上岛休憩，也决定再也不走了……时光荏苒，椰风海韵的海南岛也免不了乱云飞渡，喋血与抗争，毁灭与重建，一个温润灵动的海岛穿越千年而来。如今，椰子树葳蕤海岛。海风吹拂，椰影婆娑，海南岛有了椰岛之名，海口有了椰城之实。

然而，千年之前的海南岛就是一座蛮荒之岛，它就像一把利剑，从汉代开始就给文人闪过一道道寒光，海南岛成为最早的流放地。当时的海南，尚属未开化的域外之地，光是天涯海角的流离，就足以让人惶恐。那时的椰风海韵，在寂静的夜晚，安抚过不少谪贬南荒的文人。"一去一千里，千之千不还。"这是大唐丞相李德裕被贬海南岛时，面对浩瀚大海的喟叹。这些被流放在千里之外的文人，无论先前有多么显赫，一路风尘颠簸到了天涯海角，那颗高傲的心早已疲惫，眼睛也布满云翳，满目的他乡景致，消解了以往的潇洒与风流。然而，让他们由绝望转为惊喜的是，登上这座岛屿后，看见了高高低低的椰子树，满眼绿意。他们在晨昏之间，仔细观察着这迥异中州的南国风物，写景咏物，寄寓人生意绪。"玉房九霄露，碧叶四时春。不及涂林果，移根随汉臣。"唐代诗人沈佺期的《题椰子树》写得情切切。李德裕也写过椰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然而，写出椰树之美的仍然要数海南岛本土诗人丘濬，"千树椰椰食素封，穹林遥望碧重重。腾空直上龙腰细，映日轻摇凤尾松。山雨来时青霭合，火云张外翠荫浓。醉来笑吸琼浆味，不数仙家五粒松。"这诗中有画，挺拔的椰树直插云霄，树干宛若龙腰，阳光之下，

椰叶犹如斑斓的凤尾，在海风中摇曳生辉。海南四面环海，境内又多山，依山傍海的椰林常被不期而至的山雨所光顾。每当山雨来袭，雨水横扫椰林，雾霭蒸腾，而椰林任凭雨骤风狂，傲然挺立，只有柔长的椰叶随风飘舞，声如天籁。晴天之时，穿行在椰林中，浓密的翠荫隔绝了炎炎烈日，铺就一地碎影，给人阵阵清凉。

背井离乡，就有了乡愁。尚不能断言，中国人的乡愁就在海南岛凝聚而成。而对于流放到海南岛的文人来说，故乡，就是那一树槐花，一片麦田或稻田，是蛐蛐的鸣叫，抑或是蓬勃的青草以及青草上的露珠……一些记忆终究会被虚化，但一些情感却很美好地留在心中。心灵的憩园，无疑只有童年的故乡才能给予……可以想见的是，那些被贬海岛的文人生活在这座椰林环抱的海岛上，心境已换，人生态度自然要改变。这些文人无疑是智者，他们体验过世态炎凉，较之先前更理性，也更睿智。在大海身边的日子，他们站在椰树下，看潮起潮落，看世事、看人情、看兴衰成败……所有这一切，成就了他们在海岛之上的人生思考，并演绎成诗文流传世间。他们的言谈，也悄然影响着身边的人，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象，甚至在他们离开海岛之后，仍然会薪火相传。单说四川人苏东坡，盛名时期被贬海南岛，他失落过，甚至绝望过，而这座岛屿却接纳了这一束北宋文坛最耀眼的光芒，当地百姓为他修建了茅屋，也就是这茅屋，让海南的文明进程一扫阴霾。苏东坡将茅屋取名为“桄榔庵”，并在此吟诗作文，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一时间，茅屋内书声琅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真真地融入了海南岛。“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苏东坡想的是，故乡在自己心里，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以至于后来，他说：“海南万里真我乡”。直到被重新召唤，苏东坡扶病北归，他走了，一个文明的盛世已豁然开启，海南岛从此人文鼎盛。

海南岛的椰树，定然有两种映像，一种是自然的景象，椰在高处，顶天立地，台风吹不倒，暴雨冲不走；椰树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椰果未成熟时，为嫩绿色，成熟后，即成了木黄色；而椰子汁，可吃可饮，属世间美味。人间烟火里，百姓和椰树相伴相生，自得其乐。椰林中的海南岛，好一幅温润可人的画卷。而另一种映像则属于历史烟云，那是战争年代的硝烟，在海南岛的椰林中四处飘飞。一九三一年五月，万泉河畔一个小山村里，一百多个穷苦的农家女，勇敢地拿起枪，组建了红色娘子军，她们为琼崖革命立下不朽功勋，动人的故事至今仍在传唱。抗战期间，椰林是战场，琼崖纵队的将士们转移到每一个村庄时，椰子也成为他们解渴充饥之物，更有甚者，乡亲们还将椰子壳手工雕刻成椰子碗送给将士们，让他们随身携带上战场杀敌……椰树，不仅给将士们带去了营养，而她那百折不挠的性格也给了将士们极大的鼓舞与激励。而且，一棵棵椰树，就好像一个个可亲可敬的乡亲们，一直在身边激励将士们争取赢得更大的胜利。奋斗就有牺牲，牺牲者的白骨，在海南岛的版图上留下过永久的震撼。

在海南岛流连的那些时光，蓦然回首，总是与椰树的身影相遇。新绿与翠绿，是椰树的色彩，也是春的色彩，更是年轮的印记。那一天，我在三亚看椰树，坐在亚龙湾的海滩上，我特地买来一个椰子，并用刀挑开一个洞，一边用吸管悠然地吸着甜美的椰汁，一边感受着椰风海韵与碧浪青天。然后，微闭双眼，我分明看见远古的黎王身披铠甲，穿山跨海，打马而来……这动人的情景兀地惊醒了我，那穿越海山的身影已不见踪迹，眼前却是一片葱郁的椰林。于是，心里萌发诸多疑问。站起身来，我去问了当地卖椰人，他告诉我：椰树也开花，她的花开在树的顶端，每开一次花，每结一次果，椰树就长高一点。海风为什么吹不倒椰树？有一次，台风过后，我在海边看到一棵小椰树，它的根已被台风吹得几乎全裸露在沙滩上，树身仍然屹立不倒，仔细一看，椰树原来有一个巨大的根系，这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才会笑傲苍穹。从满眼绿意到满目雄浑，要穿越多少海浪才能

抵达最后的归途。椰树的一生，就是以如此崇高的目标在生长、在奉献、在爱。“一生辛苦为谁好，永驻民间百姓亲。”今夕是何年，椰树也争春。椰在高处，心在低处。见证过战乱流离，也见证过悲欢与放纵，椰树，最终回归的仍是那片静谧与安宁。如此的镜像才是人间最美好的，诗人海涅说：“在那边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蜜幸福的梦。”

想西湖

一盒西湖龙井茶自杭州来。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泡茶。这一天，我用成都的水泡上从杭州飘来的叶子，时光在眼前跟着阳光悄然溜走，绿叶在水中随意翻飞，看见清的水变成茶的绿，我突然有些想西湖了。

西湖在杭州。杭州在江南，多雨的江南，多水的江南。去了杭州，自然要去看看念了很久的西湖。

走过解放路，一汪碧波便扑面而来，西湖景致向我徐徐拉开帷幕，远山层峦叠嶂，静谧空朦。集贤亭旁，荷叶田田，花影摇曳。

那时是六月，六月的太阳似一根根金针撒在了湖面上，光芒耀眼。进了湖畔，风是炽热的，风里飘荡着荷叶的清香。看着湖面，碧波透着幽蓝，那幽蓝不经意地闪现。当时，如果你拧紧我的眉毛，必定会拧出几滴碧绿。其实，我很看重湖水的蓝，可身边却盈满了绿，碧绿的湖水，翠绿的柳树，还有草地以及堤上的桃树。一路上也有红的、紫的、粉红的花朵恣意绽放，更是装扮了湖滨的路。

身边有诗人吕宾一边走一边唱：“西湖的水，我的泪，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没去西湖前，他就在微信朋友圈内嚷嚷开了，“要去西湖找白素贞”，赚了不少赞。景大姐来过西湖好多次，却怎么也看不够这里的风景，一个劲鼓动一行人多走走多看看，无论汗湿衣衫或者步履蹒跚。

六月的西湖，画舫点点，游船飘曳。尽管湖中溽热，但不少游客联袂登上画舫，前往湖的中心观盛景。西湖边，垂柳随风飘飞，如西湖女子，含情脉脉，不胜娇羞。进了“柳浪闻莺”，看见当年帝王享受的御花园已变成普通百姓的大乐园。湖滨公园里，柳色青青，莺鸣婉转；一路与我相遇的，有垂柳、狮柳、醉柳、浣沙柳等特色柳树。一不留神，就来到了“百鸟天堂”，看鸟高飞，心旌摇荡。伫立大草坪，草色遥连西湖碧波、青山，与柳岸、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如画的美景中，一群群中老年人聚集在一起，或跳轻盈的交谊舞，或拉二胡曲，或引吭高歌，表演者很认真，听众们很陶醉，欢乐又和谐。

迂回前行，汗如雨下，小憩于长廊，坐看西湖水波，一浪接一浪，拍打在岸边。饮水止渴后，继续观景，前面就是“断桥残雪”，西湖又一美景，只是在夏日，看不见残雪，但断桥之美，美在与之相关的传说。走在断桥上，仿佛看见了当年白娘子与许仙在桥上相遇相识、借伞定情的旧日图景。站在断桥上远眺，吕宾终于诗兴大发，吟诗一首：“故人千里访前缘，烈日当空碧水间，笑问娘子何处是，断桥旁边说许仙。”笑谈之间，西湖美景尽收眼底——东有“吴山天风”，西望“苏堤春晓”，北看“宝石流霞”，南观“雷峰夕照”。

过了断桥，再向前走就是白堤。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官，经常漫步白堤，并留下诗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并在杭州兴水利，建石涵，疏浚六井，拓西湖；后人怀念这位地方官，将白沙堤改名为白堤。白堤横亘湖上，将西湖分为外湖和里湖，并将孤山和北山连在一起。眼前的白堤内层是垂柳，外层是碧桃，远看如锦带。春天来时，微风扑面，春意盎然。旧日里，白堤用白沙铺地，如今已铺成柏油路，六月里，白堤上鲜花盛放，绚烂多彩。一首有关西湖和白堤的回文诗，灵动而饶有趣味：“西湖柳浪逐莺啼，浪逐莺啼晓白堤。堤白晓啼莺逐浪，啼莺逐浪柳湖西。”

热浪之下，观赏西湖之景止于白堤。折回身来，进了湖边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西湖龙井茶，馆内有空调，顿觉凉爽快意，等到湿透的衣衫渐干，那杯茶也泡出了绿意。

脊梁——2018年第3期5月16日修改.indd 141 2018/5/16 上午10:21

品杯中绿茶，尝春的味道。再次出门，在楼上看西湖，湖山胜景如图画般舒展开来，风情万种。傍晚时分，西湖的路上仍有游人流连忘返，我一步一回头，与西湖作别，再次眺望雷峰塔，无论心有多静，也没能听见南屏晚钟。

风景因人而生动，人因风景而宁静。我回想起晚香亭上那副对联："风月无边信是湖山著意，园林有幸只缘翰墨多情。"湖光山色是自然美，亭台楼阁是人文美，只要成了风景，就要有懂它的人。多情的西湖，宽容而多元；长眠在她身边的，不仅有岳飞、于谦、秋瑾等民族英雄，还有落草梁山的武松、沦落风尘的苏小小。事实上，雷峰塔是吴越国王为供奉佛祖舍利而修建，但雷峰塔压着的，是为了追求真爱的白娘子的传说。传说可以超越历史和现实。去过西湖的人，都能从西湖读出内心的故事。

千百年风吹雨打，西湖把苍茫世事尽收水中，荡涤，揉碎，化成最肥沃的土壤滋养湖边的杨柳，密匝匝的柳荫遮不住黄莺鸟儿动人的歌唱。那晶莹剔透的鸟鸣，萦绕在清晨和黄昏，寻觅知音。

回到成都，回到千山万岭的重围中，聆听岷江水的回响。偌大一个西湖，令我百转千回。从历史的脉络里，我渐渐找到了成都与杭州的心灵密码。成都是天府，杭州是天堂，两座城镶嵌着相似的历史画面——岳王庙的精忠报国，武侯祠的鞠躬尽瘁；当我们感叹杭州的苏小小时，自然会想起成都的薛涛；当我们传诵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时，也会联想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甜蜜爱情；当我们朗读杭州附近的绍兴人陆游赞叹成都的诗句时，就不得不想起成都附近的眉山人苏东坡在杭州留下的苏堤。

苏堤。历史的苏堤，不朽的苏堤。苏东坡三十六岁便到杭州，致力西湖的疏浚。不久后被调离，直到五十四岁再次回到杭州，这才圆了他的梦。遥想苏东坡当年，撤葑田，建石塔，将疏浚出的淤泥在西湖中修筑长堤，堤上又建石桥，遍植芙蓉、杨柳和花草，呈现出"六桥烟柳"的景色。后来，西湖长堤改名苏堤。

杭州的朋友逗我说，一过寒冬，西湖碧波如镜，映照山色与塔影，苏堤杨柳夹岸，艳桃灼灼。我真有些坐不住了，多想跟着苏东坡的脚步去苏堤走一走。苏堤的落叶下面一定还有他的屐印与足音。三十三岁便离开四川却再也没回去过的苏东坡，对故乡和与西湖的情意孰轻孰重？他在杭州不仅有苏堤，还有不少动人的诗句。梦里依稀思故乡，他也曾写过"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的诗句，以此思念久违的故乡。

清明过后是端午，中秋节后再重九。春去春又回，西湖仍在梦里，断桥有残雪，平湖观秋月，雷峰夕照令人醉，南屏晚钟声声脆，更有雷峰塔下的白娘子，她与许仙的爱痛彻人间，"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悠远。"我在长江头，想念西湖水。时光相册里，西湖的黄莺鸟儿媚我在暮春，荷叶田田迷我在仲夏……

后来才知道，西湖早已添新景，在竹茂林密的风篁岭上，有泉名龙井，泉水清澈甘冽，醉了不少好茶之人，"龙井问茶"，如此动听的名字，好像是为我而取。

陈兆平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报告文学散见在《青年文学》《天涯》《广州文艺》《星星》《脊梁》等文学期刊报刊发。出版有散文诗集《第一支情歌》《依然的烛话》，长篇纪实文学《不屈的脊梁—四川抗震救灾纪事》，长篇报告文学《洁白的哈达》（与人合著）、《冰的冷血的热》，长篇纪实文学《星星点灯—四川500千伏变电站蝶变之美》。获"路遥青年文学奖"。供职于四川电力检修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红颜

黎晓阳

一

父亲来成都过春节，带来了小静的死讯。加上几年前去世的芳芳，童年时代的两位伙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从小一起在小镇成长，陪伴笑闹，之后又考学出来，各自在大城市孤独打拼。家人的期望刚刚有了些收获的苗头，生命却在这个时刻戛然而止，对她们已不年轻的父母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现在我想起小静，马上就能回到那个傍晚。除了我和她，还有小钢、锋哥、苏美和爽娃的傍晚。我们没有赶上从县城回小镇的直达车，于是只好一段一段地坐短途车回家，如果客车抛下我们，就去追赶拖拉机或者三轮车，恳求司机们载我们一程。一点一点朝家的方向前行。直到遇上那位满脸凶巴巴的中巴车司机，他找了个回家吃饭的理由，把我们丢在了邻近一个叫做“人和”的小镇上。

天色渐晚，公路上的尘土正在缓缓下沉，归于平静。这里没有城市里的夜生活，村镇的夜晚来得很早，人们早早地睡下，微风吹不动路边的竹林，却能带来几分凉意。十多公里的路程摆在脚下，这并没有吓到这群从小顽劣跑跳的孩子，只有小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一路上，锋哥领着我们大声聊天、放声唱歌，拿着在河边折断的芦苇雄赳赳气昂昂的朝前迈进。锋哥和苏美姐比我们高一年级，年龄也大一些，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我说起与班主任的斗智斗勇，大家放声大笑。声音传到河对岸，飘了一阵，在黑黢黢的小山头里隐去了。后来，天彻底黑了下来，我们没有手电筒，更没有手机电话，成为了一队失联的乡村学生。

走了一个多小时，声音小了下去，我们没有了插科打诨的兴致。只有坚持走下去的残存体力。大家沉默着，独自对抗着饥饿、干渴和脚板的酸痛。鞋底摩擦着尘土和石块，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混杂着几分胆怯和疲累，心脏怦怦地敲打着胸口。锋哥打头，爽娃垫后，我和小钢陪着中间的小静和苏美。

小静一直默默地走着，我们聊天时她不说话也不笑，但也没有停下来休息或者掉队。偶尔看到路旁房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对我们就是莫大的慰藉。小静的齐肩短发服服帖帖，保持着形状。她抿紧了双唇，不发一言地坚持着。锋哥半开玩笑地说大家轮流背她，被她轻声拒绝。

我无法忘记抵达时，校门口灰暗的灯火下，守望的父母们眼睛里闪烁的亮光。那一刻，我们回应了父母的关切，内心充盈着兴奋和豪迈，就像一群打鬼子凯旋归来的童子军。

我们吵嚷着告别，跟随着父母各自回家，大口吃掉母亲重新蒸热的红烧肉，蹭几口父亲的啤酒。小静则不发一言，笑一笑，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中。

按照时髦的说法，小静就是那位“别人家的孩子”。每当我在外面疯跑打闹，被父亲提着耳朵领回家，一顿臭骂之外，总会加上一句：“你看看人家小静，每天都安安静静的呆在家学习，哪像你一样成天不落屋？”这些话算是无效甚至有副作用的情绪性教育，因为它丝毫不会影响我第二天继续与伙伴们在操场或是废弃的磨房里打仗、捉迷藏，直

到忘记时间被父亲教育。它们唯一的作用，是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关于小静的神秘种子。

我们的父母都是乡镇教师，所以这群孩子从小在学校里长大。在闭塞的小镇，我们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是读高中考大学，不然，按照父亲的原话："镇上的二流子队伍又多了一个。"虽然我们对"成功"是什么尚无概念，但对二流子的厌恶和抗拒却早成习惯。在小镇上，没有出路的青年，最终都会被熟悉的流氓们带坏。欺行霸市、偷鸡摸狗，在赶集的日子欺负老弱农民，强买强卖他们的鸡鸭；或是拦住外地货车抢夺过路费。平日里便在小街上游荡行走，与开朗任性行为不端的女生打闹厮混。

虽然隐隐有些羡慕他们的潇洒，但在教师家庭成长起来的人，对非主流生活有着本能的抗拒。小镇偏远粗莽，但学校还是神圣的场所。二流子们再嚣张，也不敢到校园里来放肆。

而小静，则是与之对立的极端。在我们这群孩子心中，她就像一个无法企及的。炎热又漫长的暑假，我们成天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呼啸着跑过空旷的操场。吹着风扇吃西瓜打扑克，或是在夕阳西沉时冲向河边，扑通扑通跳下水，感受酷暑中难得的清凉。小静永远不会跟我们厮混，偶尔透过她家的大门，看到她从卧室走向厨房，端坐在饭桌旁看电视剧。当她出现时，大家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放缓呼吸。如果当年有"女神"这个定义，我会毫不犹豫的将之冠在小静头上。

二

而芳芳却又与小静截然不同，她比我略大一点，但却低我们几个年级。不同于莉莉姐两姊妹因为成绩差没考上高中，芳芳甚至还没等到考试，年轻的生命便骤然终止。

芳芳拥有着率真的男孩子个性，记忆中，我们时常凑在小钢家，美其名曰写作业，其实是打闹嬉戏，耗费仿佛没有尽头的少年时光。而我们的母亲们就在楼上芳芳家中打麻将。许多次我都因为出言刺激被芳芳追着满地跑。她从小发育得早，身高力气大。不过孩子的打闹总是过后即忘。有一次她和爽娃打架，从学校外的荒地里一路打回来，她把爽娃一把推到了水田中，爽娃满身泥污，嚎叫着扑过来，想把她也拖下水。但是污泥拖柱了他的脚步，芳芳从狭窄坎坷的土埂上轻盈跳跃，步伐之迅捷令我们叹为观止。

有趣的是，小静一直保持着齐肩短发，而活跃的芳芳却总是一头长发，为了方便她总是编成辫子，这也成为打架时的一大破绽。我多次试图通过抓紧她的发辫来牵制全身，但每每因为实力悬殊太大被她瞬时压制。

同为女生，我们把小静当作神秘的异性偶像，同时把芳芳当作朋友和哥们儿。我们甚至根本无法从她身上察觉到一丝异性之间的吸引或排斥。她也大大咧咧不当回事，与我们成天玩闹，凭借着身材优势，虽然没有锋哥和苏美姐那样的威望，但依然可以把我们几位小孩镇得服服帖帖。

莉莉姐却又有着另外的风格，她是我们精神上的大姐大，区别于锋哥和苏美在主流道路上的引领，莉莉的豪迈带着社会色彩和江湖义气。少年时的豪爽多情有着明显的刻意和做作。她曾为了表达愤怒，把课桌上的一堆书推到地面；初中时，也曾经带领着我们庆祝生日，在一个捡来后冲洗干净的蛋糕盒底盘上，挂起小摊上买来的塑料珠串和玻璃耳环，点燃照明用的白色蜡烛。然后我们一人拿着一支冰棍，为她合唱一遍中文一遍英文的生日歌。

在敞亮开阔的教室里，我们蹲坐在破败的木头桌椅上。夏天的风穿过锈蚀的铁质窗栏吹进来，吹动了莉莉姐身上简单的无袖布衫。我将咬下的冰块放进了小钢的领口。生日宴会就这样演变成了冰棍大战。

可以说，是莉莉姐对我进行了文艺启蒙。她热爱唱歌与表演，每次文艺活动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不断哼唱着最流行的歌曲。她坐在床沿上，我坐在比她矮一点的小板凳上，一起学唱时髦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刻意拉长尾音制造出沧桑的效果。还有《九妹》《大

花轿》，兴致来了便站着，用书卷成话筒的形状对天高歌。小平房的外面是篮球架和乒乓台，旁边是蒸饭的煤炉和烟囱，在暑假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的歌声在自由回荡。

莉莉姐的开朗任性招惹来了学校外面的坏孩子，她开始和他们交往、玩闹，躲在厕所外的竹林里抽烟，或是跑到小河边喝酒。我始终相信莉莉姐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但在身为教师的父母们看来，这已经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莉莉姐与她同样活泼的妹妹从此便被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因为考试成绩差，莉莉两姊妹曾经被她们严厉的母亲关在门内，跪在沙发前，一边被大声斥骂一边被用毛衣针鞭打，话语中包含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你看看隔壁的小静，还有小耳朵，都比你们考得好!”一不小心，我也成了被学习和推崇的榜样。可是听到这些，我的内心没有任何快乐与满足。原来，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有时也充满着苦涩。

三

后来我们上了高中，浑浑噩噩的少年时光仓促收尾。在县城的高中封闭式学习，是小镇少年挤入城市、获得尊重的唯一出路。对当时的我来说，初中三年的拼搏换来了高中的敲门砖，只能背水一战，不然就要前功尽弃。

重点高中每天的安排从早上六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基本是半军事化管理，没有出行的自由。每周有半天时间整理内务，每个月放假两天回家休整，那次徒步回家就是发生在某次月假。而我与伙伴们的接触也骤然减少了许多。但考上重点高中已是颇大的荣耀，我们崇拜着锋哥这位先行者，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大半个暑假，我都赖在锋哥家中，追问高中校园里的种种细节，以及把他的 BEYOND 卡带听了无数遍。

高二时，小静也考入了高中，她的教室就在楼下，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即便同车回家，也顶多打声招呼，然后便一路沉默。爽娃与她有些亲戚关系，另外她还有一位与我们陌生的表哥，他们时常一起接触和玩耍，把圆桌摆在屋外吃一顿热闹的家宴。透过大门看到他们的欢乐，偶尔我的心中还会生出几分妒意。

高中三年，仅有一次较长的接触。她有事未能回家，所以她的母亲托我将装着衣服和食物的背包带到县城。

我提着沉甸甸的包，下楼找到小静的教室。在门口探视了一圈，没看到她。我请坐在门边的同学帮忙通知下，他站起来大吼一声，才看到小静从遥远的角落站起来。我等着她走出来，把包递给她，她轻声说了句谢谢。我点点头，一时语塞。教室内有好事者从窗边打探，不过看到我的形象便扫了兴，但这依然增加了我的紧张。

她准备掉头回去时，我咳了一声。

“那个，阿姨让你自己去买裤子。”

“要得。”

“要纯棉的，其他的不好。”

“我晓得了，谢谢。”

她笑着说，我便瞬间垮塌下来。僵直的双腿转眼又软得似乎站不住，挤出来的笑估计比哭还难看，脸上的红晕直到走上楼才开始消散。

从迷糊的少年时代进入紧张规律的高中生活，这其中似乎并没有缓冲。为了考上大学，我们没有运动、没有玩乐、没有社交，有的只是不断发育却始终处于饥饿的身体，以及一节又一节的课程自习，一本接一本的模拟习题。

也是在某次月假回家时，才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芳芳去世的消息。在这之前，我目睹过她被一只老鼠咬伤的场景。她点着蜡烛，独自走下楼，准备与我们在小钢家一起“做作业”。我和小钢在屋内听到她的叫声，赶紧跑出去。没有路灯的楼道一片漆黑，直到大人们闹闹嚷嚷赶来，才看见她歪倒在楼梯的侧面。她刚刚走下楼梯，便看到一直硕大的老鼠从角落冲出来，她叫了一声，不曾想老鼠也受到惊吓，竟然咬了她一口，然后迅速逃窜。她痛得歪倒在地，蜡烛也被摔灭。

她的左脚上出现了老鼠咬出的伤口，幸

好并无大碍。我们将她搀扶起来，试着走几步，并未把脚踝扭伤。她的母亲叫她回家擦些药酒消毒，她却只想同我们玩耍，于是擦药酒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和小钢。

也许正是这次疏忽，导致了老鼠的病毒染进了她的身体。过后的某天下午，她给年迈的爷爷说有些腹痛，要在床上躺一会儿。爷爷出门同一群老头下象棋，中途想起她，走回来看，才发现她已经面色乌青、人事不省。赶紧将她的父母叫回来，又慌乱的通知医生，可是一切都晚了。一位刚刚还鲜活生动的少女，就这样突然离开了人世。

在未来的时间里想起这些，一方面会觉得场景恍惚，人生如同梦境般不真实；一方面也会对刻板的学习生活产生几分厌恶。读书是我们当时的唯一目标，除此之外的一切杂念和情绪都要被禁止。芳芳的死讯就像一条国际新闻那样被父亲提及，然后再无下文。唯一能与她的死亡有关的记忆，是我离家的那个上午，看到对面的房顶上丢满了芳芳的衣服，就像她的短暂人生，在众人的围观中被遗弃，然后遗忘。与此相伴的则只有隐约传来的，她母亲长久的悲泣。

莉莉姐的生活同样只存在于父母的口头转述中，她没有考上高中，而是读了一个职业学校。这在教师的语境中就是混日子的同义词。莉莉姐热情开朗、交友广阔，对比起傻气羞涩的我，这本应是她的优势。但在封闭原始的小镇思维中，这并不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抽烟、喝酒、与坏孩子做朋友，热爱表现，这都严重违背了“好学生”的准则。所以她早早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这并非肉眼可见，但从教师们的闲谈、眼神和笑声，不仅大人，稍经人事的我们也已大概掌握。

职业学校后，莉莉姐的人生开始模糊不清。有过两段婚姻，名义上开办幼儿园，但许多猜测都与此大相径庭。之后的某次会面，她继续衣着张扬、口若悬河，我才发现尽管都是从家乡的那条小河出发，流向广阔的城市。但最初的细小分岔，此刻却已成为相距遥远的两条洪流。那时年少的我们还是涓涓溪水，在近处相伴成长，大不了她比我淌得快一些。二十年后，我们都变成了各自的大河，彼此之间却已隔着无数大山，少年时的赤诚坦荡、心无挂碍再也无法重现了。

她的妹妹小娟因为继续在家读书，倒是与我有了更多的接触，她有着与姐姐相似的开朗，但言语之间多了些谨慎与克制。圆圆鼻子安放在黑黑的脸上，时常笑起来。

长大了些，便不像小时候那样天天串门疯跑，与爽娃、锋哥他们也不再厮混，似乎有了各自的生活。于是，我便时常到对门的小娟家看电视、打游戏、吃西瓜，给她讲县城和高中的趣事。

“我们来打牌吧，我晓得一种两个人可以玩的方法。”

我们翻箱倒柜，凑齐了一副扑克。可是茶几上油腻，卧室的书桌比较窄，又没有两把木头椅子。于是我们坐在了床上，叠好的被子正好作为放扑克牌的小桌。

我们开始专心的玩“十点半”，后来觉得规则太复杂，换成了“接火车”。赢牌的人可以选择一个惩罚让输家承受。我运气不好，总是输牌，一会被打手心、刮鼻子，一会又跑下床去钻桌子，对着窗外大叫。我的窘态逗得小娟咯咯咯笑个不停。正当我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准备翻盘时，我的母亲进来了。

在这之前，我多次和莉莉姐、芳芳、锋哥在他们的家中单独玩耍，每次母亲都站在门外唤我回家，我答应一声她便转身离开，我再慢央央的道别往回走。

但这一次，母亲火气很大，站在床边，怒目而视道：“快点回去了！”然后一动不动的盯着我下床、穿鞋、出门，她像一位刚刚抓捕嫌疑犯的称职女警，跟在我后面走出来。如此反常的表现搞得我发懵。

再接触到小静，已经是在高考之后。那次会面却让她的神圣形象瞬间崩塌。高考终于完成了，如我般穷苦学生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检验。高中是人生最拼命、最艰难的三年，至于能否改变命运，只有等待上天的安排。父亲专程赶到县城，在表舅家为我做饭，陪我度过了考试的几天。然后，我陪着父母到附近的紫竹公园游玩散心。

紫竹公园里有浪漫飘逸的紫竹观音，可是一堆破旧拙劣的人工造型环绕着它。父母缓慢的步行，聊着家长里短。我却只想像只鸟儿那样自由地飞起来。于是便一个人冲到前面，四处乱窜。

就在我从一座观音塑像后面的小斜坡俯冲下去，再绕过塑像一跃而下时，我看到了小静，以及她身边那位清秀高朗的男生。他们也呆呆地望着我，就像在深山里突然看到了一只猴子。

我很快镇静下来，笑起来："小静，是你啊？"

她没有说话，也没有笑，而是招手示意我过去，与此同时那位男生朝旁边走开了。

"小耳朵，你们考完了？"

"嗯。终于考完了。"

"那个人，是我同学。"她失去了往日的淡定。

"哦，我晓得。"

"你答应我一件事。"我们的脸离得很近，她盯着我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

"什么？"

"不要给任何人说在这里看到过我。你爸妈也不能说，他们会和我爸说的。"

"嗯，我没看到过你。我走啦。"

我朝前走，忍住不扭头去打量那位男生。

"你考得怎么样？以后到北京去读大学！"她在背后说。

我僵直着脑袋，没有回头。而是举起手挥一挥表示回应。

这个秘密会在我的心底烂掉，我想，带着几分悲壮和决绝。

几天之后的饭桌上，我同父母谈起了大学生活。从生活费到吃饭洗衣服，然后说到了谈恋爱。

"你要先认真读书，自己能挣钱了再找女朋友，没有经济基础，不要考虑这些。"

"就是！不要像小静那样，高中就找男朋友，这样早恋还怎么考大学？"

之后父母的训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一边嗯嗯啊啊地应付着父母，我仔细回顾搜索了前几天的所有场景和对白，确定自己没有泄露一丝消息。那么很明显，小静最后在公园里碰上了我的父母。为此，我暗暗自责。为何当时竟然没有告知小静，导致她在享受爱情的同时，忘记了避人耳目。

"早恋"与"坏孩子""差生"等等标签有着相似的威力，可以迅速毁掉一个孩子的形象和成绩。小静失去了往日的口碑，迅速地成为父母们口中的反面教材。这加重了她的封闭和低调。她的母亲为此关上门狠狠地教训了她，过后几日，我在墙外隐约听见了她的抽泣声。

再后来，大家上了大学，锋哥去了浙江，小钢在西安，我则到了成都。伙伴们几乎失去了联系，偶尔放假碰上锋哥、苏美姐，寒暄之后便不知该说什么。小时候的游戏机、卡带、录像厅正在被电脑和网络代替，加上长大后的矜持，以及爱好、生活的差别，大家已逐渐没有了共同话题。之后甚至连暑假我也不想回家，独自在校园里看书游走，也比在家无所事事的强。一日，父亲在电话中告诉了我小静的 QQ 号，说这是她父亲叮嘱，工作后孩子们要加强联系。

那时，她刚刚从专科学校毕业，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城市打拼，骤然面对社会生活的精彩与复杂，柔弱如她一定会感到惶恐不安，需要一些旧日朋友们的支持和安慰。我在学校食堂后面的小网吧，加了她的 QQ，可她的头像却是灰色的，也许是工作很忙吧。我发了条文字信息过去，当作打招呼。第二天再登录，看到她发了回复过来，但还是不在线的状态。

某天打开 QQ，看到了她的头像闪烁着，有新的留言。

"感觉每天好忙好累，我真的很笨，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学都学不会。"，然后是一个哭泣的表情。

"你怎么可能笨？你是我们的榜样啊！小学你那么会朗读，我却话都说不清楚。刚工作肯定有些困难，但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现在就是想早点工作磨炼一下自己，还要向你学习。"

隔了两分钟，她居然回复了。

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具体的话题和内容早已忘怀，但我终于从网络上，看到那个活泼机灵的小静。

“我该做饭了，你也去吃饭吧。”

“好的。再见，你好好照顾自己。”

“嗯，我会的，你也要越来越好。我们都看好你。”

“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啊？”

“小耳朵，我是说真的。你是一个骄傲的男生，而且你有值得骄傲的本钱。肯定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你而骄傲。”

这便是小静留给我的最终印象，那也是我最接近她内心的一次交谈。看到那段话时，我几乎可以透过屏幕看到她笃定的眼神，微笑而真诚的脸。

父亲简单的说起了小静的死讯，在我的追问下才透露出一些听来的讯息。突然而至的消息让整个家庭陷入黑暗。她的母亲先是昏倒，然后在家里以泪洗面好多天。她的父亲赶到她工作的城市处理后事，之后回到学校，以沉默应对所有的探询。透露出的死因是被破窗而入的歹徒杀害，坊间捕风捉影的猜测一直没有间断。从此以后，校园中几乎看不到小静父母的身影。

我记得他们当初快乐开朗的样子，她的父亲是一位幽默积极的男人，除了上课，他还去县城批各种小商品，在赶集的时候叫卖赚钱。然而现在她的母亲仿佛被直接摧毁，平日低落的穿过操场去上课，面色阴郁、不发一言，笑声更不可能有。就像人生从日光和煦瞬间进入了霜雪冰冻。

与他们一同消沉的还有芳芳的父母，那位身穿破洞背心，在夏日的风中漫步大笑的男人；那位总是召集妇女们到家里打麻将，真诚热情心直口快的女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孤独悲伤的老年夫妻，一个愁云惨淡的失独家庭。

伙伴们长大了，父母们的话题也都从自己的生活变成了汇报孩子们的动态，但都会有意识地避开小静和芳芳的父母，而每当话题开启，莉莉姐的父母也会悄然走开。小静的父母收养了一位十四岁的小女孩，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知道这仅是一个临时的精神安慰。当我回乡再见到他们时，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何种表情和语气，才不会触碰到他们内心无法弥合的伤痛。

锋哥、小钢、苏美姐和我都留在了读书的城市里工作，结婚生子、定居下来。爽娃回到了县城做医生。莉莉姐和小娟去了海南三亚，在微信上，莉莉姐说：“很羡慕你离家那么近，你知道大家对我的看法，我不可能再回去了。”

我们都不可能再回去了。

黎晓阳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唐小月

回望灵魂的寓所

蒋　新

那是家。我的家。

家，不单要有遮风挡雨的房子，更要有根、有温度和有故事。这样的房子，或者屋，才是上苍为灵魂安排的贴心住所。现代人玩命似的追求房子，却很难达到家给予的收藏高度。我常仰望城市林立的高楼乱想，现代都市人完全成了无土栽培的植物，花絮般在空中飘着，忙碌着，穿梭着，拥挤着。房子一旦离开不能减少的根须、温度和故事，就成了财富侵住的标签和忙碌喘息的驿站。

人的浮躁是不是与大面积失去接地气的房子有关，我怀念接地气的房子和有故事的寓所。

——回家路上

一

去年五一节刚过，二弟在电话里讲，房子要拆，要不要回来看看？

要拆的是极为普通的两间平房。

平房不是我的老家，老家在以陶瓷琉璃闻名于世的博山城里。那套很小很旧又十分中规中矩的青砖黑瓦四合院，早在城市改造的第一轮大拆迁中，就与那条窄窄长长的胡同和为胡同拴着的所有院子，一起“樯橹灰飞烟灭”了。而今的平房是栖身生活的第二个家——五龙煤矿的两间职工家属宿舍。

宿舍当然不新也不大，但绝对不老。掰指头算来，至多有六十年的房龄，与立在不远处的蒲松龄故居比起来，只能算个十分遥远的小晚辈。屋顶上的红瓦，属于第三代，虽早已褪去那层绒毛直刺的耀眼铅华，仍如同“尚能饭否”的老将廉颇，依旧在房顶上接风纳雪，任骤雨敲打平仄，毫不逊色地把硬硬的胸膛裸露给星月和太阳。

平房子的房龄虽然不及老家房子有年岁，但对我来说，这里就是舍不掉、忘不了、抹不去的幸福老家，它藏着我们太多的故事，留着幼稚与成熟、高兴与沮丧、快乐与愤懑的各种版本和各样脚印。

第一次踏进这房子时，父亲还不到四十岁，他生命定格在八十三岁，在这里度过了四十三年光阴，应了那句话：献了青春献终身，把生命的热量炼成句号，毫无保留地划在这里。我在老家只待了六年，上学、工作、娶妻成家等一系列人生大事都在这远离闹市的偏僻宿舍完成。两间平平常常的宿舍，遮挡庇护着我们一家挺过人生的一大半。尽管我和姐弟们在二十岁之前都鸟一般羽毛丰满，去行走自己的天下，但两间简陋的房子，如同一切鸟们的老窝，温度一直在绵延着渗透着，直立在我们生活的前头。

现在，平房要拆了，又面临躲不开的“樯橹灰飞烟灭”，面对收藏温度、历经沧桑的老屋，留恋的情感顿时从藏在心尖尖的地方跳出来，如门前起伏的山坡和崖下汩汩吹泡的狼泉，清澈纤细又简朴敦厚地鼓荡在记忆长河里，成为身体的骨骼和流淌的血液。

然而，平房的确有些老了，那个刺眼的白色“拆”字，已经毫不客气地霸占在房头山墙上，压得排排叠起的青砖从此不能自由

呼吸。

曾经守候在房头上的石磨、石碾，粗粗的水泥电线杆，还有窜过房顶数丈高的三棵大杨树已经不知去向，任那个拆字独自在太阳下耀武扬威。

六十年堆起的时光终于失败在一个拆字上。

房子终于被挂上了一个“老”字，以“棚户”的名义迎接火红的“拆迁时代”。即将涅槃的房子，似乎知道将要发生的故事，她卓然不语，像得道高僧，闪烁着独有的万千气象和独有风韵，在风里，在雨里，在雪里，更矗立在我心里。

二

说真的，我们曾经盼着拆这两间老房子，渴望划在别人房子上的那个很有诱惑力的“拆”字，能够早一天醒目地划在老屋的墙上。因为这片宿舍坐落在被矿工戏称为“三太地”（太偏、太旧、太窄巴）的“狼泉洼”孤岛上。

太偏。宿舍区的东、南两边都被蜿蜒的梯田和山坡友好地包围着，像郁达夫笔下的那座无名岛，带着工业化的粗糙痕迹矗立在粗拉拉的田野间。这片整个乡镇最靠东南的居住地，不但开门见山，而且出门行走必须爬山，山成了天天的感受和离不开的体味尴尬。

太旧。20 世纪 50 年代盖起的这片房子，带着那个时代急促跃进和“大会战”的特色痕迹——节省和简陋。墙用立砖垒砌，中间空空，这屋说话声音一大，隔壁就能听得清清楚楚；地仅仅被平整过夯实过，裸露着原始的土色地貌，时间一久，地就被脚磨出一层大大小小的疙瘩，硬硬的如同被装饰上的排排铆钉。粗粗的木梁上面，铺着黄黄的苇箔，苇箔上躺着泥巴和红色大瓦，细小的泥巴蛋儿常挣扎出苇箔的阻拦，炸开在被褥家具上，或者开玩笑似的落在你的头上。

太小。每户两间住房加一后来改造扩建的厨屋，依然不到五十平方米，这样大小的房子，用现在的标准划成分，百分之百属于蜗居。窄巴、拥挤、破旧之类的标签，自然而然会成为首先享受政府住房补助的广告词，列在棚户区改造的前列。

说也奇怪，这太偏太旧太小的两间房子却让我们感到无比喜爱，它不仅留给我们太多的欢喜和难以割舍的时光记忆，还有一直在体内燃烧和循环不息的热烈温度。

三

进入孤岛，有段三四百米长、能开汽车的土大道。大道像河，刀似的将宿舍切割在两侧。大道功能特别丰富，除了行车、走人，还是孩子们追逐玩耍的乐园，大人们聊天下棋唱戏跳舞的舞台。夜幕降临，舞曲一响，飞尘与飞蛾就被热闹的音乐瞬间鼓动起来，黄灿灿的路灯里诞生出许多莫奈的画和徐志摩的诗。

这段让我萌生过无数次感动的大道，并没有引来汽车的青睐。自从有了出租车后，的车司机一听往五龙煤矿第四宿舍，态度好点的，皱皱眉头叹口气，无可奈何地颠簸一趟。态度差点或者脾气犟点的，干脆麻利一口回绝，即使加钱也不去碾唱颤音丰满的音乐带。这儿除了两个卖烟卖油盐酱醋的小卖部，没有商店，别说扯布买衣裳，就是买菜买点心

也要走出这段爬上爬下的山坡，穿过乡村，穿过马路，才能把手中捏着的钱换来自己需要的东西。

宿舍还有两条从北面和西面进出的小路。小路呈蟒状，蜿蜒窄长，一条在房前，一条在屋后，起伏穿行。行走在小路上，脚下就演奏出吱吱咯咯的声响，轻轻浅浅的，宛如邓丽君的小夜曲。夜曲的声响来自那些燃烧过的煤屑和炉渣，煤屑煤渣的生命并没有因燃烧过热烈过而戛然终止，而是在窄小的地方继续快乐着，与亲近它的脚们车轮们产生强烈共鸣，踢踏出可以驱赶孤寂享受宁静的小音乐。每一条铺煤屑炉渣的路都是这样，在透明的空间展现让你感动的风格。

这里的路从来没有名字，也没有人提议给它们起名字挂牌子，似乎它们也不需要。没有名字的路在房前屋后自由延伸，没有人在无名的路上迷路和失踪，也没有酿出吓人的各种交通事故。

无名或许就是一种高度，抑或别有风味的洒脱。

四

老房给我许多切身体验，比如什么叫“惊诧”，什么叫“沮丧”。记得刚刚踏进这两间宿舍的时候，这些本来看着玩的书本词汇，忽然有了真切的生命，直立在眼前。山坡、坟丘、土路、庄稼，蛇、蚯蚓、蝎子、蛤蟆、黑蜘蛛……儿时没有见过的这些东西，电影似的幻化在眼里和脚下。各种直觉、各样感官顿时丰富立体，有了可以骄傲的现场感。在疑惑单纯的感觉模板上，瞬间明白什么叫原始，什么叫荒凉，而且有了“害怕是从哪里来的”真实答案。

害怕挡不住现实利益的诱惑。看到高爽的房子，心境立刻转移出柳暗花明般的敞亮。房子尽管如孩童笔下的简笔画，毕竟比城里老家的小北屋宽绰多了。老家的房子名义上叫两间，但每间屋只能放一张不能超过一米二宽的床，两米的长度还要墙顶着墙，墙被挤兑得没有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隙。这里，每间房子则能放进两张床，床之间还能塞上母亲那张笨重的嫁妆桌子，喜欢摆弄笔墨的老爸终于有了能够平心静气写字的地儿。有了床，我们就不用打地铺，不用去亲朋邻居家里借宿，一切都不用了。粗糙简陋的宿舍让父母松开了紧绷着的眉头，我们也不用为睡觉去争地方和吵架。管他外边是山是坡是闹市还是什么，只要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大大方方摊在属于自己的床上睡觉就行。让鼾声快乐地打吧，长短高低的节奏，不用再去掩饰，面对刺愣愣的苇箔，让鼾声去自由跌宕和冲浪。那种让呼噜声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感觉油然而生，如同挂在天际的星星，幸福与快乐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

呼噜的音符从此不再动摇。

五

房子窄巴，房前则有个弥补窄巴的敞亮院子。院子是由房前作为通道的空地逐步演变过来的。不知谁先摸着石头过河，在门前通道上大胆割出一片，种出了自己喜欢的蔬菜、麦子或豆秧。这做法没人宣传和推广，一夜之间像水似的蔓延开来，家家户户的门前无一例外有了让人兴奋的“自留地”。

为防止蔬菜粮食被鸡鸭啄食和被人有意无意践踏，又不知谁先做起来，在一户人家和一户之间用秫秸或者棘针树枝隔离开来，再在通道的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处同样插上秫秸树枝，于是矿工宿舍的房前窗下，有了散发农家风味的庄稼地和菜园子。时代倡导的工农结合在这里得到紧密而欢喜的实践，宽大的行走空地自然被挤成只能过自行车的诗行甬道。

被开发出的“窗下自留地”十分给力，巴掌大的地儿一季能收三四十斤小麦，我们终于在那个不富裕的年代狼吞虎咽到原始馒头的滋味，那香喷喷的滋味至今仍飘在嘴边，什么也替代不去。我曾信马由缰地想，那滋味是被岁月焊接在嘴上的，那永远的舌尖味道是恪守底部的第一滋味，成为支撑所有滋

味的坚实基础，风吹不走，雷震不倒，水冲不掉。嘴上的底部滋味，最原始也最结实，最香也最让人留恋，那里面很纯净，没有味精鸡精，没有三聚氰胺，没有贪嗔痴慢，没有想入非非，也没有见异思迁和来回折腾的按揭买卖。

没有添加剂、增白剂、苏丹红，不用眼花缭乱的生抽老抽和防腐剂遮盖的原始之味，有着潜龙般的意志力和渗透力，成为凝聚于舌尖上的食物之根。

以后只要跟着空气哼唱“把根留住”，嘴里立刻滋润出曾经咀嚼过的味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煤矿在离城区很近的地方接二连三新建了几个宿舍群，每次分房父亲都可以优先去选择，可他每次都毫无例外地选择放弃。父亲“咬定青山不放松”，说不走就不走，让极想离开这山旮旯的我们十分无奈。他放弃和反驳我们的理由可以化简为一句话：“这里有山有泉空气好，那里有没有？”

我们猜测，老爸除了恋山恋泉恋空气，肯定还有我们猜不出的其他原因。奇怪的是，折磨他二十多年的恼人眼疾，因常年走山路喝狼泉水，竟奇迹般痊愈了。一幢房子四户，前后十余幢房子的邻居，除了马叔退休后去齐鲁石化跟儿子居住外，都与我父母一样，坚守在这片开门见山出门爬山的地方。

孤岛不孤。

六

老房子的传说在时光里不停地产生和延续。

父亲按照他人指点，在入户门上方的墙上，挂上一面很不起眼的鸭蛋镜子，据说有防邪驱恶的功能。那面镜子常常把阳光反射到对面墙上或者院子里的树上，反射出的那个点很白很亮，跟着太阳悄没声息地转悠和扫射。我想，白点到达的范围可能就是镜子的防御范围，不让那些邪毛鬼祟以及歪的邪的臭的钻进这片狭小的天地。镜子哨兵般挂在那里，年复一年地把最耀眼最无私的太阳光借过来洒出去，如同孙悟空用金箍棒画出的如意圈，给生活在煤炭灰尘中的家带来许多平静的勇敢和大胆。

12岁那年，我一个人在家劈柴，无意中发现镜子反射的南墙根下，有一簇不起眼的新土从花盆下冒出来。我想，白露不是种东西的季节，母亲不可能把丝瓜种、南瓜种早早地丢在土里（留着用来刷碗的丝瓜瓤还挂在干秧上呢）。是不是老鼠在作怪？一想到老鼠，似乎看见老鼠尖尖的嘴巴，颤动的胡须，还有那双狡猾贼亮的眼睛。可是，那天没有发现老鼠。常常出没在院子和屋里，把门槛都咬出一个大洞的老鼠此时不知躲藏到哪里了。

只有那撮土在那里诱惑我。

南墙根是母亲的养殖地，用捡来的旧砖垒起一道踢脚线样的护栏，里面种些丝瓜南瓜，还有薄荷辣椒类的小植物。我轻轻地挪开花盆，拨弄着白点反射的那层土。土似乎刚睡醒，松松软软的。扒拉到一尺深的地方，有片水泥袋子纸调皮地露出来。我把那片土黄色水泥袋子慢慢牵出来，提心吊胆地打开，一尊豆青色的玉石弥勒佛像坐在水泥袋子上，挺着大肚子笑眯眯地看着我。先是惊喜，接着又有些害怕。这佛像是我家的吗？怎么没见过？似乎也没听父母讲过。如果不是，怎么会跑到我们院子里来，出现在花盆覆盖的土里？

我一直忐忑焦急地等待。等待把平时很短的时间拉得很长。太阳终于在等待里落下山头，干临时工的母亲也终于在等待里推开了家门。她看到我捧着的那尊弥勒佛像，眼睛里立即泛出我意想不到的惊悚之光，一把夺过去藏在身后，关上门小声质问：“小祖宗，怎么弄出来的？你不怕挂牌游街啊！”

“挂牌游街”的威力很大，我立刻被镇在那里不动。

房后的邢叔和房前的王大爷已经带着高帽和牌子来游了好几次街。房前的邻居，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曾隔三岔五挺胸进来，要父亲交代问题。父亲只是煤矿上的一个科员，

资历老点而已，有啥问题交待？为了防止造反派们抓住资历找碴儿，出现抄家游街哭泣之类的意外，父母便把姥姥留给舅舅、舅舅又让母亲保管的这尊弥勒佛像，还有父亲送给母亲的一枚金戒指分别藏进了土里和炭窝里，让土和炭去担当守卫的责任。没想到刚埋下三天，佛像就被我发现了。

我不知轻重地跟母亲开玩笑："没事，有它保护呢。"我指指挂在门楣上面的镜子。母亲没理我的茬，扔下废炮线编制的菜篮子，抱着佛像径直到里屋去了。晚上又悄没声息地把佛像藏到了炭窝里。

那晚，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黑色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浓烈着。

没有融化的黑色，成为埋藏希望的最好时间。

七

父亲送给母亲的金镏子（戒指），在房子里莫名其妙失踪了。

那金镏子是怎么没的，母亲至今只能含含糊糊描述个大概。担惊受怕的日子渐行渐远，一切都逐渐归于平静。娘便把藏在炭窝里的那枚金镏子取出来放在衣橱里，夜晚悄悄地拿出来瞅瞅。有次父亲看过后说，还是找个地方放起来吧，免得孩子们找衣服弄丢了。母亲按父亲所说，把那枚戒指放到一个空雪花膏瓶里，在里屋的门后挖了个坑，然后将雪花膏瓶子埋在那个不易被发现的小坑里。这事神不知鬼不觉，只有父母知道。之后，家境年年往上提升，父母合议该整修整修房间的地了。在这之前，已经装修了屋顶，漂亮的彩纸宿棚将刺眼的苇箔，调皮的泥巴粒儿拦截在宿棚之外。房间的地则一直延伸着原始的土色，弄上点水或带上点雪，地就潮乎乎地拧成粘脚的泥巴。父母决定超越邻居用砖铺的地，要一次到位，铺水泥的——走在平整光滑的水泥地上，该是多爽的感觉啊。

五一节，休息的空儿，垒墙铺地的师傅们把里外两间、还有经过改造可以住人的大厨房全部铺得平平整整的。改变了地，房子顿时有了乌鸦变凤凰的色彩。

过了几天，父母在欣赏光滑惬意的水泥地时，忽然想起那个装金镏子的雪花膏瓶子。心急火燎的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忙用火柱捣开里屋门后的水泥地，使劲往下掏，十公分，没有；二十公分，没有；再掏，依旧没有。母亲急了，三番五次去垃圾场寻找，看是不是丢那里了，结果也没有。父亲曾很策略地询问姐夫和弟弟见没见过雪花膏瓶子。大家感到很奇怪，回答当然没有。雪花膏瓶子哪儿去了呢？母亲开始怀疑自己老了，不记事了，是不是记错地方了。后来，大家知道雪花膏瓶子里的秘密，也都很惋惜。可是，充满寄托的雪花膏瓶子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不放弃地又找了若干年，也没有发现雪花膏瓶子的踪迹。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着急上火也是没有了。二姐为了安慰娘，买来一枚金戒指送给母亲。母亲说，那金镏子是你爸半生心血积攒下来的，咋说走就走了呢，是不是我们不担这份财呀。

母亲对这枚金镏子很珍爱，找不到真爱的东西，像许多耄耋老人一样，从不说丢了没了之类不吉利的词汇，而是说走了。

用走了的民间方式宽慰自己，也在宽慰我们。以至母亲九十岁以后再说起这事，就有了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和蒙在故事上的神秘色彩。

八

父母或许接受了丢戒指这一揪心的教训，不再把那尊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像藏在衣橱里，而是勇敢地供在改做卧室的厨屋里，恭恭敬敬摆放在座钟的上面。佛像有半个胶东馒头大，雕刻得相当精美，在我见到的弥勒佛像中，不管瓷的铜的玉的，感觉那是最亲最近最慈祥最耐品的一尊。母亲每天擦桌子的时候，都很精心地擦一遍，拂去上面看见或者看不见的飞尘。弥勒佛天天都干干净净地坐在那里，挺着那个可爱的大肚子端坐在那里，永远慈祥，永远微笑地望着这个家，对着进进出出老屋的人。有时回家遇上烦心的事儿，

不经意对接到弥勒佛放出来的笑，烦心竟然转移得不知去向。

然而，这尊全家人都喜欢的佛像，竟也没了，说得准确些，是被收破烂的人在2002年悄悄偷走的。

大概早上九点十点的样子，两个收破烂的男子推开虚掩的大门，走进院子。那天父亲被邻居请去写对联和记账，忙结婚喜事去了，只有母亲在窗下戴着花镜摘菜。年逾八十的母亲眼神不好，听到院子里有动静，便问："谁呀？"娘以为大弟弟或者大姐来了，他们的家离这里不远，几乎天天过来看看。母亲话音刚落，两个破烂男已经竖在了母亲面前。

"你们是谁呀？干啥的？"母亲瞅着问。

瘦高个破烂男笑嘻嘻地回答："收破烂的，大娘，您有东西要卖吗？"

那人介绍自己："大娘，你忘了，我们上个礼拜来收过旧报纸和纸箱子。"

说话的功夫，母亲也辨别出这有些熟悉的声音了。

破烂王指着迎门摆在厨屋的老式桌子问母亲："大娘，桌子老掉牙了，卖了换张新的吧。"

娘说："就那点老东西了，留着给孩子存个想头，不卖不卖。"娘对他们印象不好，一边说一边让他们出去。

估计就在母亲转身开门的刹那，中等个破烂男将桌子上的那尊佛像偷掖起来，带出了这个与我们同住半世纪的老屋。

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忽然发现端坐在座钟上面的佛像不见了，着急想，早上还擦呢，咋不见了？又怀疑自己是不是放错了地方。

挨到父亲午饭后回来，坐卧不安的母亲急忙把弥勒佛像被偷的原委告诉了他。父亲埋怨几句后说："别再烦气了，没了就没了吧，佛像到哪里也是佛像。"

我以为父母这次会骂那两个人，骂骂多痛快呀，可是父母除了抱怨自己粗心外，依然没说一句让我们惊讶兴奋的粗鲁话。他们为什么不骂不抱怨呢？房前屋后邻居闹矛盾，经常在房头指着跳着骂，那些翻滚刺耳的"骂词"，蹦蹦跳跳的从来不重样。我遗憾父母不骂人，也遗憾他们不让我们学打架学骂人，以至以后恼了气了，忍不了压不住了，至多跑到没人的地方扯开嗓子使劲叫喊，跟自己的嗓子较劲。我感觉少年时代缺少骂人这一课，使美丽的少年时代不完整。

那年后，我常利用周末到附近的古玩市场转悠，期盼能够找到丢失的佛像。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到济南、潍坊、青州的古玩市场去寻找，依然没有发现那尊可亲可爱的佛像。

时间推走了若干个春夏秋冬，弥勒佛像的豆青色彩和大肚能容的笑盈盈面容不但没有被推走，反而被久远的怀念打磨得格外明朗，清晰地矗立在看不见的空间视野里。

记忆这东西很怪，该消磨的消磨，该暗淡的暗淡，该留住的留住，取舍很难为自己所左右。

我早已不再恨那两个收破烂的男子，只希望他们在高兴快乐和生活滋润的同时，不要给别人带来着急、怨恨和遗憾——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高兴不长久。据说，从那以后，宿舍区再也没有人见到那一高一矮的破烂男。

九

过年除了多吃东西吃好东西，让鞭炮放出攒了一年的激情兴奋外，没有特别离奇的故事，但有让心花升腾的耀眼灯笼。

灯笼是父亲的心爱之物，腊月三十准高高挑起，挂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

灯笼像父亲手里握着的铁锹，期盼用灯笼的光来垒砌"新桃换旧符"。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家境逐渐转好。家境好、心情也自然好的父亲开始玩灯笼。高挑起来的四角六楞玻璃宫灯，将黑黢黢的夜融化出一方朦胧迷人的天地，简陋的院子里顿时飞来大观园的妩媚味道，给响亮热闹的年增添许多渴望和不一样的遐想。

灯笼的影子在地下摆来摆去，忽闪出许多跳跃的图案，使本来睡在屋内窗户上的蟹爪兰也瞪起惺忪的眼。煤矿宿舍的院子里有了闪烁的灯笼，立刻使黢黑粗犷的煤矿标志

连接起灯笼最盛的贞观大唐。

灯笼光让院子朦胧，也给立在墙角的铁锹罩上一层柔和的纱。煤矿人家似乎离不开铁镐铁锹之类的工具，没有这些家什的人家似乎不配做煤矿人。但是，立着的铁锹曾是父亲告诫我们的历史说辞："这锹是给下井挖煤的人准备的，如果念不好书、就不了业，将来只能去井下弄锹。"

父亲对煤对锹都有文字挖不透的深情感，用炭粉做煤球的时候，常常将藏在炭粉里的煤块拿在手里瞅，分辨是大山炭，还是小山炭；是井下的七行炭还是九行炭。他瞅煤的专注样子，极像画鼻烟壶的艺人。然而，他不希望我们"子承父业"，希望我们去选择煤矿以外的任何行业。究竟为什么？我们猜不出。有时看他眺望远处的煤矸山，眼神里常常释放出迷蒙的尘雾。父亲心里一定藏有自己的缘由，我曾几次试探询问，询问的结果都以失败而画上好奇的句号。

那晚做梦，放出去的"钻天猴"在梦里变成一把一把井下采煤用的大铁锹，铁锹明晃晃的，在空中飞舞着旋转着，宛如一道一道极强的光束在眼前扫来扫去。然后，箭似的飞到梦里，惊醒一看，方知房前屋后的鞭炮又在黎明前集中释放。

很少到井下舞锹的父亲，却收集了十几把大大小小的铁锹，用铁锹和煤球，用铁锹整理院子花草，用铁锹修补墙皮地面……铁锹成为他晚年不离手的"老伙计"。握笔杆子的手上，留下一朵一朵让铁锹磨出的茧花。

我被煤感动，被锹感动，也被父亲每年挑起的大灯笼感动。因为，没有锹，就挖不出煤；没有煤，就没有电；没有电，就没有光。没有光的照亮和光的热闹，年就为黢黑的夜毫不客气地捆绑着统治着憋屈着。特别在这远离闹区城市的偏僻之地，特别是那些天天与黑色煤井打交道的矿工，过年如果离开了耀眼的光，他们一年的祈盼可能就无处安放。

点起灯，不管是电的，蜡烛的，抑或是煤油的，火把的，他们的心就会像手里攥着的煤一样，燃烧出超越二锅头的无穷热烈和粗犷的醉意诗行。

每一户矿工家都会因了灯光的照射，置换出只有与煤共舞的人才有的无边欢喜与别样生活。

灯笼与大铁锹就这么相得益彰地交织在一起。

有时我想，书本里那些清高的寂寞，美丽的苍凉和神话般的孤独，尽管有别人参不透赶不上的高度，有时也因为缺少对铁锹的抚摸和灯光的照射。

没有成为"煤二代"的我，却十分钟情铿锵有力的铁锹，因为有了铁锹的存在和昂扬，光与电的伟大才把过年的魅力上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父亲习惯在过年时节瞅瞅老屋的墙，敲打敲打青色渐淡的砖，好像在看老屋年轮里留下的风霜，测测看不见的深浅印痕。有时还下意识对着墙捋捋自己的斑白头发。阳光照射的砖与手抚摸的灰白发色，在稳重的指缝里调和出一幅只可意会的时光图。

十

人与房子都在对方的感觉里成长。

成长的子女永远是父母关注的焦点，焦点毫不动摇地站在他们的心尖尖上，像立在海面上的灯柱子，在那里不停闪烁。

望着父母日渐增多的白发和皱纹胡思乱想，如果没有我们兄弟姐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舍弃热闹的城里和体面的老家到这里领略山风野景，生活肯定会舒坦些自在些；父亲也可能得不了把一个物体看成俩的眼疾，让自己痛苦几十年。母亲的手指也许不会弯曲得伸不开。他们的风景里会省略许多奔波，减少许多辛苦，不用捏着铅笔头记流水账，天天扳着手指算计一个月的工资怎么花。有了子女，身边的确多了被称作天伦的热闹，也跑满了无休止的吵闹、忧愁、担心与挂记。上山下乡，就业，下岗，买房子，按揭贷款，人与时代酿造的各样"在现场"的鲜明痕迹，无一例外在他们身上刻下年轮似的烙印。

家长的生命轨迹因为子女被完全改写。

我的目光停留在那个油漆斑驳的老木箱

上。木箱沧桑，同样收藏着无法更改的沧桑故事。我一直记得箱子底层那件带驼绒领子的棉大衣。在大姐下乡第二年的秋天，母亲为了不让在郊城下乡的大姐挨冻，连夜缝制寄去的。这件衣服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最好的一件衣服，里子、面子、棉花全是新的，这件曾经让我羡慕过、被称作“三表新”的大衣，凝结着父母许多复杂的情感。大姐下乡，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那时她已经18岁，在煤矿工作了两个年头。可是，为了推动矿上的上山下乡，领导让做具体事情的父亲带头，而且隔三岔五到我家动员。父母曾经以咬破指头写血书的诚实表态，等老二（二姐）初中毕业，一定第一个报名，老大（大姐）已经上班了，家里又困难，是不是不去？父母的诚实没有一点力量，解释自然也如风吹过。

大姐最终辞掉工作，成为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同样成为煤矿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职职工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父亲呢？也借故下放劳动，去了离家百里外的南山采石场，一干就是五年。

父母对大姐好像总有愧疚在心里。这种愧疚常常闪现在他们的举止里。那件曾经时髦过的衣服，虽早已老掉了牙，也不会再有人穿，可是，父母依然像收藏宝贝似的收藏着，既不送人，也不卖掉，每年春天都要拿出来晒太阳，整理干净叠整齐，再放回油漆斑驳的木箱里。

带孩子，送礼物，给红包，父母把能够做到的都拿来给大姐的孩子，似乎想通过这点点滴滴，来赎自己的历史愧疚。可是，父母有什么愧疚呢？即使有愧疚，这愧疚是父母自己酿造的吗？

父母，子女，一代一代流传不息。在时代碾过的历史车痕里，家庭的流传就被浓缩为一出被忽略被省略的连续剧。而历史的每一段，都少不了这些曾经被忽略者省略者的付出，情感的，物质的，道义的，甚至生命的。

我似乎知道父亲为什么不让我们选择煤矿这一职业了。

十一

梧桐。樱花。石榴。三棵树比翼上长，叠出一片立体景色。

我不清楚父母为什么在院子里种下这不同气质不同风格不同作用的三棵树，也可能什么意义也没有，随手栽上而已。

我盯视这些不卑不亢自由自在摇曳的树，窜叶子的时候窜叶子，开花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候结果，在二十四节气里依风顺雨，道法自然，哗啦无忧，把应该释放的颜色风采，一点不少地在蓝天白云下展现。

再看看即将“樯橹灰飞烟灭”的房子，忽然从那熟悉的砖瓦墙缝和根基石上，闪现出我从未发现的精神遗传，在老之将至的坚定神态里，竟在“逝者如斯夫”的鼓荡山风里，升腾出凤凰涅槃的炽热火焰。火焰的力量迅速扩大，在我的视觉里瞬间蓬勃开来，幻化为超越一切华屋大厦的壮美景象。

我真的很感激其貌不扬的简陋房子和房子周围的一切，不仅挡风遮雨，抚慰我们安心睡觉打呼噜，此时更像一位镇定自若的智者，谦逊而亲切地指点我去解读收藏在砖瓦里绿树上的无形文字，体味大道至简、顺其自然的生命力量。

挂在墙上的镜子，立在墙边的土窝、炭窝，母亲栽花种菜的小乐园，脚下交叉排列的黑砖红砖，无不闪烁着朴实和永远不会消失的温度。这温度在全身渐渐漫延开来，融化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从骨骼到血液，从肌肤到内脏，从躯体到灵魂。

我把老房子给予的时光温度紧紧地收藏在怀里。

蒋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新华文摘》《散文》《散文选刊》《读者》《散文百家》《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供职于山东淄博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藏地密语

陈　戈

白云

白云升远岫，摇曳入晴空。

——唐·焦郁

我认得你。打我从闷热得像只密不透风的铁罐子的成都开车出来，你就一直跟着我，在我头顶上晃悠。

一路向西，已经在我身后的成都，天气比婴儿的脸变得还快。早餐时还是灰蒙蒙的天空，才吃到一半，乌云便堆积得比棉花被还厚实。一阵风刮来，棉花被扭成了麻花，接着隆隆的雷声就落了地。雨点不甘示弱，抢先比雷声更急地落在地上，噼里啪啦把街道上干燥的灰尘打出一个个坑来。只是这雨下得再大，成都的空气依然闷热无比，雨化成水汽，蒸发出地表的热气，成都从铁罐子转变成巨大的蒸笼，蒸得我大汗淋漓。

我知道，你在成都不屑于与那些毫无色彩、浑身灰不拉基的乌云为伍。于是，你和我逃出来的狼狈样子差不多，携带着一身成都街头的灰尘，满脸的灰头灰脑。不过，我和你的心情却截然不同。我的目标是川藏线，想早一点领略高原上五彩缤纷的风景和从珠穆朗玛雪山之巅吹拂过来的凛冽寒风。那一句中国最美的景观大道，已经让我整个夏天想入非非，不能自拔。我的心早就不在成都，不管赵雷吟唱的玉林路有多么令人缠绵的故事，也不顾弥漫在成都街头的火锅有多么吸引我的肠胃，我的心像射出去的箭，笔直地向着高原奔去。而你，似乎并不急着去高原，只是懒洋洋地跟在我后面，看着狼狈不堪的我，一副似笑非笑的调侃模样。

老司机们都知道，318川藏线道路凶险，非常难开，所以你一路上抱着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想看到我在川藏线上疲以奔命的狼狈相。我猜到了你的想法，但是你好像错了。

从康定出发，我轻松翻越有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地理分界线之称的折多山。折多，我想你应该知道在藏语中的含义：弯曲。山路弯曲，从山脚往上望去，无数的车辆行进在弯弯曲曲盘旋而上的山路间。山路高耸入云，似乎没有尽头。据说，这条山路到处有塌方，路基布满大坑，而且大货车特别多，车祸也特别多，但是我一路开到了4200米的山口，毫发未损。你失望了吧，我好像瞥到你流露一丝失落的表情。当我站在山口，望着山下曲折山路上如蜗牛蠕动的车辆，感受着清冷的高原之风时，你一袭白衣，没有一点污渍，白得有点耀眼，笑容满面地在远处的山头上望着我。在我看来，你好像刚从澡堂里爬出来，炫耀自己装扮得一尘不染，婀娜多姿。而我，虽然一路风尘仆仆，身旁越野车的轮胎和车身沾满了泥浆，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次西藏直达珠峰之行，我的心灵，肯定能够清洗得如水晶一般洁净。面对着深幽空谷和如黛远山，我毫无畏惧。

高山清谷，远处群山连绵不绝，风在山谷中呼啸着，吹过茂密的树梢，树梢便奏出欢快的沙沙声；吹过裸露的岩石，岩石便响起苍劲的呜呜声。风，高原的风啊，盘旋着向我袭来，裹挟着一丝丝雪山特有的清冽和冷傲，灌满我皮肤中每一个空隙，沁入我每一寸的骨头中。我穿行于大渡河，沿着蜿蜒的河谷，翻越曲折的折多山，终于站在藏区

第一个高原山口，眼眶中已盈满激动的泪水，但我阻止了眼泪在我布满风尘的脸上流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内心柔软的一面，以此回敬你之前对我满是嘲笑的态度。

不得不承认，我之前对你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一直和你怄着气，总觉得你只是一朵没有固定形状、飘忽不定、随风而走的白云而已。你一会着白色一会着灰色衣裳，整天在我头顶晃东晃西，没有一点正经的模样，丝毫不会引起任何人对你侧目，多看你几眼。然而，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会以如此惊艳的姿态，忽然跃入我的眼中。此时，我开车进入新都桥地界，道路两边，是一片连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高原草甸，草甸上分布着数不清的牦牛，远远望去，像一个个黑点散落在草原上。再远一点，是座座起伏的山峦，山峦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绿色植被，山脚下流淌着清澈的河流，在河流和山坡间，点缀着红瓦白墙的藏式民居。我就像闯入一幅巨大的田园山水画，徜徉在其中，迷恋在其中，早就把你抛到九霄云外。但是，车子转过一个小山头，你却迎头撞入我的视野。

那时，心旷神怡的我正以摄影师的角度，评论着眼前这幅田园山水画，有蓝天、绿草、远山、小河、民居、牦牛，青山绿水，生机盎然，美得令人心醉、流连忘返。草甸之上，天空清澈如镜，干净得容不下一丝杂质，紫外线丝毫没有受到阻隔，一路洒向广袤而肥沃的土地。高原的天，蓝得彻底，蓝得刺眼，我们不得不戴上墨镜，抵御强烈的紫外线。

“快，看那里！”裹得严严实实的夫人，指向车窗外面。

车头随着道路转过弯，我抬头，就看见你领着一群白云，列队似的，翩然出现在湛蓝的天空。一丛丛，一簇簇，嫩白如雪，仿佛刚从秸秆上采摘下来的棉花，由远及近，错落有致地挂在蓝色幕布上。偶尔，你会变化成一头大绵羊，用头上的犄角去顶旁边的棉花，那朵棉花便知趣地裂成两瓣。或者，远处的四五朵在我不经意间，忽然合抱一起，幻成一条大鱼，甩甩巨大的尾巴，朵朵白色的棉花球，欢快地向四处飞溅而去。时而，你一个猛子扎入小河，从河面伸出胖乎乎的手，把更多的云拉入河中和你一起嬉戏。时而，你背靠山腰，像调皮的孩子玩累了，伸个懒腰，枕着满山遍野柔软的草地小憩一会。

哈，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心有灵犀。你知道我追求画面的完美，在画中，湛蓝的天空缺少朵朵白云，就像一位少女被蒙上她的双眸，再美的山水也会因为失去灵气和神韵而显得呆滞刻板。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是川藏线缺一不可的元素，所以你在我心里陡升遗憾之际，以华丽的亮相演绎出川藏线上亮丽的风景，安慰我那颗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奔波在高原上的心。的确，眼前这幅画面，就是我在梦中无数次梦到的。她是那么和谐，自然，没有一丝造作，美得无法用词语去修饰，浑然天成，如梦一般呈现在我面前。

在我想到用无数赞美之词来感谢你之前，有个问题跳出我的脑海：你从哪里来，又会到哪里去？你没有解答我的疑惑，只是收敛起漫不经心的姿态，一脸庄重肃穆。我突然明白了，在这片高原雪域，蓝天和白云，雪山和河流，每一块草地，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山峦，都是神圣的，不可以藐视，不可以侵犯。它们在藏人心目就是至高无上的神，神赐予了他们生养所需的一切，藏民对神的崇拜，是对高原千百年来无私恩赐的馈赠。

你也披上一层神的光芒，这层光芒，温暖着我的心，从新都桥、理塘、巴塘、芒康、八宿，一直温暖着，陪伴我到了波密。一路上，你虽然飘忽不定，挤在一堆和你长相相似的云朵里，又常常以各种形状出现在我眼前，但我却一眼就认出你来。每当你出现，我就会对你露出我最灿烂的笑容，因为我无法用更多溢美之词来赞美你，只能以真诚的微笑来表达对你的敬意。

当晚，入住波密，开车劳累一天的我很快进入梦乡。梦中，我枕在一大堆棉花丛中酣睡如泥。你飘到我跟前，摇醒我，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在浩瀚的云海中一眼认出我？

我把我的心印在你雪白的衣服上了。

你低头左看右看，怎么也找不到衣服上的印记，急得满头大汗。我狡黠大笑，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我对你说，因为那个印记，只有我的心才能看到，不管你出现在哪里，我都能把你从白茫茫的云堆中找出来。你是我的云，只属于我的心。

说完，我一头倒在厚厚的棉花中，做了一个美美的梦。梦如丝般缠绕，我融入白云，展翅的飞鹰，在蓝天上飘呀飘，一直飘到拉萨城，又从拉萨飘到珠穆朗玛峰，美得我躲在云端里笑个不停。

神鹰

纵使高原上的风
吹不散
执着的背影
——仓央嘉措

风的手像女人一样，柔若无骨。她从遥远的山谷而来，顺着陡峭的岩壁爬上山顶，像一块柔滑丝绸，紧紧缠绕着我。她伸出那双几乎没有分量的手，温柔地拂起我耳边的羽毛。我的利爪紧紧抓住岩石，俯视着山谷中的一切，冰冷的岩石把大地的力量源源不断传递给我，也把冷酷传递给我的眼神。

从远处看，风紧紧依靠在我耳边，窃窃私语，她的发丝不断撩拨着我的羽毛，像是和我在密谋着什么。事实上，风把远处悬崖峭壁上有几头正在啃食野草的山羊的信息告诉了我，还带来那些羊的气味，证明她没有说谎。她还说，那里有一头刚断奶的小羊，颤颤巍巍的身子还不怎么会爬山，身上的绒毛像刚出土的小草一样鲜嫩。

立在峡谷之巅，我像王者一样威严和孤独，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我的思想，包括在我耳边絮絮叨叨的风。我统治着眼底下这片宽阔的峡谷，两边是千年不化的冰川雪顶，河谷间分布着宽广辽阔的草甸和森林。帕隆藏布江巨大的身躯把草甸一切为二，像极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巨龙，自东向西，缓缓流淌着，朝着它的归宿——雅鲁藏布江奔去。

风是我忠诚的奴仆，每时每刻都会揣测我的心思，琢磨我的喜怒哀乐。这么多年来，她已经熟知我的喜好，我的口味，所以，当她感觉到我血管中的血液像沸腾的火山岩浆一样炙热时，便乖巧地闪到一边，以免被我即将展开的巨大翅膀扫落下悬崖。

从岩石传来的力量在身体里膨胀，岩浆在体内咆哮，我的利爪不安分地在岩石上划出一道道痕迹，当岩浆挤到喉咙口，血脉喷张的我长啸一声，张开巨大的翅膀。转瞬间，我腾空而起，箭一般射入蓝天。

峡谷在我脚下越来越小，帕隆藏布江像条小蛇扭扭曲曲趴在河谷中间，雪山冰川像一条条白色的哈达飘荡在大地之上。我穿过云层，一直飞到可以触碰到无垠的蓝天后，才调转身，收拢翅膀，以比箭快十倍的速度，向着风指引的方向飞去。风陪伴在我身边，她仅仅用一只小羊的气味，就挑起了我的血性，她得意地笑着，发出呜呜的笑声，但我觉得她的笑比哭还难听。她太了解我了，高原上的王者，千百年来，每一天都活在杀戮中，每一天都有一个弱小的生命在我爪下灰飞烟灭。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生来就是冷酷的杀手，来无踪去无影。蓝天是神的天堂，雪山是神的圣殿，我可以在蓝天之下遨游，在雪山之巅自由穿梭，与狂风暴雨搏斗，与冰天雪地鏖战，它们都说我是神的勇士，所以我成了它们心目中的神，一头可以决定生与死、掌握生杀权利的神鹰。

我的啸声刺破云层，响彻整个峡谷。尖利刺耳的啸声携着一股雪山寒冷的杀气，让帕隆藏布江的浪花躲进水下不敢露头，让婆娑摇曳的森林停止发出沙沙声，让峡谷中所有的牦牛跪在草地上停止了啃食，也一定让那几只在峭壁上吃草的山羊，感觉即将到来的恐惧。

我在天上盘旋，像一片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风在乌云的影子里刮起凄惨的旋风，推波助澜，仿佛在宣告末日的到来。渐渐地，乌云逼近了山羊。远处峭壁上，有一大一小两个白点，我锐利

的目光早就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大一点的白点，正焦急向着小白点移动，而小白点，兀自立在原地不动，眼睛盯着脚下一簇新鲜的嫩草，嘴巴一动一动啃得正欢。在峭壁上移动，可不像在平坦的草地上那么容易，锋利的岩石和湿滑的岩壁，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失误，就会让你跌个头破血流，甚至丢掉性命。但这些山羊天生就是攀岩的高手，就像我天生就是杀手猎手一样，它们视峭壁如平地，四只蹄子像吸铁石一样粘在岩石上，比在草地上还平稳。它们以啃食生长在岩石缝隙中、吸取了大地精华的青草为生，因此，它们的肉质十分细嫩和香甜。眼下，那只母山羊，几个跳跃，就离那只小羊不远了。如果让母羊接近小羊，以我多年猎捕的经验，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母羊会带着小羊躲进那些突出的岩石后面，岩石后有许多天然的洞穴，那样就能避开我凌厉的攻势，让我无处下手；或者带着小羊和其他羊群会合，一大群羊挤在一起，很难分清谁大谁小，而且，那些公羊头上的犄角，看上去十分不好惹；最后一招，母羊会大无畏地站在小羊的前面，牺牲自己的身体来换取小羊的重生。

母羊低估了我飞行的速度，它以为自己能够抢在我飞临之前，跑到小羊面前支起保护。在它离小羊还有二三米远的距离，我张开巨大的翅膀，如天神般呼啸而来。翅膀裹挟着狂风，像一把无形的巨手，将母羊紧紧地压在峭壁上，不能动弹。母羊眼睁睁地看着我巨大的身影回转滑行，坚硬的利爪贴着岩石划过峭壁，如死神般擦着它的鼻尖而过，一声长啸，小羊和我的利爪一起，飞向了高空。

我掠过茂密的森林，穿越帕隆藏布江，借助峡谷中流动的气流，向着雪山飞去。抓在巨爪中的小羊，像一团棉花没有一点分量，它没有像往常那些动物一样因害怕而发抖，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巨爪中，这令我十分奇怪。我低头看去，却见小羊正用惊奇的眼光，诧异地看着自己在大地上飞行。眼皮底下这片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峡谷，如展开在大地上的一幅雄厚又沧桑的画卷，有着太多太多让人目不暇接的景致：能够榨出油水来的土地，土地上长满了绿油油吃不完的青草，草地和森林里生活着数不清的动物，帕隆藏布江江面波光粼粼，闪烁着太阳耀眼的光芒。小羊目瞪口呆望着眼前的一切，忘却了恐惧，忘却了胆怯，贪婪地享受着飞翔的乐趣，而把对神鹰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恼羞成怒，准备用我那能够撕裂任何血肉之躯的利喙，去啄瞎这头可恶小羊的眼珠，让它在生命消失之前，就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但是，利喙即将刺破眼珠的瞬间，一切都停止了，我是说，所有的一切，包括我飞舞的羽毛，我扇动的翅膀，我飞行的身体，还有风和气流，山川和流水，一切都定格在那一瞬间，因为，我从小羊的眼睛里看到神的光芒。小羊的眼睛里流光溢彩，清澈的目光比湛蓝的天空还要干净。黑漆漆的眼珠犹如一枚黑色的宝石，闪耀的星光比那太阳的光芒还要明亮。慈祥的眼神中，透露出神灵普度众生才有的微微笑意。啊，那一瞬间，我坚硬冷酷的心被它的目光融化，就像雪山上千年不化的冰川，在阳光的照耀下，化成岩石中一缕缕清澈流淌的泉水，汇聚成山脚下一汪汪甜美沁脾的海子。我的心在迷茫中颤抖，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的天生的杀气在慢慢消散，我从岩石汲取的力量在不断流逝？我无助地感受着身体内发生的变化，失去了力量与杀气的爪子，已承受不住小羊的体重，小羊从我手中挣脱，向着广漠的大地坠落而去。紧接着，失去了力量的翅膀无力支撑我的身体，我缩成一团，像块黑色的石头重重地砸向草原。

石头没有砸中草原，却把我沉沉的梦砸成一地碎片，每一瓣碎片上都有一只在蓝天上孤独飞翔的鹰，执着地寻找着消失的猎物。

窗外，满天的星星挂在伸手可及的夜空，高原上的风轻轻吹过，星星们便一起眨眨眼。我从梦中醒了过来，这才想起，此刻自己身处海拔 4200 米的定日，一座离珠峰最近的县城。凌晨五点的县城，孤零零坐落在高原上，是那么孤独和寂寞，整座静悄悄的县城，只

剩下和夜空中的星星默默无语、遥遥相对，还有一颗无法入睡的心。

海拔

站在5200米的高度
我还是要仰望珠穆朗玛峰
——自言自语

扎西第四次给我杯子里倒满酥油茶了，我心里不好意思，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一次又一次凑近杯子，喝上一口齿颊留香的酥油茶。

扎西眉开眼笑，他一个劲称赞我说："汉人基本喝不惯酥油茶，你居然这么喜欢喝我做的酥油茶，来来，再倒满。"我知道，我喝得越多，越觉得香甜可口，他就越开心。主人招待客人，肯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怎么会嫌弃呢。况且，我刚从5200米的珠峰观景台下来，三杯暖暖的酥油茶下肚，原本昏沉沉的脑袋，立马神清气爽，眼神也恢复了光彩。

木屋中间烧着煤球炉，一根铁皮管从头顶穿过，通向外面。一扇厚厚的棉花帘子，把珠穆朗玛峰沿着峡谷吹过来的寒风，与满屋温暖如春的气息隔了开来。煤球炉上的铁壶烧着热水，水汽正一股股从壶嘴中冒出来，发出"嗞嗞"的响声。现在，这间简易木屋的每个角落，都灌满了酥油茶香醇的气味和扎西爽朗的笑声。

藏族同胞心地醇厚，善良，不会拐弯抹角，想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光明磊落去做，他们的心境，和高原湛蓝的天空一样纯洁，一样明亮。率真好客的扎西让我如沐春风，我喝一口茶，看着扎西的脸问扎西：住在珠峰脚下，感觉怎么样？

扎西脸上有着生活在高海拔上藏民特有的高原红，但他脸颊的颜色更深、更暗，呈现出深紫红色，从脸蛋中央，向两边渐渐衍射。

"不行，"扎西手指自己的脑门，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这里太高，睡不好。"

我猜测，扎西脸上的深紫色，跟高海拔和强烈的紫外线有关。而他那句睡不好，却让我心生共鸣，想起昨夜入宿定日的感受。

不远处的珠穆朗玛峰，就在定日县境内，而珠峰周围就分布着七座世界上最高山峰，可见定日县海拔之高。为了看一眼珠穆朗玛峰，我们一行必须在定日县海拔4200米的驻地协格尔镇入宿一晚，这样才能在第二天中午前赶到珠峰大本营。在这里，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每走一步路，我的肺叶就不停地向空气索要着更多的氧气；每说一句话，我的大脑就在缺氧的状态下，让舌头以慢半拍的节奏吐出每一串字符；稀薄的空气不仅没让我的身体得到更多的自由，反而束缚了我的步伐，让我的身体对地心引力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连我的肚肠，也向海拔做出了妥协，没经过我的许可便减去了一半胃口。

昨天晚上，我枕着枕头，清晰地听着自己急促搏动的心跳声入睡，却在万籁寂静中醒来。我也睡不好，仅仅在4200米的海拔。

扎西接着说："这里，我待够了，"他五指做了一个放大的手势，"看见我的眼珠没有，凸出来了，难受。"

我点头。是的，我只是在5200米的珠峰脚下待了两个多小时，就觉察到眼珠充满了血丝，并伴有轻微的膨胀感。气息呼吸急促，身体很多部位都不自在，仿佛有一团看不见透明物体包裹着我，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描述这种感受，或许，这是进入藏区的深度高原反应？又或许，是见到近在眼前的珠穆朗玛峰之后，那种心灵受到的震撼和难以言表的心情，让我激动万分的心脏，承受了太多太多的生理压力所导致的结果？雄伟的珠峰，白雪皑皑，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我们生活的星球最高的山峰，就屹立在几乎触手可及的地方，但你只能仰望她，像凡夫俗子仰望着神圣的殿堂一样，在灵魂深处充满了五体投地的崇敬。而扎西每年都要在这种海拔高度生活半年以上，每天都能在神山边洗涤自己的灵魂，既让我羡慕，生存的艰难也让我难以想象。

我想起了那只梦中的神鹰，也许，土生

土长的扎西能给我一点答案，于是，我把昨夜的梦说给扎西听。

扎西皱了皱眉，略作思考，一本正经说道："在我的家乡拉孜，鹰是勇士的象征，如果有年轻人梦到了神鹰展翅蓝天，喇嘛就会带着年轻人去求见活佛。活佛会给年轻人洗礼，并让年轻人去经历一些苦难，来求证是否是真的勇士。"扎西略停顿一会，眨眨他那双凸出的眼眶，说："你嘛，一个汉人，又不肯杀生，不像是勇士，倒像是慈悲为怀的大好人。跟你说吧，当上了勇士，有大大的好处，会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姑娘看中你啊。"说完，哈哈大笑。

我被扎西逗乐了，于是，帐篷里再次回响起两个男人开心的笑声。在高海拔地区生存，对身体条件有着苛刻的要求，高原的气压，稀薄的空气以及没有亲人陪伴的寂寞，对每个人的心理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听到扎西爽朗的笑声，我明白，他并没有被这里严酷环境吓倒。拉上一位游客和他共享美味的酥油茶，在一起发发牢骚，也许就是扎西自我释放压力的良方。

因为我还要继续去旅行，所以，不得不和扎西依依不舍地道别。走出帐篷，我想回头再看一眼珠峰，但珠峰已隐入厚厚的云层中。据说，只有灵魂得到净化的人，才能看到珠峰全部的真面目。那么，日复一日生活在这里的扎西，肯定是得到了彻底的净化，心灵如明镜一般透彻明亮。我呢，珠峰并未向我展示她全部的容貌，风卷云涌的天空，瞬息万变。珠峰只在瞬间，从云层中透出刹那的雄壮身姿，慰藉了一颗从遥远的海边来朝拜她的旅人之心。我安慰自己，我只是一名游客，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此生，站在我这一生最高的生理高度，能够看一眼珠峰，就足够我下辈子有回忆的资本了，又何必在乎灵魂是否得到净化呢。

我想，我的灵魂，会在我此生遥远的回忆中，一次又一次回到珠峰脚下，回到扎西的身边。

陈戈 供职于江苏无锡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在逆流而上的时光中寻找

刘　静

那爱河，那亲人

清澈的河水、水中自由游弋的鱼虾、浣洗衣物的女子、打水仗的孩子、悠闲自在吃草的牛羊、两岸随风摇曳的植物……许久以来，这样恬静美好的田园画面不经意间就在脑海里闪现，让我回味。生命中，总有一条伴随自己成长的河在心底深情吟唱，即使离开多年，它也一直鲜活在生命里，生生不息。如今，站在河的远方，我只能逆流而上，在记忆的潮水中轻轻拍打它的浪花。

这条河名叫湍河，乡亲们亲切地称呼它：七里河。童年的记忆总是和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去河边折柳枝，编柳帽，做柳哨，挖茵陈，刨茅草根，抽茅芽，捉知了，钓鱼虾，扒落叶，偷吃沙土里的芝麻和红薯……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趣事让我们乐此不疲。我最喜欢的还是秋天。

秋天的七里河如一位历经世事的中年人，少了春的生机和夏的热烈，变得内敛稳重。深秋时节，河坡里大片大片的野菊花临风而舞，如穿着金色裙衫的仙子降临，惊艳时光。它不如家菊那般赏心悦目，自带“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强大气场，携着野性和霸气横冲直撞。这时，村人们就开始相约着到河坡里捋菊花了。这里的捋有两层意思，一是用镰刀毫不留情地割，二是用手摘。大家相互之间还开展竞赛，笑声、闹声、叫喊声……汇成一片，惊醒小河的清梦。割和摘这两种迥异的动作此时并不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将劳动衬托得更加热火朝天。

外婆也会带着我来到河边，和那些喧闹相比，她更喜欢在偏僻的地方一朵一朵地采。走近花前，外婆用她温暖的双手轻轻抚摸着花瓣，似乎是在嗔怪它们：好好的小家碧玉，怎么变得这么疯野？花儿好像是听懂了她的心语，也好像是她们之间达成了默契，经她轻轻一摸，花儿们瞬间温顺下来。她一手扶着花枝，一手慢慢地摘，轻轻地放进篮子里，整个动作自然、轻盈、优雅，颇有“采菊东南下”的悠然自乐。我想外婆肯定是陶醉其中了，要不，摘着摘着，她的嘴角怎么露出了笑容？要么，我怎么觉得花丛中的外婆那么美丽？她是把自己也当成一朵花了吧？我和外婆一前一后采摘着，却不如她那般心性，总是摘着摘着就溜走了，一会儿加入喧闹的大军，一会儿将花儿戴在头上，一会儿在枯草上躺会儿，让暖暖的阳光照射着，享受着河风吹着的惬意。外婆慈爱地对我笑笑，宠溺地对我摇摇头，依旧不紧不慢做着手头的活儿。

采摘回来的菊花，外婆将它们放在报纸上，让阳光一寸一寸地从它们身上移过，和花儿做最后的促膝交谈。等到菊花完全晒干后，外婆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一个大玻璃瓶里，花香带着阳光的味道被贮藏在时光深处。有一段时间，一到夜里，我就止不住地咳嗽，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父母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听说用菊花煎鸡蛋可以治咳嗽。当晚睡觉前，妈妈就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吵闹，然后她一个人去厨房为我做菊花煎鸡蛋。看着油腻腻的鸡蛋和着苦苦的菊花在碗里缩成一团，我就觉得难以下咽。妈妈端着碗，父亲拿着勺子，一边轻轻地吹着，一边小心地哄着我说：“要听话，趁热吃，咳嗽时间长了不好。”不知道是不是它真的有奇效，一

连吃了几次，我的咳嗽竟不治而愈了。从此，我对菊花多了一丝不一样的感情。来年，再去采摘菊花的时候，我也像外婆一样轻轻地采、慢慢地摘。

外婆总说天气干燥，让我们在这个时节多喝些菊花茶。早早地，她把煤火打开，那把笨重的大茶壶就开始毫无怨言地履行的它使命。一会儿工夫，慵懒的菊花伴随着袅袅的热气长袖舒展，飘飘悠悠，晶莹的冰糖慢慢地和它融入一体。尝一口，只觉满口生津，眨眼工夫，一大杯子或一碗就见了底。小孩子喜欢热闹，越是人多，越是想表现，越是喝得起劲，一会儿，就喝得满头大汗了。外婆拿着毛巾，一会儿给这个擦擦，一会儿给那个擦擦，一边擦，一边笑着说："瞧瞧，又喝出汗了吧？说过多少次，要慢慢喝，慢慢喝，不要急。"我们一边看着给我们擦汗的外婆，一边调皮地做着鬼脸。比起我们的闹，她和奶奶就喝得安静多了，端起那只大杯子，喝两口，把盖子盖上，然后继续聊着生活里、村子里、农事里的各类话题。缓缓的语速、低低的语音以及脸上惯有的平静，都在一杯杯的菊花水里化作生活的甘甜在空气里弥漫。有时，外婆也会把干菊花枝煮上一锅，倒在盆子里，就着蒸气让我们薰眼睛，或者是用毛巾浸在水里，然后轻轻敷在我们眼睛上，说是对眼睛有好处。还别说，敷过之后，顿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很多。

小河、乡人、外婆、小伙伴……她们见证着我整个年少时的生活和经历，给予了我不一样的温暖和快乐，蓦然回首间，所有的往事依旧恍然如昨，带着泥土的清新朝我袭来。忽然间明白了，有些人，有些事，不经意间就如故乡烙在你身上的印记一样，早就与你如影相随，水乳交融了。

我的家乡种植水稻，遇到天气干旱时节，引水入田是一项必要的灌溉手段。每年的六七月份家家户户都会派出一个人，全村点名集合后，大家带着铁锹、沙袋前往河上游拦截水资源。到达目的地后，人们脱下鞋子，挽起裤腿，一字排开，抡起铁锹将河底的沙铲起来，修筑起一个堤坝。大伙轮翻上阵，无数把铁锹铲起沙子，飞速划过一道道简短的弧线，准确无误地落在对面。一时间，铁锹的碰撞声、人们的说笑声、吵闹声……混成一片，将昔日宁静的河面搅拌成一曲铿锵的交响曲。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五到七天，一直到临时沟渠修成，贮存够足够量的河水，基本可以满足所有稻田用水，这项工程才算完工。看着汩汩的河水丰沛地流进稻田里，人们脸上才会露出舒心的笑容。

曾跟着妈妈去过几次，一路上都兴奋地跑着跳着问着，巴不得一下子赶到。到了地方，学着大人们的样子，铲河沙、运送沙袋。十几分钟下来，直觉得手里的铁锹变得沉重很多，一铲下来，似乎要用尽全部的力气，才能费力地将河沙铲起来扔到对岸。尽管站在清凉的河水里，头上依然会冒出汗来，也会大口大口地喘气。在妈妈的允许下，我可以干一会儿歇一会儿，可是一天下来，手上还是会被磨出血泡来。原来，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就是如此。当然，小孩子是不会那么老老实实地干上一晌活儿的，趁着大人们不注意就着河水洗把脸、撩起水花朝旁边的人洒去，或者就干脆跑得远远的，赤着脚逮螃蟹、捉黄鳝，堆沙子垒房子……都能玩得不亦乐乎。

一方水土养一方水。这一条河静静地流淌着，一年又一年，永不止息地供给着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用水，在季节的变迁中永不疲惫地奔跑着……

小河、家乡，随着我的离开慢慢地淡成了一幅水墨画，写意在人生的四季。看过了大江大川，踏过了风雨人生，这条小河却始终清晰如斯，站成初始的模样和我对视着。在逆流而上的时光里寻它，我越来越明白，它承载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无论我何时想起，都能使我清晰地看到生命的源头，那里安放着我清澈的初心和回不去的故乡。

一只苹果

这是一只属于这个季节采摘的新苹果，此时，它静静地站立在那方玻璃茶几上，显

得有些无助、迷茫，还有些羞涩和慌乱。我问女儿：“咋不吃哩？”“不想吃，这个苹果还坏了。”是吗？我拿起来，在手里旋转了一圈，终于发现，它有指甲大小的伤痕，确切地说是旅途的跋涉中它被碰着了，或许是和兄弟姐妹、朋友们分别的时候，烙下的吻印吧！这又有什么呢？带着标记的苹果，一定有着属于自己的心情故事和情感经历。苹果因其漂亮的外表，难免有些孤芳自赏和顾影自怜，只是此刻它如此地不受人待见，心里还是有些落寞吧！

对于苹果来说，也许最大的欣慰就是被人吃掉，虽然忍受着撕心的疼痛，可是能带给人幸福和甜蜜，这是一只苹果的本分，也是它努力地生长、开花、结果所体现出的自我价值，毕竟很多事物都是需要被肯定的。

我拿过水果刀，轻轻地剜去了那一小块地方，就像一个雕刻家在审视着自己的作品。我是一个吃水果不爱削皮的人，只是现在的水果貌似安全系数都不太高，逼得我不得不苦练削皮的本领。也许天生驽钝，任凭我怎么努力，就是不能像别人一样削出一条长长的、薄薄的让人艳羡的艺术品。看来，有些东西是讲天分和悟性的。

这只苹果在我手里翻转着，像长了翅膀般地穿越了。我看到了皇后变成的农妇拿着那只一半红一半青的苹果在白雪公主的窗前叫卖着，单纯的白雪公主欢喜地接过那只诡异的苹果，一口咬下去顺势就倒在地上了。原来苹果是极具诱惑力的，它披着甜美的外套，让我们甘愿饮鸩止渴。我看到了那只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那么一棵普通的树，那么一枚普通的苹果，到了成熟的季节就那么自然地轻轻地落下来了，顿时砸出了一个奇异的灵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人。原来苹果是带有魔法的，它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在向世人庄重宣布着它的重要。其实重要的不是苹果，而是对科学的执着。我看到了防空洞中那一张张满面尘灰的脸和一个个干裂的嘴唇，连续的作战，使得战士们都被烤成了烟火色。不说是一个苹果，就是有N个苹果也无济于事啊，可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里，特殊的环境里，一个苹果经过了八个人的手，最终还剩下了大半个。原来苹果是有情感的，那份带着体温、带着友谊、带着关爱的情感在手与手的传递中，在心与心的相通中，俨然成了让无数人落泪的画面在心头震颤。

前几年火的一塌糊涂的《小苹果》，以其优美的旋律、清新的格调迅速裹挟每个人的内心，不同版本的《小苹果》联动出场，直看得这也苹果，那也苹果，似乎周围的空气都弥漫着苹果的清香和馥郁。

我是一个喜欢买苹果、喜欢吃苹果的人，曾经在寒冷的冬季里，创下了一口气吃八个苹果的经历，让婆婆目瞪口呆。现代人总是喜欢创新和猎奇，从带字的苹果、红蛇、青蛇再到寓意深刻的平安果，让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论它的名称和品种如何变化，我始终觉得苹果就是苹果，自始至终都是我喜欢的水果。只是有时难免会感慨：现在好吃的苹果是越来越少了，也不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了。以前两块五就能买到优质好吃的苹果，现在十几、二十几元的苹果有的吃起来也淡若无味。是心境变化了还是现在的品种太多，多到了什么都不稀罕了呢？我不得而知。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这样说：吃苹果最怕吃到什么？答：半条虫子。因为那半条被吃进肚里了。当时觉得挺恶心的。现在想来，连这也是一种奢侈，现在的苹果你能吃出虫子吗？能吃出虫子那才叫原生态，光鲜亮丽的基本上没有歪瓜裂枣的好吃。多么想拥有一片小小的苹果园，和家人一起为它们施肥、浇水、剪枝，陪着它们长叶、开花、结果，嗅着苹果花的味道进入美好的梦境。在寒暑易节中，吃着自己种出的苹果，然后陪着它们慢慢凋零……

小时候，能吃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每每听到卖苹果的吆喝声在村子里响起，我们姐弟三人总是第一时间拔腿就往外跑。那时，经常到我们村卖苹果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个子不太高，皮肤黝黑，但是嗓门很亮。他经常用那辆笨重

的自行车驮着两筐苹果，挨个村子吆喝。看到小孩子们过去，他瞬间就把叫喊的音调上调几个分贝，同时自编自唱一些比较押韵的、朗朗上口的段子，更引得我们垂涎三尺。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些段子，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些甚至能背下来。等到他再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唱，我就跟着唱了出来，这时，他总会拿出一个苹果奖励我，笑着说："你这孩子，记性真好。"看着这只意外获得的苹果，我总是忍不住拿到鼻子边闻半天，然后抚摸半天，才会一分三半和弟弟、妹妹一起吃了。买了苹果的孩子在一边吃得津津有味，没买的眼巴巴地看着，目光里除了艳羡，言语上也开始有了讨好的成分。

一般地，只要妈妈在家，她总是会给我们买上几斤苹果的。父母总说，水果零食类的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再说了，几个孩子都比较懂事，不能在吃上亏欠他们。吃着奖励的那只苹果，妈妈就和我们一起出门了。来到卖苹果的面前，她照例会问问多少钱一斤，能不能便宜些，钱不凑手的时候，妈妈还会询问能不能用麦子之类的交换。了解清楚后，她慢慢地蹲下来，一个一个地挑好，然后举到眼前再转一圈看看，才放心地放到面前的篮子里。妈妈选的苹果总是在 8—12 个，而且个头均匀，颜色鲜亮饱满。每次，我们三个都抢着拎篮子。回家后，先洗一个，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进盘子里，端到外婆面前。然后，看情况给父母留两只，剩下的我们三个平分。那时，我是吃苹果最快的，不过两天，分给我的就报销了。妹妹是吃得最慢的，她总是舍不得吃，每次到最后，都是她再把剩余的苹果分给我和弟弟。妈妈每次都劝她吃快点，可她总是改不了。现在想来，妹妹应该是比我和弟弟更懂事，她更懂得分享和珍惜。

有一年，大概是个周末吧！三爹对我说："我发现了一个苹果园，下午我们去摘苹果吧！"我兴奋地蹦起来。吃过午饭后，三爹骑着自行车，我拿了一个蛇皮袋子，就出发了。三爹骑着车子带着我在狭窄的河堤上行走，一会儿他行直线，一会儿行曲线，七拐八折的，吓得我的小心脏怦怦直跳，尖叫着喊："注意车把，好好骑。"他扭过头来说："要不，你骑吧！"当时不会骑自行车的我只能无奈地坐在车子后面，一边承受着心惊胆战一边紧紧地抱着他。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到了目的地。说是苹果园，其实不大，也许是疏于管理，结的苹果不是太多，个头也不是太大。顺着河堤，我们跳进了苹果地，清香瞬时扑鼻而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苹果树，顾不上脚上疯长的野草，快乐地奔跑起来，围着这棵树转转，抱着那棵树喊喊，直到三爹喊我赶紧摘苹果，我才停下来。三爹一棵树一棵树地摘，长得低的苹果，他伸手就摘下来，顺手放进袋子里，长得高的苹果，他三下两下就上了树，倾斜着身子，奋力地去摘。一些长得实在太高的，三爹才会用棍子，先把附近的叶子打下来，然后再在挨近苹果的地方敲它和枝子的连接处，他说："不能直接打在苹果身上，那样苹果就不新鲜不好吃了，而且不好保存。"他或摘边打，我高兴地在地上捡。傍晚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袋子装满了。回到家，两家平分后，妈妈又拿出一些分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以至于那一段时日，到谁家都是浓浓的苹果香。吃着甜甜的苹果，觉得日子都是美好的。

一年又一年，苹果依旧是苹果，不管它怎样的更新换代，都还是历久弥香的味道。我们姐弟三人，也分居在了不同的城市，在只只苹果的清香里，那些年少的岁月和相伴的时光总会纷纷扬扬地浮上心头，让我怀念。

看着眼前的这只苹果和那块不起眼的伤疤，我一笑而过。世上的哪样东西没有伤疤和缺陷呢？很多时候，太完美的东西让我们总会产生一种心理不平衡，千方百计地想要找出它的缺点，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也被我们放大无限倍。即使我们找不出来，也要以莫须有的名义给强加上，因为我们自卑，因为我们不完美，理所当然地，我们就不允许有完美的东西存在，它的存在让我们恐慌。有人说：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就如苹果品牌的标志，醒目可爱。备受果粉们追捧的苹果手机，我想除了看起来显得有

品位、更好用外，心头还有一丝关于苹果的念想吧！

自古以来，天地万物间都遵循着互补、平衡的原则，苹果不例外，人更不例外。正因为我们都被咬了一口，所以我们才在寻寻觅觅和自己被咬的伤口相吻合那个人，至少是最接近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世界是由无数个苹果组成的，到处都散发着苹果的芬芳，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寻嗅，就一定会嗅到那股最清新的味道。

草药飘香

不久前，在市中心医院我被查出中度贫血，全家上下目标一致，立马围绕一个中心列举种种方案为造血服务。除了食疗外，熬制中草药成了头等大事。每天早上，妈妈总是早早起床，把那些草药倒进药罐里，泡上三十分钟，然后放在灶上，大火烧开，文火慢熬，当丝丝缕缕的中药味弥漫着飘至卧室时，我也睁开了惺忪的眼睛开始起床。

相对于西医疗效的快捷迅速，我更喜欢慢火熬制的中草药，虽慢却治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慢是一种奢侈，能慢条斯文按照医生的交待一丝不苟地洗净、熬制、等待，本身就需要心平气和。在等待的过程中，让心静下来，让心灵的脚步慢下来，让文火在浸透草药的同时，也梳理着心的枝桠。一锅一锅用心熬出来的中草药里必定飘浮着爱的芬芳，扩散着爱的阳光。

小时候，妈妈除了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她自己也讲不出名字的病，对输液过敏的她每次生病都选择中药。那时，父亲总是带着我去村里给妈妈抓药。那间药铺古朴简约，一走进去，一股好闻的草药味便瞬间扑鼻而来，我总是使劲地吸吸鼻子，似乎想把这里的气息全吮吸进肺里，再轻轻地呼出来，享受一吸一呼之间的舒展。慈祥的老人看看方子，拿起一杆小秤，轻轻地拉开一个抽屉，抓上一把，称一下，或增或减，然后倒在那方发黄的草纸上，轻轻地合上抽屉，打开另一个。等到全都抓完了，他东折西叠一会儿就把药包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用一根小细绳捆着，交给父亲，再交代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

父亲刚把药拿回来，外婆就拿过一包，倒进那只有些年代的罐子里泡着，感觉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把罐子放在煤火上，等药罐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时，外婆起身把煤火封上，小火慢熬。没事的我总是坐在炉子边，闻着药味，想着自己当天在药铺里记着的那些药名。听着药在药罐里跳着欢快的舞蹈，我的心莫名的就活跃起来了。药需要水的默契配合，而水和药罐需要火的燃烧，一个看似简单的活儿，其实需要团结、合作的，而一家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理解、包容、支持……家庭才能和谐，所谓家和万事兴，不过也是配合的过程。

一个又一个的下午，外婆不厌其烦地做着这样一件琐碎、枯燥的事情，没有抱怨和敷衍，没有失望和不安，她脸上的表情始终柔和恬静，捧在手里的草药仿佛是灵丹妙药，她所做的就是把一份份的希望和期盼连同这些一同煮进里面……待熬好后，她轻轻地打开盖子，放置几分钟，再轻轻地握住把柄，慢慢地倒进碗里，试过温度后，才端给妈妈。当那些经过一道道程序熬制好的中药被妈妈端在手里时，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晶莹，而后端起来一饮而尽。良药苦口利于病，在父亲和外婆的照顾下，妈妈就如经历了寒冬洗礼的野草，在春风下仰起了笑脸。

我们村里紧挨河，每到一个季节，外婆都会让我和她一起去河边挖草药，说晒干后可以当茶喝。蒲公英、茵陈、茅草根、野菊花、狗星草……都轮流在我的手里繁盛过又枯萎过，却在我的舌尖和味蕾上留下了淡淡的草香和久远的回味。晒草药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若干年前，那个尝百草的神农、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写出《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又是如何不畏艰辛地跋涉、挖刨、品尝，真实地记录着每味药的用法、适合何种病症、禁忌……不禁肃然起敬。后来在《新白娘子传奇》《大宅门》《神医喜来乐》《笑八仙之素女》等电视上看到他们或挖草药、或抓药、

或治病的情形，总觉得异常亲切，也为现代中医面临的“鸡肋”局面而痛心，所幸的是在提倡养生保健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中成药，这也算是一种欣慰和自我安慰吧！

许多年过去了，那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依旧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甚至有些仙风道骨。他依旧那么慢条斯文地做着自己的事，用那杆秤称着一味味草药，如同称着自己的良心，依旧和颜悦色地和进进出出的人交代着什么。浏览着那间小小的药铺，我似乎在读着一本大书，一本人生的书，一本哲理的书，一本处世的书。站在那间药铺，时光好像静止了，轻、慢是它的主旋律，它在现代的烟尘中唱着古老而悠长的歌谣，轻轻地在我心头摇曳。

妈妈的病是繁杂而交错的，再加上后来家里的变故和其他一些原因，她的身体越发不好了，就如一颗秋风中的草，在瑟瑟发抖着。2009 年，机缘巧合，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内蒙古的老中医，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古道热肠，在听了我介绍妈妈的情况后，决定免费为她治疗。我把妈妈的身体状况以记叙文的方法从二十年前开始说起，当时吃的什么药、治疗效果如何一直讲到如今，然后又带着她抽血检查，把化验单通过扫描仪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过去。他给出了熬药、吃药膳、熏蒸三步同时进行的方案。五剂药为一疗程，每次都是他把药名、克数、注意事项、熬药方法发过来，我在这边抓药、煎熬，有突发情况什么的可以打电话或 QQ 随时联系。

从那个秋天开始，我便一直在各类中草药之间奔波，一切收拾妥当后，基本上都在夜间十二点左右了，早上还要早早地去菜市场买药膳用的脚棒骨或鳝鱼。七个多月里，老中医一直鼓励我坚持下去，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出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在煎药、熏蒸、炖药膳的种种里，虽然辛苦、疲累，却让我对中药产生了浓浓不可割舍的感情，也让我对那位素未谋面的老中医一直心存感恩，他如同中医医学的博大精深一样，活出了中草药的秉性。

几年过去了，妈妈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每每提起，她总是感激地说多亏了那位老中医，素昧平生是一种遗憾。而在他的网站里、QQ 群里我看到了他依旧忙碌的步伐和救治好一例例疑难杂症后的喜悦。他就如一颗中草药，不仅在生活中、在网络中救治着身体上的病痛，也救治着一个个贫困家庭的心灵。

每一颗草药都是有灵性、有生命的，它们在阳光、雨露滋润下，通体浸染着泥土的清香和大地的体温，它们无声无息却又活色生香地向我们讲述着自己的前世今生。草药飘香，飘出的味道里除了满满的感恩，更是对亲人的珍惜和暖暖的爱。

刘静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河南西平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唐小月

建安路的生活

吴晶晶

一

这是小城东部的一幢带电梯的办公楼。这是五楼的一间办公室，我站在北面的窗口眺望。窗子下面不远处有一条刚刚治理疏浚过的内河，内河的水被一道人工闸拦截后慢下来，潺潺而下，形似一道跳跃的音符。

岸堤上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幽径，小径旁边是修整过的葳蕤草木，内河的两旁，一边矗立的是几幢十几层的高楼，这是一个拆迁小区的一角；另一边则是几排年代有些久远的别墅。

白露过后，秋风阵阵，再远处除了青灰色的天空和废弃的黑烟囱，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

我喜欢做观众，喜欢在安静的午后沉寂发呆。窗里窗外，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玻璃，被隔成了两个世界。在上班的闲暇时间，这几乎成了我的一项必修课。此时，风从林立的高楼后面飘至窗前，远处的薄云扯成一片，让我觉得天空和远方突然之间变得生动起来。

平庸如我，不喜欢太忙碌，人一忙就会忽略窗外的世界，每次观看窗外，总会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一点什么。我试图表达我的感受，可却总是欲言又止。我期待一些揭露某种深刻本质的句子能够流入我的笔端，面对一张白纸，写下干净的句子。可我认识到常常存在这样的偏差：我想写下我所想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当你真的拿起笔的时候，真正的思绪便停止了。这支笔可以左右我，而我似乎并不能左右它。

我的那些与生活无关的言说，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记得初来新区的这幢新大楼上班，已是半年以前。每一天清晨醒来，我喝掉一杯白开水，简单的早餐之后出发，在上班的高峰期赶往东区，我穿过繁华的街区，越过几个路口，在三条马路之间回环往复。在我必经的道路上，车流越来越稠，车速越来越快；岁月这架飞车，不知不觉间已经拖我进入中年。

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我习惯于红绿灯的指示。我在想，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不代表我想做的，只代表我们应该要做的。上班、下班，出发、返回，起点到终点，终点再回到起点，按部就班，两点一线的人生轨迹；那些每天在电脑前必然要敲下的句子和表格，那些每天必会遇见的人，这些琐屑又无多少意义的人和事，正转化为我的需要和我的生活，与我的隔阂一点点泯灭。

在纷纭的世界面前，人是脆弱的，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陀螺，被看不见的鞭子抽打着，无法停下来；人也是渺小的，像一片云，一阵气流，甚至像卡夫卡写的《变形记》里的那只甲虫。

忙着眼前的虚无，念着远方的事情。有时候对抗虚无的意义，正在于对于意义的找寻过程，对这个世界，我有我自己的挑选标准，选择一些什么，拒绝一些什么。那些征服我的，会在某些时刻悄无声息地打动我。

居住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只有一只杯子，来了客人，只能洗净了，换着喝水。一个人，在去往成为自己的路上，他遵循内心的法则，逐一将那些事物看透并且放弃。

所有的逻辑都不再复杂，所有的问题都

不再是问题。总有些简单澄澈的事物和道理，在静谧的远方，存在着。

二

我沿着一条东西方向的长路独行，道路时常堵塞凝滞，有长长的货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坐在逼仄空间里，忍不住将车窗半开，初秋的风“哗——”地灌了进来。

这条路在离城中心几公里处分了岔，我在一个嘈杂的十字路口右转。上午八点二十分，我如约而至建安路，这条路上比较空，路的两旁密植着青杨和香樟，远处有一片农田和农家院落。

当我第一次见到“建安”两个字时激动万分，它给了我巨大的想象空间，我莫名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我想到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魏晋风度，那是一个最混乱也是最真诚的时代，我想到那些数不胜数的名士，那些高傲尊贵的灵魂，一次又一次为寻求独立的人格所做出的怪异举止，让后人叹为观止。由阮籍、嵇康，我还顺带想起王导、谢安、王羲之、陶渊明……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洒脱而风流的名士，在草长莺飞的江南，崇尚清谈，吟咏山水，流连于诗酒与五石散，舒意畅快。

若是在落叶纷飞的秋风中慢慢穿过这条路则更奇妙，我会产生一种幻觉：我的车子变成了一匹马，踏进了幽深的历史隧道，穿过一道厚重巍峨的古城门，我感觉自己是从古代一步步骑过来的。

我骑着我的坐骑独自奔跑在建安路上，行人稀少，天空晦暗，四野岑寂，大地在摇晃。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人，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一切相遇，它们在摇晃，这一大片想象的旷野是属于我的。我期望我的马能够走得慢点，我需要有一个切口，一个合适的时间长度，让我刚好拥有一些对旧书里的故事和细节尚未消失的视距。

一切似乎都是漫不经心秘不示人的，没人会在意我的想象，我像珍藏一个美好的秘密一样珍藏着我的想象力，我愿意把真实的自己交付给它。

不管你的思想如何流连忘返，终将回归人群。

建安路再往南延伸，路面越来越宽，这片区域曾经被这座城市的人们遗忘和忽略，是若干年前特意遗留给今天的“余地”，如今这里已成一片沸腾的土地，新建的高档小区的身价是一再飙升，远处的建筑工地释放着轰轰烈烈的轰鸣声、震撼声，有住宅小区的后续工程正在施工。

这是一块被规划、被拆毁、被建设、被展望的地区，在那些宏大的展望里，我可以看到这座新城的轮廓，呈现出追求速度与效益的工业城市中那些最真实的部分，它顺应了这个时代深处的精神潜流，它关涉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和不可预知的命运。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适应变化并且追逐变化，才不至于被变化的时代所抛弃。我理解这世间的变化，也固执地相信越是在迅疾的变化之中，越是该有一些不变的事物被握在手上，被藏在心里。

三

我每天从建安路走过，我所能做的，仅仅是从建安路一次次地走过，想过，然后一次次地离开。

很多人和很多车沿着一条荒僻或者喧闹的长路奔跑，在一种速度足够的行驶中，行走着同样的一段路，像是一个共同的约定，又像是进入了某种“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宽的道路窄的道路，这些平坦的崎岖的道路，成为人世间最不可替代的风景。从一个地方赶赴另一个地方，长路迢迢中，经历友谊，经历爱情，渐渐擦肩，渐渐疏离，我们都是匆匆赶路的奔波者。每一条生活里的路，并不给那些匆忙的脚步留下扎根的机会。

薄暮时分，我从建安路一路南行，走过一个阔大的十字路口继续南行，在道路断裂的地方，在波光粼粼的河流之上，有一座拱

形的红色大桥撞入视野。逢山劈山，遇河架桥，一座桥承担着人类与河流的沟通与连接，连接那些裂痕与沟壑，通往目的地之路，不仅仅是在大地的身上，也在人们的心上。

我把车停在桥附近的停车场，夕阳一览无余地从河的上空铺过来，前方的建安路一眼难尽，有许多车辆在飞奔。我以缓慢和从容的心态走向这座桥，我停步，回首，从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打量这座桥和桥下的河流，或者站在桥的不同位置看这座新城，都会看出不同的感受。

我并不期望抵达彼岸，也无意于征服什么，一座桥的存在让我明白，我们可以把脚下的漫漫长路分割成若干份，每一份都可能抵达无数种未知可能性。

我沿着河边走，慢慢走过新修建的河滨小道，一些移植过来的大树，被密密麻麻的架子支撑着，河滨小道上来来往往的人，迈着同等节律的步子，走走停停，却走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远处的万家灯火开始此起彼伏，初秋的河边有些凉意，我踏着夜色重新融入人群，桥两岸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河水波光闪烁，河面上似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在缭绕。

置身桥头，桥显得更加脉脉含情。桥下有一片篮球场，那些投篮的孩子们大汗淋漓，他们奔跑着，呼喊着，声音有些嘶哑。

每年的端午节前夕，这座桥和这条河的周围热闹非凡，这条河上汇聚了五颜六色的龙舟，这些船舸来自千里之外甚至更遥远的城市，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赛事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河流在这座桥的脚底下匀称地呼吸着，河面成为一个巨大的舞台，驻足在桥上远眺，河流上盛大的表演可以尽收眼底。

在一个惠风和畅的日子，河流两岸挤满了呐喊者、助威者，三五成群相互挽着臂膀。发令的枪声一响，龙舟赛手们伴随着锣鼓声、呐喊声、欢呼声，其中还混合着从远处的游乐场传来的阵阵歌声。河面上赛桨翻飞、浪花四溅，五颜六色的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向钟点，人群如潮水一般从此岸涌向彼岸。

一场赛事让我看到了一座城和一座桥蓬勃待发、激情斑斓的一面。

四

这些年来，我改变了许多，我在这个小县城安居了很多年，但是年岁的增长并未让我变得聪明，直到现在，我依然会迷路。在我眼中，每一条街道都面目相似，总是宽平的柏油马路坚硬、光洁，发着白光单调地延伸，高低林立的楼房，广告牌缤纷缭乱，绿化带葱茏断续，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一个人无论走向多大的世界，都是始于故乡的小道。记忆里我家乡的小镇有一条长长的街道，长过我少年的心思，街道的尽头是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是庞大的野地，野地上长着一望无际的青色的麦田。

少年的我在一个午后，走完这条漫长的街道，我看到了麦叶变黄、麦芒开始发干的大地，大地上长着好多槐树、杨树。一到春天，槐树花的香味弥散在大地上，陪伴我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如今我再回到故乡，那些故人早已不见，街道越发孤寂，极少看到槐树和那些槐树的花儿，这让我的内心变得有点纠结和难过。

故乡已不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童年时那些最日常的街道和村庄，距离我最日常的生活越来越远。我看到那些来自故乡的遥远时光，它们蹒跚着，一步一个天涯。

生活对我们来说，总是无处不在，它以最日常最细微的方式呈现，每一天都需要全力以赴去应对、去努力，生活看似有着若干支撑，其实生活是无所依傍的。所谓诗和远方，有时候抵不过故乡的一缕炊烟。

有段时间，在建安路的路口我总是遇见一位年逾古稀，骑自行车的老先生，他的车前方有一个标牌，上面印着妻子的照片，写着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妻子，在哪里不幸走失，什么衣貌特征，求见到者提供线索。在人流熙攘的十字街口，这位老者佝偻着背缓缓蹬车寻找打探的身影，看了让我动容。那位不经意地松开丈夫的手，在路口迷路的老太太，现在究竟是生是死呢？世上每一条道，在千回百转之后，都有可能通向她家的小径，但

一个记忆力模糊的人，在天地间巨大的道路网中，茫然四顾，吉凶难卜，岂非迷宫中的蚂蚁，汪洋里的小船？那位老先生，年轻时可能未必懂得爱情，妻子的走失，使他用几年如一日的思念和悲伤，穿越杂乱的街区，漫长的公路，风霜万里地执著找寻。让我这个路人，不禁低头思考爱情的真正意义。

道路上纵横着南来北往的车辙，人的脚印也一层摞着一层。回望来路，所有路过的，都是冥冥中的注定，寄托了我对生命和生活的全部热爱，它们一去不复返，永不再来。

此路彼路，这世间有多少条路，就会有多少次迷失和追寻，而迷路的感觉有多么孤独无助，回家的感觉就会有多么温暖而慰藉。

吴晶晶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脊梁》《青春》《教师博览》《辽宁青年》《人民政协报》《扬子晚报》等报刊。供职于江苏仪征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房屋三题

徐朝辉

房

鸟有巢，虫有洞，人不可无房。房可为人遮风避雨，给人提供安全。

房可安身，无房则无处安身。人到了哪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居住的问题，不论大小，不论租、买，总得有个房子住下。

有房，便有了家。无房，则流浪街头，飘零无依。

房者，外面主体有门有窗，除门窗外皆为墙体。由墙体、门、窗组成一个方正密合体，容人居住。人在房内，遂与外界隔绝。可在房里肆意妄为。可吃饭，可睡觉，可洗澡，可如厕，可哭可笑，可吵可闹……外人莫能知。凡不愿为人知之事，均可在房内进行。早先，人类造房是为了抵御野兽和恶劣天气，后来，房子除了抵御恶劣天气外，抵御的是人自己。

房可大可小，亦有大有小。有豪宅，亦有陋室，有深宅大院，亦有寒门小户。房随人，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有人少房大的，亦有人多房小的。房之大小多与人之多少无关，只与房屋主人的经济实力有关。钱多者，房大；钱寡者，房小。俗语有云：宁要人宽，不要房宽。今之人皆慕虚荣，喜房大，奢豪华，宁可空空荡荡，亦要宽宽敞敞。殊不知，房大人稀，人各居一室，目之所极，空无一人，偶见一人，亦觉相隔遥远，呼之不闻，长此以往，虽家人，亦莫能近，只觉史心中孤寒。倒不如房小些，人近些，在此亦能见彼，在彼亦能闻此，凡一呼一吸，一言一语，皆能听之见之，休戚相关。

古之房屋，均依附于地面。今之房屋，愈建愈高，渐入云端。古之房，无论大小，均独门独院，出入自在。今之房，房上有房，房下有房，房左有房，房右有房，出入受楼梯、电梯限制。故古之房左右前后为邻，称之为街坊，一家有事，对街坊邻居的影响并不算大，各自可相安无事；今之房上下左右皆紧相连属，只隔一墙或一层楼板，家中音乐声大点、吵架声大点，或在家跳跳绳、跑跑步，皆会使上下左右邻居不堪其扰，每每邻里间有矛盾，皆因聒噪而起。故居今之房，要讲公德，不能因己之喜好而不管不顾肆意妄为。

有房居于闹市，有房隐于村郭。市井小民者，常喜聚于闹市，雅客骚人者，更愿隐于郊野。

有房，最怕无人。进得房来，独自己一人，则房虽大虽奢，亦于人无补。人心需得人来慰，房，终归为身外物。人只是居于房内，而人心内则由人居。

门

门有两面：门内门外。

门若关着，门外的想进进不去，门内的想出出不来。

门内有门内的风情，门外有门外的风景。门外人看不到门内，门内人看不到门外。门内人总想出去，门外人总想进去。进入门内的人要把门关闭，出得门外的人也会把身后的门关上。门要能开关才能称其为门。门若总开着，则形同虚设。门若总关着，犹如铜墙铁壁。门因能开能关能闭能合，而给人无限自由和无限想象。

门内人防着门外人，门外人窥着门内人。门内与门外隔门观望，虽近在咫尺，却犹隔千里。进门需得有门路，非此不得进门。门有大门小门之分。大门要有大门路，小门要有小门路。有门路的人，对他们打开的门就多，进得的门就多。无门路的人，世上诸多门都将其关于门外。所以，有门路的人就四通八达，神通广大；没门路的人就狭窄逼仄，宥于自己的方圆。

什么样的人，进什么样的门。皇宫大院，只有皇上大臣走得，寻常百姓走自己的寒门。门分正门偏门歪门斜门。正直的人走正门，歪门邪道之人走偏门歪门斜门。走正门永远光明正大通道坦途。偏门歪门邪门走多了，人也会偏会歪会邪。

门还有前后之分。前门因向阳，所以走前门一身阳光正气，后门因背阴，所以走后门就有了阴气。走前门方便快捷。走后门幽暗曲折。有时候前门能走通。有时候前门紧闭。有时前门是虚，后门才是实的。虚门干不了实事。要想干实事还得走后门。所以，前门虽快捷，却成不了事。后门虽曲折，却能办成大事。前门敞亮，不适合作交易。后门幽暗，是做大交易的好所在。

门防君子，不防小人。君子于门外绝不强入门内。小人久于门外得一空即入，或破或撬或骗或诈，无所不用其极。

打开一扇门，就是打开了一个世界。关上一扇门，就是关上了一个世界。

窗

窗，在墙上开一个洞，用木质或金属的框架嵌入洞的边口，以透明的玻璃为材质，封堵框架，形成一面可开可关、可看到外面世界的透明体。窗，是一个灵动者，既可与外界相通，又可与外界隔离。有如心门，既可向你打开，亦可对你关闭。

一般窗户悬于半空，窗的上下左右均为墙体。后来有了落地窗，又有了天窗，还有整个一面墙都是窗户的。再后来又有了凸出墙体外的窗户，叫飘窗。

不管是什么窗，都不外乎三个功能：透光，通风，观望。前两者自不必说，观望既有窗内人向窗外观望，又有窗外人向窗内观望。前者，是设置窗户的本意所在，但窗子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引申出后者。因为有了后者，所以，窗户又有了一个附属物：窗帘。有一个窗子，必然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窗帘。窗帘既可遮光，又可防止窗外人的窥视，谨防春光乍现，保留隐私。窗帘者，可开可合。开时，

窗内人可见窗外事，窗外人可见窗内人。关时，虽有窗而内莫能见外，外莫能见内。窗帘还有另一功能：装饰。一屏摇曳生姿的窗帘，当然要比一面生硬的墙风情万种多了。

随着时代发展，窗子越做越大。古时候人害怕小偷，窗子都极小。现在人为了采光，把窗子做得越来越大。不是说古时候小偷多，现在小偷少。谁都没有统计过什么朝代分别有多少小偷。统计小偷的数量不是件容易的事。反正哪个朝代都有小偷。小偷时时在你身边，不得不防。只是说，古时候条件更简陋，没有铜墙铁壁，更难抵御小偷，只好在窗子大小上做文章，牺牲通风性能和采光性能，以防不测；现代人条件越来越好，有防弹玻璃，还可装防盗窗、监控，各小区还有巡查保安，楼层又高，小偷纵有妙手，也无从下手。

坐于室内，若没有窗，则为囚牢，是万万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的。临窗观景，不仅多了一分淡定从容，也多了一份浪漫情怀。临窗观窗外是非，更多了一层距离，置身事外，宠辱不惊。

窗和门的区别在于，正常情况下，门可出入，窗却不可。跳窗出入，非常道，非常人，非常事，必有什么棘手之事或非分之想。

凡房屋者，皆有门有窗。有门无窗者，或为监牢，非不得已无人愿住。

常有人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见要做到不闻窗外事并非易事。把门一关，即可不理会门外事，一门心思做自己的事，因为门是实体的，非透明，非直观的，门关了，便隔成两个世界。窗则不然。窗内窗外，仅一窗之隔，可见，可闻，易扰，难避，此窗之诱惑所在。要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非大定力者不可为。

又常有人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为屋顶处面天之窗。天窗虽好，亦因离地面太远，而罕能打开。倘或偶尔打开一次，也会因其极不方便而费事多多。因此，真正打开天窗的时候并不多。可见能说亮话者亦不多也。

徐朝辉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我是海底里的一条鱼》。供职于国家电投江苏公司盐城热电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遇见一个读书的老人

周　宏

在寒冷的冬天，走出家门游山玩水，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的确有些冷，邀上好友，坐在茶舍里喝茶聊天，时间久了，却会腻味。看到年轻人一停下来就捧着手机阅读，忽然觉得阅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喜欢捧着书，嗅着墨香阅读，才是真滋味。

家离新华书店不远，小步慢行大约只要半小时。平时从门前路过，繁琐芜杂的事总是让我的脚步匆匆，没有想起过进去看一看，让灵魂停下来，在这里小憩一下。想起小时读书时，就是念想着能跟着父母进城，泡在新华书店里不出来，一次性把书看个够，没想到工作后，新华书店近在咫尺了，进去却是少了。现在退居二线，工作慢了下来，倒是有了机会。收拾好心情登上二楼，一排排书架陈列眼前，文学类、人文类、生活类等各种书目汇聚成书的海洋。我沉溺其中，像一尾鱼自由地畅泳游弋，慢慢寻觅挑选，竟然眼花缭乱，无法作出正确选择——我太喜欢这些书了。

其实，能够走进新华书店陈列书架的书，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经得起推敲的，没有好与坏、优与劣之分。对于读书人来说，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喜欢和不喜欢之区别，而能挑选到一本心怡的书，是需要机遇和缘分的。我希望在这浩瀚的书海里，能有一次美丽的遇见，完成一次天作地合的牵手。寻觅，寻寻觅觅，一本本书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我的目光趟过一列列书架，手指走过一条条书写着书名的书脊。我坚信，总会一缕浓浓的墨香会留下我流连的脚步，牵住我梭巡的目光，打动我无法着陆的内心。

在新华书店靠窗的一个角落，我停了下来。我遇到一本书，说是书，其实是一个人，一个正在读书的老人。不过，老人捧着书的样子让我仿佛遇到的就是一本书，产生一种深入阅读的欲望和冲动。读书的老人，安静、沉淀，仿佛散发着一种让人着迷的宁静气息，渐渐地我感觉得了，书店里的每一本书似乎都有了生命，蝴蝶一样翩跹着打开翅膀，每一个汉字都花朵一样怒放，散发着芳香。那一刻，我感觉新华书店因为老人的存在，每一本书潮流水一般，正加速进入每一个读书人的身体里，淬炼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升华着每一个人生命。

在老人的身边，还有许多读书的孩子，他们或坐或倚，阅读着自己喜欢的书，或许受到了老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都没有说话，静静地沉浸在文字里，仿佛能够听得见目光走过纸面的“沙沙”声，似春天里绵绵的细雨，又或似孩子微微的呼吸，我感受到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在这一群穿红着绿的孩子中间，老人头戴着青色的帽子，穿着老旧得已经看不出款式的黑色西装，显得特别醒目刺眼，就像色彩斑斓的鲜花丛中突然窜出的一棵狗尾巴草，在风中骄傲地摇摆着。

在这里，用狗尾巴草来比喻一个读书的老人，似乎有些不妥。我首先要慎重申明，我并没有贬低老人的意思，只是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汇来表达和形容了。因为狗尾巴草默默无闻，难免有着低微卑贱之嫌，但在历史传说里，却也代表着坚忍和执着。如果你和我一样身在现场，目睹眼前一切，我相信你一定也会像我一样，想到这样的一比喻。在这群活泼的孩子中间，老人迟暮昏沉，实在是黯淡无光。我将目光向老人投注过去，

深情地注视着老人读书的姿势，老人的头微微地勾着，与弯着的腰恰好连成一个圆满的弧度，像极了一棵结满草籽的狗尾巴草。

老人在这样的年纪应该是老眼昏花，顶多只能是看一些画册，打发无聊的时光。我轻轻走近，目光只是悄悄一瞥，手中的书完全颠覆了我轻视的心理，老人捧读的是一本厚厚的《基层风云》，这是一本介绍中国最基层公务员摸爬滚打的命运的书。我一直放在床头，却从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地认真读过，已然成了我床头的一个可有可无的用来装点读书人门面的饰品，或者是用来催眠的枕头。一部好看的电视剧，一首美妙的音乐，甚至一个无聊的手机小游戏，常常能蛊惑我的心，让我轻易地放下手中刚拿起的书，开启一段无聊的垃圾时间。

要读完《基层风云》这本书，不仅需要一定的精神和毅力，更需要一颗宽阔的胸怀，一颗关注国家命运起伏的心灵。我不禁对老人肃然起敬。在老人的身后，书架像士兵一般整齐地站列着，安静地围观着。不，准确地说，是护卫着，一点也没有因为老人长时间的默默无语，而要离开。那执着的样子仿佛是在等待老人掩卷离开时，准备围拢上去，请老人在他们的身体上，最接近心灵的地方签下名字，留个纪念，或者与老人合照留影，然后作为一个值得炫耀的荣誉，高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像老人这样专注认真地读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了，主要是心浮气躁，没有老人淡泊的心境，沉迷于浊世浮尘里追名逐利，忘记了初心。此刻，老人阅读的姿势让我惭愧，想起小的时候，很多想读书而没有书读的岁月，很多想读书而没有书读的人。还记得在初二时，为了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我帮助同学扫了一个月的地才借到，而且还是只借一天。晚上凑在煤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灯芯暗了就捻，煤油没了就添。灯明了亮，亮了明，若不是公鸡啼叫，我还真不知道天已是黎明，应该起床上学了。那一种求知若渴的劲头，如今想起，真是令我自己都感到汗颜，工作这么多年，不知浪费了多少大好时光。

时间是一驾永不疲倦的马车，已经追赶不回来了，当年热爱读书的人容颜已老，求知的执着精神也渐行渐远，对于读书的渴求也越来越淡。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却像黑暗中的一个火把，一下子点亮了我的记忆，让我对书再次心生敬畏——读书的老人不仅于我，也是对新华书店里读书的孩子，都是一种榜样，一种力量，一种鞭策。我抬起双手，蓦然想起这是新华书店，不能鼓掌，我的安静才是最响亮的掌声。于是，我拿起手机，偷偷地抢拍下一个老人认真阅读的姿势。我要定格下这珍贵的画面，时时用来学习和模仿。

遇见这样的一位老人真是我的幸运，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帮我重拾初心，开启了新的读书之旅。我很快翻找到了我喜爱的书，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打开书开始了阅读。现在，就是现在，我要像老人一样，把自己站立在一本书里。

周宏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心灵清欢》。供职于江苏建湖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唐小月

玄妙观胡同

炉　子

如果你想触摸一个城市的土著市民生活，就去转小胡同。

在南阳培训，课程安排的快要溢出来了。白天八节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课程或研讨，班主任一晌两三次点名查考勤，言说缺课四节，平时纪律的20%学分要吃鸡蛋。

相比较来说，我还算得上是个好学生，除了偶尔翘半节或一节课，休息一下酸疼难忍的腰椎，一般情况下不缺课。因此，去南阳市区的时间，零敲碎打压缩在晚饭后的几十分钟，不能走远。

出了光武中路省教培中心的大门，左转三四十步，左转进入人民南路，五百米左右再左转进入建设中路，过了宛城区人民医院，看看时间，又该回学校上夜课了，于是再次左转，无意中进入了一条不知名的小胡同，按照方向约摸能够转回学校。

胡同里没有路灯，时断时续从小门店里泄漏的昏黄灯光，将胡同里的夜切割成不规则的块。就在这昏黄的灯光中，三米左右的胡同里，自由散漫着许多摊点。有摆地摊儿卖菜的，有几个摆串串香的小摊子，有熟肉摊儿，还有空间狭小转不开身子的小米线店和小药店。

说到药店，真的是微型。小小一爿店面，小门儿开了一扇，门内一节一米来长的柜台，靠右首和背后墙上，各竖了一排古旧木制的药柜，斑驳的红漆外又积攒叠压上岁月的黑色。如果木头能够有记忆，不知一层层累积记忆了多少岁月的秘密。一个一个小方斗抽屉密集有序地挨着，装着大地上收罗来的草本中药，什么远志、当归、忘忧、沉香、半夏、麦冬、一见喜、也白头……。

顺着这些旧味的余脉，幽幽地走回远古的年代，范蠡市井间徘徊，张衡少年时曾游玩于此，仲景或许拈须在小店里沉思，诸葛孔明羽扇纶巾游走于附近街巷。而若干年后的这家小店的里，该有一位后脑勺上绷着一段儿线绳拴着脸孔上一副圆片儿眼镜的老先生，山羊胡儿，瓜皮帽，手拿着铜管烟袋锅，吊着荷包，烟丝袅袅，在太师椅上滋滋有声地过着烟瘾。胡同里有人偶染了风寒，一脚迈进小店，先生便从犯困的烟瘾中打个哈欠，慢慢伸出瘦骨嶙峋的两根手指，在伸过的胳膊上搭手诊脉，心里默默念叨着寸、关、尺的不同脉象，判断着风寒侵入了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研墨，羊毫小楷写好药方，一溜摆开几张牛皮纸，拈起古铜小秤，打开小抽屉，便打开了不同的陈年味道，纷纷散发出各自特有令人陶醉的草木香气。取一些称来，一味一味分成几份倒进铺开的牛皮纸，最后磕一磕秤盘，包好药，纸绳捆扎，交给取药的邻里。

取药的人随着旧时的星光远走了。我们驻足在无人坐诊的小店外面，低声议论着：哎，药店真小，还没有乡村的诊所规模大。但这袖珍小店却不卑不亢，古朴，老旧，隐在小胡同里，安静地过着宠辱不惊的岁月。

再往前走，有一爿旧书店，一间门面，三面靠墙全是书架。书因为古旧，似乎更加沉重，把书架压的歪歪扭扭。屋子中间两排书架，拥挤地塞满了旧书和杂志。也有缺角破损的小人书，码好了摆在地上。三五一伙的人，在这里看书或淘书，依旧是这里的黄昏静悄悄。

沿着胡同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走，可见

左右店面招牌上书写着“玄妙观某某店”。那么在远古，应该有一座道观在这条小胡同里，或许观早已毁于兵燹和岁月，不复存在，只留下一个地名，因此姑且叫这条胡同为玄妙观胡同吧。它与刘郎一游再游的长安玄都观一字之差，岁月更迭，桃花开开落落，不禁对隐在闹市胡同里的道观浮想联翩。

走到胡同底部，迎头冷不丁的看到，正对胡同的一个院子里，设了吊唁的灵堂，如果猜测不错，应该是一个小型的殡仪馆，紧挨着的几家门店经营着花圈及殡葬用品。从进入胡同，看到胡同里市民吃吃喝喝的日常生活，狭小的精神空间，也看到了生老病死。一条曲曲弯弯、坎坷不平的小胡同，浓缩了放在历史深处一个平头百姓的一生游戏，短暂而平凡。

胡同向左转，拐了一个直角，又开始了延续。门店比前半段光亮时尚了许多，除过几个串串香门店，多是学生课程辅导。我辨识着，认出了是在培训中心住宿楼下紧邻的那条胡同。我曾趴在窗口向外眺望，远处不多的高层楼房冲出紧锁的浓雾，缥缈于仙境之外，大多低矮的房子隐在重雾中。近处是这胡同人家，一楼二楼是门店，三楼后半部分多是后接的水泥房，冷冰冰的，然而前半部分留出的空中庭院却生机盎然。主人们一点点背上来了泥土，有的种了几畦菜，在这深冬季节仍然绿莹莹的；有的是小花圃，还挺着红艳艳的花朵。有的在空中院子里竟然种上了树，树还不算低，树下蹲着土狗，女主人绕过狗，攀着室外简易的铁梯子爬上四层平台，收起晾晒的衣被，或把长时间不用的东西收拾到四层搭起的简易房内，直起腰身向远处望一眼，也许她能够看到远处清亮的白河，也许，只是在心里远望一下，然后收回放远的目光，下到三楼，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洗菜淘米，准备一家人的晚饭。

生活在豫、陕、鄂三省交汇处的南阳市，古隆中所在的南阳市，就在城市深处，这个我猜想着叫玄妙观的小胡同里，摆着冬季最有滋味的萝卜白菜，鸡蛋豆腐，小铺子里的本地小吃，胡同人家买点儿小菜，拿点小药，翻一本旧书，喝点儿小酒与茶水，三两棵树，树荫里摆开的棋摊，慢慢悠悠，过着胡同里冗长、玄妙的日子。

炉子 本名卢凤霞。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擦肩而过》《梦见月光》、散文集《给我一扇窗》《去卫河看鸟》。供职于河南内黄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唐小月

清江一曲绕山青

李　萍

春暖花开，碧波荡漾。

清江的晨曦中，玮用两头尖尖的鱼划子挑着薄雾在江心里回溯。我看见一朵桃红在鱼划子上若隐若现。

“嗨，我在这儿呢！”在满眼新绿中，我对玮新开的榨油坊展开了无限的遐想，便忍不住站在清江河对岸大呼小叫起来，似儿时的我和玮。

“喔吙，喔吙……”玮总是用她的独特来回应我。忽闻桨声，那片桃红就飘到眼前了，鱼划子就抵了岸，她弃桨从鱼划子上一跃而下。抱着我说，你没变，你没变！

“心间老屋，梦里炊烟，江畔难寻见”。我的心泛出一丝涟漪。恍惚间，有一股菜籽油的浓香扑鼻而来，似乎夹杂当年玮的妈妈做的油炸香酥“清江刁子鱼”的那个味儿，我迫不及待地上船说，闻到油香味了，走，去看你的新榨坊去！心却想他们两口子也算是读书人，怎么干起了祖辈的“老本行”了呢？

“在这儿开什么榨坊，榨坊开在居民街去啦！”

居民街是清江移民第一镇都镇湾镇的庄溪居民街，因修建隔河岩水电站为移民建的一条新街。下了鱼划子，一排排整齐的太阳能路灯像一个个低眉浅笑的土家幺妹弯腰成鞠躬式，好像在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走到“前面一座房，后面一片园”的居民街，突闻巨大机器轰轰作响，玮示意我“到了到了”。走到她家的榨油坊内，整洁明亮的厂房，高低不一的剥皮筛选两用机、炒籽机、榨油机和精炼油质机合理地分布在近 200 平方米的坊间。炒炉里齿轮翻滚转动，她的先生不停启动按钮，将一筐筐筛选好的油菜籽倒进滚烫的电炒籽机里，榨油机正压榨着新鲜的菜籽油，整个榨油坊充斥着一股强烈的油香味，坊内的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

“与我们儿时‘土榨屋’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我惊讶这巨大的变化。

记忆中，玮的祖父母和父母经营着一个传统的手工榨油坊。他们把收获的菜籽、油茶籽、花生包括漆籽、木梓籽等油料晒干后，倒入土灶锅内翻炒，炒熟后摊晾至凉，然后放到石槽用牛力碾碎、靠人力磨成粉。把油料碾成粉末，用斗做量具，分成一包一包放在土灶锅里摊上纱布包袱气蒸，一是使油渣分离，二是消毒杀菌。从热气腾腾的蒸锅里取出，用特制的纱布铺在稻草筋上，周边套上两道铁圈，用脚踩成坯饼，又将坯饼装进榨盒，通过撞击木楔朝着一个面挤压，撞击挤压过程中，油顺着榨盒下面的孔“哗哗”流出来。排榨是用一根直径 1 米以上又特别坚硬的整根木头挖凿而成。我放学常常并不着急不回家，随她到“土榨屋”玩耍，趁着大人们不在时，模仿着大人的模样假装用“火炒、火蒸、踩饼、排榨、槌撞”等传统加工工艺“榨”出几滴“清油”，然后“请家家客”。有时也会细着嗓儿，学几声大人们悠扬的号子声，或是捏着鼻子装成排榨沉重的撞击声，放在清江河谷回荡。这时，大人们但凡听见就会厉声呵斥，“幺妹娃，不学这个，叫你们的弟弟来给我们喊号子”。弟弟们挤在“土榨屋”外扯着公鸡打鸣似的嗓音乱叫一通，搅乱了正在撞击排榨的号子节奏后就撒欢地散到墙旮旯去，抖动身子怪笑。

可，这抖落的笑声在一个暑假戛然而止。

那是 1994 年，湖北省清江隔河岩水电站

第 4 台水轮发电机组顺利通过试运行，正式投产，实现充水、启动、并网和试转四个一次成功。隔河岩水电站主体工程从 1987 年开始建设，比预期 1995 年提前一年建成。

那年暑假，我到姑姑家玩了一段时间，回来想去玮家的“土榨屋”玩，父亲说玮的父母上镇里开了会，回来就将“榨屋”关了。

父亲还说玮要转学了，转学证他给开好了，只等接收的学校确定下来，他帮忙填上校名就可以了，不耽误玮上学。我一时委屈得没有办法，觉得是父亲利用职务之便将我们俩分开了，在家哭闹不止。

父亲才告诉我因修隔河岩水电站要筑坝，玮家的老屋将会被淹没。玮的祖父母暂时守着老屋，父母整天忙着到处找宅居地准备盖新房子，他们举家移民搬迁。

玮搬家后，因转校，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她说当时，隔河岩库区 1 万多良田被淹没了，种植油菜的面积骤减。玮的一家成为了全县 26000 多名移民中的一部分。她的祖父说：“从小在清江边住惯了，搬到山上后，早晨起来，看不到清江河，像丢了魂一样！”就这样，这些不愿离开清江河的移民，习惯了看清江，吃清江，依靠清江，就近后靠，他们在高出清江最高水位 150 米的高桥村的一处山上建了新房。

玮的回忆，将我带进了一个我不知道的过去世界，又把我带进了她的现代“榨油坊”。

“这机械都用电了？动力足吗？电好用吗……”我不禁问玮。

“当然好啦！你不知道，一年前，我们开了个 20 平方米的小型榨油坊，很多城里人托人买我们的菜油，随之而来，榨油机也都朝着大型化全自动化方向发展，两相小型榨油机满足不了榨油的指标要求，产量也跟不上客户的需求，所以就选择买了现在这种大型的全自动榨油机。”玮带着我边参观她家的新榨油坊边大声地说。

玮还告诉我，1997 年，为改善库区移民生活，长阳县鼓励发展网箱养鱼，一时间，“清江鱼”名声大振，成为中国名牌农产品。玮一家又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网箱养殖“清江鱼”，在清江河边建起了几个网箱，养清江鮰鱼，收入还不错，玮的家里新添了 34 吋大彩电、双缸洗衣机和大功率的音响等家用电器。只是，当时电压极不稳定，电饭煲常常煮出“夹生饭”，看“扯扯电视”，听“拉锯音响”，夏天吹个电扇还要“歇会儿”。直到 1998 年农村电网第一次改造后才有所改善。

2001 年左右，随着清江流域高坝洲水电枢纽工程的兴建和运行，清江库区的网箱养殖逐步发展起来。在当时的背景下，农业结构调整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形成规模，推行网箱养殖不仅带动了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成年的玮和她爱人的就业。

2008 年，随着第二轮的农村电网改造，玮所在的村也列入了农网改造。玮家的网箱养鱼乘势扩大了规模，增加了鱼的品种。为了方便管理鱼，他们还在网箱上盖起了小房子，并在供电所电工的指导下将电源接上，安上了空调，日子过得冬暖夏凉。

随着清江鱼数量增加而滞销和政府改造荒坡，抽水灌溉等政策的落实，几年前，很多移民又兴起了种植油菜，玮一家又开始商议着建了个小榨油坊，榨油坊使用的都是两相电，因为动力不足，常常白天工作出现“糊机”的情况。榨油中途停下来，生意也因此而不稳定，他们不得不添置了一台柴油机，可是柴油机消耗很大，他们的菜籽油的利润相对就少了，旺季一季下来比现在要少挣两万多元。加上噪声也大，弄得整个榨坊有种“乌烟瘴气”的。因此，那时他们的收入还是以在清江网箱养鱼为主。

在清江网箱养鱼期间，供电所的电工经常上网箱上帮忙检查供电线路、排查用电安全隐患，教他们用电光源诱捕蚊虫喂食清江网箱养殖中的特有品种“鸭嘴鲟鱼”、讲解安全用电知识和节约用电小常识，还为他们的榨油房用电排障“救急”。

然而，随着网箱面积的扩大和鱼饵料投放的增多，清江库区的水质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大量存在的无证非法养殖活动也对库区生产秩序和航行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

从 2015 年 9 月起，随着清江保护提升为

省级生态战略，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清江是湖北境内长江上中游最大的支流，清江的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建设对保护长江中下游水生态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已被摆在压倒性位置。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清理取缔，清江将失去往日水色清明十丈，人见其清澄的风采，“八百里清江美如画”生态旅游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果任网箱养殖无序发展下去，既对不起子孙后代，也负不起这个历史责任。湖北省将清江保护提升为省级生态战略，清理取缔清江库区网箱养殖，已成为保障清江流域水生态安全现实要求。

2016 年的一场特大洪水后，让大家更加关注到大面积存在的网箱对隔河岩大坝泄洪的安全性、库区生态环境的科学发展及长江一带的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日益明显，并且影响旅游观光船的通行。长阳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对库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和调研，并对网箱养鱼加以限制管理。

2017 年，正式开展隔河岩水库网箱养鱼取缔专项整治行动，彻底杜绝安全风险，重新恢复水库生态。为配合网箱取缔行动，清江长阳段各个涉及的镇政府成立了由人大、公安、畜牧、社区和供电部门组成的网箱拆除“五包一”专班，负责包拆网箱、包销售、包服务、包协调和包安全。供电公司是专班成员之一，除了这五包任务外，还担负着清理、拆除网箱用电，及协助渔民销售鱼的任务。

2017 年 11 月，政府宣布月底前全面取缔清江库区所有网箱设施，杜绝库区网箱养殖和投肥养殖等违法行为。玮一家，看着好不容易苦心经营的几十个网箱在一个月内被拆除，心里非常寥落，不知所措。

拆网箱电时，玮的先生对义务帮忙的电工说，当初鼓励网箱养鱼时，电是你们帮忙安装的，现在拆除网箱养鱼也是你们来帮忙拆的！这有点像“解铃还得系铃人”的意思。电工安慰他们，“解铃还得系铃人”，近两年供电公司在清江两岸进行大规模的农网升级改造，还村村通动力电，在家门口就有三相四线电源了。

“可不是嘛，长阳这 2 年时间农网升级改造都投资了 7 亿多元，还有‘国网阳光扶贫行动’中对动力电的大力投资呢”！我补充道。

玮说，电工给他们讲的动力电信息，对于他们家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令他们心动不已。于是，在 2017 年年末，他们确定增设大型全自动榨油机。申请使用三相电源时只打了 95598 客服电话咨询了一下，第二天带着相关资料去当地供电所营业厅填写申请书，办理报装手续。供电所受理后，派人现场查勘、设计，到施工完成，仅仅一周的时间，一条新的 400 伏的线路为他们油坊扩张提供了支撑，玮一家心里有了底气。

自今年 1 月新榨油坊开张以来，他们家的进账可是小榨油坊时的三倍了。今年还准备办一个农家乐。

“那当然啰，三相电榨油机的优势是生产动力大，三相电的功能强，可以为榨油机提供更大的动能，生产效率快，自然榨油机的生产功率和出油率就会提高。”我替玮高兴的同时，及时向玮卖弄了一下专业知识。

说话间，玮冲我神秘地一笑，招呼我随她进了榨油坊的里间。

呵！这不是我们小时的“土榨屋”么？我被眼前的那些土得掉渣的榨坊工具惊呆了！

看我一脸惊奇，玮解释说，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你问我老榨坊还在不在？我说榨油坊早已不存在。如今，榨油用的是电动的榨油机，经精细加工除去了有害物质，提升了油的品质。政府财政出钱为种油菜买保险，遇到自然灾害由保险公司赔偿，还跟榨油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一到收油菜的季节，老板上门来一车车把上好的油菜籽拖往镇上换油，换回大把的现钞。村里很多人都买上了农用车、摩托车、小汽车，用上了电脑和手机，大家因种油菜而渐渐变得阔气起来。

“我想把‘土榨屋’复原，供来买油和清江旅游，到农家乐吃饭的人参观、拍照留念，感受我们土家族人勤劳和智慧，感受古老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不同，我也可以再增加些收入。”听罢，我不禁为玮的精明和睿智拍掌

称赞。

在玮的新榨油坊，不，其实是她新注册的植物油生产公司，我们爬到楼顶，极目远眺。望着碧绿的清江河，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如洗，群山攒蹙，葳蕤葱茏，山上电网铁塔手挽手，清江河玉带环绕，澄碧如镜，水光潋滟，清风徐来，飘来阵阵浓郁的百花香气。回想玮一家几十年走过的历程，我禁不住心潮起伏，不禁又想起了1998年夏天抗洪抢险那惊险的一幕。当时清江库区两岸沿线，滂沱大雨，移民们乘一叶小舟，遇险移民户胆战心惊地搏击在汹涌澎湃的江水中，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清江隔河岩库区移民真是不简单，为了国家建设，他们舍弃祖辈生活的家园，有的远离故土，去到了陌生的江汉平原，有的被迫后靠，过着失去生产资料的艰难生活。都镇湾镇是全县的移民大镇，全镇淹没肥沃良田5000多亩，移民近3000人。为保荆江不分洪，他们又一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近处，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土家音乐，庄溪居民街的居民兴高采烈地跳着民族舞，男女老少，舞姿蹁跹，怡然自得。

玮见我一时走神，便催促："你说要到我老屋看看的，我们划鱼划子去。"

看着桨片依着鱼划子在水中颤颤儿，我心也随着碧波颤了颤，旋即就荡开了。青山隐隐，绿水悠悠。

土家族人的发祥地武落钟离山下。清江仿佛还是儿时那一条轻盈柔和质地细腻的绸缎，晾在这山和那山之间的树荫里，调皮的风儿，吹得它起伏不定，一段似碧玉嵌在河床底，一段似黄金缀在田野上，一段又似薄纱缠住幺妹腰，一段竟然飘上天空不能分辨。清清的水，涓涓而来，像一首悠扬缠绵的歌随意泼洒在山涧野地，那曲调儿轻柔如丝帛，婉转如南曲，春汛时，它们还会岔开两道，窿出一个绿坝，把翻转出的朵朵白浪浪尽后又合着春潮拍岸。我们这些在岸边嬉戏的孩子，惊呼着提着裤儿，撩着裙裾，光着脚丫拼命地跑向在岸边打鱼捞虾的父母的怀抱。裤儿跑掉的男孩，往往憋着眼泪引得大人们大笑……

我和玮就是在这样的嬉笑中，追逐时间的步伐。

临别前，玮说，明年，她要在县城再开一家小榨坊，开个农家乐做香酥"清江刁子鱼"来解我的乡愁。我感慨万端，我们友谊就像电网那般清洁无污染，且动力十足地将我俩连在一起，从清江河岸追到"土榨屋"，又从新榨油公司追回童年以及一曲绕山青的歌谣。

李萍 女，土家族，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湖北长阳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不见炊烟

吴登洲

小时候，金花问爷爷：“早晨一起床，第一眼就看到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烟囱，总是冒着一股浓浓的青烟，挡住了初升太阳射向窗前的光芒。什么时候能让这烟囱不冒出讨厌的黑烟，观赏到色彩斑斓的天空呢？”

爷爷布满皱纹的脸微笑着，抚摸着小金花用红头绳扎起两根小辫子的头说：“孩子，这烟囱啊，我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就有了，你奶奶、你妈妈烧水煮饭都离不开它呀。”

爷爷接着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炊烟还有为你报时功能呢。清晨，当屋顶烟囱冒烟的时候，你就该起床穿衣梳妆了，晌午，当烟囱冒烟了，你和小伙伴们玩耍就该结束了，早点回家吃午饭啊。傍晚，烟囱冒烟时，咱们农家的晚餐又向你招手了，你该回家吃饭洗澡睡觉了。”

在金花的记忆里，炊烟总是随着日出日落的节拍，冉冉地升向天空，飘向天际。每当清晨炊烟升起，金花看着村子里的大人们扛着“三斤半”，向广袤的田野出发，黄昏时，袅袅炊烟，又呼唤着辛勤劳作的人们，怀着劳动喜悦的心情，趁天还没黑下来，踏上收工回家的路上。

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屋顶烟囱的袅袅炊烟，伴随着金花的成长，她从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变成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大姑娘。金花在镇上读完高中后，她的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想到了一块，都不愿让金花去报考大学而离开他们、离开村子、离开故乡，去过城里人的生活。他们这种乡土情缘流入了血液，融入了灵魂。城里人的生活虽多彩多姿、五彩缤纷，可怎及故乡广阔田野、绿水青山的守望，农家小院的幸福与温馨？

金花没上大学，成为她终生的遗憾。这年，她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与村里青年银锁一起走出大山、远离故乡，来到深圳一家大型餐饮企业务工。她从一名不起眼的洗碗工干起，不出三年成为一名大堂经理，管理着数百号员工，为这家餐饮企业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一名打工妹凭着自己勤思善学、努力打拼，金花成为这一线城市里的白领一族。但时间一长，金花思乡的情愫和返乡创业的想法涌上了她的心头。

金花和银锁在异地打拼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她俩凭着在城里打拼数年赚到的“第一桶金”，毅然回到了久别的村庄，办起了一家农家乐，起名“客家擂茶馆”，接待南来北往的游客。这些游客踏入绿水青山的乡村，来休闲、踏青、采风。

客家擂茶馆“火”了，她制作的金花擂茶系列小吃，登上了央视四套一档著名的美食节目，并被全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国名小吃”。每当金花为客人摆上“湿子花生、开胃梅菜、小河鱼干、黄椒豆腐皮”等客家系列小碟，配上浓郁飘香的客家擂茶，这座农家小院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鲜香。

金花这个村子，是一个闻名海外的一个古村落，村子旁边有一座客家公祠，这个村子还是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亿客家人的祖居地，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客家人后裔，回到这里寻根问祖、祭拜自己的祖先。这座古老村落，蕴含着无限商机。

这座古老村落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民以食为天、食以火为先、火靠柴来烧”的传统生活方式里。金花从七八岁起，就和爷爷一起上山砍柴，村子里附近山头被砍光

了，就到远处去砍。有时砍一担柴火，还要带上午饭，从清晨出发，到天黑才能回家。后来，就连山坡上新长出来的茅草，还不到成人的小腿高，就被人们割去当柴火烧了。

村子周边延绵数十里，一座又一座青山，经不住家家户户上山砍柴，逐渐变成了一座座光山秃岭。山林植被受到严重的破坏，每逢春夏大雨，村道就变得泥泞不堪，两边山头不时泥石滑落，落到路边阻碍交通，落到田里毁了庄稼。这个闽江源头村旁的小河，山洪夹带着洪水滚滚的泥沙，一泻千里直奔闽江流入东海。

这一年，福建省政府派出了专家学者来实地调研，作出战略决策，在这里两镇43个村，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厨房革命”，告别了用柴火烧水煮饭的历史，村里人全部使用“电磁炉、电饭煲、随手泡”等厨房家电。政府还给广大农户们按月发放燃料补贴，出现了“村姑烧饭，政府出钱”的新景象，村里人过上了电气化的新生活。这座古老的村落，从此，不见了炊烟。

这些年，省里市里县里的机关干部和当地乡村群众，每逢春季植树造林的季节，纷纷来到这被砍光的山头，植树造林。先后连片种植起“水保林、电力林、防火林、经济林、生态林”等，树林延绵数十里。还实行了“全封山，八不准禁令”，不许任何集体和个人上山砍树、劈柴、割草。如今，在金花家的村前村后的山头上，又出现了郁郁葱葱的绿色希望。

古色古香的客家擂茶馆，每天都要接待百十名客人。以前，金花靠柴火烧水、煮饭、炒菜，一天要烧掉10担柴，一年就要烧光一座小小的山头。如今，她开始用清洁能源，厨房里全部用上了现代的电气化家电，每月还可享受政府按月发放的燃料补贴。这些年，她先后接待了很多海外和国内的媒体记者，他们吃了金花的客家擂茶，纷纷赞不绝口。

金花和银锁忙里偷闲，两人又来到了村后的小山头，依偎一起，像小时候那样，久久地看着那灯光耀眼的村落。小时候，村里百十户人家农家院落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飘向天际，是记忆中一抹烟尘。

吴登洲 供职于福建三明宁化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一块电表的见证

王　烨

一座电网之塔。

时间之水徐缓而过，四十年电网营销变化，足以形成一道河流，足以有浪，拍打电表的匣子，发出惊喜之声，足以有潮，叩击世界之门。

其实，真正认识电网营销这四十年的变化，需要眼睛、头脑、双脚，乃至长久的时光，点点滴滴，日积月累。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站的变迁，我觉得小站的变化，不仅荟萃了我们地方整个电网的发展，而且还包罗了我所在的城市的变化，而今天，我要细数这些年电网营销的发展。

我是1997年从小站调到县里的用电所工作的。那时，每天清晨，我都会从居住的城北街，骑自行车去单位，而中间必经一条长长的居民生活区。每次路过那里，由于职业原因，我常常关注的不是周围竞相攀高的建筑，也不是小城缓缓掠过路面运载沙子的一系列冒着黑烟的拖拉机，而是居民小区墙上的那一条条电线和那一块块黑色的电匣子。

当时，对于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小县城说来，蜘蛛般的电网只能算一个不堪重负的循环系统。那个年代，一盏盏电灯通过一根细细的电线将一家一户以及零散的院落连成一个零散的整体。每天，我走进营业厅，满眼全都是挤得水泄不通等着交电费的人群。

我当时做的工作是核算居民电费，外带表库管理。每天，我在办公桌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在那一张张用红色笔画了的表格上，用手去填写那密密麻麻的黑色数字。然后，再在我们自己开发的小系统里输入。当时计费的电能表是机械式，有的用户只能用三带一，也就是三块单相表合起来去计算一个用户的电费。由于系统不能自动完成计算，我每次是手工算完，再填进系统。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个农妇找来，请求我帮她看看她家是不是电表坏了，为什么上个月的电费高出了好多，那时，我心中不免暗暗惊慌，核对后发现是三块电表中一个电表出了问题。

后来有了电子式电能表，那年夏天，我到了一个市区公司上班，市区可真大，五百万人口，这个时候，我还是干老本行，不过，抄表变化不小，大客户的电表开始用负荷采集系统上传，一部分用户也彻底地告别了三带一计费模式，民居墙壁上的电表布局也渐渐错落有致。大约两年后，整个城市焕然一新。

直至今日，那些机械式的电表渐远，渐次退出我们的视界。然而过去的每一件事，都能传感到我这里，让我听到四十年来：一块电表，从机械式变成智能的。

算费，从手工到系统，从单个到联网，从一个省会变成全国联网，如今，我无论走到哪里，带着自己的权限便能轻松工作。

APP交费方式，让我们彻底地告别了营业厅交费的焦急等候。

我再也不用爬上爬下，拿着手电筒猫着腰，眯着眼睛费力地去看电表上的数字。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动了火线，动了零线，一个智能化的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缩短了、拉长了时空的距离。

四十年的今天，我激动地一遍一遍向你诉说着电网营销的这些变化，企图掀开在电网智能化的今天，营销的发展，印证你我美好的记忆。

王烨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留住阳光》《飘零岁月》等。《留住阳光》获中国电力文学奖。供职于山西运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报告文学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诞生记　　张文睿　陶　蓉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诞生记

张文睿 陶 蓉

拂去岁月尘封，回眸历史沧桑。

这里有一段段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往事，是碎片，也是断章。

这里还有一段段不是碎片，也不是断章的故事；一个清晰的、重新抒写的故事：一座电力博物馆的诞生。

一部专题片的构想

2012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

国家电网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办公楼。一位叫李咏的员工，推开了综合服务中心（新闻）主任王胜利的房门："王主任，您知道今年是什么年？"

王胜利侧身拧开一个茶叶罐儿："你也沏一杯？铁观音。"

李咏说："今年，是咱们秦皇岛有电一百年，您看，咱们媒体部是不是拍一个秦皇岛电力百年的专题片？"

王胜利双手捂着茶杯："先着手整理一下历史资料，然后嘛，鼓捣出一个纲要；我呢，回头向领导汇报，拍！"

李咏在综合服务中心（新闻）负责摄像工作，他的建议，让王胜利有些兴奋，他在窗前踱来踱去。

窗外，雪越下越大。

雪落无声。

转过年。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也不知不觉的消逝了，到了秦皇岛游客云集的夏日。

电力百年的专题片，没有问世。

缘由种种。

王胜利写字台上堆积的资料，有半尺之厚。这是人们看到的。看不到的是，他心里悄悄织的一张有些成型的网，关于秦皇岛电力百年……

鸽子在老厂房上空盘旋

时光倒移。

2010年左右，一群摄影爱好者在秦皇岛海港区东港路，发现了一处巴洛克风格老建筑，其东侧山墙，酷似澳门圣保罗教堂大三巴牌楼，格调古朴大气，就把它作为婚礼照

片拍摄的一个外景基地。

这里是一个老电厂的厂房。

八十多年前，这个电厂的全称是：开滦矿务局秦皇岛发电厂。因位于秦皇岛南山北坡脚下，亦称南山电厂。

此间，主厂房的顶部已经残破，千余只野鸽子于此安家。

摄影爱好者为朋友拍婚礼照片时，只要连击三掌，数不清的鸽子就会展翅蓝天，在老建筑上空盘旋，接着按快门声，响成一片。

秦皇岛供电公司综合服务中心（新闻），一位叫史文全的摄影记者回忆：大约是 2010 年三月份，他第一次到南山发电厂拍片子，围着厂房，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从外景上看，这座建筑就像教堂一样庄严、肃穆。它曾吸引不少拍电影、拍婚纱照的来这里选景。可细细一瞧，不免有些神伤。

厂房墙体主要是由枣红色缸砖建成，墙体有不少破损的地方，有的用其他砖补过，明显没有以前的枣红色缸砖精致。墙角长着杂草、开着黄色小花。蓝绿色的大门上，不少地方的漆皮翘了起来，推门而入，墙壁早已斑驳。里面房间早已破损，只有墙壁下半部分镶着的蓝色墙砖，色依然透亮。

厂房南面是原来工人住过的宿舍，北面是黄色的两层小楼，西面堆满电线杆、废旧变压器，东面有简易棚，还养着两条狗、几只羊，还有煤堆。当时刚下过雨，地面泥泞，有的地方还有不少积水，在厂房周围走都费劲。还有一条四、五米高老管道。

沿着水泥梯进入厂房二层，这里曾经安放着是发电机组，地面上空无一物，黄色格子地砖上，积了不少尘土，房顶也有漏的地方。阳光穿过东侧破损的玻璃窗，洒在老旧的墙上，让人感到一丝温暖，也感到一种忧伤。屋内西南角一个破损的小柜，里面几个放着不知放了多少年的玻璃瓶，还贴着标签，应该是当时生产用的。

房顶上有许多鸟儿飞过，它们应该是这里安了家。

听说厂房三层还有租户，从事印刷行业，他没上去看……

古城百年侧影

秦皇岛是一座古城，北依燕山，南临渤海，东与辽宁接壤，西与唐山毗邻，公元前 215 年，秦始皇东巡“碣石”，刻《碣石门辞》，并派燕人卢生入海求仙，曾驻跸于此，因而得名秦皇岛。

秦皇岛的地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版《山海关志 • 山川》中记载：“秦皇岛，城（山海关）西南二十五里，又入海一里。”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津榆铁路（天津—临榆。临榆县治在山海关）通车，延伸为京津通往东北的大动脉；这一年，秦皇岛港启锚开运。是秦皇岛的开埠之年，英国人于此筑码头运输开平所产之煤。

秦皇岛地区最初有电，则是在 1912 年。

当初，随着满清政府兴办洋务，筹建京奉铁路的需要，在山海关火车站内，兴建了北宁铁路电灯厂，供电范围包括站内办公室和宿舍照明用电，发电设备为直流 220 伏 15 千瓦发电机 1 台。

秦皇岛的第一盏电灯由此点亮。

民国初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秦皇岛地区老电厂、电站、营业所的旧址或历史遗迹，共有 10 余处。但主体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一处：海港区东港路 60 号院内西侧，原开滦矿务局秦皇岛发电厂。这也是秦皇岛市现存的，最早的电力生产场所，隶属于开滦矿务局。

厂房是 1927 年动工的，英国人出资，比利时沙勒罗伊市电气工程工作坊设计。1928 年投入运行。

当初，工程分两期，到了 1931 年底，全部竣工。负责向秦皇岛港口、京奉铁路秦皇岛火车站和耀华玻璃厂供电。

厂房砖混结构，地上 2 层，建筑面积 1800 余平方米。有 2 台 1000 千瓦发电机，配备低温、低压锅炉 2 台，年发电量 298.8 万度。

38 年后的 1966 年 10 月，原南山电厂停止了运行，电厂的设备被拆除。

脊梁——2018年第3期5月16日修改.indd 188 2018/5/16 上午10:21

此后，原南山电厂院内被三个部门的库房所占用。2000 年之后，这里先后有三家汽车修理厂、两个小的机加工车间，另有一百多位民工长期居住。

时光在 2013 年定了一次格。

这一年 5 月，南山电厂的厂房——巴洛克风格的主体建筑，被国务院纳入全国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定为 A 级文物。

两年后，南山电厂修复工程启动。

时任秦皇岛供电公司工会主席的李振军，对本地工业历史沿革如数家珍："细说起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皇岛港口周边地区有一片欧式建筑群。比如，耀华玻璃厂旧址。如今，那里经过修缮，已经建成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那儿曾是中国第一块机制玻璃的诞生地。还有秦皇岛开滦矿务局车务处，墙体也和南山电厂一样，是由枣红色缸砖建成，格调典雅庄重。近些年《秦皇岛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出台之后，老港口周边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原开滦矿务局俱乐部、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办公楼、南栈房、老船坞、京奉铁路桥，包括南山电厂等 21 处近代工业遗产，申报并纳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雨停了，天空飞架彩虹

2014 年深秋，国家电网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秦皇岛市文物局，联合策划了"百年秦电"历史传承文化项目，着手对原南山电厂厂房，进行抢救性的修缮，同时对所在院落进行统一规划。

这是一个周末。下了一整天的雨，傍晚时分停了，天空中飞架起一道彩虹。

躲着地上的积水，有五六个人在老厂房院落里，遛来遛去。

时任秦皇岛供电公司总经理闫承山，走在众人中间。分别走在他左右两侧的，是工会主席李振军、办公室主任陈永利、综合服务中心（新闻）主任王胜利等。

众人围着老厂房，走走停停，指指划划，边走边议。

闫承山总经理东问一句、西问一句。整整绕了一周后，他仰起头："咱们，再遛一圈儿？"

此刻，晚霞染红了西天，煞是好看。

闫承山总经理挥着手："下周一，开完生产早会，咱们好好议一议，大家都有什么想法，贡献出来！"

这个话题议了多次，数月后，经公司管理层一致决定：依托老厂房旧址，打造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并在院落一侧，翻建职工培训基地。

拍板当日，闫承山盯着王胜利的面孔："从现在起，在秦皇岛电视台、日报、晚报，连续打三个月广告，向全社会征集与电力相关的老物件……"

陈永利回顾："最初，老厂房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建博物馆的想法，一时还没有成型，但有了做一个电力文化传承展厅的愿望。这个时候，公司媒体想宣传'百年电力'的思路，基本成熟了。"

王胜利："我们一直要拍一部专题片，浓缩百年秦电的历史。找来很多资料，特别是公司史志方面的资料，对我们有不少帮助。经过细细的研读，一点一点，把秦电百年的脉络给梳理出来了。综合服务中心（新闻）的李咏，还采访了不少老职工，拍了许多素材。接下来，思路就慢慢地朝博物馆靠了。"

每块老砖，都是文物

2015 年春天，秦皇岛供电公司找到一个有文物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了细致的结构的计算。6 月初，土建队伍开始进入现场。瓦工、木工、钢筋工、管工、电工，各工种前前后后来了 200 多人，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就十多个。

按规定，修复国家 A 级文物，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不在现场，一砖一瓦都不能动。

施工的第一个原则：修旧如旧。

抢修修缮的第一步：把已经全面糟朽的房顶，挑下来了，换新的。

施工过程中发现墙体有不少地方破损严

重，需要找些旧砖把墙面的窟窿补上。换句话讲，老厂房墙上的窟窿，没有原来的那种砖，很难达到修旧如旧。

原有的每块老砖，都是文物。这种砖，叫开滦砖（KMA）。

时间倒退百余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唐山创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同时建砖窑烧砖自用。1912年，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合并，成为大名鼎鼎的开滦煤矿。

当初，唐山生产一种火泥砖。这种砖采用当地优质混合火泥（陶土），用新式西法制砖机、砖窑加工制烧，成品砖有棕红色、金黄色、咖啡色等。它表面有一层釉面，耐高温，耐磨，耐侵蚀，质量极佳。

这种开滦缸砖，常见于楼宇建造、地面铺设等。民国时期，开滦砖曾是中国出口量最多的工业产品之一，“KMA”是开滦矿务总局英文（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的缩写。

百年之后，这种砖在网络上的价格：98元一块。

网上有是有，但是想成百块儿的买、甚至还想多买，根本就不可能。

恰巧，在修整院落时，从地下挖出了一些老砖。除了KMA的，还有德胜牌的。施工人员估计，老厂房周边曾经有过类似的建筑，具体的情况，一时难以查考。

项目经理李成效回顾：“挖出砖后需要配色，让它的颜色与原来建筑的墙体颜色一致。先要去除原来砖体上面的标号，把标号里面的脏东西都剔出来，再放到背阴的地方晾干，然后从中选出与墙窟窿周边匹配的砖。

按照以前的工艺，先筛沙子，筛黄沙子，筛完以后的沙子配以前的白水泥，还不能按现在的工艺配，现在的工艺与修旧如旧有些距离。干活儿的师傅中，有几位的父辈，耍了一辈子瓦刀，我们就让师傅们回家问问老人，原来的工艺是什么样的，然后开始尝试。

最初试了多次，因为颜色和以前的对不上，不能做到修旧如旧。经过不断的尝试、调整，工艺才与匹配的颜色均达到了理想状态。”

老砖毕竟有限，也不够用，施工人员就把老砖切成两片或三片，当贴片儿了。墙体一共是修补了390多处。

修复门窗是又一个难点。

李成效说：“厂房西侧有些钢窗、钢门，就是原装的，八十多年后都已经变形了。几位钣金高手上下敲敲、左右打打，前前后后鼓捣了些日子，恢复如初了。

厂房原本的窗户，大多是木窗，刷什么漆呢？

我们就请来了一些老职工，让大伙儿回忆。

刷完几个窗户，问那些老师傅们：是这种颜色吗？”

在修复与修缮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了一个地下的涵道，是当年建厂的时候修的下水管网，是排水道，它可以直接通到海里去的。

三根老枕木与一个火车头

修复过程中，几位在南山电厂工作过的老师傅，提供了一则信息，在厂房院落一侧，也就是在海港区东港路60号院内一侧，曾经有过一条运送煤炭的小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铁路受到破坏，电厂工人将其掩埋在废墟里。

这种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

铁路埋了有三米深，整个都是表层土。这段铁路有323米，最顶头还留有3根老木枕。

早在1901年，这里便建成了秦皇岛最早的港口机车维修厂房，这条铁路便铺设于此。兴建南山电厂时，机修厂房拆除，但这条铁路一直保留，用以运输设备和燃料。

施工人员在恢复小铁路的过程中，还恢复出一个小站台。

铁路和站台，在院落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李振军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弄个火车头？

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连夜在网上查询了一下，心里有了底，一句话：买一个！

李振军：“我对领导说，您要是能抽出

工夫，咱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就一起四下转了转，陆续也看了几家，也谈了几家。

在唐山迁安地域，唐山钢厂所属的一个矿山附近，存放着几台老旧的火车头，一共存了六个，我们看中了一台。

这个车头是用汽车运输运到秦皇岛的。把车头分了三段，运过来现场组装，用了 18 天的时间。

这个火车头，是唐山机车厂生产的，上游型工矿用小型蒸汽机车，这款机车共计生产了 1700 多辆，这是第 1033 号。

火车头就成为院外展区一个夺目的人文景观。

1925 年的手绘厂房结构图

南山电厂始建于 1927 年，出图是 1925 年，建成于 1928 年。

这个老厂房的原始图纸在哪儿呢？能找到吗？

陈永利与王胜利等人，先后到唐山开滦煤矿的博物馆等处寻觅。他们在博物馆展板上，看见了一些南山电厂的老照片，就托朋友把电子版拷过来了。图纸没有线索。

这一天，王胜利等人到秦皇岛供电公司档案室，查找资料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旧箱子。

王胜利：“我们公司的档案室，机构编制在办公室，有三个同志管理。在博物馆征集物件中后期的一天，我和陈永利，还有一位叫刘学忠的同志，来到了档案楼。我们到了一个堆满了杂物的仓库，那间屋也就十六七平方米，里面有两个角铁的货架子，先翻到了一个写着“秦皇岛电力局”的铜牌，这也是一个文物。这就勾起了大家更多的愿望，我们三人就分段儿翻找。我分的是短一点的货架，上面有很多图纸，下面看到一个木头箱子，一掀动箱子，盖子就掉了，合页都没了，那个盖子是扣在上面的，搬下来一看，还是图纸。”

他翻到下面，发现里面的纸张跟别的不一样，背面是白的，有内容的那面是蓝底的，打开细看，就是南山电厂外形的图纸，是手绘的建筑图纸和结构蓝图，上面全是外文，我就赶紧的拿出来，一看有 11 张。

回去以后，找朋友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最后查了出来，是比利时沙勒罗伊市电气工程作坊设计的，里面包括他们设计的一个效果图，都是手绘的，非常漂亮。

我马上就拍了照片，用微信发给了振军主席。

李振军：“当时，胜利发微信给我看，我立刻给他们回电话，他们在电话那头儿喊起来：‘发现宝了！’说起这个沙勒罗伊市电气工程作坊，他们的设计是哥特式，包括现在澳门大三巴牌坊也是，它是日本人轰炸时剩下的一面残墙，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建筑。”

1949 年的电费收据

2015 年 4 月，秦皇岛供电公司通过市电视台、日报、晚报，面向市民征集与电力相关有老物件。同时在公司内部发通知，向老职工及家属征集照片和实物。

公司专门成立了物品征集组，撒开了搜集线索。

2015 年的夏天，《秦皇岛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刘学忠给王胜利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喜欢收藏报刊的孙先生，创刊号、号外之类的，他有不少。听说他家还有 1949 年秦皇岛的电费收据。

王胜利在部队当兵时，有个叫杨世尧的战友，后来是新华社记者，此时恰巧在秦皇岛。杨世尧说：“这样行不行，我们先在载体上，宣传一下这位收藏家，先不提发票的事儿。”

孙先生在市开发区有一所房子，其实就是一个仓库，他家在北戴河住。

那天，下着小雨。王胜利、杨世尧、刘学忠三人见到了孙先生，听他讲述收藏报刊的经历与故事。

孙先生从 1984 年开始，陆续花了近 20 万元，国内报纸的创刊号几乎搜集全了。杨

世尧说，把您的宝贝拿出来几份代表性的，我们拍拍，报刊登您的专访时用。

聊到兴奋之处，刘学忠说：“我在日报，老杨在新华社。”刘学忠的眉毛朝王胜利一扬：“这个小王是电力公司的，他想顺便看看您收藏的电费收据。”

孙先生愣了一下，略一迟疑，转身在一排旧书柜之间，摸摸索索地翻了一小阵儿。

塑封的六张电费发票，递到王胜利手上。发票抬头上均写着“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秦皇岛办事处”。

发票上户主名、缴纳费用、收费员姓氏，清清楚楚。时间分别是 1949 年 10 月与 11 月。

王胜利的嘴唇几度嗫嚅，他在寻找问价的、合适的语句。

孙先生说：“这回，就不要钱啦，送给你们了！”

隔了数日，《秦皇岛日报》用了半个版面，推出了把孙先生收藏报刊的专题报道；新华社刊发了介绍孙先生收藏的图片通稿。

1994 年的单相变压器

寻觅老物件要看缘分、看运气。还得靠自己的两条腿。

凭着自己的两条腿，王胜利等人拉回了一台 1944 年的变压器。

这是一台单相变压器，单项 6 千伏，当时是用豆油降温的，1944 年日本大阪生产。如今，这台变压器经过绝缘测试，通上电还能使用。

这是从柳江煤矿收回来的，可称为一件镇馆之宝。

王胜利：“抚宁县上庄坨，有个停运的老电厂，叫北山发电厂。一天，厂长葛树兴让我去转转，瞧瞧有没有想要的物件。遛了一遭，配电变压器、刀闸啥的都有，就是不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不算稀罕。我问老葛，附近有没有什么电机修理厂之类的？

老葛领我来到一家电机修理厂，厂长是原来柳江煤矿设备科的科长。这个人喜爱收藏，后来开了一个电机修理作坊，原来柳江煤矿的电机什么的，都拿到他那儿修理。

老葛说，我们厂原来有一个保安，跟这个厂长有亲戚关系，我就开了十几公里车，接上这位老兄，二次返回修理厂。

到门口就听到狗汪汪叫，几只大狼狗，挺吓人的。

厂长姓陆，我就讲电力博物馆如何如何。

陆厂长说，你看去吧。

我们就在院落里面翻、找。

我问，您这儿，老点儿的东西搁在什么地儿？发电机、电动机啥的。

陆厂长说，电动机还真有一个，日本的，你们要不要？边说边带着我们往院里面走。

我们确实看到一个老物件，但没有名牌，我有些犹豫。

陆厂长说，还有两个日本产的单项变压器，在后面用油毡盖着呢。

细看，油毡上面还有水，刚下完雨，别的电机什么的都风吹日晒雨淋的。

再一看，两台一模一样，一台是接线的瓷瓶完整一些，一台瓷瓶碎掉了。上面还有铜质的铭牌，两个上面都有，我用手在上面擦，把两个都擦出来，大阪变压器株式会社制造。上面还有额定功率、电流、电压等级、频率。上面写着皇记 2604 年。

我赶紧拿手机拍了一张，看，上网一查，皇记 2604 年就是公元 1944 年。

我马上给老葛使了个眼色，一番口舌之后，陆厂长咬定，两台都要不可能，只能拿一台，少于 8000 元不行。

我们就挑了铭牌最清楚的一台……

宝物在远方、在身边

在场馆修缮过程中，发现了 7 盏灯，是 1928 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原装灯伞。

如今，一盏列为展品，剩余的 6 盏灯，高悬于展厅上方。

此 7 盏灯，亦尊为镇馆之宝。

李振军：“厂房翻建时，房顶都揭了，需要换新的。房顶上吊着的那些灯咋办呢，我先说卸下来看看吧。

拆下了一试，还能用。再一擦，擦干净后再一看，是1928年美国通用公司原产的灯具。装上仿古灯泡，通上电，依然能用。”

宝物的存在，有一个前提，两个字：保护。

当初厂房地面铺的是彩色的地砖，是从比利时进口的。如今还保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墙裙，是蓝色琉璃瓦的，历经近百年，依然光彩透亮，珍贵无比。

李振军：“我年轻时搞设计出身，搞过八年土建设计，我也搞过规划，对各类建筑材料都比较熟悉。我对地砖与墙裙非常上心。我们首先明确，我们是保护性的施工，换房顶之前，先把墙裙保护起来了。

地面呢，垫了30公分的沙子，再在沙子上铺木板，就怕从上面掉下东西，把地面上的砖砸坏。

在展厅上空，架着一部天车，也是1928年比利时生产的。

李振军：“这个天车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也是与南山电厂同龄的老物件，据老职工回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能正常使用。

我们不难设想，倒退若干年，厂房里的设施，能拆的都拆了，天车的位置实在太高，就保存下来了。眼下，就成为了一个永久的展示。”

网上淘到《冀北电力专刊》创刊号

在众多的展品之中，有一本《冀北电力专刊》创刊号，创刊于1948年3月，16开88页。

封面是紫红色的。封面底脚上注明了主办单位：资源委员会冀北电力公司。

这本创刊号价值不容低估。

发刊词曰：“本刊则为不定期刊物，注重工程及管理学术之研究，以交换经验增进知识为目的。”

专刊封面是石景山发电所外景；封二，“平津唐电力网系统图”覆盖整个版面。

从内容上看，电力技术的文字占比例大些。如，“一年来唐山发电所整理概况”，“天津第一发电所一号发电机之损坏与修理”。也有管理范畴的文章，如“材料领用保管暨账务处理之我见”。

第11篇文章，“发电机及变压器之介质吸收特性”，其作者是曾担任过华北电业管理局总工程师的吴祖光。

发刊词的撰写者，是原冀北电力公司鲍国宝经理。

陈永利：“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在这期专刊里面，有一篇关于南山电厂运营的调研报告。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王胜利：“这本创刊号，是我们老物品征集组的同志，在一家旧书网上淘的。最初标价300元，后来这本刊物又转成了竞拍物。几经周折，我们花了100元，拿下。”

两张地图与400张老照片

在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两张地图吸引了众多的观众。

一张是日本人绘制的“支那资源点与运输路径图”，另一张是山西省介休县地图，清末绘制的，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标有电力线路的地形图。

都是珍贵的原件。

陈永利：“日本人绘制的这张图，是我国煤矿资源的分布图，是手绘原图，是我们从民间收来的。它清楚地记载着每一个煤矿离出海的距离。日本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甚至再早几年，就把中国几乎所有的煤矿资源所在地，以及运输道路，最终到达日本的通道、途径，都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这张图，醒世价值极大。”

另一张是山西省介休县地图。

陈永利：“介休的图，是朋友托朋友寻找的。这张图的收藏者在千里之外，我们想要，人家不愿意给。我给人家打了七八回电话，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图先放我们博物馆展览，您什么时候要拿走，就还给您。”

后来，这张图从千里之外，顺风快递保价发了过来。

2016年夏天，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的同

行们来馆里参观，站在图前，上下瞧左右瞅，仔细看了好一阵儿。

一位小伙子开玩笑地跟陈永利说：“用两个古董灯具，换您这张图，如何？”

博物馆展览的第五部分是秦皇岛老照片展区，分风光长城、城市记忆、中西交融、市井百姓四个系列，全面介绍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秦皇岛地域的风土人情。

王胜利：“1898 年。光绪皇帝朱批将秦皇岛定为‘自开口岸’，北戴河被辟为中外人士避暑地，开创中国近现代旅游先河。到了 1903 年，通往北戴河铁路建成，它与秦榆铁路接轨，成了一个旅游专线。当时有一个外国工程师，他修铁路时，发现这儿特别适合旅游，他就大力宣传这个地方，好多外国人都来了，盖了许多小别墅，在这里长久地住了下来。这些图片是通过网络，在收藏者手中买的，一次买断。有 400 多张，展出了 100 多张。都是外国人拍的，以记录个人生活为主，留下了清晰的时代印记。”

教学楼与博物馆融为一体

按照秦皇岛供电公司的整体规划，依托老厂房旧址，在打造电力博物馆的同时，在院落一侧，翻建职工培训基地。

李振军：“原来在院子的一侧，是我们的职工培训中心，带电作业、登塔作业、技术比武这些，都在那儿培训。还有市里面电工取证等。”

可是原来的学校，已经和他们最新的培训内容不太适应了，需要扩大培训规模。为了使学员能够住、吃、活动，秦皇岛供电公司就翻建了教学楼。

有一句话，叫崇尚技术、重在实操。这八个字，重要无比加上无比重要，是秦皇岛供电公司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

现在，电力技术，发展得多快呀！

秦皇岛供电公司的青年职工，包括那些技术还不错的老职工，都得跟上时代！

由于老南山电厂这地界儿，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抢修、修缮和恢复老建筑可以，拆除一般的建筑可以，但不能建新的。临时建筑除外。

怎么办呢？

秦皇岛供电公司考虑，建筑钢结构是属于临时建筑的一种形式，但是它在功能上，完全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工期短。

我们就采取了钢结构，建了 5 层共 4900 平方米的教学培训楼，每层是 998 平方米。这样的话，实现整个教育培训的职能，能容纳 150 人就餐、住宿和培训。

整个教学楼建筑的色彩与格调，与电力博物馆相仿、相近，或者说，融成了一个整体。

秦皇岛供电公司还建了一个足球场。这个足球场建成，不只是对培训功能的补充，实际上它也是一片绿地，是对整个院落建筑本体的一个映衬。

可以说，电力博物馆与职工培训中心教学楼，连成一体，是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文化载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司的企业文化基地。

布展期间没有取暖设施

2015 年底，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初具规模。

博物馆最显著的建筑标识，是厂房东侧高大的山墙，酷似澳门圣保罗教堂大三巴牌楼。

博物馆全部占地面积 36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110.46 平方米，展陈空间 2151 平方米，设有历史馆、科普馆及室外展。

博物馆外北侧，为室外设备展区，展示的是一座老旧的 110 千伏老变电站——南李庄变电站的全部室外设备；南侧展区展示原铁路、站台及老火车头。

室内展区以秦皇岛点亮第一盏灯起始，从电厂建设、供电线路建设及机构变迁三个方面，详述了秦皇岛电力百年历史。展品涵盖了清末、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电力设备、地图、图书、票据等 1000 余件珍贵文物。

布展工作庞杂繁复，时间持续了 28 天。

此前，《秦皇岛电力博物馆陈列大纲》历经 18 次修改。

陈永利：“做博物馆资金很紧，我们请了一家知名的公司帮助设计展厅，他们要的设计费用，远远超过了我们能力。我和这家公司谈了 4 次。我说我们这个博物馆，也是以后你们的一张名片。最后以我们满意的价位，签下了装修协合同。”

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博物馆的整个布展方式，都比较现代，没往墙上和地上打一根钉子，都是用展架的形式，内容随时可以调换。整个布展就是简易式的展柜加展板，没有高大上。

当时也是设计、施工、征集同时进行，这边弄着展板、那天弄着展品，时间紧张。

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是秦皇岛历史上最冷的一段日子，天天都是零下十五六度，最冷的那天气温达零下 22 摄氏度。

开馆前的那段日子，恰逢秦皇岛最冷的那十几天，布展工作，紧锣密鼓。

综合服务中心 12 位员工，整整忙碌了半个多月。员工们每天擦洗那些收集上来的老物件，擦完一遍不行，擦两遍，擦完以后打上油。大伙儿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差不多都是晚上两三点钟，才能回家睡觉。

展陈空间 2151 平方米，取暖设施尚未到位。员工们“棉裤外套羽绒裤，毛线袜配雪地靴”，再一人披一件旧棉大衣，把展厅与展品，擦得整洁干净。

有一位老师傅，布展时脚生了冻疮了。等到开馆那天，老师傅退休了。

第一张电力博物馆参观门票

2015 年 12 月 28 日上午，陈永利接到一个电话，说下午将有几位上级领导，来秦视察新建变电站与配网线路的生产情况，顺便到博物馆转转。

陈永利：“我记得是傍晚五点四十五左右，天都黑了下来。一行人有十一二位吧。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我迎上去伸出双手时，马上有人告诉我，走在前面的，就是咱们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新上任的田博总经理。”

次日陈永利才知道，田总到冀北任职的第三天，就来到秦皇岛，下车第一站，就直奔电力博物馆。

那天，特别寒冷。田总穿的是薄呢子半大衣，不是特别厚。陈永利暗自琢磨：就讲半个小时吧，简单介绍一部分，别把领导们冻着。

当时，博物馆布置的还不是很完善，但领导们瞧得非常仔细。特别是在冀北电力的发展史的展板前，驻足了许久。

田博看到了一本 1948 年油印的电力培训教材，笑着问：“找到这些老物件，很不容易吧？”

陈永利说：“这是一位老职工捐献的，老人八十多岁了，原来在山海关那一带巡线、维修，干了一辈子。”

不知不觉，领导们在博物馆上上下下参观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田博身边有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搓手。

整个参观的过程结束后，陈永利掏出一张参观门票，作为一个小礼物，赠给了田博总经理。

门票下方有一排字：海港区东港路 60 号；编号：000001。

博物馆正式开馆

2016 年 1 月 10 日，无风，阳光出奇的明媚。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馆。

闫承山经理率秦皇岛供电公司管理层全体工作人员，站在大门两侧，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数百名秦电离退休老人，满脸喜悦地涌进展厅。

在大厅左侧的巨型环幕前，众人驻足，共同观看《秦电百年》专题片。

百年秦电历史，浓缩于此。

随后，众人跟随讲解员在展板前，缓缓前行。

也有人在各展厅中，疾步穿梭。是想看看自己捐献的老物件，在哪个展柜中。

有人在低语，有人在惊呼。

“这有一本冀北电力公司职员录，1948

年的。”

“1968 年，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工资 76 块 7 毛钱。”

一位身材瘦高的老人，拉住陈永利馆长的手，走到一幅挂图前：“刚才跟别人聊了几句天儿，这段儿没听全。”

陈永利笑了：“这是一张中国电力分布图的复制件，原件现存于国家电网公司档案馆。它是 1948 年对外发布的，您可以看到，在它上面标注的一号电厂，就是我们所在的南山电厂。十分巧合的是，1998 年我们国家再次对 100 万千瓦以上机组进行梳理统计时，仍然是将一号电厂的位置，锁定在秦皇岛，也就是新建的秦皇岛热电厂……”

老人伸出右手，拢着耳朵，眼睛眯成一条线……

张文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南北东西茉莉花》、随笔集《二手论语》、评论集《不觉流水年长》、新闻作品集《再回首谁心依旧》。曾从事多年文学副刊编辑工作。

陶蓉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秦皇岛日报》《当代电力文化》等多家报刊发表文学、新闻作品近 200 余篇。供职于冀北秦皇岛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许鹏

诗歌

河西古卷轴（组诗）	王　彪
河长	徐祖永
这里有不可描述的欢喜（组诗）	吴伟华
写给春的情话（组诗）	静　子
巨龙在野（组诗）	姚　瑶
给每一朵花点上一盏灯（组诗）	刘月朗
闪电颂（组诗）	张永波
我，是一片国网绿（组诗）	夏宇红
在塔尖上歇脚的燕子	李晓霞
走在春天前面的巡线工	高彦君
古体诗三首	郝志勇

河西古卷轴（组诗）

王　彪

敦煌的春天

谁的广袖舒展
鼓荡东风，由远及近
从海天之间赶来
西风，你该歇一歇了
藏匿在三危山上
如鼻翼一般，一孔一孔的洞窟里
落入风伯的口袋

春天来了，风沙逐层剥落
渐渐蜕变的，是天幕的色彩
绿意塞满莫高窟层叠的褶皱
蜿蜒的党河水，从银河唤回
完成天地的对换

换季，这古老的仪式
总让人浑然不觉

一场重返历史的演出

这座宏大的建筑
满含深情，与游客对视
一起等候
一场壮阔的表演

多少故事从壁画之上
开始，到这里仍未结束
多少文字躺在冰凉的绢帛
却在舞台上，充满温度
如今，剧中人纷纷而来
和观众见面

这里回荡着不绝如缕的宣告
如海天潮涌，发出金声玉振

名号显赫的公主和贵夫人
回到梳妆台前
镇守边疆的大将军出行了
携众多的将士
以及河西走廊的烟尘
驿马飞驰，带着军令和圣旨
从长安来
各异的服饰，在交换色彩
聚集在城垣之内的人
口音杂沓，族徽闪烁
众生之上，诸天神佛
衣袂飘飘，在阵阵仙乐中
倾听一席讲经说法

从这个连接地层的建筑
我们一级一级走进
摊开的古卷轴里
黄沙掩埋的剧情

月牙泉边

看到明月的浅笑
从苍茫的沙海
亮出娇羞的皓齿
清澈的水，是一角古老的陈酿
含着荡漾的水草

月牙泉水，倒映出灿烂的晚霞
恍若华美的壁画
在讲述隐匿的传说

这时，厚重的黑幕拂过天际
没收了余晖
沙海顿时严肃起来

鸣沙山上

你的面容或许会随着风向
被迫扭曲，变形，却不改柔美的弧线
一如你的性格，甜蜜，安静
挂着浅浅的笑涡
牢牢地，吸引住我的目光
你的逆来顺受，让人心疼

骆驼是你的知音
慢悠悠，翻阅你的万千想象
那里收藏着你阔绰的私家庭院
将淡远的青山、蔚蓝的海浪、绿洲、红房
你的深情，就在那沉默里
一阵阵风吹过，再第二阵风来临之前
匆忙将蹄印收容在沙的回忆里

俯下身子，亲近柔媚的线条
山，消失了
只有沙粒，一闪一闪
像有很多话，欲说还休

瓷片闪耀

我发现它时
破碎的声音
停在空中，一直未曾坠落
谁打碎了它
这成为沉埋的谜团

一捧土，一堆泥，一身黝黑
被投入火的炼狱
让刚毅，一寸寸从柔弱里怒放
星火飞舞，荧光乍现
最终聚敛起剑的光芒

瓷片裂痕里，刻满怨念的纹路
那是出师未捷的豪侠
留下的侧影
或是玉殒香消的美人
散落的骸骨

一支支驼队走远了
一行行雁阵飞向天的尽头
白云聚散，日月循环
瓷片却不舍昼夜，就像光源一样
执拗地昂起头
放射寒光
那光，发出了声响

王彪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英大传媒集团。

责任编辑：庄晓玮

河长

徐祖永

早春的河水清澈澄碧，
有如儿时的清澈记忆。
我贪婪呼吸这久违的清新，
清新的我曾在河堤上玩耍嬉戏。
若不是水中的花白倒影，
我或许会忘记时光的更替。侄儿与我在河堤徜徉，
金黄的油菜花竞相开放。
这条曾经发黑发臭的河流，
如今为何改变了模样？
侄儿微笑着手指远方，
河汊里挖泥船在笃笃欢唱。

堂兄在村口向我挥手召唤，
村前这条河不曾将他遗忘。
当年正是他带队破田开河，
寒风中挖泥担土汗洒荆筐。
他们把这河命名为丰收，
丰收河运输过争缴公粮的荣光。

农药化肥助推水稻连年高产，
联产承包点燃致富的热望。
拖拉机开进了田间地头，
小船在河里已划不动双桨。
营养过度令河水浑浊浮肿，
丰收河在丰收中黯然神伤。

那一年夏天我探亲回乡，
远远就感到臭味在空中飘荡。
堂兄种植的黄麻浸泡在河中，
黑臭的河水引来鄙视的目光。
堂兄的皱纹在自责中加深，
黑臭的记忆令我久久难忘。

肩并肩堂兄和我在河边站立，
“河长公示牌”公开治河的秘密。
侄儿是河长负责治理保护，
堂兄协助他清除河上的垃圾。
公示牌写明了职责任务，
举报电话又把压力传递。
拆除阻水建筑化解纷争，
挖泥船疏浚河道风雨兼程。
边坡治理再不见私搭乱建，
垃圾桶取代了古老的灰坑。
养猪场养鸡场都治理污水，
丰收河又传来鸟语蛙声。

我称赞河长制称赞侄儿聪颖，
他说是新发展方式让河水苏醒。
乡亲们主要收入已来自水产，
大闸蟹小龙虾需要水体洁净。
侄儿和乡亲组建水产合作社，
保护河流清洁成为共同的使命。

侄儿的话让我如饮甘泉，
河中倒映出村庄的群楼飞檐。
儿时的小河也是明净似镜，
河水中记忆的只有草棚茅轩。

高质量发展成为乡亲们的自觉，
绿水青山也就成了金山银山。

侄儿的小船在水波中荡漾，
年轻的河长带着我沿河查访。
河上春风夹带清凉的水气，
轻拂脸颊让我神清气爽。
朝阳中河长极目远眺，
美丽乡村生发出无限遐想。

徐祖永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雪原的温暖》、长篇纪实文学《突然失明》等。供职于国家电投集团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这里有不可描述的欢喜

吴伟华

九月九日登高

粉色夹竹桃开了一路，没有丝毫迟疑
秋天啊！秋天多么陡峭
那么多人埋首其中，却形同陌路
草木带着熟悉的名字，没有变黄，变轻
拍照的女孩走过来
向我展示她的作品——
你拜大佛的背影真是虔诚。你看
夕阳同时落在大佛和你的额头
说话间，我又一次回头
看了看暮色中的大佛
终于相信：风吹满山谷，吹过高速公路
慢慢吹凉我
但都不是宽恕与和解

冷水泡茶的人

春天怎么还不来？我上山采茶
故意留下一些嫩芽
像是留给青山的喜悦

站在高处远眺，山间悬挂的清香
空中的白云
都不是我此刻仰望的理由
寺庙过于热闹
制茶机器过于庞大
唯有松树的陪伴是此刻的心安、理得

我们弯腰除草，沉默无言
休息时，谈起去年谷雨
你用冷水泡茶
席间痛饮米酒，说了一下午的醉话

春天怎么还不来？
我望着小路。小路已没有尽头

这里有不可描述的欢喜

冬天突然到来。流水变薄，阳光变老
黄叶间的红柿子一只一只掉落

风吹了一遍又一遍，梅花还未开
连绵起伏的是世间的繁华，与匆忙

我们为花香而来
沉默的你。一直握在手中的苹果
渐渐有了暖意

穿过水电站，小路跟上了广梅汕铁路
枕木下褐色的细碎石子经历过
无数轰鸣和战栗，现在又安安静静

关于这条河流，关于这个季节
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只是两岸的竹子突然在水面上
停下奔跑的脚步，尘土飞扬复又落下
不知名的鸟儿抱着树枝歌唱

这里有不可描述的欢喜
这里有需要我独自承受的悲凉

在白云寺

麻雀和一群红柿子坐在枝头
看我们喝茶
忘了添炭火，续泉水
新来的沙弥翻晒白云和经书
他喜欢劈柴
在梅林种下四眼泉
一座蚁蝼的坟冢
香火烧至黄昏
老和尚停下口中的故事
摇头复摇头
黄叶飘飞，从树上到地面
与我隔着一座庙，一尊佛

1月5日，南台山观云

经金粟岩，风扶着纤细的竹子
反复摇寺院的铃铛。叮当。叮当——

这里没有雾霾。蓝天高且远
青山与绿水分立人间两岸

一遍又一遍拐弯，遇见的独居老人
一直那么老，手持香火，笑容如佛

一遍一遍拐弯，遇见的云
终于像大雾漂过来。群山流动

我湿漉漉的身体在战栗
也有一堆云彩涌起，想要迎接它，拥抱它

九月之初

我想就此停在大河岸边，燃起篝火
晚风从不孤独，凉意已接近方言

我想拾起所有枯枝，和落叶
放置火堆旁。黑暗从水面升起

争吵应低于虫鸣，低于刚刚复活的月光
我有太多羞耻，故而一直低头

像戴罪之人。后来你手指远处
告诉我，屠宰场的原址曾是一座学宫

雨中赏梅记

雾中，山变深了。寺就变老了

只有白茫茫的梅花是新的
问起手捧经卷的和尚，家乡何处
他摇头不语
就像每一座山峰都在云深处

枫树和梧桐掉光了树叶，落满台阶、屋檐
钟没有响，鼓也没有响
所有的鸟都不飞了
所有雨中走出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只剩我，提着木桶走向老井
再一次相信了
泉水源源不断，就是爱的恩赐

黄昏的河堤

流着流着，河床丢失了
长着长着，芦苇挂满泪水和白发

它们从不惊慌失措
即使洪水碾过
即使两位老人蹲在河滩焚烧纸钱
火焰被风一次又一次扑灭

隆冬萧瑟。水杉林里，除了清脆的鸟
再没有人伴着收音机唱歌，跳舞
黄昏的微光，已无法扶起
草木经霜后柔顺的匍匐

就像我，望向广袤的荒芜
渐渐有了成为一条河流的愿望

流水辞

你离开后，时间空余那么多
我无所事事，用它画春风，春风浩荡而又无形
它反复吹我，像吹一截朽木
我用它画流水
流水同样无形，水挨紧水，水叠着水

流水亦无情
直至成为奔腾的大河，不舍昼夜
它的喧哗，我从未听闻。也未在其中
加入自己的任何一丝声响

吴伟华 笔名吴乙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无法隐瞒》《不再重来》。曾获第六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供职于中国南方电网广东电网梅州平远供电局。

责任编辑：王彪

写给春的情话（组诗）

静　子

所有的事物都活了

所有的事物都活了 你死去的心
小石子小虫子嫩芽子 都积极向外奔
奔着命似的 向上拱

一条河流着流就宽阔了 山野
看着看着就绿了 小叶片长着
长着就撑开了 窗外的树发着发着
就开始遮挡和庇护了 密封的
性情一阵风后 便和缓了

四月漫过了三月 成功收拢时光
孤独、凄清、索然断然远去
丰腴 碧绿 舒缓被四月豢养
四月养育了春光 春唤醒了风

你携带春风逶迤而来 养活了我

生命里需要一个三月

需要三月的风 来唤醒
需要风的剪辑 需要伸展

该萌芽的萌芽 该放开的放开
阴霾的过去 不敢伸延的触角
那些冰封的出口 以及
冻僵的情绪 需要启封的时光
从三月出发 春的端口

来一场雨更好 淅淅沥沥
未来的日子 不再干燥枯萎

三月 阳光里抽出的
玉兰花蕊密藏的 生命
需要一场和解 需要一场醉

如果有梦 三月里种植
今后的清晨 便携带
花开的味道

也会有雷的惊扰 有阳光
躲藏的闹剧 但蓬勃的
生命 轰轰烈烈地

还是 开了进来

春天是场盛宴

谁布置的 调色的阳光
开始解冻的水 梅花的娇俏
兰草的馨香

谁说服了风 开始对准
杨柳的细腰 唤醒种子的
还是风吗 邀请蜜蜂呼唤
蝴蝶 是杏还是桃

柳的眉对着风的眼 是一颗释放的
心 朝向另一颗的汇聚
是空旷的怀抱 迎来的相拥
是爱情开始萌芽 朝向

开放的红晕

春天的事

你劫持了春 春的殷红
和血红 你扮演了春

走进春的时日并不多 却能
走进你 你就是我的整个春光

你瓦解了春 你使内涵丰富的
春意解了冻 季节的第三颗扣里
有你的创意

每个清晨啼叫的鸟 窗外
的呢喃 清脆的呼唤
每株发芽的心事 颤巍巍地
触及 每片叶子每天的伸展
一寸接着一寸地长大 你的样子
似的一寸寸地定格

错过了春和春的打开 你和你
布置的春事正逶迤而来

这么快

春 就密布了河山
仿佛抬眼间 春水
就绕过了山梁 顺着节令
迷蒙而来

那些枯萎好像还在昨天
今日 所有的江河都开了闸
该发的芽 该开的花
新生的爱情日夜兼程

风更是有条不紊 刮了东
又刮西 那些嫩黄嫩绿

占据了所有的视野 鲜绿
成一巨大罪证

仿佛不绿 就不是春
而是春随口撒下的一个谎

新春 写给远方的一封信

亲爱 见字如面
光阴总是这样的快 转眼
你我分别又是一年 这一年

我简单生活 心已沉寂
不设想未来 只安于现状
开心时不一定会笑 伤心
也不再流泪 时光让人
学会自我怜悯

偶尔向往远方 也想来一次
一个人的流浪 可梦是玻璃做的
那些碎了的 我不再哀叹它是我
点点心迹 也会喝酒
醉仿佛是一场宿命 只是醉后
不再胡言乱语 因为接听的那头
没有一个忠贞的守候

我偶尔清醒 时常糊涂
投放自己 大多在角落
生活的边缘处 喜欢田野
放飞于一个人的空旷 更
愿意沉默 人多时刻会羞愧
我本浮尘 有幸逗留于人间

你呢 这一年有哪些收获
又有哪些缺失 不管怎样
我都会怀揣人世的箴言 给你
我 160 米的祝福 最后

请原谅我在新的一年 依然
如旧 致你以旧式问候
我还是一副旧时心肠

我想留住这截春

红梅的色泽，腊梅的味道
我想留住这截春，留住春的笑
家人相聚的温暖，留住远方归来的疲惫
双手紧握的相聚，留住母亲眼角的笑和泪
留住潜在体内的小兽，留住此时，
留住一年来的痛和累
孩子的眼睛，留住爱的神情
留住生活的手在我身上拂过的痕迹

我想取走你眼睛里的忧伤

在里面栽种春天 布置绿

你的身影里藏有孤寂 或者说
悲怆 你一转身我就会落泪
你不是一个想象 你有具体的
眼睛 有深邃的故乡
有远古的神话

春有萌芽有生长 有触手
可及的暖意 有鲜艳欲滴的力量
有蓬勃的火苗 即使不燃烧
它能照见 照见你体内哑然的伤
驱散世间的凉

我想启用三月的风 四月
的芳草 我想让梦住进你的眼睛
替你看世界

静子 女，本名张静。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散见《诗选刊》《中国诗歌》《青年文学》《诗歌月刊》《长江文艺》《星星诗刊》等文学期刊。著有诗集《天边的云彩》《花开茉莉》、散文集《草的轻语》。供职于湖北丹江电力公司武当山供电分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巨龙在野（组诗）

姚　瑶

一

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而去
像巨龙突围，呼啸着
裹着劲风，前行
比山还高的是鸟的翅膀
比翅膀还高的是苍穹
高出蓝天的是巨龙的一帧剪影
比蓝天还高的是太阳
巨龙体内奔腾不息的血液
是呼啸而去的电流

三个走线的工人，他们背负太阳
他们是这帧剪影的主角
天宇下，三行温暖人间的汉字
像三枚泛着金子光芒的晶体
缓缓移动。劲风吹过
铁塔微微颤动，这细微的震动
触及生命最真实的核
手腕粗的导线，组成一张网
向着春天的最深处
温暖地挺进

那三个工人，正在进行最专业的检测
他们在走线，心细如发
连导线上一丝毛刺都不放过
重复着单调的事，尘世间
也许越简单的才是最幸福的
比如他们把梦想，融入了旷野
大声唱着只有小鸟才懂得的歌曲
在天地间，写下
只有蓝天白云才懂的诗歌
他们把滚烫的热血
融进耸立的铁塔
他们用汗水，洗净导线上的污垢
巨龙张开翅膀
向大山发出最有力量的呐喊

二

西电东送大动脉，这条 500 千伏的输电线路
从云南到广东，跨越横断山脉
苍龙出井，呼啸着一路向东
千山万水，在脚下
幻化成一幅幅山水画
铿锵前行，只为远方的梦想
为确保按期投产，把能源送到沿海
从铁塔上的一枚螺丝钉
逐一检测，一寸寸挺进
他们的汗水深入导线
把热血融入冰冷的铁中
这样，电流就有了血液的温度

前行者，留下太多的汗水
在大山深处，敲响金属的声音
一步步丈量祖国美好的山河
前行者，在祖国的身上
彩绘出最美丽的图案
他们把所有的心血，一滴滴
绘在最美的图案之上
为铁塔、导线赋予了生命
后来者，沿着足迹
他们没有比天高的理想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心灵慢慢的修行

或许，他们更像一条鱼，顺着春天
顺水而下，从西到东，从乡村到城市
横贯祖国大地
大地的每一次脉搏
都有钢铁般的坚硬和河流的柔软
抒情或平铺直叙
都承载着辛勤的汗水

风声告诉你，一股股导线
所承载的，是何其的重
一起挺进的电力工人
一定能在河源的尽头
找到梦想，看到欢歌笑语
责任与担当同在
孤寂与艰辛同在
你站在高高的风口
注视巨龙挺进的方向
感受血液在体内以加速度的方式
沸腾，沸腾。向前挺进
我只能仰视，这些华丽的汉字
众多的形容词，一一涌进我的诗里
在阳光下，那些命比天高的诗句
都变得肤浅，无病呻吟

八千里路云和月，朝阳升起
他们追赶着太阳
一寸一寸接近温暖
离家越来越远，亲人的眼光
越来越近。晨出夕归
理想，总是在下一个交接点
被无限延伸，放大若干倍
点亮最远的灯盏
听听最远的欢呼声传来
凛冽的风，一直在吹
一直在吹，吹出了眼泪
那一刻，所有的风
读懂了他们深邃的眼神

三

秋天，在一片黄色的落叶里
读懂压弯腰的稻子
所有的收获，都在汗水之后
田野等待秋收的镰刀
静默的铁塔，泛着釉青色的光芒
在秋风中守望，倾听
一粒粒金黄稻子发出的欢歌笑语
一个老农手打凉棚，仰望巨龙
他的眼里，满是虔诚
仰望光明挺进

高山上挂满了板栗
一颗颗暗红的板栗被毛刺精心包裹
正如我们的内心，焦虑
像一条柔软的河流淌过心坎
有着无限的柔情
偶尔，这条河流也江河日下
有着火爆的脾气

夕阳映红了他们的背影
进入我相机的这一帧照片
有着直抵内心的冲击力
谁在巨龙身上倾注了全部深情
谁的汗水撒在天地间
时间，这个庞大的容器
盛下了电力工业蓬勃的历史
也盛下了电力工人的汗水
巨龙在野，延伸海外
巨大的能源河流一样流淌
铭记着一个个片段，你和我

在这个春天，看河水洋溢、万物蓬勃
旷野里生长着希望

一座座升起来的铁塔，它们昂着头
奋进，用庞大的身躯
支撑强大的张力
藏着光明，藏着春的生机、夏的激情
秋的收获及冬的寒冷
在风雨中扛起梦想
责任和使命

四

没有一刻停歇，他们步伐一致
走在线上，走在巨龙身上
世间完美的身影
莫过于他们在夕阳下
幻灯片一样，叩击我的灵魂
一帧帧，投影在祖国的大地上
一滴滴汗水，从数十米的高空滴落
“嗖、嗖”的声音
仿佛金属划过玻璃的脆响
这一滴滴汗水，滋润万物
最终汇成河流
蜿蜒向前

呼唤的声音，响彻旷野
我有理由相信
他们是世间最伟大的诗人
写下大地，写下蓝天，写下收获
每一滴汗水，都是诗句中灿烂的一颗
汇入大海，这一滴汗水
支撑你全部的理想
在一条庞大的河流面前
个体的人显得如此的渺小

五

冬天的冰凌，比骨头还硬
巨龙傲骨挺立
它在等待更大的风雪
覆盖，超负荷的重
垂直压在身上
铁塔在风中，发出铿锵的声响
如我体内热血
在奔腾，融化所有寒冰

乡村飘起了炊烟
城市点亮万家灯火
灯光照亮繁忙的世界
照亮庞大的尘世
充满野性的巨龙
像一个乡下的毛头小子
唐突走进城市，并没有胆怯

六

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夜
写下温暖的诗句
为一滴汗水抒情，为一座铁塔
立传，在冰冷的金属里取暖
在灯光下忙碌
我们一定忘记了一度电的履历
一定忘记了一度电背后
所历经的艰辛

当冬阳升起，银线上
泛着耀眼的光
一半照在苍茫的旷野
一半照在我翻开的诗卷
从内心的辽阔到苍茫大地
巨龙在野，纵横千里
改变了时空
点亮最远的灯盏
世间变得如此璀璨

姚瑶　侗族，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疼痛》《芦笙吹响的地方》《纯粹西江》（合著）和散文集《侗箫与笙歌：一个侗族人的诗意生活》等。供职于中国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凯里供电局。

责任编辑：王彪

给每一朵花点上一盏灯（组诗）

刘月朗

新年计划

每天清晨朗诵一首诗
请樱桃树上的小鸟代为保管
忙碌时反复吟唱
每晚睡前写下一封信
交给明月收藏
疲惫时和清风一起阅读

整理书柜，与喜欢的文字
再对话一遍
打扫院子，让蔷薇、凌霄
和木拱门依偎在一起

将摇椅搬到南面的窗下
跟随阳光
细数小树新发了几颗嫩芽
还要尝试烘焙新款蛋糕
把日子熏得甜甜蜜蜜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又一天

给每一朵花点上一盏灯

她的等待沉默不语
还没有完全绽放
已羞红了脸
最浓的芬芳
始终没有吐露
很多话，还埋在心底

点一盏灯在她脚下
天晴，惊艳岁月
下雨，温柔流年

光的承诺
让一朵花持久睡在她的梦里
不觉天凉，不惧路长

惊蛰

第一声春雷低沉
一路走来，呼唤声越来越大
黑暗震碎，复又合拢

雨在梦里下了一夜
浸润寒冷，浸润干涸
大地又开始蠢蠢欲动

柳芽怀揣盼望，一抹青翠若隐若现
梅花、迎春，已袒露过最深的秘密
又在料峭春寒里告别

它钻出沉默一冬的泥土
摇了摇身体
等待春风再度吹起

月光路

月亮用光铺路，银屑、金箔
千万道光，千万条路
有时，它是一条路的开始
有时，又是一条路的结束

一条月光路的目的地是海棠

恐她睡去，温柔抚摸，娇嫩脸庞绯红
一条路的尽头是牡丹
露珠成为路障，半途折向了墙角
一条走向屋顶，弯弯曲曲
沿着黛瓦，落在飞翘的檐角

这条月光路，从我脚下出走
到达月亮，停靠，再出发
尽头是李白的酒杯，是杜甫的白发
或是你的眼眸

在三叶草里寻找幸福

三叶草直起身子
从河岸赶到路边
它认准，春天已经到来
二月料峭寒风里
熙熙攘攘过起了自己的日子

一模一样的三叶草
一棵，又一棵。有的叶大，有的小
像一个个平凡的日子
偶有起落，随生活流逝

传说，三叶草中藏着
象征幸福的四叶草
我一株株辨认
就像认真抓紧每一个日子
生怕错过其中的幸福

第一朵海棠花开了

满树蓓蕾，它第一个
被雷声惊醒
没有呼朋引伴
换上备了一季的衣衫
它独自出发

途中重逢一冬未见的雨水
它沉睡时，雨水也沉睡
现在，站在雨水的肩头
望见春的轮廓在寒风中隐现
它和它薄薄的衣衫
一起穿过漆黑的夜
天亮时，它发现自己
第一个抵达春天

草地上长满了白蘑菇

夜间冒出的小蘑菇
星星点点
婴儿般白嫩，隐没于浅草
等待被发现
它潮湿、迅猛的生长

一只小蚂蚁，从根部往上
慢慢来到小伞顶端
像从心上爬过，痒
每一步都是一次撩拨

前进的路上，巨大的雨滴
——这球形的镜子
映照出脚下微微颤抖的
无辜的洁白
黑色的脚步开始犹豫

寂静

早春种下的花
如今竟这般汹涌
霸占了所有的空间
似要爆出心房

它们开得那么热烈
却寂静无声

即使春天，也会有落花

海棠含苞，玉兰抽穗
它们的春天高高在上
烟柳笼罩屋檐，红梅白梅熙攘
它们的春天绚烂夺目

一朵落花，端坐路旁木栅栏顶端

静静地过它的春天

离开枝头后，它用另一双眼睛看阳光
用另一双耳朵听春风细雨
听孩子们拽着风筝跑动的声响
偶尔回想，贴着心弦来回飞翔的蜜蜂
和亲吻过的蝴蝶

没有完美的时光，只有当下拥有的时光
一朵落花，也过它自己的春天
没有完美的世界，只有当下面对的世界
每朵花，都过它自己的春天

刘月朗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脊梁》《诗歌月刊》《星星诗刊·散文诗》等。供职于江苏太仓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闪电颂（组诗）

张永波

早春

最后的雪在旷野
深处。眷恋不断涌起，又落下
若午夜的灯火
把心事推到了电厂。光芒
在风中回望
或者沉默，缓慢接近的光影
依旧独自婆娑

输电线路的周边嫩芽吐绿，知更鸟
用清亮的歌喉唤醒土地
河水开了，哗哗哗
流淌的时光掩藏在秘境中
寻线的人，他曾经的梦
与我相似。步履坚定，像一个
怀揣爱情的恋人

凉水塔

以屹立的身影，让雨的意志
穿越他。哗啦啦地经久不息，便看见了
梦想的瀑布

一条站立的河
在他近旁，发电厂一头血脉贲张的巨兽
低吼着……工业文明与愚顽对抗
出光与火的图腾

狂躁与余温。就这么
安静地走开吧，让时间隆起
的高度成为光芒的版图
并以此打开这照亮记忆的伞
一切美好
将到此团聚，出走

天空中，以及
他喷洒的使命已在宣泄中
成为一种绝唱

记忆中的……

记忆中的老电厂
在一声喝咤中，化为尘埃
他倒下的地方，杨柳泛着新绿
远处，风力发电机
一棵棵流苏的白桦树
牵牛花，以及电的灵魂
也在阳光里沉思
风车驮着尾音，鸿雁
把长翅挂在风中，像一面旗
天高云淡，这是盛世
气象。也是更新的车水马龙
只有知更鸟能听懂
发电厂之歌。但现在
落花一地，夕阳用相思
为作古者敬献出一曲挽歌

剪影

在夕光中，一座电厂
在冬天的空中集体书写闪电颂
万物各得其所，或者悼念春天？

蝴蝶雪
就像缤纷的相思
在严冬中。他冷暖自知
不孤独，不心醉
从不写多余的华丽的词句

电厂静卧，不矫揉，不声张
春风不度我，草木独自深
这大好的光阴里，谁人与我私奔
邮路已被关山阻隔
他告诉我：今晨雪住
韬光养晦，在某种情况下
即是闭目养神。也是
向历经磨难的万物的致敬

电光颂

当我夸父逐日
燃烧着亿万年前的热度
去寻找心中的圣水
火光已熄灭
美丽的眼睛如一泓冷井

知道爱情的绳索已断
再也打不到甘冽的未来
菊花笑透时
我成了大雁　被冷漠射伤
的足　孤独的在天边寻觅
过去的温度　虽然
残留冬天的凉亭一角

想表白　语言极热
可以熔岩　但
已找不到出发的站台
眼睛熄灭了亮起了风
呼啸着从受伤的
秋冬飞掠过去
抛下等待的人碾碎的心

你的眼睛已没有火光
当我想用语言点燃的时候

张永波　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王彪

我，是一片国网绿（组诗）

夏宇红

春分

清晨，我掬起一捧水洗洗脸
感觉，春水，都已暖了三分
晨曦里
向旷野走去

眼下，桃树、李树的花儿
都相继开了
旷野，日渐葱茏起来

一群国网绿
穿行在巡线、砍青山路上
晴天，或雨天

晨露，打湿了脚上的鞋子
荆棘，划破了身上的衣裳

累了，便扯下脖子上的毛巾
抹一抹脸上的细汗
饿了，便啃几口干粮

尔后，仰起黧黑的脸庞
抬头，看一看天，又继续前行

有那么一个片刻
好像有谁，突然，停了下来
侧着耳，在倾听着什么

长天厚土间
仿佛，有一个穿透力的回声传来：
我，是一枚国网绿

你若，赋予我一个名字，就请叫我
“送光明”“送光明”“送光明”……

夏至

这个夏天
行走在旷野里的我
总觉得，头顶的太阳，没有旧日的炙热
脚下的大地，也没有往昔的滚烫

嗯，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夏天
我正，如此庆幸

然而，夏至日，来了一场暴雨
紧接着是：一场又一场的暴雨
乱了节奏地下着

天空，仿佛被淘气的孩子
架了梯子，拿着长矛
捅着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时隔几天
又上去，捅了一个个窟窿
让，闻讯而来的大人，焦头烂额着
怎么补、怎么补，也补不住

紧接着便是：山洪肆虐、内涝不止
倒杆、断线、供电设施被洪水围困
变台受损停运、电力告急

于是，一场洪涝灾害，说来就来了

大灾当前，我被迅速整合到
抗洪抢险的队伍里

对面的杆基塌方，需要加固
跨河的线路受损，没有过河的船只
于是，兄弟们，便一个个卷起裤腿
争分夺秒，涉水过河而去

为了，早一刻恢复送电
一群国网绿，就这样，一连几日的
一头扎进工作中

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
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于是，关于这个夏天
记忆中，更多的是暴雨、抢修
以及，那一群
铁骨铮铮的好兄弟

立秋

一片、又一片的落叶
在风中，低旋着，坠入了大地
秋已至

暮色渐浓的秋里
我再一次的
与一片国网绿一起，穿行在群山里
脚下，厚厚的落叶
沙，沙，沙，的响起
应和着四周的静，以及
月光下
一群，晚归的身影

归程里，我们流连的目光
一步步的，回望
那用脚量过的，旷野
以及，一基基铁塔、一根根银线

渐行渐远里
心头，只愿它们
早一秒，早一秒的穿越山水
进入城市与村庄

早一秒，早一秒的
穿过夜的黑
给每一家、每一户
都，送上光明

而远方的灯火下
那个，盼归的人
我们只好，暂时的，习惯性的
选择，遗忘

大雪

立冬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
像刀子一样，玩笑似的划过脸庞
那刺骨的，疼痛
提醒着巡线路上的我
大地，又经历了一场四季轮回
冬天真的来了

可我，却在想：得有一场雪啊
那才是，一个像样的冬天

不过，我又担心它来得太猛
一下，就下得
线路不堪重负，一处处负何告急

那样，我就又得不停的奔忙着去除冰、保电
那样，就连搭眼瞧一瞧孩子们堆雪人
打雪仗的时间，都没有

我多喜欢，儿时冰天雪地里的乐趣啊
哪怕是，瞧一瞧，重温一下也足够的

就算，行走于旷野
披荆斩棘，风餐露宿
就算，每一个特巡的日子
让风，吹得骨头生痛
让雨，淋得浑身湿透

只要，这个冬天，有一场雪花飘落
所有的一切，在我心中
都会，变得写意起来

行走于冬的旷野，我在想：
如果，能有一场雪的如约而至
那，便是我的诗与远方

夏宇红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江西武宁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在塔尖上歇脚的燕子

李晓霞

向上攀爬时
你脚下的路
与山上的羊肠小道，刚好垂直
第一次上塔时的恐惧，早已消失
你手脚并用如履平地
擦拭绝缘子，紧固防鸟刺……
你总是小心翼翼
像一个父亲
呵护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
每一次都会有人把你当成
在塔尖上，临时歇脚的燕子

一枚蓝色的音符

站在塔顶
你的高度
仅次于头顶上的
那一轮红日

眼前的云
洁白，柔软
耳畔的风
细腻，温暖

在距离地平面
几十米的高度
一个蓝色的身影
像一枚跳动的音符

铁塔上的五线谱
像舒展着的手臂
一头指引着光明
一头连接着希望

此刻，太阳
和你的内心一样火热
抬起头，天空高远
低下头，四野辽阔

铁塔，像骨骼一样坚硬

无论风吹，雨打
屹立在山顶上的铁塔
一如既往，岿然不动

无论春秋，冬夏
行走在荒山野岭的你
始终如一，步伐坚定

地面巡线

你与线路平行
你们的方向
是共同奔赴远方

高空作业
你与雄鹰比肩
你们的目标
是一起展翅翱翔

你像铁塔的外表一样
冷峻
铁塔像你的骨骼一样
坚硬

李晓霞 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山西运城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走在春天前面的巡线工

高彦君

从黄土高原的边界线走起
从土窑洞门前的一棵枣树走起
从黄河岸边的一粒泥沙走起
操着缺水缺盐，但不缺汗腺的方言
走在大山的春风里

高瞻远瞩的铁塔与永无止境的线路
博大精深的望远镜与开拓进取的工具包
公而忘私的泉水与英雄主义的脚蹬
身先士卒的汗水与无坚不摧的脚步
被一个巡线工带着，走向远方

远方有经济技术开发区
再远的远方有航线、有灯塔
更远的远方有远洋、有旗语
还有风、海浪、海鸥和船长

一个巡线工向未来下单
他的胸怀包容了苍茫大地
他的胆识留住了崇山峻岭
他的钙补充了理想的马力
他的脚印改变了春天的命运

一个巡线工，走在春天的最前面
四面八方的风告诉他：脚下是艰险
山坡上的刺梅带着微醉的香味
一些梦整整一天跟随他
在一个山谷颤抖，在一条小河抒情

巡线工！巡线工！巡线工！
他一路沉默着，想象着紫丁花盛开时
一枝开在天空，另一枝还开在天空
他在花丛中把春天摇曳，芳香四溢
他想，他是一只多么会写诗的蜗牛
把一身工装写成春风里会唱歌的百灵

高彦君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诗集《沿着时光的河流》。供职于山西忻州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古体诗三首

郝志勇

川行感怀

名山环抱蕴金沙，秀水相连入楚峡。
蜀道情歌随处唱，丹巴美女赛金花。
甲居小饮卧龙伴，子美闲来共品茶。
夜访文殊闻暮鼓，真经未得不还家。

泥林·圣水 松白行

稻麦飘香秋雁鸣，神舟处处放歌声。
泥林美景忘归路，圣水难盛兄弟情。

风车赞

瀚海绿汀起白帆，飞车银线挂云端。
梳风沐雨终无悔，换取洁能亮人间。

郝志勇 供职于吉林松原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王彪

新人新作

心中的江湖　宋　燕
终将远去的乡愁　毕俊峰
一个人的院落　陈晓青

心中的江湖

宋　燕

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江湖。一个江湖，就是一段传奇，一个江湖，更是一种人生。

前些日子，因为生病，医生再三叮咛要戒酒戒辣，每日清粥小菜，早让人嘴里淡出了鸟味。好不容易咬牙坚持了一个月，眼见大病将愈，便迫不及待地邀上三五好友，直捣楼下火锅店，大快朵颐。一时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顿觉，这才叫鲜活灵动的人生。回想生病的那几日，那真不能叫生活，最多叫苟延残喘地活着。

有人说，重庆是一座欠缺文化底蕴的城市，譬如那引以为傲、声名远播的重庆火锅，其实不过是各类动物的肠肝肚肺，一锅乱炖，毫无厨技可言。亦有人说重庆火锅，不过就追求一个麻辣刺激，对于外地人，那简直就是舌尖上的酷刑，何来美好？更有人说重庆火锅，完全不讲究美食美器，仅那粗桌大椅，粗瓷大碗便不免让人贻笑大方……所以，除了美女，重庆人从来都被誉为下里巴人的典范，至少比不得邻近的天府之国的成都人。

只是，又有谁能明了，在重庆的人眼里，一盆火锅，就是一个江湖。若非真正爱上重庆，又怎能知道重庆人心里的江湖？

火锅，最具有包容性。若进得店来，店家只需桌上火盆打火，再吩咐伙计端上一盆红汤，各色菜肴大盘盛来，待汤烧至沸腾，菜肴逐一下锅。转瞬间，满桌生鲜菜肉皆成锅中美食。

此时，眼见着一盆浓汤红油翻滚，真正是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在这盆汤里，无论是娇弱的豆腐，还是高贵的海鲜，无论是精明的泥鳅，还是笨拙的土豆，无论是细嫩的鳕鱼还是生猛的内脏……各色菜肉都在这油汤的煎熬中，相安无事，和谐共处，直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最后相互成全，各自绽放。食客们亦从来不会因为谁价格比较昂贵，便对谁另眼相待，更不会因为谁价格比较低廉，便可任意妄为。在这里，食客便是江湖的主人，无论你是食材中的草根百姓，还是贵胄王孙，只是一锅煮来，仅以味道口感论成败，不以高低贵贱逞英雄，倒真的是英雄不问出处了。

这一盆寻常的重庆火锅，是否便以其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诠释了老子“天下大同”“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呢？

当然，中国文化又历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亦有人说，重庆火锅，只能在重庆吃，离开重庆，别地的火锅再怎么好，都差了滋味。这倒让我想起一件旧事。

10年前，我曾去江浙出差公干，每日的江南小菜、清汤寡水，只吃得我六神无主，心里发慌。某天晚上，我们同行的三个女生便相约去吃当地的重庆火锅。

老板娘是风姿绰约的江南女子，着一袭绣花丝绸旗袍，举手投足，婀娜多姿，玲珑有致。见有客人去，自然是满面春风，然后步履款款地将我们引至一所包房。房间里雕梁画栋，燃着熏香，精美的台布上几只秀气的青花瓷碗，隐隐地还有渔舟唱晚的古筝曲传入耳中。环境优雅得如置身仙境，我们仨女生便轻轻地坐下，抿嘴细细地嚼着菜、喝着茶，除了桌上沸腾的火锅，四处鸦雀无声。

半晌，我终于忍无可忍，筷子一拍，怒目圆睁："我们到底是在吃火锅，还是被火锅吃了？"既而，大家拍掌大笑，重庆人的真性情在这江南小店是一览无余。

回头再看重庆的火锅店，多是一间小门脸，结实而粗犷的方桌条凳，简陋得连油漆都不曾上过。有的桌椅甚至因为时间久远，还被熏染上浓烈的烟火气息。但就是这样的桌椅，坐上去舒服安稳，你不会担心弄脏了台布，更不会担心刮花了漆面。这些桌椅历经岁月风尘，就像是一个个历经沧桑的江湖好汉，摆在店里不仅自成风流，更让人平添几分安全感。有的邻街的店家，甚至会直接在街边摆上几桌，头顶几根五花电线一拉，再悬一只60瓦的白炽大灯泡。夜幕降临，灯火璀璨，这街边上有几幅桌椅，更会有几副热血与衷肠。

真的，重庆人与火锅店最是相得益彰。

火锅物美价廉，一个火锅店，汇集三教九流之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山城棒棒，无论是教授学生，还是菜场小贩，只要一进店，大家便纷纷卸下伪装，还原成最真实的自己。三杯酒下肚，有谈人生哲学的，有谈天文地理的，有扯街头闲话的，亦有诉朋友情谊的……大家高谈阔论、一吐为快，情到浓处，甚至有人赤膊上阵，跷脚打掌，直至酒干菜尽，大家欢笑离场、互道珍重。这时候，与其说大家在吃一盆火锅，倒不如说，大家是在这云雾迷绕的尘世寻找灵魂的知音，是在这乱花迷眼的世间寻找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或许，在外人眼里，面对这些放浪不羁的行为，有人会质疑，有人会唏嘘，甚至有人还会用文化与文明的大帽子来指责重庆人的言行。但是我只想问，这世上，是否还有人记得竹林七贤，是否还有人记得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称道的那一段魏晋风流。命断广陵的嵇康，青白眼色的阮籍，纵酒放达的刘伶，甚至还有那句惊世骇俗，令人喷饭的"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想来，名士风流莫过于"真"，这便正如重庆之"耿直"。有时我也想，何谓耿直？或许耿直就是言由心生，就是行由心表；耿直就是心怀坦荡，堂堂正正。爱了，便肝胆相照，直至命断魂消；疑了，就当面对质，直至水落石出；恨了，就割袍断义，直至山穷水尽……当然，如果哪天，发现原来是自己错了，也不过一顿火锅，负荆请罪。

就这样，一盆火锅，便如一世红尘，越熬，越显真滋味；一盆火锅，便恰如一个江湖，越辣越显真性情。想来，如若历史真可穿越，中华五千年文明，我最想回到的便是魏晋时期，那一个玄衣飘飘的年代。如若历史不能穿越，也唯有重庆的火锅，方可显出那一段魏晋风流。

古龙曾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被无数江湖儿女奉为经典。但此时，我却想说：世上，总有一个江湖，任由自己。这恰如重庆的火锅，这个属于重庆人自己的，关于自由与自在的江湖！

宋燕 女，供职于重庆江北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终将远去的乡愁

毕俊峰

车过寨子，沿途不见红砖灰瓦、烟火人气，偌大的村子阒无声息。昔日喧闹狭长的村庄，围上了两米多高的施工挡板，曾经的鸡鸣屋舍都成记忆。

对这个村子的印象，始于村北头两棵歪脖柳。

没人说得清它们的来历，从寨子嫁来的玉东嫂说不清，只说她奶奶的奶奶辈就已经在那里了。奇的是两棵树生机与沧桑俱现：都曾被恶意拧折，似断还连，却随主干年年勃发，老伤疤亦逐风雨沧桑流年。漫长的冬季，柳冠轻抬疏枝微扬，以淡抹轻笼在万物肃杀中传递春天必来的暖意。惊蛰过后，柳眼含金萌茸含风，它们柔垂如旧，在温润眷顾里清洗积攒一冬的暮气。

长河，老树，筒桥，勾画出寨子最美的初春风景。

作为防汛专线上离县城最近的村子，寨里的男女青年找对象都有股得天独厚的底气，这是玉东嫂最津津乐道的。当年农村娶媳妇儿，大多人手一辆系着红布条的 28 自行车，她则是玉东哥用几十辆摩托车，一路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迎娶过来的。但一有人提到“疯”字，就戳到了她的痛处，站起来就走，再热闹的话题都留不住。

寨里每隔几年就会出一个疯子，一样的袒胸露乳疯言疯语，一样的见到男人又抓又咬。不知道沿袭了多少代，有人怪村子东南、西南地形不规则，但最多的说辞指向这两棵歪脖柳，且讳莫如深。

记得有位精通异术的远房亲戚，有一年途经寨子到我家做客。一进门，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极度疲乏困倦，他隐约和长辈说起桥头遭遇，提到道行高深什么的，偷听的我脊梁骨直冒寒气，大白天起一身鸡皮疙瘩。他说的桥，就是这两棵歪脖柳护着的筒桥。

柳树旁常有香火供奉的残迹。四邻八乡谁家有解不开的结，过不去的坎儿，都会去求助祷告。谁家不开怀的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谁家闹夜的孩子日益乖巧伶俐，谁家汤水不进的老人又能走动……这些神神叨叨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香火越来越盛。

大家伙儿对柳树上“多年的修行”，心照不宣敬若神明。多少年来，老柳树为方圆百里佑平安谋福祉，只是偶尔作乱，附体的姑娘化身“花痴”，见不得青年男子。

“不是遭天雷劈了吗？残枝黑疤不是明证？看好自己闺女就是。”

说这话时玉东嫂拧着头，撇着嘴，在喜旺哥家的代销点门前，和一帮大小媳妇儿纳鞋底儿。她夸张的神情和突然拔高的嗓门，就这样定格在我与家乡有关的记忆里。

后来，有心人在柳树下搭起供奉台，前来求拜的人挤满筒桥，柳枝上挂满祈福的丝带，迎风招展。

有一天，天色不亮，村里来了好多车，扬起的沙尘与那天盘旋的大风久久不息。有人在柳树方圆几十米拉起长长的红线，沿线站满公安、武警，还有些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手拉手隔开闻讯赶来的乡亲，先锯后刨折腾大半天，残枝败叶一片狼藉。风传当天怪事频发，树根下盘踞两条大蛇，抬起头睥睨一圈，不慌不忙蜿蜒而去。

筒桥依旧，兰商干渠大多时处于枯水期，风口扬沙，路人仓皇。寨里再也没见过疯子傻子。

后来我外出求学，十天半月回家补充给养，匆匆来去。有次突遇大雨，寨子通往村里的一里多土路上，胶泥和着雨水，粘得自行车轮子不转圈。有力气的人扛起车子趟着泥泞走，我体单力薄，咬牙生拉硬推着不转圈的车子在大雨里艰难喘息。或许从那时起，年少的心破天荒第一次萌发了逃离的种子。

妈常笑我小时候总跟在玉东嫂屁股后面转，说她爽快干净，其实是馋她做的饭。黄澄澄外焦里暄的玉米面锅盔，蘸点儿香油醋和的蒜汁，满口生津，别有风味儿；一层层松软可口的葱油饼，麦香筋道，嚼劲儿十足；一刀刀又细又长的芝麻叶面，撒上麻油拌葱花，一池萍碎间点点星光，香味儿一股脑钻进鼻腔，再顺势而入勾人饥肠，我总忍不住一碗接一碗大快朵颐。

印象中村里人从不买菜，春来捋柳絮儿、打榆荚、绞槐花，挖荠菜、猪笼草、曲曲菜、做面条稞儿，还有越冬耐冻的菠菜黑白菜香芫荽。夏秋两季常见野味有灰灰菜、苋菜、马齿苋。墙边屋角沟篱旮旯到处是菜园，就地起畦的番茄辣椒茄子，架起的黄瓜绞瓜蛇瓜，爬坡的南瓜冬瓜松瓜，顺笆篱墙缝蔓延的丝瓜葫芦梅豆山药灵儿，不但赐我们一个漫长的饕餮盛季，还给孩子们一片自由嬉戏的天地。钻在黄的紫的红的白的花丛里追蝴蝶，在雨后的院子里举着大扫帚拍蜻蜓，在淌着露珠的草叶上捉蚱蜢蝗虫……

孩子们大声说话大口喝汤，笑得肆无忌惮玩得浑然忘机，没人求全责备天不逢时也没人瞻前顾后礼貌周全，兴之所至挖坑绊人恶作剧，吵翻了拉拉手又跑开去，累了歪倒就睡，饿了赶上哪家有饭就在哪家吃，大家倾尽所有的相互给予，不琢磨不考量不枉费心机。即便两家大人有了龃龉摩擦，着急了相互扯着衣领袖子站在道上高声大嗓儿："都出来都出来哈，TA 做的这个事儿叫大势里听听评评！"喊声未落，就有端着饭碗纳着鞋底儿化身最公正判官的乡邻从各自家中出来评理。实在气不过，动手激烈撕扯推搡动了拳脚，也会在一众乡亲声势浩大的说和相劝中偃旗息鼓。吵架的不避人，来龙去脉一一陈述；评理的不护人，就事论事帮理不帮亲。

还记得择明嫂是个好裁缝，逢年过节，四季更迭，十里八乡的大闺女小媳妇儿挤破门儿找她做新衣，七嘴八舌边话家常边找款式，从没见择明嫂急过烦过。常常是，一边操着浓重的鼻音儿不紧不慢回复，一边有条不紊地量体裁衣，这场景，多年来常和"老家"闪现在脑海里。

成年后的我与家乡渐行渐远。有一年出差偶遇发小，我们在江南水岸的小茶馆，时尚名胜工作生活神聊胡侃，谈论最多最想谈论的，是记忆里的家乡。从吃午饭聊到天色暗，茶水加了添，添了加，一壶壶由浓转淡。我感慨独在异乡，见不得夕阳江岸的丝丝烟柳；她唏嘘戎马倥偬，听不得夜阑人静的芦管悲鸣。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两个羁旅在外的远行人，在异乡的斜阳余晖里相约来年，却在一个转身后再也不见。

年轻时骄傲自己是家乡走出的精英，多年后才知道不过是故乡放飞的风筝。"我们行走世界，只为找一条回家的路"。前几天回老家，宽阔的水泥路刷新了泥泞小道，再也找不到当年大雨里绝望站着的地方，俊秀的玉东嫂如今因半身不遂话都说不全，喜旺哥的代销点改成了大超市，围拢来的乡亲们情绪高涨打听老家会不会拆迁……怀揣着记忆里家乡的模样感触故乡，一次次忍受记忆被无情篡改的刺痛，一次次疏离失望再一次次激情向往。

实际上，在我们急于强大的同时，故乡也紧锣密鼓地改头换面。对于拆迁中的怪象，比起语焉不详的标签，我更愿意相信，所谓抵触，不过是个体对生养热土的本能卫护。一如深情难再继，所有的索要哭闹不过是心有不甘的纠缠、撕心裂肺的挽留，无望又激烈。但城镇化进程的拓展离不开大刀阔斧地迁建，现代机械正碾压着祖祖辈辈的烟尘往事，破地起湖或垒砌浇注，耸起一座座象征城市文明的崭新地标，宏大叙事背景下的个体诉求不可能一一兼顾。只是，随着挖掘机的轰然巨响，故乡温暖的一切，终将随时间远去，失去承托的村庄，乡愁该如何安放？

如果故乡是株蒲公英，希望因种种原因散落各地的乡邻，都能记得环抱时的温暖。毕竟，再热闹沸腾的谈资，终将冷却、沉寂，如一束缓光，阑珊为怀旧碎片里的一抹暖色，幻化成缭绕后世的邈渺乡愁，在渐行渐远的记忆里盘根错节，却再也回不去。

车窗外，春光正好。

毕俊峰 供职于河南兰考县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

一个人的院落

陈晓青

大姑家的小院曾经很小，小到姑父家仨兄弟三个家庭只能共用一院；大姑家的小院现在很大，大到曾经的老二家居住的东屋放满杂物，老三家居住的西屋养了四只猫，猫从空洞的窗棂里窜进钻出，见到陌生人，“哧溜”从任何一个窗格钻入布满灰尘的屋子内，“喵呜”叫一声，忽然消了音。

小院和小院里的房子是有了年代的，发黄厚重的墙面上有些标语，尽管经过日月磨蚀，字体的一个撇或捺只留下模糊不清的印记，但仍然可以判断出它们属于某个特定的年代。院落里的细微物体都保持着久远年代里北方乡村四合院中最基本、最淳朴的元素。四方格子的窗棂、铁质的能将两扇木板门拉拢在一起的“君子锁”，那样的锁，只是形式般的刷着存在感，只有出远门，婆姨和小媳妇儿才会窜了门，把锁扣好。

窗棂木条上的裂纹里有厚厚的浮灰，浮灰扫净，也曾有一双妇人灵巧的手把它糊满白色的棉纸、红色的窗花，有幼童的眼眸在节日的来临里倒映出这世间的红白相间；砖炕上杂物横放，这砖炕曾经也铺就着大红大紫的棉布包裹着棉絮做就的被褥，软软的铺就着妇人的心思和喜欢；紧连着砖炕的炉灶上，也曾在饮食男女精心烹饪的三餐里炊烟袅袅，那里一定出产过山西人爱喝的小米粥、面食。某日，男人挣了钱买回猪肉，肉汁喧腾，或许，有几滴翻滚在了炉灶的边缘，停驻了小娃们垂涎的脚步。

小院中凡人所经历的种种美好有的是我少年时亲眼看见过的，后续的篇章是大姑口中平日所述。现在，这个小院中却只剩下了大姑一个人，她一个人的院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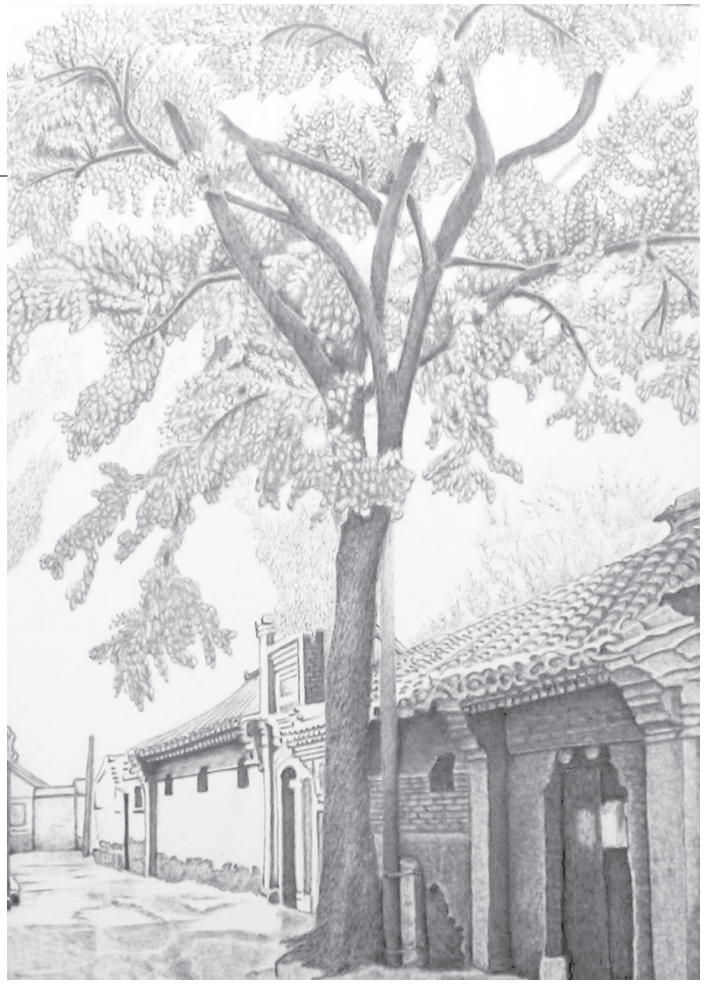
小院的地砖有些已经塌陷，阴霾经常笼罩的地方长出了青苔，碰到阴雨天气，一不小心，会狠狠滑一下，打个趔趄。日子长久，除了大姑住的屋子，其他的屋顶上渐渐长出了我们本地称之为“乌花花”的一种扇形排列的植物，这种植物和一种叫“小桃红”的花捣烂进行染甲，可以固定颜色。屋后的榆钱树愈发繁茂起来，一到春天，就把它的枝丫悄无声息的伸进院落，翠绿欲滴，为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气。

一些特定的时节我们总会回去，走亲或

脊梁——2018年第3期5月16日修改.indd 223 2018/5/16 上午10:21

者祭祀。也只有在这些特定的时节里，小院里忽然就恢复了它曾经拥有过的喧闹，做饭的儿媳妇、寒暄的亲人、和大姑嚷嚷着要零花钱的重孙子，满屋子的热气翻腾。正堂的仿古方桌上摆放着来自儿侄甥孙的各类现代饮料和糕点，几只猫也纷纷从阴暗的西屋里钻了出来，在院落里张着嘴“喵呜、喵呜”大叫，它们边执拗地躲着人的亲近，却用灰色或驼色的眼睛紧盯人类的碗，这样的日子，总是能吃到几片肉的，它们不是城市里的宠物猫，它们只是一只猫。

大姑的牙又少了几颗，她把门前的布帘子搭了起来，让房内的烟雾散出去，电磁炉前她的儿媳弯腰做着饭。一眨眼的工夫，大姑去院外的路畦边拔了许多青菜回来，青菜嫩绿，被分成几大份，让晚辈们回去的时候把这天然无污染的蔬菜带入各自的小家庭。



大门外的一棵粗壮的老槐树直冲天空，篷在树下古老磨盘上，磨盘上呆着只老猫，听大姑说那是前面院子留下的老猫，前院的老头老太作古没几个月，子女们处理完后事把锁一扣，所有事物清理完毕，这只老猫成了最后的遗忘品。院落的一条小路直通山谷，山谷里寂籁无声，偶尔有“布谷、布谷”的叫声传来，紫色或黄色的小野花在山坡上摇曳生姿。

我和表哥表姐一样，曾经询问大姑，为什么就是不肯走？离开这寂寞的地方，离开这只剩下二三十户人家生活的村庄。离开那个曾经热闹的院落。大姑每次的表情都很淡然，边忙碌边给我们填塞各种土特产，问多了，就说：“我能去哪儿呢？他们都在这，习惯了。我挺好的，你姑父当了一辈子老师，他走后国家发了不少补助，钱够花了。我哪也不去。”晚辈们只好在多次询问后作罢。

回城的时候我换了条路驱车前行，土路狭窄，越野车走的小心翼翼，越过几个坡，驶过几千米黄土路，视界里忽然出现一片宽阔的水泥之地，一片正在建设的厂房出现在视野里，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附近荒芜的田地里蔬菜大棚的白色塑料在阳光下反射着光，再往前走，一片蓝色方格的光伏发电板在广袤的田野里整齐地排列着。心里不由惊叹，原来，在山的这边，是另一幅宽阔的天地，大姑的小院和这里出现的景象仿佛二次元的穿越。迟早，这里出现的一切会波及那个小院和村庄，在不久的将来，我想。

陈晓青 女，供职于山西高平市供电公司。

责任编辑：周玉娴